

内容提要

1945年，日本三军连续败北。3月，东京大空袭；4月，冲绳岛失陷；5月，德军投降。这期间，中国大陆和盟军加强了对日反攻。

7月，《波茨坦宣言》发表。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军对日宣战，尔后是日本投降，联合国军占领，日本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通过新宪法等。

反映在昭和天皇和皇宫内，则有决定投降经过，维护国体，梨本宫被捕，军队解散，神道特权取消，皇室财产校没收、取消内大臣府、削减宫廷职员、取消皇族、华族等重大变革。

本书对昭和天皇投降内幕和上述这些兴趣盎然而又鲜为人知的事实，根据皇族王妃、达官显宦、近卫侍从五十多人提供的资料和大量文献，作了翔实的记述。

本书作者加濑英明为日本著名外文评论家，除从事教学工作外，经常就日本和国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问题演讲、发表文章、并有多部专著出版，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

日本天皇投降内幕

空袭警报下的四方拜

1945 年度晨 5 时。

在日本皇宫内苑的吹上御苑，有一处昭和（裕仁）天皇和皇后专用的名叫御文库的地下防空室。御文库修建在茂密的树丛里，四周笼罩着拂晓前的黑暗。在御文库的门前，停着一辆褐色奔驰牌轿车。寒风里，模糊地可以看见轿车排气管漏出的瓦斯。

御文库的铁大门打开了，身穿扈从服的高身材的藤田尚德侍从长走了出来。

侍卫手中的电筒从房间里发出的光亮，仅能照到人们的脚下。因为从 4 时 50 分已发出警戒警报，这是空袭警报的前奏，所以电筒被蒙上了一层布。

在侍从的引导下，天皇出现了。他身着陆军军服，佩带满金三星和一朵菊花的大元帅领章。在胸前，佩带着绿黄地红白色旭日的大勋位菊花章的略式勋章。

天皇和侍从长匆忙上车后，电筒立即熄灭了。

侍从和侍从武官等扈从乘坐的跟随车紧随其后，穿过吹上御苑的通用门，向右驶去。

在吹上御苑邻近，有宫中三殿。此刻，天皇在御文库的浴池沐浴净斋之后，正准备到宫中三殿里的绫绮殿，脱下军装，换上平安时代规定的衣冠束带。平安时代是指从公元 794 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到镰仓幕府成立之间，约四百年，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天皇衣冠束带后，要到神嘉殿前庭进行新年的头一次祭祀——四方拜。每年元旦，天皇都要在天亮前亲自进行四方拜，向天神地祇、天地四方祈祷。还要进行元旦祭，向皇祖诸神祭祀。

汽车驶过通用门，刚走出几百米，忽然从皇宫四周断断续续地响起象撕裂夜空般的空袭警报声。

藤田侍从长在御用汽车的后座与天皇相对而坐。43 岁的天皇在车中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在专心地想着什么。藤田马上按电键指示司机返回。

“有空袭，返回御文库吧！”藤田对天皇说。

“嗯！好！”天皇点点头。

天空一片漆黑，看不见月亮和星星，只有三四条探照灯光束在交错照射，把几处云彩底照白。

汽车在吹上御苑对过大道庭园的入口处转弯了。

汽车向东在黑暗中的林间小路穿行。此时，隐约可见东北角的云彩已被染红。除夕的晚上 9 点，两架 B29 轰炸机飞入东京，从高空投下燃烧弹。午夜刚过，又有一架 B29 进行了同样的轰炸。结果，大火烧毁了下谷、神田、浅草三个区的五百户人家。

回到御文库以后，天皇仍沉默着。

进入御文库，天皇在侍从的引导下，沿着左侧的楼梯来到地下第二层。御文库是平房建筑，屋顶是三米厚水泥结构。这里是天皇专用防空室，可以防备任何大型炸弹。一遇空袭警报，天皇和皇后立即来到地下二层的防空室来躲避。

这里也叫避难所。皇后已经先到了。

天皇进来以后，值班的陆军侍从武官立即拿着东部军区通报来的最新防

空情报跟进来。每次有空袭情报，武官都要向天皇报告。

避难所里的住室有 12 张榻榻米大小，紧挨着的是小寝室。住室里有为天皇和皇后准备的两个沙发，一张写字台。墙的下半部是板墙，上半部是涂上灰油漆的水泥墙。

墙角有一块铁黑板，武官在贴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边移动红色和蓝色的飞机模型，一边向天皇报告空袭和交战双方的战况。模型机翼宽 3 厘米左右，用磁力固定在图上。

侍从武官把从东部军区报来的情报报告给天皇：“5 点零 2 分，敌视一架侵入关东地区；5 点零 5 分，敌有东进的迹象，京滨地区需加强警戒；5 点零 8 分，敌机由西北方飞向京滨地区。”过了片刻，天皇呼叫藤田侍从长。在地下二层，有侍从、武官和侍卫专用的小休息室。

藤田进入住室。于皇担心天快亮了。

从天棚垂下来的唯一的白色吊灯，发出黄浊的暗光。藤田说空袭尚未结束，外边大危险。天皇却一再说：“马上就要天亮了。”四方拜和紧接着的元旦祭都是必须在天亮前做完的。这对作为皇室的主祭人天皇来说，太重要了。

5 点 15 分。

一架 B29 飞入东京投下燃烧弹，江户川起火。

昨天从晚上 9 点起，美机来空袭了三次，因为飞得太高，高射炮未打一炮，航空部队也没有迎击。对飞行在一万米以上高空的 B29，当时日本没有一门能够得上的高射炮，战斗机勉强能飞上一万米，但不能作有效的战斗。

5 点 20 分，美机从东京上空向东南海上退去。

空袭警报还未解除。

在宫中三殿前，侍卫和掌典一起将两架屏风、菰草席和镶金边的草垫等往白河流石小道上搬运。先将一些菰草席和一架屏风装到轿车的后部座席上。屏风露在车外，车门关不上，一名侍卫站在前部车梯上用右手扶着。

把原来在宫中三殿进行的四方拜移到防空室的前面去做，这完全是打破常规。

轿车来到大道庭园，在空中晃动的探照灯突然消失，四周响起了喧闹的解除空袭警报的警笛声。

轿车来到吹上御苑的通用门。这时驻扎在皇宫和皇宫前广场中间的第一生命公司大楼上的第 10 空军师团司令部特殊情报班，监听到刚才退去的 B29 发出的明码电报。无线电员把它抄到纸面上，军官又抄到报告用纸上。

0525 敌机用明码通讯

A HAPPY NEW YEAR (新年好——译者注)

在吹上御苑，侍卫在御文库前的草坪上摆放好菰草席。苑草也叫霞草，这是用沼泽地生菰草织的凉席。按规定各用四张排成两列，上边放一张镶有金边的草垫，从东北向西南斜放着。

这中间，从御文库走出来一名侍从，通知天皇马上就要启驾。可是，放在镶金边的草垫上天皇坐用的三尺四方的榻榻米和另一架屏风还没有运到。

于是，把先运来的一架屏风围着镶金边的草垫立起来。屏风有六扇，虽说不算小，但还是很窄，屏风面向西南的伊势神宫，张开约 30 厘米。

按照惯例，屏风是沿镶金边的草垫的两侧排立着的。为了能向着供奉天照大神的皇大神宫的方向并方便天皇进出。在东北方留了个开口。周围点燃

了几处篝火。接着便是身穿黄土色御袍、头戴黑冠的天皇进入屏风内，为之提下襟的侍从也一同入内。在天皇礼拜期间，侍从始终平伏在地。在西南口的两侧，有掌典各一人；在东北口的两侧，有侍从各一人，俯首平伏一直到礼拜结束。

5点已过，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5点40分，在侍从的先导下，天皇从昏暗中的御文库来到了外面。

天皇仍着军装。藤田侍从长、莲沼蕃侍从武官长、侍从、武官等扈从紧随其后。不用说，和往常不同，从绫绮殿到神嘉殿南庭，既没有火炬为天皇照路，也没有篝火。

天皇来到屏风的入口处，先由侍从为他解下单刀，脱下长靴。若是往常，在走上苑草席之前，要先脱去皮革木屐，换上布袜进入。

以往在宫中三殿进行四方拜的时候，扈从员都在绫绮殿等候，可这回却不知在哪儿等候好，他们只好在往北二十米的地方排成了一横列。下霜了，草坪很硬。藤田侍从长一人走到中间的位置，跪下，两手平伏在地。

天皇一人进入屏风内，先向皇大神宫的方向立正行礼，然后平伏在地，片刻后，再次站起立正行礼，再平伏在地。这叫两拜两叩。

远处的人群中，也有几人平伏在地。

这时，三井安弥侍从走上菰草席，站着用手扶住屏风。在天皇拜礼的时候，虽说隔着屏风，但这样近在咫尺是违例的。地面不平，杂草丛生，万一屏风被风吹倒，打到天皇身上则非同小可。由于只有一架屏风，开关东北门的两名侍从以及三殿外的掌典都不需要了。

天皇转向右方，对西北两拜两叩，再向东北、东南两拜两叩。他拜把的有皇大神宫、主管食物的丰受大神宫、四方天神地抵、神武天皇山陵、先帝山陵、武运的守护神武藏国的一宫冰川神社、山城国的一宫贺茂神社等。

平伏着的藤田只能听到天皇的鞋踩上镶金边的草垫的声

时而从远方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

天皇从屏风里走出来，在远处平伏的侍从慌忙跑过来，帮助他穿上长靴。

去年夏天塞班岛玉碎，12月菲律宾的莱特岛失守，而B29对东京的空袭日益激烈，战局愈趋恶化。昨晚，侍从武官室的侍从和陆海军武官，想到这也许是最后的除夕，竟痛饮起伤心酒来，如今有的酒还没醒，摇摇晃晃的。

四方拜中，幸而没遇到空袭。

天皇回到了御文库。

往年，天皇拜完四方拜，都要立即回到宫中三殿之一的贤所，在这里举行元旦祭。贤所是供奉三种神器之一的天照大神御镜的地方。但这和九世纪宇多·醍醐天皇举行的四方拜不同，元旦祭是在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在皇室祭祀令中规定的。从那以来，除了无皇患病以外，都是亲自进行的。

这次，因为害怕空袭，决定天皇不去，从5点42分起，派侍从德大寺实厚公爵代拜。

8点15分，天皇来到御文库餐室，举行晴御膳仪式。桌上摆放着涂红漆的餐具，有烧鱼串、咸萝卜、虾、煮栗子、汤、菱葩、野鸡酒、水果、茶水等。菱葩是宫中独特的传统食品，在白饼和菱饼上，加上细牛蒡和白豆酱。晴御膳是自古延续下来的仪式，天皇用银筷作挟起来的样子就行了。天皇走出来，仪式就结束了。

晴御膳完后，皇后来了。先参观特攻队也就是空军敢死队拼死前的饭食：红色的加吉鱼、小豆饭、装在盒里的蔬菜、玻璃瓶装的一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译者注）清酒。天皇和皇后兴致勃勃地看过以后，把它赐给侍从武官室。其后天皇和皇后吃早饭，有箭鱼、汤、炖菜、渍菜、大米饭。箭鱼的味道很美。还不到9点半，天皇的弟弟、大正天皇第三皇子高松宫宣仁亲王和喜久子王妃为了拜贺新年来到御文库。同时来的还有大正天皇第四皇子三笠宫崇仁亲王。大正天皇第二皇子秩父宫雍仁亲王和王妃没有来，因为秩父宫正在御殿场疗养。

高松宫身着海军大佐军装，佩短剑。三笠宫穿的是陆军少佐军装。三人来到大厅等候，9时30分天皇和皇后驾到，站在金屏风前。

天皇身穿大元帅陆军服，佩带红穗军刀，脚穿拖鞋。胸前佩大勋位菊花章的略章。

首先，高松宫致正式祝词。接着，在一个月前才满三十岁的三笠宫用有些兴奋的语调也致了祝词。

天皇深深点头，面容有些憔悴。

高松宫在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机动部队全被消灭时，曾上书天皇。书信是用信纸、钢笔写的，很短。内容说，海军主力已丧失，战争已无胜利的希望，趁早下结束战争的决心。收信人写“兄宫”。高松宫从开战当时就认为对美作战是失策，应该争取早结束。

高松宫想，天皇此时已有结束战争的决心。

但是，兄弟二人相会，一年也不过几次。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是不应该谈战局和政治的，因为皇族是不许干预政治的。

最后的阅兵式

1月8日。

昨晚值班的小仓库次侍从，从宫内省二楼侍卫官值班室的床上爬起来，走到高等官食堂，吃了简单的早饭。然后走过长廊，到地下室的浴室。早晨的阳光暖洋洋的。

每天早晨，值班的侍从都要代表天皇到贤所去拜礼。在这之前，先要入浴，以洁身净斋。小仓入浴完后，又穿上黑色立领的扈从服，回到房间里，将自己所有勋章中最高的一個戴在胸前并佩上短剑。

按照惯例，需换上主祭的衣冠束带，手持笏板，乘坐马车，到宫中三殿中的贤所去。但自去年11月空袭频繁以来，衣冠束带改为扈从服，马车也改为轿车了。

小仓上车的时候，不安地望了望晴空。当他来到宫中三殿时，入口两侧的近卫兵见到代理于皇拜礼的侍从到来，举起上刺刀的九九式步枪敬礼。

上午8时。小仓侍从徒步入内，先到贤所前停步，脱帽行最敬礼。又进三步行最敬礼，退三步再行最敬礼。宫中三殿从北起是神殿、贤所，皇灵殿。小仓接着到皇灵殿、神殿前拜礼，这样，代理天皇的拜礼就结束了。

按着惯例，应该衣冠束带，在贤所和皇灵殿由内掌典巫女引导行平优拜礼，在神殿由掌典神官引导行平优拜礼，如今因空袭简化了。并且，在贤所作为祭祀天照大神的八咫镜，现已不在这里，移到隔壁宫中三殿改建时使用的临时贤所里院的小防空洞里。

皇宫前面向广场的地方，有两孔石拱桥，叫二重桥，这是百姓遥拜天皇的地方。在二重桥前草坪上，近卫工兵正在组装一间铁板房。在围绕一棵日本扁柏周围4米的地方，埋上铁桩，安装上四张铁板，用螺丝紧固。一张铁板上开有一扇门，在铁板内壁，正在挂白绢幕。然后上铁板房盖，从房顶吊下一盏电池灯。

8时过后，东部军区司令部和第10空军师团司令部紧张活动起来。

为了严密掌握敌方的动向，军航空情报队和师团特殊情报班在伸长耳朵监听，在作战室里，东部军区参谋长、师团长和参谋们各就各位，盯着显示屏看着。在女通信队员操作的显示屏上，只有表示日方飞机的红点。从太平洋的监视船队和父岛、八丈岛的对空监视哨上，都没有任何新的情况。

二重桥前，在组装好的铁板房里，摆了一把椅子，椅背镶有金箔菊花徽章，这种徽章是日本皇室的徽章。除入口外，紧贴着铁板墙高高堆满沙袋上面用一整块白幕布遮盖上。

铁房旁已拉起一张白幕，白幕布后边近卫军官正与东部军区作战室试验临时架设的电话。

8时30分刚过，调布、成增、松户、柏、印幡各机场的战斗指挥所，高挂起菊水旗，就是在流水上饰有菊花，意思是象征长寿，并挂上印有“八幡大菩萨”的旗帜。从掩蔽体拉出3型战斗机和双引擎2型战斗机、防空战斗机改装的100式侦察机，顺着跑道起飞了。要上升到B29的飞行高度一万米，需要近一个小时。各机场都发出“甲级战备令”，跑道上排列着可以随时起飞的战斗机，驾驶员在机旁待命。通常，“甲级战备令”只有在空袭警报发出时才能发布。

9时刚过，在御文库入口旁的侍卫官休息室里，木户幸一内大臣、藤田

侍从长、莲沼侍从武官长聚集在一起，进行最后的商定。这时，东部军区报告：监视船队、海上巡逻机、硫黄岛和父岛监视哨都未发现新情况。通常是父岛监视哨发现敌方飞机后过两小时发出空袭警报。为了防备美军舰载机偷袭，从今早起，派出的巡逻机为平常的两倍多。

三人决定按预定方案进行，并由侍从报告给天皇。

9时55分，天皇乘坐的褐色奔驰轿车驶过二重桥。

轿车在二重桥头停下，天皇站在白河流石路上。

从二重桥到广场上的路上铺着白砂。东部军区司令官藤江惠辅大将，近卫第1师团师团长赤柴八重藏中将、专司前导的侍从武官和手擎金红色天皇旗的士官，都已下马等候。

在草坪前，列队站立着着陆军少佐装的三笠宫崇仁亲王，着元帅装的梨本宫守正王，着元帅装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着大将装的东久迩宫稔彦王，着大将装的朝香宫鸠彦王，着中将装的李王垠殿下等陆军方面的皇王族。还有小矶国昭首相、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陆军高级将领，以及米内光政海相、木户内大臣、侍从等。

天皇扶鞍骑上白马“初雪”，专司引导的侍从武官尾形健一大佐、陪乘而来的莲沼侍从武官长、藤江司令官、赤柴师团长、天皇旗掌旗官也都跟着上马。

尾形大佐面向天皇敬礼后，掉转马头在前开道。

天皇、天皇旗下士官、莲沼大将、藤江大将、赤柴师团长依序前行了200米，然后停下。这就是天皇王座的位置——天皇坐骑站立的地方也叫玉座。尾形大佐又拔马面向天皇，举手敬礼，然后转到天后面莲沼大将的身后。

天皇旗下士官移向天皇右侧，赤柴师团长居两者中间稍前方，藤江司令官的坐骑向左移动了几步停下。

接着，从左侧能望到富士山高台的方向，传来高声的号令和数千人踏着砂石路的步伐声。

和煦的阳光照射着宫前广场。以木户内大臣和梅津参谋总长为首的高官王族都仰望着上空。

在草坪上用帐幕围起的联络所里，陆军省的课长、侍从武官、宫内省官员聚在一起，在低声用电话与东部军区司令部联系。

房边的帐幕，从外边看没什么稀奇，里面的铁房，军方给了个代号——“吆号器材”，如发生突然空袭，天皇一人可以进入躲避。

脚步声越来越近，几百把刺刀闪闪发光，阅兵总指挥官藤江司令官和赤柴师团长拔刀当肩。

这是从明治元年（1868年）陆军建军以来的最后阅兵式，也是最后的新年首次阅兵式。

往年的阅兵式是1月8日10时半在代代木练兵场由各部队参加举行，今年因有空袭的危险，移在宫前广场。阅兵式的时间也提前了三十分钟，改在10时举行。这是陆军省根据美军空袭时间的统计提出的建议，对此，宫内省曾提出这么做违反前例，一直到昨天，双方还激烈地争论过。

近卫第1联队的军旗为受阅部队打头。

在军旗卫兵的护卫下，掌旗官举着军旗正步前进，联队长骑着马跟在后面。徒步行走的大队长走到王座右前方标兵的位置，用尽全力喊了一声“向右看”，然后将军刀朝下敬礼，随后中队长小队长也军刀朝下敬礼。肩枪的

士兵向天皇的方向行注目礼。

天皇举起带白手套的右手答礼。

其间，联队长驱马来到天皇身后。

踏着砂石路的军靴声，因“向前看”的口令而减弱。不一会儿，“向右看”的口令声又起。在天皇答礼之前，联队长报告属下大队长的军职、军衔和姓名。

莲沼大将在一心注意着是否有空袭。按照昨天预演的情况，有二十分钟就能结束。往年在代代木，在参谋总长、陆相、皇王族、司令官、各师团长的随从下，天皇先要骑马巡视整个受阅部队的队列，然后返回玉座再进行分列式检阅。

但是，这次因时间的限制，仅对近卫第1师团的步兵分列式进行了检阅，乘马者也仅限于以天皇为首的七人。一是地方小，二是怕遇到空袭时出现混乱。受阅部队中，仅有联队长才能骑马。

“向右看”。

口令一下，以三笠宫为首，背后站立在草坪上的皇王族、小矶首相、将官等也都举手还礼。身穿类似海军制限样的扈从服的木户和松平恒雄宫内木臣，也都举手答礼。

军刀刀光闪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佩刀作战的军队，只有日本军和1939年溃败的波兰军。

在天皇身后的第5联队长敬完礼后驱马返回队列。与此同时，第6联队赶到了。当来到标兵前面时，背后响起口令，联队掌旗官村上兵卫少尉和军旗卫兵向天皇行注目礼。村上一年前在代代木曾作为士官学校的学生参加过检阅，今天和天皇距离如此接近，看得这样清楚还是第一次。离天皇只有20米左右，他一边“向右看”，一边感到失望。

天皇举手答礼时显得不灵活，手都够不到军帽的帽檐，一时手心向外还是向下都弄不清了。村上回到兵营和士兵谈及此事，士兵也有同感。

分列式前进像昨天预演的那样，于10时20分结束。昨夜晚，尾形大佐在日记上曾有如下记载：

“此次因时局关系，不能长时间进行。地点改在二重桥外苑，兵力也限于近卫第1师团，在分列式前进时车辆和航空部队不参加，所需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这不像现代化军队，好像大正时代的阅兵式。”

10时25分，第10空军师团解除了“甲级战备”。

午后，梅津参谋总长来上奏战争情况。随着菲律宾告急，进入1月以来，2、4、5、6日参谋总长连续来拜谒。由于大本营和第14方面军的指挥无能，主力兵团已在莱特岛溃灭，三天前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发现敌方大批舰队，日方沿岸阵地受到炮击，敌方运输船队正在北上中。

梅津和莲沼侍从武官长在御文库谒见室的走廊并列等候，着陆军军装的天皇穿着拖鞋走出来。

御文库是平房，主要为防空用，包括六十个榻榻米大的中央大厅共十五个房间。西厢是天皇、皇后的居住区，也叫大内，有寝室、起居室、皇后更衣室、女官休息室、下级女官休息室等。必须安置在天皇寝室近旁的三种神器之中的草薙剑和一块名叫勾琼的玉石，已安置在寝室隔壁的房间里。剑是热田神宫剑的复制品。

东厢有食堂、政务室、侍卫官休息室等。十五个房间还包括下级女官休

息室、药房、餐厅的配膳室等小房间。东西厢都有天皇和皇后专用的浴室。

梅津、莲沼站立等候，天皇从大厅对面的起居室走出来。走廊穿过御文库中央大厅，呈十字形。

天皇走过大厅，来到谒见室门前，梅津和莲沼行最敬礼。天皇身着陆军军装，午前阅兵式时穿的马裤已换成普通长裤。

天皇进屋，梅津和莲沼也跟进来。

通常，接见内大臣和宫内大臣在政务室，接见总理、参谋总长和皇族等在这间约二十张榻榻米大的谒见室。

天皇进来后立即坐在右边桌后的椅子上，两人又一次行最敬礼。

随后，莲沼在桌上打开菲律宾地图。

1月2日，发现两个美国百艘以上的大型舰队出现，一个在莱特湾，另一个从棉兰老岛东南北上，大本营感到十分狼狈。大本营判断美军攻占吕宋岛，最早也得2—3月，所以正在一心打算夺回12月被美军占领的民都洛岛。不但如此，为了不适宜的莱特决战，投入了吕宋岛作战物资的大部分，并把吕宋岛剩下的弹药物资大部分集中到马尼拉。该地司令部的混乱已达到极点。

梅津用手指着桌上展开的地图上的林加延湾。

“向林加延湾侵入的敌主力部队，6日以来，用舰炮对圣费尔南多、马纳奥阿古、达尔姆斯、圣法比安一带实施射击。根据判断，这里的敌军主力一两天内必然登陆。现在，我方铁、虎、旭、盟、击、骏各兵团，正向新选定的主阵地运动。”

天皇向前抬抬身，按指出的地名，确认地图上的小圆点和河流，深深地点头。

“是从平代到卡巴尔安一线的丘陵地。”

“兵站怎么样？”

天皇尖锐地请问。

“各兵团都将军需物资放在首位，特别是以从马尼拉地区运输集结的物资为最优先。马尼拉地区和北部各基地之间的运输由火车和汽车承担。”

天皇又深深地点头。近来，天皇常问及兵站，或“制空权怎么样？”好像在想着：“那行么？能顶住吗？”

但是，天皇发出提问，仅从侧面对作战组织提出看法，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布命令。

两天前，木户内大臣对天皇说：

“战局越发严重，以前陆海两参谋总长的拜谒有些流于形式，今后希能开诚相见地谈。”

还说，应该问问他们“是否真有胜算”，但天皇没有问。

梅津和莲沼致最敬礼退出，天皇深深点头。

天皇走出谒见室，穿过走廊回到政务室。这房间仅有25平方米，天皇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

政务室窗外，越过近处的草坪，可以看到高大的松树、柯树、山毛榉树和杂草丛生的开阔的庭院，沐浴在冬日和煦的阳光里。

天皇的写字台向窗摆放，在座椅后的书架上，摆放着生物学和农作物书籍。书架旁有个物品架，上边摆放着高30厘米的林肯和达尔文的青铜胸像和贝类的标本。

林肯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次一名新来的侍从武官初进政务室，因为他不知道达尔文，所以不愉快地问前任的武官，另一个胸像也是一个英美的政治家吗？

冬天午后的太阳马上向西，屋里的日光已是斜照，天皇仍在沉思着。

有乐町的朝日新闻社，已将早刊印完，正向各地分发。

第一版大幅横额标题是：“苛烈的战局下，陆军首次阅兵式（1月8日的阅兵式是当年的首次一译者注），严然的战斗姿态，宫城前广场步武堂堂。”上面还登载有天皇检阅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大幅照片，并附以说明：“大元帅陛下，御览精锐部队。”

至于为什么军方让天皇长时间住在有防空设备的御文库，为什么本该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的阅兵式却改在皇宫前广场，为什么参加部队仅限近卫师团的步兵，为什么20分钟内必须结束，这些都没有解释。

敌舰在吕宋岛出现以后，报纸每天都用通栏标题刊出：“敌主力企图在吕宋岛登陆”，“精兵强将的吕宋岛固若金汤”。“敌如全力扑来正是歼灭之良机”，“我空军全是特攻队，林加延及战局焦点，强有力的日军严阵以待”。

午后8时，侍从、身着军服的陆海军侍从武官、御医集中在御文库大厅。

接着，天皇和皇后在女官的陪同下出来，大家敬礼后，围坐在新安放到大厅的桌子的周围。

铁制的门窗都已紧闭，室内电灯照得很亮。

天皇和皇后来到桌旁，女官拿来一个黑漆匣子，从里面取出日本纸牌来，每人分给一张。然后从天皇起按顺序、人数翻开纸牌找同样的牌分组。有时是天皇和侍医、皇后和武官、侍从和女官分在一组。有时分成男、女组或红、白组，进行比赛。

新年以来，2日、3日和5日晚都玩过纸牌。5日第一回比赛正在兴头上，警戒警报鸣笛，不得不中断了。每次都是晚饭后，皇后提议，御文库的侍从打电话给侍从武官室和侍医室，找值班的武官和侍医来。

100多张纸牌摆到桌子上，开始比赛。牌上绘有宝生派“能”的场面，写的是楷书汉字，拣的牌是用变体假名书写，很难认。玩法和普通纸牌相同，念牌的一念，拣牌的抢先拣，拣多者为胜。

念牌的按顺序往下排，但天皇和皇后不参加念牌。

纸牌为手工制作，被称为歌谣牌或能乐牌。宫中自明治、大正年代，就传下这种习俗。特别是皇后很爱好，也有人说，这纸牌是她嫁来的时候，和嫁妆一起陪嫁来的。

念牌的侍医和武官有时不会念，把牌给念错了，惹起大家哄笑。宫中过去常玩歌谣牌，所以侍从和女官对歌谣牌比较熟悉。皇后和公卿出身的侍从都很会念。

玩得高兴的时候，侍医和武官有时拍打皇后的手。天皇手慢，也常被旁人拍打手。

纸牌中有一张是“皇帝”，一到这一张，总是被天皇拣去，别人也只好退让。

天皇在晚上愿读生物学书籍和图册，但皇后一提要玩纸牌，他总是奉陪。

天皇在巧妙地把牌拣到手的时候，总是高兴他说：

“拣到啦！拣到啦！”

天皇有时思想溜号，想着什么。那时，皇后就说：“皇上！皇上！”唤起他的注意。

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没有空袭东京。

玩完纸牌，天皇和皇后回到起居室，过了一会儿，从隔道竹桥的近卫步兵第1联队的兵营，传来隐约的就寝号声。

这时，联队部的掌旗少尉在写联队的日记。

“1月8日

陆军首次阅兵式

根据特别的安排，仅由近卫师团参加，在宫城前广场举行阅兵式，军旗高擎，在全军前头威武堂堂。”

皓月当空。

御医和武官从御文库出来，回到宫内省。

御文库是按临时避难所修建的，连日空袭，天皇和皇后不得不住在这里，武官和御医在这里没有值班室。

回到一楼的武官室，尾形健一大佐打开日记本，记起日记来。武官室的一隅铺有榻榻咪，陆海军武官在这里住宿。

“幸无敌机光顾，天气比较温暖，简单的阅兵式顺利完成，天皇也很高兴。

参谋总长前来拜谒，并上奏第40军司令部编成情况。晚上与天皇、皇后玩歌谣纸牌，玩得热闹高兴。”

第40军司令部设在鹿儿岛的伊集院，本日将第77师团、第146师团、第206师团、第303师团调归其属下，新成立军编制。100.200、300序号的师团陆续编成是日军放弃吕宋决战、准备本上决战、实行全民动员的结果。

近卫公的秘术

“啊！最近一直没来问候，身体好吗？”

近卫文麿走进来，在门口和室中央对天皇行了两次礼后问候道，天皇一边说“请坐”，一边坐在王座旁的椅子上。

木户恭谨地靠墙站着。

“近卫！你好吗？”天皇问道。身穿西服的天皇正坐在御文库谒见所里的金屏风前。

“谢谢，我很好。”近卫一边回答，一边从晨礼眼的内兜里取出日本纸的奏折，轻声念起来。

“败局已定，在此前提下作些申述。”

奏折是近卫用毛笔亲自写的，笔体很漂亮。

“战败虽然会有伤‘我国国体’，但美英舆论尚未要求废除天皇制。但今后如何尚不得而知。如仅因战败，对国体问题则不必忧心忡忡。”

近卫停了一下，继续读下去：

“从维护国体出发，更为令人忧虑的是，与战败同时引起的共产革命。细想我国内外形势，现在迅速向共产革命方向发展……

“苏联正在东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进行赤化工作。对日本，莫斯科则以送到延安的冈野（即野坑参三——作者原注）为中心，组织日本解放联盟，与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台湾先锋队等联合起来，促使日本共产化。

“回顾国内，实现共产革命之条件日趋成熟，即生活的穷苦、工人发言权的增大、对英美敌意的增强继而出现的亲苏情绪、军内一些人的革新运动并利用其所掀起的所谓新官僚运动，以及在背后操纵的左翼分子的秘密活动等。”

近卫说，这样的阴谋“今已明了”，而自己三任首相，却不知不觉落人这些策谋之中，“实属失察”，“理应问罪”。

在近卫读奏折及轻咳之中，天皇一直面无表情。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只是在听，然而天皇却不断地深深点头。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军内搞革新运动的那伙势力。”近卫说，“职业军人的大部分是中等以下家庭出身，他们多认为国体和共产主义可以并存。军内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直扩大到太平洋战争，以及现在高喊‘一亿玉碎’，这都是军内的共产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所操纵的结果。”

天皇面前放置着铺有金线织花锦缎的桌子。

木户在站着作记录。

“多数少壮军人认为，我国体与共产主义可以并存，军内革新他的基调也在于此。据闻在皇族中也有此主张，”

透过御文库谒见所的窗户，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天空。

“如上所述，通观国内外形势，进行共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随着战局对我方愈趋不利，这种形势将愈加发展。倘若战局前途能有所回转，则另当别论。如果说败局已定，却仍继续无任何希望的战争，将会败在共产党的手里……”。

近卫接着说，必须先将为共产主义者所操纵的“军内的一派”清除掉，“这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希望作出非常之勇断。”

全文到此结束，日本纸整整写了八张。

1937年，年仅四十五岁的近卫被报纸和国民誉为“青年宰相”而登场，如今他已五十三岁了。近卫是平安时代质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麿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四十六代了。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近卫和天皇就象是一对亲朋好友。表面上看，近卫对天皇甚至有些不礼貌，实际上这是与天皇家世代亲密的表现。但这次近卫已三年没见到天皇。

“我问你，”天皇在近卫读完奏文时间道，“参谋总长说，如果现在日本求和，美国将一定会要求取消天皇制。如果继续战争，还能找出活路。梅津和海军则认为，如能诱导敌人在台湾登陆，我们是可以取胜的。你的看法如何？”

近卫回答说，现在还不到取消皇室的时候。如继续战争，则有这种危险。梅津参谋总长上月曾上奏说，美军将于3月在中国大陆登陆，6月在九州登陆。

天皇接着又问，近卫强调需要“肃军”，可具体将要实施怎样的步骤呢？近卫只作了暧昧的回答。

“我想，如不打一次大胜仗，恐怕不好和谈。”天皇说。

近卫回答说，那样的胜仗，恐怕想也不敢想了。说到这里，拜谒便结束了。

近卫从开战起，就确信定将战败。既然有这种预感，那就应当坚决阻止战争才对。可惜当时他患有严重的痔疮，没有气力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与他亲近的人中有的说：“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

开战当天，全日本为珍珠湾的胜利而沸腾的时候，近卫却在虎之门的华族会馆，以黯淡的表情向他的女婿细川护贞说：“真是干了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初战以后，日军虽连续取得赫赫战果，但近卫却屡次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情形不过是战争中的表面现象而已，战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天来，近卫对自杀特别感兴趣。

近卫请来不同的医生，问用什么方法自杀痛苦最小，因此，他知道许多种毒药。每当他听到有自杀未遂的人，便驱车前去，问那人当时意识如何，是否痛苦。他问得十分详细。

从1942年起，近卫的衣兜里常带着一个蓝色的小瓶，内装氰酸钾。有时，他将小瓶拿出来给身边的人看，并说：“我有这个！这个！”还有时对身边的人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知道这个吗？这个！”

近卫还对死后的世界抱有很大兴趣，并进行研究。他买了很多叙述死后世界的书看，一有空闲，便与亲近的人谈起这个话题。

1944年夏天，福井县一个老妇人来到庭院杉木茂盛、宅邪气势宏大的近卫家。

这天天气很热。

近卫身穿整齐的和服裤裙，端坐在客厅的壁龛前。

老妇人是地地道道的乡下妇女。她身穿碎白道花纹布衣裳，在房间的一角缩成一团，多次行礼。

近卫先开口，老妇人略显紧张，答话甚少。

“把镰足公（藤原镰足，近卫的祖先——译者注）给我请一请。”近卫对老妇人说。

老妇人是会鬼魂附体的人。近卫听松平恒雄宫相夫人说乡里有这么一个人，便一定让给找来，介绍给他。

稍胖的老妇人静坐片刻后，身体便开始颤动起来，接着全身大摇大晃，大睁双眼，连眨也不眨。突然，她横躺在榻榻咪上，一会儿又坐起来。接着，她闭上眼睛，开口叨咕起来：

“文磨，我是镰足，一晃一千三百年过去了。”

老妇人举止稳重，说话变成了庄重的男人声音，并且在悠然地作着手势。

接着，老妇人明确地说，日本将战败，近卫家由于祖先的坏事作祟，到四十七代将不得好死。近卫本人正是第四十六代。

在场的女婿细川看到，起初正坐的近卫，已经两手着地平伏了。

“是！是！”近卫不断应声。老妇人话音一断，他便马上低头称是。老妇人原坐在一角，这回坐在客厅正中央，堂堂正正地亡申斥近卫。当细川看到近卫和老妇人认真的样子时，差点大笑起来。

接着，老妇人又请细川的伯父。细川出生的时候，细川的伯父已经去世。近卫说，附魂在老妇人身上的细川的伯父，声音和举动都和本人一模一样。

最后请近卫的女儿，就是细川的妻子，名叫温子。老妇人激烈地蹦跳、摇晃，倒下又起来。说起话来，和四年前死去的温子的声音、语调、动作都惊人的相似。并且她还把细川称为“贞君”，这种“爱称”是只有夫妻俩才能知道的。

老妇人走了以后，近卫由于受到冲击，一时显得很消沉。

近卫还有个怪癖。如果没有客人，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在床上愤卧在坐垫上吃。就是当首相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过去患肺病疗养过两年，这样吃饭感到舒服一些，以后便成了习惯。

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再患上什么病。就连生鱼片也得煮着吃。在轻井泽，医生告诉他照日光浴，从脚尖起每天向上照两寸，他就忠实地照办。

有这样一段故事。

1944年10月，他和夫人在轻井泽落满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卫边走边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将灭亡，应该决心舍命打开困难的局面。“为国家舍生命，万死不辞。”他精神抖擞地说。

忽然，天空响起了出乎意料的雷声。夫人回头一看，近卫竟躲到近处的一个大树洞里。

雷声过后，他才从树洞里出来。夫人讥笑他，能万死不辞。却被雷声吓得到躲进树洞里。他却气愤地回答说：“这和那是两回事！”

从谒见所退出后，木户和近卫并排往前走。木户说：

“陆军总是那伴通报怎么行！”

“天皇极力听信军部的上奏，对时局不抱悲观，令人担心。”近卫边说边轻轻地咳嗽一声。

天皇想听听重臣的意见，重臣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进入2月以来，在7日、9日和14日这三天里平沼骐一郎男爵、广田弘毅和近卫这些当过首相的人分别拜见了天皇。当然，这是因为战局不利而采取的做法。以往，不主持政务的人是没有向天皇申述意见的先例的，而都以“请安”、“问候”等

名目前来拜见。

近卫来拜见的当天晚上，海军侍从武官中村俊久中将在御文库的政务室作了战况报告。每天晚上侍从武官都要来通报战局。

在菲律宾，美军已攻入马尼拉，日军在进行绝望的战斗。

听完战况后，天皇说。

“我相信这场战争如坚持到底，一定能取得胜利。但是，国民能忍受得了吗？国民怕坚持不住吧！事态究竟如何发展，我很担心。”

赤色革命恐怖症

随着战局的恶化，天皇周围的人们听到了革命的脚步声。

有的人是从远处听到的，有的人则是从近处听到的。五世家之首的近卫公爵，便是从自己的耳朵底下听到其声响的。

近卫在向天皇上奏时，曾阐明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日本已经战败，现在如不投降，将来掀起共产革命，天皇制定会被推翻。在军部和高级官僚中，共产主义者和其赞同者甚多。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以至今日走向败绩，都是共产主义者乘国内混乱企图掀起革命的阴谋活动的结果。

近卫认为，革新派军官和革新官僚都是共产主义者或其赞同者，或者说大部分军人都为共产主义者所操纵。近卫的奏文中甚至还说，连皇族中也有赞同者。虽然没列举出名字，但是皇族中的秩父宫、三笠宫、闲院宫春仁王等陆军军人的影像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在近卫上奏天皇过了五天以后，2月19日的午后1时半，牧野伸显伯爵来到御文库的谒见所。

八十四岁的牧野为了此次上奏，特地从汤河原的私宅进京而来。这天上午，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曾来拜谒。八十岁的前首相说，应该取得一次战斗胜利后再讲和，虽然目前看取胜的希望不大。使国家化为焦土而战斗到最后虽是“日本人的纯真之心”，但政府和军队的最高机构也该想到国家的将来，不能听任其演变。这位前首相最后说，政府和军队应在一致步调下作出具有远见的决定。可是当天皇问，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成熟的方案吗”时，他却回答说：“继续打到底，直到敌方感到再继续下去对己不利时为止，此外别无良策。”

从2月7日起，天皇广召重臣，听取意见。

其中，只有牧野一人没当过首相，他从明治到大正，历任文相、外相等。在天皇作为皇太子摄政时，他任宫内大臣，即位起十年间，他任内大臣，是天皇最可信赖的人，故被视为重臣而受到特殊待遇。牧野的拜谒也和其他重臣不同，与其说上奏，不如说是促膝谈心。

牧野对上奏的内容并无准备，一会儿问天皇的运动量够不够，一会儿问皇太后近况如何，以及气候变化、往昔的事情等等。

牧野被征求意见后，便谈到两星期前在雅尔塔举行的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参加的会谈，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日英同盟和造船等，简直是信口开河，毫无中心，弄得在旁边作记录的藤田侍从常常跟不上。

最后，牧野像作结论似地说，“无论如何，还得首先打开战局，现在正是奋起的时机。各种流言蜚语都将动摇人心，必须从严取缔。另一方面，决策者也绝不应有悲观的表现。

“赤色革命使日本人民的士气低落，从而加速日本走向战败。特别是，非间谍搞不到的机密，也时常被泄露出去。据说赤色爪牙已在军内、政府各部门扎下根，很多人不知不觉地便受其蒙蔽，充当其爪牙。”

牧野说到这里，天皇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那么，美国正在同苏联、延安接近，这是为一时的方便呢？还是认为苏联和延安已不是原来的共产主义，或者说是上了共产主义的圈套？”天皇大声向牧野发问。

“美国曾是个反共者较多的国家，对反共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

这时，皇宫四周响起警报声。

天皇从御座站起身来，在藤田侍从长引导下走出谒见所。牧野起立致敬。

牧野仍留在谒见所里。天皇走出后，进来一名侍卫，急匆匆关严铁窗，打开电灯。

六分钟后，空袭警报鸣笛，同时听到高射炮炸裂的声音。

牧野一人坐在那里。小仓侍从从地下二层的避难所走来传话：

“天皇说，您可找一适当的地方，暂时休息一下。”

牧野站立恭听，感谢天皇的关心。然而，在狭小的御文库里，实在没有其它地方可呆。牧野等了大约一小时，直到空袭结束。

这一天，约有一百架 B29 轰炸机袭击东京，烧毁住宅八百五十户以上，死伤市民约四百人。这是五天以前开始的硫磺岛登陆战的前奏。连日来，舰载机的大编队和 B29 袭击东京，四天内已死伤市民六百多人。

天皇有些犹豫，也有些懊恼。自去年 11 月加紧空袭以来，将侍从武官每天晚上的战况报告连同前一天全国空袭被害情况的报告，改为每天早晨 9 时。

此时，天皇还未下决心向联合国投降。他对陆军所说定能打一次胜仗，虽有所怀疑，但也抱有一丝期待。并且，终止战争并不由天皇决定，像开战一样，是由政府和军部决定的。政府和军部须对天皇负责，天皇则对国民负责。并且，天皇对皇祖也负有责任。作为天皇，祭祀皇祖诸神就是为了日本的永存。日本没有祭祀诸神的天皇，就不成其为日本。无论怎么说，近两千年来，天皇血统的一家都相信没有自己，日本就不存在。维持天皇制是绝对必要的，废除天皇制，日本就不存在了。

自空袭变得频繁以来，天皇常自言自语。天皇独自一人在吹上的庭院散步时，反复地大声说道：

“这可怎么……这可怎么……”

由于军部失策造成的日本败北，将把日本从明治以来苦心建立起来的地位丧失殆尽。也许像军部所说，打一次胜仗可以争取有条件地讲和，但是继续打下去，美英可能要求废除天皇制，即使联合国不强调废除天皇制，国内也将掀起共产主义革命。

天皇在皇太子时代曾学过法国史。他对法国革命特别感兴趣，进行过细致的学习。有关 1789 年群众暴动袭击巴士底狱、国王一家的被捕处刑、恐怖政治和拿破仑上台等方面的知识，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天皇从皇太子时代起法语就比英语好，作为皇太子访欧旅行到达巴黎时，他走访了革命时代的遗迹。在搬到御文库以前，在他住的明治宫殿的书斋里，曾摆放着拿破仑的胸像。

任何王者，都不能不关心革命。第一次大战时，以德国的威廉家族、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为首的战败国王朝下台了。的确，日本的皇家在与国民的历史和宗教的联系上，与外国不同，但明治以后的天皇制，已成为与许多国家相同的君主制。

有一次，高松宫对来访的客人说：“现在的状况，和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统治俄国三百年的封建王朝——译者注）最后的时期很相似。当时，因连续战败，来客中多数人谈起

了革命的危险性，就此话题，高松宫把目前的状况同俄国革命作了比较。

1931 年高松宫访问欧洲，到达西班牙时，阿方索国王款待他，两人乘汽

车在巴塞罗那的郊外兜风。他看到沿途农民脱帽向国王恭恭敬敬地行礼，可是高松宫刚刚离开西班牙，那里便爆发了革命，结果，阿方索国王亡命国外。由此，高松宫认为民众是不可信的。

天皇周围的人们在担心天皇制的未来。随着战况的不利，外务省开始收集英美新闻界对日本皇室的言论和舆论动向的情报，定期向宫中和有关人员分送。

另一方面，以警视厅待高第一课为中心，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监视。去年，即 1944 年，特高第一课破获了汤浅干电池工厂案件和教育审议会案件。在汤浅工厂里，技术小组为了战败后的共产主义暴动，制造了武器。教育审议会案件则是，法政大学的几名教授，把教育审议会向“共产主义方向”引导。警视厅判断，塞班岛陷落以后，伴随着国民生活困难、共产主义运动的蔓延，这种形势必将如干柴烈火，一触即燃。

从一般国民给内阁和新闻界的信中，以及从车站和公共厕所里的乱写乱划中可以看出，厌战和对皇室不敬的情绪在与日俱增。

在军部上层和高级官僚中，谁是共产主义者尚不清楚。但是，秘密党员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说到赞同者，在军部和政府中枢的革新军官、革新官僚中都大有人在。也有一部分人在被别人操纵着。这更会使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自去年以来，官民中的一部分人，力扩大军需生产主张主要产业国有化，高唱“产业奉还论”，这都可能是共产主义者的阴谋所致。

高松宫在开战当时曾说，日本没有打两年以上的气力。塞班岛陷落后，他在海军总参谋部的会议席上说：“从作为绝对国防线的新几内亚起，到塞班、小笠原一线一旦被突破，战争的目的，就应放在怎样处理战败上。”以高松宫和近卫公爵为核心的主和派主张，及早抓住时机，以皇室的“御仁慈”颁下讲和诏书，结束战争。

如果战败过于凄惨，以这样的形式讲和也就不可能了。

这一天午前 9 时，美军在硫磺岛开始登陆。

硫磺岛驻守有栗林忠道第 109 师团师团长指挥下的陆军官兵一万七千人和海军官兵五千人。

贺阳宫疾奔皇宫

3月9日深夜，担当东京防空的第10空军师团司令部接到敌机数架侵入胜浦南方上空、向东京飞来的情报。但是，由于夜间常有少数敌机来侦察已成习惯，所以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零时8分，月岛落下燃烧弹。开始起火。接着，连续不断有敌机编队侵入，投下炸弹七分钟后，即零时15分，东部军区才发出空袭警报。

至此，在三小时内，共有327架B29轰炸机在一千五百米到三千米的高空向东京的二十五个区投下燃烧弹，将二十七万栋房屋全部烧成灰烬，死亡八万三千人，一百万人以上无家可归。军部认为B29敌机平常都在一万元以上的高空飞行，所以未料到此次是低空侵入，完全是被偷袭了。

这天，位于皇宫东御苑管理马匹、汽车的主马寮本馆、内阁文库、最下级女官的宿舍以及通向明治宫殿的长廊都被燃烧弹击中，或烧光，或烧毁大半。

并且，在御文库屋顶为掩蔽而铺种的草坪也已被烧光。所有这些，躲在御文库地下避难所里的天皇是不会知道的。

当围绕皇宫的各警察署屋顶响起喧嚣的空袭警报声的时候，丸之内、九段、神田各处已经漫天大火。

天皇堂兄贺阳宫恒宪王，家住千鸟渊一座漂亮的二层洋楼里，这楼建于大正初年。四十五岁的恒宪王是陆军中将，空军本部勤务，前几天，被新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

空袭一开始，贺阳宫便急忙换上西服，和敏子妃一同领着长女美智子、儿子章宪、文宪、宗宪、健完五人来到一楼。他们夫妻和子女的卧室都在二楼。七人手持防空头巾，向院内中央的地道跑去。

地道通向庭院的防空壕。防空壕是贺阳宫在1941年任近卫混合旅团旅团长的时候动员士兵修建的。上部盖有厚厚的水泥板，内部为木板结构，共有两个二十平方米左右大的铺有地毯的房间。

在贺阳宫全家七人进入防空壕的同时，燃烧弹击中了宅邸。贺阳宫家的属官和佣人开始灭火。

这一夜风很大。外边的“避难、避难”的叫声、燃烧弹的爆炸声、消防车的警笛声、从驻守在竹桥的近卫师团开始还击的高射机枪声和高射炮炸裂声交织在一起，轰鸣振耳，乱成一团。B29轰炸机作超低空飞行，好像伸手就能摸到，机体被地上的火焰照得通红。

不一会儿，身着防火服的消防队员和驻守竹桥的近卫师团的一队近卫兵推着手压水车赶到贺阳宫的宅邸。这时，宅邸的各处都在燃烧着。

贺阳宫一家在防空壕里，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闲谈，在等候空袭的解除。子女中最大的美智子二十二岁，最小的健宪才两岁。长子邦寿和次子治宪在从事军务，没在防空壕里。贺阳宫一次也没离开防空壕，但在里面也能听到消防队员的喊声和外边的爆炸声。

时而有属下和在这里住的陆军干部候补生跑进防空壕里，报告住宅的燃烧情况和外边的情形。

凌晨2时37分，最后一批敌机撤去，空袭警报解除。

住宅在猛烈地燃烧着。消防队员和近卫兵在拼命地扑火。

空袭警报一解除，立刻有干部候补生跑进防空壕。

“殿下，后门有汽车，请快出去躲一下吧！”

青年说完就走了。

2时50分，贺阳宫向家人说了声“走吧”，便把防空头巾在水桶里沾了一下蒙到头上，领先登上通向庭院的台阶。贺阳宫、敏子妃和已九岁的宗宪等四个孩子，各背了一个唐草花纹的布包袱。

到了外边，庭院里的住宅已被大火包围，火光冲天，周围被照得如同白昼。风很大，火星不断落到防空头巾上和背上的布包袱上，又掉到脚下。

贺阳宫在前，敏子妃袍着健宪、领着另外几个孩子向后门跑去。布包袱里有贺阳宫的军服、军帽、长皮靴、军刀和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一级金鷄勋章及略式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是日本最高勋位，金鷄勋章授与武功超群者。根据皇族身位令。身居王位者到四十岁时便被授予大勋位菊花大绶章。

出了后门，两辆自家美国制黑色高级轿车在等候着。

一家人分乘两辆轿车，快速冲出由于火光四起而变得混杂的背街，驶到皇宫的护城河畔公路上。这时，天空已被火光照得通明。

到了皇宫的西北门，门正开着。带钢盔的皇宫警察举手挡住了去路。

“我是贺阳宫。”

贺阳宫放下轿车车窗，自己报了姓名。

皇宫警察敬礼放行，门前两侧的岗哨卫兵也举枪敬礼。

宫内省的大门处、白根松介宫内次官站在那里迎候。

全家被领到三楼。在收拾好的一间房子里，下级女官把被褥铺到了床上、吹上御苑的御文库房顶伪装用的草坪刚一起火，就被吹上御苑外部警戒的一名皇宫警察发现了。他马上跑到宫中三殿，通知警卫宫中三殿的贤所哨位。宫中三殿是用扁柏木建造的，极易点燃。为了及时扑救大火，有三十多近卫兵在这里警戒。

贤所哨位接到紧急通知后，宫中三殿立即派来一队近卫兵到达御文库。御文库前院的干枯草坪正在燃烧。近卫兵中有的人往衣服上浇上水后，在草坪上打滚灭火。

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吹上御苑水池里葫芦状的中之岛茶室，还是被燃烧弹击中起火烧光了。

皇太后居住的赤坂大宫御所、秩父宫的住宅也都部分中弹、被烧。

在这大空袭的夜里，天皇和皇后也有心事在惦记着。长女照宫嫁给了东久迩宫捻彦王的长子盛厚王，已经分娩。10日那天的午后1时，在防空壕里生下一个男孩，是顺产。

贺阳宫在两天后拜谒天皇。就是皇族，拜谒天皇也是极不容易的。这天，他要到新迁到甲府的陆军大学去赴任，所以特地来辞行。

贺阳宫一家临时住在宫内有三楼的房间里。他换好军服，并想佩带军刀，可挂刀的皮绳不见了，没办法只好从武官吉桥戒三大佐那里借来一条。

贺阳宫佩带好军刀；乘上等候在正门的汽车，朝吹上御文库方向驶去。

贺阳宫的心里藏着个小“秘密”。他的军刀没有刃。原来，他当旅团长、师团长时，害怕乘马指挥时以刀当肩、马受惊割掉自己的耳朵。但是，就在去年阅兵时，尽管和东条首相等人相距很近，可谁也没发觉。

“此次，遵照御旨转任陆军大学校长，将去甲府赴任。甲府是陆军大学的疏散地。今后辽望多指教，并祝王体安康。”贺阳宫先开口致词。天皇只是点头说了一句：“祝贺你！”看上去天皇的精神很好。

两人中间隔有一张小桌。

天皇和贺阳宫先唠了十分钟左右的家常话，什么谁的身体如何，谁家被烧得怎么样，等等。天皇每一听到谁受灾，总是说，“真怪可怜的。”

贺阳宫看准时机，单刀直入地进入了正题。

“时局越发严重，国民吃粮都已困难，希望在适当时刻，早下决断。孙子兵法说不宜久战。”

贺阳宫从一开始就认为对美作战是欠考虑，而予以反对。

到去年7月，他任近卫留守第3师团师团长，因为痔疮加重不能骑马——当时的师团长得骑马到阵头指挥，所以，他征得当时兼任参谋总长的东条首相的同意，改任空军本部勤务。空军本部勤务是个闲职。他知道，日本很快便会没有飞机和驾驶员了。

天皇像往常一样点点头，没有回答。

然而，话题一转向战争，天皇便说，他担心中国战线。当时中国派遣军正在对重庆的国民政府进攻。而美军为了挽救中国，将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大陆沿海登陆，这能推迟美军从日本本土上登陆。为此，日军正在向四川省进军，企图攻克云南。

“听说最后要打进云南，这可能吗？”天皇发问道。“贺阳，你是怎么想的？”

贺阳宫每次开口，天皇都认真地听，并连声地说：“是！对！”

交谈了一会儿，天皇变得随便起来，不知不觉，话题转到了生物学上来。

贺阳宫从小学起，理科成绩便总是“丁”，所以对天皇所讲的生物学一窍不通。天皇只是对不久前发现的生物新品种详细作了说明。贺阳宫连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弄不清，没办法只好应答说：“是！是！”天皇越发高兴起来，越讲越起劲，并时而欢笑起来。

“请多保重！”贺阳宫起立。

几天后，贺阳宫率家属去甲府赴任。他想，住宅被烧毁，反而更减少了累赘，只是存放着的十瓶苏格兰威士忌酒被烧得实在令人感到可惜。

“烧得如此严重！”

皇宫正面的黑大门被打开，不一会儿，里边传出摩托车发动机的响声。一辆黑色三轮摩托车从宫中驶出，正门两旁站立着的近卫兵举枪敬礼。这时，里边传出更多的摩托车发动机声，随后传出轿车驶上砂石路发出的低沉的声音。两侧的近卫兵举枪敬礼。

黑色轿车里坐有身穿扈从服的宫内省官员两人。轿车驶出一百米后，后面便跟上来两辆近卫军官乘坐的摩托车。紧接着。一辆褐色奔驰轿车出门，后面也跟着两辆摩托车。这一行车队驶过了二重桥。

奔驰轿车的侧面，金色的菊花徽章在闪闪发光。

卫兵举枪敬礼的时候，看见坐在奔驰轿车后座中央的天皇举起戴有白手套的右手在答礼。

一过二重桥，前后的摩托车都向中央靠拢，排成天皇的奔驰车左右各两台的队形。

奔驰轿车后面又跟来两辆轿车，里面坐着身穿扈从服的宫内省官员和穿陆军军服的侍从武官。

卫兵头一天就已知道，今天上午9时天皇乘车外出，御用车队是四辆汽车，但上哪去、干什么，并不知道。并且，对车队车数之少，行动之慌张，有些迷惑不解。与往常不同，奔驰轿车的发动机罩上没有揭起天皇旗。

车队驶过宫城广场向左转，朝大手町方向驶去。来到大手町一段，又向右拐去。

星期天的街上显得很闲散。若是往常，沿道每隔几步便有一名警察警卫。今天只有散在几处的警察在警卫。对行人也没有采取戒严措施，只是在车队前后六十米之间限制通行，而对面驶来的车也可自由通过。

行人看到车队疾驶，奔驰车上还有菊花徽章，感到很惊奇。往常天皇通过的时候，行人必须行最敬礼。

八天前的3月10日，下谷、浅草、本所、城东各区又受到一次大空袭。在两个半小时的燃烧弹轰炸中，四个区的大部分被烧毁。此外，足立、神田、麴町、日本桥、本乡、芝、荒川各区也都被烧毁大半，死亡市民达八万三千人以上。这期间防空战斗机几乎没有反击。军部虽然还在豪言壮语地喊能取得最后胜利，但实际上连保卫国民的能力都没有了。

直到旭日东升，火灾也没有熄灭。这一夜烧毁了东京的建筑物二十七万栋、相当于全东京都建筑物的四分之一，使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与灭火同时，动员警察、军队和居民开始收验尸体。

但是，担当尸体处理的东京都计划局公园绿地课，事先为空袭死者准备的组合式术棺只有一万个，因为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不得不放弃使用棺材，而在受灾地区内挖七十多个大坑，把尸体集中埋葬。

如果不算五个月后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这是历史上因空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收验八万三千具尸体，共用了二十五天的时间。

3月10日早晨，天皇和往常一样，在御文库听取侍从武官说明前一天的空袭受害情况。东京市民的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增加——两万、三万、四万。天皇惊呆了。

天皇对待从说，要在当天到受害地看看。因为天皇说了不止一次，小仓

侍从在 12 日那天与木户内大臣商量具体办法。木户正在策划如何结束战争。他想，让天皇看看轰炸地点的悲惨情况是有益的，所以立即表示赞成。但是，木户说考虑受害者的感情和天皇的安全，不能像过去巡幸那样，应当轻装简从，秘密进行。

参谋本部方面，由莲沼侍从武官长进行了联系。开始时，梅津参谋总长担心天皇看过轰炸地点后，会动摇抗战决心，因此表示反对。但因巡幸不是军部决定的事项，所以也无可奈何，只是提出意见说，天皇走出皇宫要绝对保密，为此，希做好事前的准备和沿途的警戒。

宫内省和军部商定了天皇巡幸的日期，决定为 3 月 18 日的午前 9 时到 10 时。这天是星期日，美军可能因休息而不来空袭。规定 9 时到 10 时，是因迄今为止的统计表明，这个时间的空袭最少。

军部今天已下令，动员关东一带的巡逻机、防空战斗机加强警戒。

对于宫内省和军部来说，天皇出宫一小时，是他们一次很大的赌博。为此，曾决定把天皇乘坐的褐色奔驰车漆成黑色，因为时间来不及，只好作罢。

警视厅和东京都政府于三大前接到通知。坂信弥警视总监和大达茂雄内务大臣商量如何警备时，特别提到在战时，为了表示君民一体，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天皇和国民用高墙隔开，尽可能地减少警卫。为此，在当天的巡视路线，由皇宫经永代桥、深川、业平桥、汤岛返回皇宫的沿途，只配备了一百六十名警察和二三百人的便衣警察。

天皇车队通过白木屋前，向永代桥驶去。

天皇乘坐的褐色轿车几乎没有引起路上行人的注意。但是，当人们看到扈从车在两边为三辆褐色轿车开道时，反倒惹人注目起来。其中有的人将视线越过摩托车上的侍卫军官，认出了坐在轿车里的天皇，急忙行最敬礼。

藤田侍从长身着扈从服，坐在天皇的对面。每当看到市民向天皇敬礼时，他都说。

“陛下，右侧有人在向您敬礼，左侧也有。”

天皇每次都郑重其事地举手答礼，并点头致意。

天皇自去年 10 月 26 日离开过皇宫以来，这已是第二次。今年 1 月 8 日举行陆军首次阅兵式时，天皇曾走出皇宫正门。由于阅兵地点是在宫城前广场，天皇只是骑马来到二重桥附近。对东京的空袭是去年 11 月开始的，10 月他曾率领汽车队，参加了靖国神社临时大祭。

天皇几乎成了皇宫的俘虏。

今年 2 月，高松宫曾对天皇身边的人说：“天皇每天在防空壕里生活，周围只有皇后和女官，连皇族都不接近。”的确。天皇除和内大臣为首的侍从接触外，只会见首相及阁僚、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等军事干部。这是作为立宪君主严守授权于当时责任者的原则所致，而且，战前作为重要信息来源的报纸，今天也已成为军队的宣传品了。

车队越过永代桥，来到深川。周围满是燃烧过的痕迹，并发出阵阵恶臭。除了烧焦了的树木、焦黑的墙壁里仍在燃烧的残物以及被高温烧成曲状的铁筋以外，已全是一片瓦砾和灰烬。有几处市民在用薄铁板搭临时板房，整理烧后的场地。

天皇在仔细地观望车窗外的情景。

这里也有少数市民发现天皇的车队通过。当他们看到漂亮豪华的车队从焦土上驶过时，个个呆若木鸡。

过了永代桥，车队在富冈八幡宫神社烧焦了的大鸟居门前停下。

天皇走下汽车，在等候着的大达内相引导下，走过石台阶，来到院内。后边有莲沼侍从武官长、藤田侍从长、松平宫相等跟随着。

天皇走进“鸟居”时，面向正殿微微施礼。正殿前面，摆放着一张略显粗糙的桌子。周围地带还残留些绿草。

天皇面桌而立，背后的扈从、坂警视总监、东京部长官西尾寿造陆军大将、内务省、警察官等约二十人。排成两行站立。

身穿国民服的大达内相用铅笔指点着桌上展开着的地图，简单说明受害情况。

“累计到现在为止，扇桥警察署管内死亡六千七百四十二人，有三千四百零六人去向不明，被全部烧毁的住房约一万二千栋……”

在大达说明过程中，天皇不断点头说：“啊！是啊！真够惨的呀！”

周围很安静，能清晰地听到天皇的声音。大家都为天皇的同情和悲伤之心而感动。

八幡宫神社已被警察围住，一股市民进不来。人们不知道天皇在巡视，他们在一片焦土上整理废墟，并用作坏了的水管流出的水洗衣物。近处的人听警察说是天皇，有的在行最敬礼。几位老人在烧焦的土地上，两手伏地行平伏礼。

按照天皇通过的道路顺序，富冈八幡周围两天前曾动员居民和警察稍事整理，以免到时候过于难看。但是，短时间内收殓表面上的尸体就很不容易。头一天，坂警视总监视察时，在富冈八幡拾起一块烧焦了的木棒，一看，竟是孩子的胳膊。

大达内相说完后，天皇直眼望着烧过的痕迹说。

“烧得这么严重……！”

天皇在大达的提议下回到车队。

车队顺电车道往东，在小名木川桥上停了下来。天皇走下汽车，在桥上看了一会儿烧过的痕迹。天空中传来日本军用机的声音。

天皇又走上汽车，车队不再在被轰炸地停车，和来时一样，以时速 36 公里的速度驶回皇宫。

途中，天皇对藤田侍从长说：

“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我骑马巡视市内，因为什么都被烧得净光，反而不感到残酷。可是，这回太残酷了，到处是水泥的残骸……太悲惨了。侍从长，东京已成焦土了！”

巡视中间，扈从人员都怕受到空袭。万一途中受到空袭，则由巡视主持人宫内省的大金益次郎总务局长决断处理。实际上，如果遭受空袭，也只好由指定的警察把天皇领到就近的防空壕避难，另外为保护天皇所备的东西，还有侍卫经常携带着的天皇的钢盔和防毒面具。

车队按照预定时间 10 时，准时驶进了皇宫正门。十分钟后，响起了警戒警报声，不过，敌机并未飞到东京上空。四十分钟后警报解除。

坂警视总监回到警视厅后，接到松平宫相的电话。

“今天你辛苦啦！一切都还好，天皇很高兴，看上去很满意。”

皇后特别准备金

到 1945 年 3 月中旬，硫黄岛的日本军守备队已经覆灭。东条英机前首相于 2 月 26 日拜谒天皇时，曾上奏说，硫黄岛到 4 月 25 日“绝对不能陷落”，但从美军登陆起二十六天以后，日军已脆弱地溃灭了。

3 月 16 日，硫黄岛守备队司令官栗林小笠原兵团长给大本营打来最后诀别的电报说：“……屡承皇恩，不胜感激……兹告永别。”栗林中将隐藏于洞穴之中，于 27 日自杀身亡。

五天后，美军在冲绳岛登陆。

紧接着小矶国昭内阁于 4 月 5 日总辞职。原因是虽身为首相，却在军部没有发言权，以致丧失了领导战争的自信心。小矶是头两天突然提出辞职之意的。

于是，为了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的人选，4 月 5 日那天将重臣召集在皇宫内明治宫殿拜谒室。出席的除了有近卫、东条、冈田、若槻、平沼、广田前首相外，还有木户内大臣和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七十七岁的铃木是枢密院议长。

近卫、冈田、若槻、平沼、木户这五人已事先同意推荐铃木，并且，木户已征得天皇的同意。铃木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在夜袭威海卫时，担任水雷艇长。其后，历任海军要职。从 1929 年到 1936 年任侍从长，是天皇十分信任的老臣。

重臣会议开到晚上 8 时。发言最多的是东条。在会议席上，以近卫为首的重臣都反复地说了“为了彻底胜利”这句话。因为有东条在场，虽然大家心中都清楚地知道败局已定，应该进行和平交涉，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平沼看准时机推荐了铃木，并说他是“受国民信赖”的人物。近卫、若槻立即表示赞成。

可是，铃木却以“军人干预政治会导致亡国”，“我耳朵大聋”等理由拒绝接受此任。东条乘势说：“敌方过于急迫，也可能在本土突然登陆。因此，如不以现役陆军军人为首相，陆军有可能不予理睬。”

木户、冈田对东条的建议感到惊讶。木户说：“当前，反军的气氛也很浓，国民也可能对此不予理睬。”接着，冈田诘问说：“当此重大时局，对接受天皇命令的人员不予理睬，是何居心？”东条困惑而又威吓地说：“我不过是提请注意罢了。”若槻最后以总结的口吻说：“陆军军人既然是日本国民，我想以上的那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会议到此结束。

铃木仍继续推辞，但他同意拜谒天皇。

晚 10 时，铃木与从御文库来到明治宫殿的天皇相见。

铃木进入御学问所，恭恭敬敬地向天皇施礼，天皇则立即命他组阁。铃木提出了在这之前说过的同样理由固辞。天皇说：“耳朵聋点并不要紧。在国家危急的重大时刻，已经没有其他适当的入选了。扭付你啦！请抛开个人利益得失，接受此任吧！”

侍立在一边的藤田侍从长是去年 8 月上任的，他听天皇说“托付”、“请”还是第一次。

天皇并未对铃木明说打算结束战争，但铃木从木户那里已听到，“天皇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天皇此刻的想法。

然而，铃木组阁后，在广播讲话时却说，“只要舍身奋战到底，确定定

有胜利机会，彻底打败敌人。”

这一天的早晨，向冲绳出击的战舰大和号沉没了。

天皇和重臣都成了军部的俘虏。即使将联合国军队的条件置之不理，但怎样才能说服军部，谁也不知道。并且不止军部，国民曾狂热地要求开战，如今大多数国民也许仍希望继续打下去。

军部已经计划本上决战，并开始准备。已决定把大本营迁移到长野县的松代山中。从去年 11 月起，便开始修建地下大本营。其中也包括天皇、皇后的住所。对此，宫内省和天皇还被蒙在鼓里。

近来，天皇在御文库住所经常早起后身着睡衣到洗脸室，口叼牙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得有些茫然。

对东京的空袭已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在没有空袭时候，樱花和各种鲜花盛开着的皇宫里倒也十分悠闲。

一天，皇后领着两名值班女官，走出吹上御苑的通用门，排成一行沿着濠沟小道走下来。

狭窄的小道从濠沟上跨过，在左边便能看到红叶山，再往前是上坡。走上坡便来到明治宫殿的内殿。

沿濠沟走下，呈现在眼前的上坡路是去年 11 月修建的。

在修建这条坡路以前，天皇和皇后住在明治宫殿，空袭逐渐激烈后，才越过濠沟，移到将防空室建在扩展到北侧的吹上御苑的御文库。

天皇经常因各种活动来到明治宫殿。他喜欢步行观赏野草，所以修了这条近道。天皇到明治宫殿来总是穿西服，由侍从和手持天皇用的钢盔和防毒面具的警卫侍卫跟随。天皇到达宫殿后再换上军服。

明治宫殿是在明治 22 年（1889 年）集当时日本建筑技术之精华建造的。建筑物绚烂豪华，占地约一万六千五百平方米，并且全部为木制结构。屋顶高大，与京都御所极为相似；房檐深垂，覆以蓝绿色青铜。内部是日式、中国式和西洋式的结合，各房间和走廊分别冠以“西一间”、“西二间”、“东一问”、“东二间”、“凤凰间”、“葡萄间”、“东休息间”、“于种间”、“牡丹间”、“白狐台阶”、“杉户台阶”和“御锭口”等名称。

3 月 10 日的空袭中，皇宫里也落下了燃烧弹，烧毁了东御苑管理马匹、汽车的主马寮和几处建筑物。在这以前，宫中有人认为美军不会轰炸皇宫。现在看来，明治宫殿何时被炸，谁也说不清了。

为此，每天都从明治宫殿把重要的御用品和各种物件，一批一批地运出来，藏到御文库大厅或吹上御苑的室内马棚里。皇后每天都指挥女官到明治宫殿住回运东西，或到大厅和室内马棚去整理物品。

皇后和女官走在小道上，还不时地小声哼着歌曲。

到了宫殿，在警卫侍卫的等候下，皇后总是背着布包袱走出来。布包袱里有相簿、书和其它小件东西。女官们也同样背着布包袱，她们的包袱也许重一些。三人排成一行，喊着“加油、加油”，经小道走向御文库。

在上下坡的时候，皇后背着的布包袱不知是大重，还是未包好，总要掉下来。警卫侍卫的任务只是护卫，而不帮助搬东西。可是，当看到皇后背着的包袱要掉下时，侍卫便喊：“皇后陛下，要掉了！”并帮助皇后把包袱扶正或包好。警卫侍卫是委任官，按照明治宪法规定，官吏分亲任、敕任、奏任、委任四级，委任为最下级，所以虽在天皇和皇后身边，也不能直接说话，有事必须通过女官。然而此时，侍卫为了往上推布包袱，手臂竟碰到了皇后

的身上。皇后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侍卫的手一碰到她身上，她就愉快地笑起来。战况虽越来越黯淡；可她的笑声却总是不断。

有一次，警卫侍卫接到女官长通知，说有些东西“非男人拿不动”，要求帮助。进宫殿一看，见有三个白木箱，长宽40厘米见方，厚约30厘米，外边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英照皇太后给昭宪皇太后，昭宪皇太后给皇后陛下。”

英照皇太后是孝明天皇的皇后，昭宪皇太后是明治天皇的皇后。“给皇后陛下”大概是指贞明皇后，她是大正天皇的皇后。白木箱中装着满满的银币，这是历代皇后相传的特别准备金。这些银币共约二十贯（一贯为3.75公斤——译者注）以上，全部搬到汽车上运走。

日军在冲绳进行着绝望的战斗。4月28日，在欧洲，墨索里尼被游击队逮捕处死。30日，在遭受苏联军队攻击的柏林，希特勒自杀。5月7日，德国投降。轴心国剩下的“元首”，只有天皇一人了。

5月3日，冲绳守备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总进攻。在强大的美军面前，短时间内便丧失大半个军，并开始向岛的南部退却。

5月16日，木户在御文库的政务室拜谒天皇。木户和天皇每星期都要相见几次。这时，天皇已经完全知道战败了。这天，天皇和木户商谈了联合国军的讲和条件。联合国要求日本放弃明治以来所获得的海外领土，并解散军队和军工产业，实现完全非武装化，处罚战犯以及无条件投降。

“如果决定讲和，并只能这样，就应争取早日实现才对。”天皇在两天前就像催促木户似地向他反复他说。“可是，铃木对讲和条件等问题并无高见，木户，你是怎么想的？即使解除军队武装，也不能争取留下三千或五千兵力吗？”木户回答说：“即便留下三、五千兵力，也几乎是等于零。”听木户这么一说，天皇也就打断了念头。铃木首相曾上奏说，如果军队不打一次胜仗，也只好无条件投降了。木户问：“还未决定走向和平？”天皇没有回答。

这几天，皇后一直在室内马棚由女官帮助整理东西。

“把这些都拿出来，再也不怕烧了。”

皇后爽朗的声音，使站在门口的警卫侍卫听得清清楚楚。

皇宫起火

森赳近卫师团长在吹上御苑的通用门前下了汽车，左手按着军刀跑步而入。

森中将跑进门后，肩跨白、黄副官带的尉官和持枪的值班下士官也跟了上来。月光中投下御文库的黑影，刚刚发出警戒警报，所有的灯光都已熄灭。

森中将跑过花荫亭，离开道路跳进松树丛。副官和下士官紧随其后。地下有三个洞。

师团长哈着腰准确地跳到一个洞里，副官和下士官则进到另外两个洞里。

五十一岁的师团长嘴唇紧闭，向着御文库方向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洞深仅到喉部。稍停片刻，皇宫的周围响起空袭警报的警笛声，随即爆炸声和高射炮的炸裂声由远至近。师团长仍一动不动。当洞里传来野战电话的铃声时，才见他离开原地。

电话通向吹上御苑北面过道的师团司令部指挥所。指挥所设在地下室。因为是近卫师团，在日本军的各师团中，这个师团的电话和通信设备都是最精良的。空袭一开始，森中将的前任赤柴中将来到指挥所，与参谋长、情报参谋围在一起，根据随时通报来的外部情况进行指挥。

森中将是4月任近卫师团长的。刚一上任，他就命令在御文库附近挖三个洞。每次有警戒警报时，他都带领副官和兼传令的值班下士官从司令部跑到吹上御苑，钻到洞里。森师团长为人严谨，他认为身为守卫禁阙的最高责任者，空袭中是应该在御文库附近保护天皇的。所以，决定在一旁挖几个洞，并里面敷设与指挥所之间的电话，接受通报并发出指示。

森师团长瞪圆了眼睛，向着御文库方向注视。今天正午已经有过一次三十分的空袭。中将来到洞里，已是第二次了。

铁门紧闭的御文库完全成了一个水泥和铁的密封箱。在三十厚水泥屋顶上，种有伪装用的树木。在空袭警报发出的同时，天皇和皇后便来到了地下二层避难室。昨天，即5月24日凌晨1时30分至3时50分，曾有五百六十多架B29轰炸机来袭击东京上空，天皇和皇后都没得到休息。晚10时正想休息时，警戒警报声便又响了起来。

近些天，三种神器中的剑和勾琼安放在了避难室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根据《日本书纪》上的规定，剑和勾琼必须与天皇“同殿共床”，所以宫中有关人员因害怕保守派的攻击，在把这两件神器移到地下二层后一直是保密的。本来按规定天皇卧室在一层，剑和勾琼也必须安放在一层才对。

天皇和皇后在这令人扫兴的避难室里，坐在沙发上听着侍从武官野田六郎海军大佐所作的说明。他在墙上的黑板上，移动红、蓝色的飞机模型，在说明敌机的侵入路线和我机的迎战情况。

这时，有五百多架B29轰炸机飞到东京上空。町、永田町、三宅坂、霞关、丸之内各地立即起火。和昨天一样，敌机对东京进行了大范围的地毯式轰炸。

不大一会儿，皇宫的上空便被强风扇起的浓烟笼罩住了。时而在烟雾的空隙处，看到低空飞行的B29轰炸机，探照灯光和照明弹发出的光亮交织在一起。天空少云。皇宫四周的云烟被地上的火焰映成令人不快的红色，在摇晃着。

从吹上御苑越过壕沟，许多皇宫警察和警视厅特别消防队员站立在南侧的明治宫殿围墙内的黑影处。

墙内伸手不见五指，墙外时远时近地传来敌机轰鸣声、高射炮弹和炸弹的炸裂声。墙内的人无法想象外面的情况。

他们在静静地待命灭火。有一名皇宫警察打亮电筒，看到高墙里散放着许多木桶。因此时电池已成为贵重品，轻易是不使用的，所以无法看到所有各处。

孤独，寂寞，但这些保护宫殿的警察都有一种责任感，精神显得有些紧张。

在院内配备防火人员，是从3月10日皇宫内的建筑物遭空袭被烧开始的。为便于进去补修宫殿顶楼，在几处立有本条做的棋盘式的隔墙，高1米，宽1.5米。一遇警戒警报，皇宫警察就弯腰躲在隔墙里。

院内乱七八糟地摆放着一些木堆，有的地方还搭有一些木板，高低不平。这里白天也黑乎乎的。在没有空袭的时候，为了安全行走，曾进行过好几次来回走路的训练。往木桶灌水时，水涨出来弄湿了地面，走路也不安全。为了这事宫内省曾找过皇宫警察负责人，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宫殿由大小二十七幢建筑物组成，均与走廊连通。为了在被炸时及时撤走，在蓝绿色的铜屋檐下，架有几百个竹样子。并在周围备有二十三台手压消防车，以及八十多个消火栓和送水管。

这一天，敌机继续轰炸了皇宫附近的高楼。各处燃起的大火，因风助人威，形成了巨大的火流。

空袭开始一小时后，强劲的南风吹来成百上千的火星，落到皇宫的树丛里。

进入明治宫殿院内的警察不断听到像小石子撞击铜屋檐的声音，皇宫已被黑烟笼罩，在黑暗中硝烟刺眼，并发出焦臭气味。打亮电筒，也看不清烟雾。

在宽阔的吹上御苑西部的宫中三殿，在警戒警报发出的同时，等在地板洞里待命的三十多近卫兵见到火星飞来，便马上跳出来和道旁的皇宫警察、警视厅消防队员一起用消防车上的抽水机向屋顶喷水。宫中三殿包括神殿、贤所、皇灵殿和附属建筑物。这里被认为是宫中最神圣的地方，神殿供奉八百万（多的意思——译者注）诸神，贤所供奉天照大神，皇灵殿供奉历代天皇。特别是在贤所供奉的八咫镜是天照大神的神体。原物供于伊势神宫，宫中贤所供奉的是复制品，安放在附近的临时贤所院内特造的防空洞里。宫中给诸神都赋与人格，人们说这些神都象活着一样。

原来规定，宫中三殿如未中弹不许喷水，但现在看来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有几颗燃烧弹落到屋顶上，火焰顿起。近卫兵登梯上屋顶，用防火钩将燃烧弹和火焰打落。一名近卫兵用沾湿的草席将火焰抱起来，一同滚落到地面。

贤所内院的临时地下防空洞很安静，厚铁门紧闭着。

这里名叫“斋库”。为经受住直落的大型炸弹，用坚固的水泥建造而成。内部约五十平方米，白木为墙，再覆以白绢，分成两室。内室安放装有八咫镜的藤箱，外室点燃两支常明灯。空袭时，有一名身着净衣的神官，他的职名叫掌典，正襟危坐在那里守护。内外室中间用白绢帷布隔开。

二重侨正门内侧的岗楼上、宫内省楼上和图书室屋顶上，都有近卫高射机关炮大队的官兵手握20毫米机关炮监视着天空。但天空被浓烟覆盖，视野

被挡住，无法看到敌机。特别是怕开炮暴露了皇宫，因此除非受低空扫射，否则是不许开炮的。到现在为止还未鸣过一炮。

从皇宫外飞来的火球，越来越厉害了。

御文库前的草坪和院内的树木开始起火。火光中，清晰地映出站在御文库屋顶上的侍卫的身姿。

这些烟雾通过换气装置侵入到御文库内。侍从武官野田大佐从警护的侍卫手中接过天皇和皇后用的防毒面具，立即走进避难室，交给天皇和皇后。

每当遇到空袭，皇宫里便有由宫内省男女职员组成的防空队约一千一百人、皇宫警察约六百人、警视厅特别消防队约八百人和近卫兵一起灭火。这天晚上，以明治宫殿为中心，布置近卫兵约七千多人在各处灭火。担当灭火的总计有一万多人。

随风飞来的火球落在皇宫内的树上，消防队员迅速跑去，将火灭掉。

凌晨 1 时，敌机离开东京上空，空袭警报解除。

森中将在狭窄的防空洞里接到指挥所的电话报告：除半藏门被烧外，皇宫安然无恙。

皇宫的周围已是一片火海。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球向皇宫飞来，但皇宫仍安全无事，消防队员们松了一口气。

在御文库，天皇和皇后由侍从引导走上楼梯，回到住室。

森中将爬出防空洞，这时，洞里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师团长蹲在洞口刚听电话，便马上撂下耳机喊起来：

“正殿起火！”

他手扶军刀，向洞外跑。副官和下士官也跟着跑来。

门外，师团长专用的跨斗式摩托车在等候着。森中将飞身上车，副官坐在摩托车的后坐。

摩托车开走，后边持枪的下士官在拼命追赶。

森师团长和副官乘坐的跨斗式摩托车在白河流石路上全速前进。途中遇上一名头戴防毒面具：从军帽往外冒烟的军手按军刀飞跑的军官，看他满金的领章一定是名将官。他是侍从武官小池龙二少将。空袭警报解除后，小池少将担心天皇的安全，从宫内省的武官室走出，匆匆忙忙奔向御文库。

虽然是半夜，皇宫四周却像白昼一样通明。风很大，日比谷、三宅坂、麴町方面飞来的成千上万个火球与烟雾一同飞来。有的地方恶臭难闻，毒气刺鼻。

来到明治宫殿，看到这里的人们在拼命地扑救大火。

森师团长来到正殿前面，这里已被猛火包住。周围的消防车在往上喷水。

正殿起火，是在空袭警报解除五分钟后发生的。警报解除的同时，从皇宫外飞来的火球，有的挂到房檐上，有的落到院内的松树、棕榈树上燃烧。人们马上架起梯子爬上去灭火，或干脆将树拉倒，立即把火熄灭。但就在空袭完了、已经报告宫殿安全无事之后，又从正殿的屋顶通过木条隔墙突然起火。

小池少将来到御文库，经负责警卫的侍卫提醒，才知道自己的军帽正在燃烧。他听到天皇和皇后已从地下二层的避难室回到一层的住室，才放下心来。

从正殿的木条隔墙喷出火焰时，正殿的消防班长、皇宫警察宫本平夫警长正让班员休息。宫本一见起火，马上喊：“正殿起火啦！”。他一边命令

浇水，一边想到呆在屋顶上的两名部皇警察佐岛一郎警士这时正在丰明殿的顶棚上。空袭警报解除的警笛一响，他使大喘了一口气。因为还未接到退下的命令，他仍留在那里。屋顶上一片漆黑。

“起火啦！起火啦！”

佐岛警士听到外边传来的声音。

烟直扑向屋顶，屋顶上有为便于修理进出的木条隔墙，通风甚好。每当发出警戒警报，便有一百多名皇警察和警视厅消防队员守护着明治宫殿的天棚。在每个人的身边，分别备有木桶、小水桶、防火钩等，一旦燃烧弹炸穿屋顶，落到天棚里燃烧，便用这些工具灭火。木桶旁边，也有通向消火栓的水龙带。

时而听见“正殿起火、正殿起火”的喊声。

佐岛警士拿着水龙头要往水桶里放水，却没有水。他又经木条隔墙弯腰钻出爬下竹梯子，去开消火栓的总开关，但仍没有一滴水。

丰明殿是新年和纪元节、天长节等举行庆祝宴会和召见外国大使的宴会场，是内外显官和夫人身着大礼服及袒胸礼服在悦耳的室内乐曲声中聚会的大厅。

猛烈的大火已包围了整个正殿，这里正在进行拼死的灭火作业。皇警察、警视厅特别消防队员、近卫兵都十分勇敢。正殿自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以来，一直是举行皇室、国家大典和天皇亲授军旗的地点，是日本帝国的象征。

“往那儿喷水！”

“再往上，往上！”

“田中！”

“大藪！”

命令声掺杂着青年皇警察手持水龙头一边救火、一边呼喊同伴的叫喊声。

佐岛警士匆忙回到丰明殿屋顶。木桶里的水是准备刚起火时用的，火起来后则用水龙带灭火。拧动水龙头，只出了一点水。

与此同时，连结正殿的走廊冒火，玻璃窗受热“轰”的一声炸裂了。

“不好！火烧进来啦！快下来！”

佐岛向正在天棚处值勤的钉宫贤一警士大喊。钉宫是佐岛的老前辈。

“这是我的岗位，不能下去！”

“不出水，在那儿也没用，下来吧！快下！”

“现在正是报效天皇的时候，我不下去！”

在当时，皇警察以死于天皇马前为最大荣誉，以自己为皇宫的基石而自负。没办法，佐岛只好硬拉着钉宫走下来。

开始向丰明殿喷水。这里的树木干燥，极易点燃。虽然空袭中有无数火球随风飞过外壕扑向宫殿，但却没有向屋顶喷水。以往备置在屋顶上的木桶偶尔撒出点水，宫内省的官员就说弄脏了神殿，把责任者叫来叱责一顿，所以直到起火前这里没有喷过一次水。就是正殿起火后，也按建筑物的燃烧程度，没有全喷水。

在正殿前，站在火光前的森师团长正声嘶力竭地发出命令，但因木制建筑焚烧发出的劈啪声、水车的机器声、喷水声夹杂在一起，几米以外就听不见了。在旁边，听说宫殿失火而匆忙乘车从司令部赶来的东部军区司令官田

中静壹，也在一旁频频振动着嘴边的小胡子叫喊着。

火焰从丰明殿向其他宫殿蔓延。

宫殿的屋顶覆盖着蓝绿色的铜瓦。山茶木的柱子和铜瓦被火一烧，冒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妖艳的浅蓝色的火焰。

宫殿近旁的宫内省楼顶上，侍从在轮流察看宫殿的火势，然后回到值班室，用电话向御文库的值班侍从通报情况。大火发出的灼热烤得人都抬不起头来，手一触上大铁门就会烫伤。

在御文库的特卫官办公室，来接电话的是侍从久松定孝。十五分钟以后，他将外面的火势报告给了天皇。

稍停，天皇走出大厅。天皇内穿睡衣，外着深红色长大衣。

大厅里，有好几根大柱子在支撑着沉重的水泥天棚，柱子周围被从明治宫殿搬来的东西堆得满满的。

到宫殿烧落架为止，久松几次向天皇报告。每次天皇都来到大厅，听完只点头说：“是吗，还在烧着哪！”然后走向住室。御文库这里与宫殿之间有树木和濠沟隔开，十分安静。天皇在这里一次也没要求出来看看宫殿，也没要求打开厚铁窗看看外面。

起火三十分钟后，宫殿正面全都燃烧起来。

皇宫周围的大楼和住宅都在炽烈地燃烧着。自空袭以来，警视厅消防队已把自有的消防车全部投入到宫中救火，扑救宫外的大火只好由神奈川县和千叶县来应援。飞来的火球直径有30多厘米，皇宫警察们都称它为“火种”。

大火烧向天皇和皇后起居的常用御殿和里宫殿。在这两殿和御学问所的中间，近卫工兵队安放炸药想把它炸断隔开。因为投放的炸药量少，没有成功。

同时，已对皇宫警察、警视厅特别消防队员、近卫兵下令：“进入宫殿，不论看见什么都要抢救出来。”警官和近卫兵钻进烟火中，碰到什么，就往外抢运什么。在皇太子宫，有人抱着皇太子小时候玩的军舰、布制动物等玩具往外跑；而在皇后宫殿里，则有人抱出空帽盒和衣裳，也有人从墙上往下摘木饰艺术品。佐岛警士撤出了地毯和玻璃窗。

这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的铃木首相听说宫殿起火，立即登上房顶向着皇子宫行最敬礼，并长时间注视着皇子宫。首相官邸也挨了炸弹，卧室被烧，还在冒着烟。老首相在呜咽着。

在樱田门前，一个老人身穿海军军服平伏在地。此人是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米内得知皇子宫起火，特跑来请罪。

凌晨5时，火熄灭了。除了皇后产期用的钢筋水泥的静养室以外，宫殿全都被烧落架了。

天亮的时候，各队响起了点名声。结果，发现了被烧死的皇宫警察、警视厅特别消防队员和近卫兵34人的尸体。田中、大藪两名警士也被烧死。

上午10时50分，天皇和皇后一同来看烧过的地方。正在打扫残迹的近卫兵立即停工敬礼。不到三十分钟，又响起空袭警报，于是他们又回到御文库。午后1时45分到3时10分，天皇和皇后带领松平宫内大臣、小池少将、侍从、女官一直在火烧现场。

“这场大火使许多人牺牲了，真是可惜啊！”

天皇一边说，一边和皇后巡视烧过的残迹。

这时，在离天皇、皇后两三步远的女官看到一片焦土，便向另一名女官

说：

“敌机来袭，军部一点也对付不了。光说些男子汉的大话就算啦！这能打胜仗吗？”

说话的声音很大，在附近的近卫军官听到后，很不是滋味。也许天皇和皇后也听到了。

皇后走走停停，用手中的棍子翻动地上的瓦砾，不时地翻出烧焦了的布娃娃和装饰物。

两天以后，为承担宫殿起火的责任，阿南惟几陆相提出辞呈，但被挽留了。只有松平宫内大臣辞职了。

皇太后的忧虑

贞明皇太后是大正大皇的皇后，她刚才在正门前乘上御用汽车。车一起动，排着整齐队列的近卫军仪仗队使随着口令一同举枪敬礼。司号兵用军号奏起国歌，黑色的御用车两侧金色菊花的皇室徽章在闪闪发光，御用车两旁各有两辆摩托车护卫，出门后疾驰而去。

皇太后外出时，每次都是如此隆重。

皇太后住在赤坂的大宫御所。在大宫御所正门前，侍从和女官在排队等候。引导车先到，接着近卫摩托车护卫着御用车驶进院内。这是皇太后去皇宫看天皇刚刚回来。

车门开启，身材矮小的皇太后走下车来，众人施最敬礼。往常，皇太后总是向大家郑重地点头致意，而这回却不然，象是没有看见在正门排列的人们似的，匆匆登上台阶朝内室走。大宫御所是日本式建筑，走廊铺有地毯，在住室前需脱鞋入内。

侍从和女官看到皇太后的举止如此慌乱还是头一次。皇太后面色苍白，好像受到了什么冲击。侍从和女官在私下里交头接耳小声说，一定是从天皇那里听到战争前景不妙的消息。

实际上，皇太后对目前的状况十分清楚。她时常到皇宫去看望天皇，高松宫和三笠宫也常到大宫御所来。并且首相、大臣、高级军官也常来请安，说明时局情况。

皇太后把以天皇为首的四个儿子深深地挂在心上。四个儿子对母亲也十分敬重。皇太后每天早晨起床用完早点后，都要在亡夫画像前叩拜一个半小时。如果无人来访，她就读书。研究些东西，或者写点什么。她特别喜欢读书，身边总是堆放着许多书，有时不仅读，还要抄上几段。

她还时常用毛笔给儿子们写信，信的末尾常写：“……望多自觉，以唤臣民众庶的忠诚。顾神灵加佑，以期万一。母字。”每次听到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来访，她都十分高兴。

皇太后特别惦念集国难于一身的天皇，总是想方设法要给他些安慰。

4月，铃木首相刚组完阁，便按照惯例来到大宫御所拜谒。

在大宫御所的谒见室，皇太后赐座后说：

“目前，年轻的陛下正立于国运兴衰的歧路，每时每刻都在忧心忡忡。这次战争并非陛下的本意，这一点你大概也清楚。如今连续战败，从祖宗手里继承下来的日本正濒于危机……”皇太后用小手帕在拭两颊的眼泪。“你是最了解陛下的，请用父母之心拂拭陛下胸中的苦恼吧！并救国民于涂炭之中皇太后从来没有以如此口气和臣下讲话。因为铃木长期担任过天皇的侍从长。皇太后十分了解他的人品。

每次发出警戒警报。皇太后都从宫殿撤出，到院里一百五十米处高岗斜面的防空洞里。这个防空洞在建造陆军筑城本部的时候就给起了个暗号，叫“御文库”，从那以后一直使用这个名称。它比皇宫吹上御苑的御文库小得多。地下为两层，上层的三间有谒见室和小厨房。下层也由三间组成，其中一间为九平方米的日本式住屋，另外两间为十六平方米的西式住屋和谒见室。原来没想到空袭这么严重，是作为临时避难所修建的。原来预定上层由皇太子使用，下层由皇太后使用。自前年皇太子被疏散到栃本县西北部的日光市以后，改为全由皇太后使用。

皇太后的寝室里有两个红色箱子，她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并用布苫上。警戒警报的笛声一响，女官便急忙把箱子抱到窗前，窗外由近卫兵接着。箱子很重，两侧各有两只把手，近卫兵一前一后将箱子抬走。

然后，皇太后在身穿礼眼大衣的侍从和女官的护卫下，沿着葱郁的林荫小道走下去。因为不许点灯，只能靠着道路上埋设的点点白瓷砖为记号前行。皇太后头戴钢盔，女官给她披上棉外衣。有时，警戒警报未及时拉响，途中遇上了空袭，探照灯在头顶照射，高射炮在耳边轰鸣。

皇太后一行出来后，为了宫殿落下炸弹时，皇宫警察和近卫兵能及时救火，剩下的女官要把纱窗全部打开。

皇太后在外边走一百五十米远是危险的。所以，进入3月，好容易修了地道。所谓地道，只是挖了个沟，上边盖上泥土，墙也是土的，地面铺着竹苇席。

每次遇有警戒警报，吹上御苑御文库的女官都给大官御所的侍从通电话，问皇太后是否已撤离。天皇每次下到地下二层避难室的时候，都将母亲的安危挂在心上。

5月25日深夜，皇宫的明治官殿起火全被烧毁的时候，大官御所也中了燃烧弹。1930年为皇太后新建的房屋竣工时，还建有为拜祭大正天皇而建的拜殿和御影殿以及在高岗和草坪上新建的大和屋、茶室，这些也都被烧毁。

皇太后开始御文库生活以来，每天早晨都在大正天皇画像（叫做御影）前叩拜一个半小时。御影是大正天皇在世时衣冠束带、以大和风格画成的小挂轴。大和绘画是平安时代兴起的日本画的一个流派。御影挂在地下二层一端9平方米的日本式房间里，用矮屏风围着。

皇太后在前边的香案上供奉了水果、点心和鱼。御文库很小，从二层和一层的其他房间，都可以听到皇太后念观音经的声音。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低低诵经声，是在向亡夫报告国内外形势。每天早晨看报纸前，都是先上了供以后，再细心地阅读。

大正天皇在世的时候，比皇后大五岁的天皇和皇后非常和睦。大正天皇的身体和判断力都较弱，事事依靠皇后，皇后从天皇卧床到病死，一直尽力侍奉。宫廷里自大正天皇起取消了侧室制度。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皇太后生于五世家之一的九条家，原名叫节子，生后七个月，被送到东京府东多摩郡高圆寺村豪农大河原金藏家寄养。皇太后开始念经是受当时公卿的影响。皇太后在大河原家呆到五岁。大河原家每天朝夕都要在佛坛点上供灯念观音经。

皇太后把地下一层居中的一间谒见室当作寝室和住屋使用。在地毯上放张矮桌，她坐在座垫上，读书、研究调查或写东西，一直到很晚。她小心地用剩下的很短的铅笔，在写和歌和书信。此外，她每天还在笔记本上用铅笔写细小的字记笔记。

搬到御文库以后，皇太后没有赐侍从和侍医一同用膳。有时由女官侍候，一个人用膳。每餐的饭菜是从皇宫的御膳房用小汽车运来，在御文库的厨房加热。再另做点家常菜。皇太后习惯于日本式的就座，在椅子上也是那么就座。

大官御所还保留着官中古老的制度。女官的职位按高低分为典侍、权典侍、掌侍、权掌侍、命妇、权命妇、女孀、权女孀、杂工等。各级女官职位

都由出身决定。典侍是女官的最高职位，权典侍次之，须是公卿华族、即公、侯、伯、子、男爵家出身的姑娘。掌侍、权掌侍服务于侧近，出身与典侍、权典侍同。命妇、权命妇任清扫、掌灯等，须是神社寺院出身的姑娘。女孺也任清扫掌灯等，须是京都市左京区京都入濑出身的姑娘。女孺权女孺也任清扫掌灯等，须是京都下贺茂士族的姑娘。下贺茂士族是明治维新后授予武士阶层出身者的称号。宫殿被烧以后，大部分女官只好住在临时搭盖的木板房里。

在御文库里，对于“起床”、“菜”、“体温”等许多用语，都有宫中传下来与外边不同的说法，外人听来是不懂的。

皇太后的喜怒哀乐从不表现出来，和侍从、女官谈话也从来不提内外形势和战局情况。并且，在宫殿被烧以后也从不提一句有关宫殿的话。

地下一层很湿，走廊积水，得常用水桶往外掏。在谒见室设一张床，皇太后在这里休息；隔壁房间的侍从和侍医沉睡的鼾声和蚊咬常使她不得安眠。

入夜，设置在皇宫吹上御苑的御文库的侍卫官值班室里，侍从、侍医和侍从武官在闲谈。有时在不意之中天皇推门走进来。

侍卫官值班室房间很小。夜里，在一角放上折叠床，值班侍从在此休息。

天皇进屋，大家起立。天皇让大家坐下。天皇见大家刚才在谈笑，便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这都是在晚饭后，皇后在流头或干点什么，天皇则身穿西服来到这里呆上一小时左右，和大家用谈或下将棋。因为天皇常来这里，不知何时有了一张天皇专用的椅子，平时谁也不坐。

此时，冲绳岛的战败已成定局，但谁也不谈战争的事。大家和天皇谈植物和贝类，因为不懂行，问的问题稀奇古怪，常弄得天皇愉快地笑起来。

6月初的一天晚上，天皇像往常一样脚穿拖鞋，来到侍卫官值班室，下完将棋临走的时候，以一种孤寂的表情自言自语地说：

“皇太后若是不谅解就难办了……”

“不去松代大本营”

“尊敬的”三个字刚一出口，在宽大的军官会议室里的军官们便一齐起身立正。

“于皇陛下很爱护小草。在这次演习地区，许多地方有陛下亲手种植的草，现已在其两旁插上卫生筷子作了记号。进行一号演习时，按照陛下的旨意，绝不能让士兵把草给踩乱，请转达士兵要坚决执行……”

作战主任参谋在讲话中，每提到天皇或陛下，军官们都取立正姿势。在木造的军官会议室里，集合了近卫师团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在听取代号为“一号演习”的作战说明。新来的中队长里，有人把“爱护小草”误听为“爱护草民”，当听到“亲手种植的草”时，不禁感到惶恐。

在作战参谋讲话之前，森师团长先进行了训示。深感责任重大的师团长，这天早晨天亮前到明治神宫参拜，拜神之前他还做了沐浴，这叫修祓。“一号演习”是举近卫师团之全力，在今后两个月内，将原先在吹上御苑御文库北一百余米地方修建的吹上防空室进行紧急加固。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轮流作业，将过去仅能承受2.5吨炸弹的防空室改造为能承受10吨炸弹。

吹上防空室，也叫大本营附属室，为了即使在空袭中天皇也能召开大本营会议，将其和天皇、皇后居住用的防空室御文库同时开工，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后建造完成。到了5月，海外消息说美国空军对希特勒的山庄投下10吨重炸弹。对此军部十分紧张，决定加固吹上防空室。

天皇听说加固工程计划，提出士兵不要踩伤自己种的草，并说这不是命令，而是拜托。

天皇本人是位科学家。在皇太子时代，就爱搜集整理贝类和昆虫类。以后，因对生物学感兴趣，在赤坂的东宫建造了研究所。即位来到皇宫以后，于昭和3年（1928年）在皇宫一角建成了占地约八百二十五平方米的生物研究所。在因防备空袭迁到御文库之前，每星期四、六，都要花费几小时，在这里和研究所的专家们进行研究活动。

自开始在御文库生活以来，天皇的生物学研究已改为公务之暇在政务室看生物学的书籍，或在庭院散步时种草，观察草的生长。来御文库之前，天皇在明治宫殿政务室工作时，拜谒者一退去，便马上将手伸向书架，取出生物学的书阅读。

天皇在没有空袭、无人上奏和拜谒的时候，在早、晚饭前，总是在吹上御苑的院内散步。同时，在侍从跟随下，播种、植草或观察其生长状况。

在院内，点点散立青天皇亲手种的草。为防人踩，侍从在两旁插上卫生筷子作了记号。

天皇散步时，衣袋里总要装着植物图鉴和放大镜。每当走到自己种的草或珍奇植物面前，就打开图鉴对照莽，茎和叶。有时蹲下，脸紧贴着用放大镜作细部观察。

有时看到播下的种子已冒比芽来，他就拿来像小孩玩沙子用的小铲，叫侍卫：

“侍卫，拿水来。”

这时，侍卫就到御文序正门近处的水管旁，将喷壶灌满水拿来。但因战局恶化，天皇有时走神。虽用喷壶洒水，手一歪，水便浇到了没有芽的地方。有时，天皇、皇后和侍从一边看草的生长，一边愉快地交谈着。

天皇做事有些漫不经心。他播种的时候，从来不看种子的质量如何。1945年初，侍从冈部长章去新潟县看疏散在那里的孩子，回来时采下一株鸣子百合作为土产赠给天皇。鸣子百合是百合花的一种，初夏开淡绿色铃状小花。天皇很高兴，并把它种上，但很快就枯干了。挖出来一看，没有根茎。不懂植物的冈部在采摘时把根茎给切掉了。

庭院有个葫芦形的水池，有时池里飞来野鸭子。天皇来到御文库居住以后，总想驯养这些野鸭子。葫芦池在吹上御苑的南侧，因像葫芦形而得名。天皇站在池子的一端，耐心地往池里撒稗子。就是野鸭子不来，也像来了一样往里拔饵料。

梅雨期间，御文库潮湿得很利害。御文库的屋顶是一米厚的水泥层，上边敷上一米厚的沙子，上面再覆上一米厚的水泥层，因为中层的沙子没等干透就被铺上，所以，一年到头墙上都渗水。有时，从电灯处往下掉水滴。

这时候，军部正准备本土决战，全日本都在挖地洞。

在皇宫东侧北之丸近卫师团司令部的军官会议室里，发一表“一号演习”的讲话和训示的当天，《朝日新闻》就揭出大标题：“虽来坦克数千、我已有备无患；对空袭炮击可泰然自若”。并说，“我本土城防全在地下深处……，敌战舰的主炮即使连日猛射也不过掘开地表层，对我地下阵地毫无影响，其轰炸亦然”。按照《朝日新闻》的说法，这些地洞是“战略思想的一大飞跃”。结尾说：“来吧！美国鬼！”

这天的报纸上，虽然说给敌以“甚大损害，敌“受我攻击。悲鸣不已”，但也报导了敌军“侵入”冲绳岛。另外，还用小标题报导，昨天召开了枢密院临时会议，是在吹上御苑的大本营附属室召开的，天皇也亲临参加。

另一方面，在长野县的筑摩山，自去年9月以来，切开上田市和长野市中间的松代山腰，在进行构筑地下大本营的巨大工程，打算在这里指挥本土决战。

这是高度机密工程，投入庞大的物资和每天约一万名人员，在象山、白鸟山、皆神山已凿掘全长一万数千米坑道和地下室。

但这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按照原则，战时的大本营应是陆海军最高司令官、大元帅、天皇为首的统帅部，并应有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作为陆海军幕僚长辅弼。但是，将大本营迁往长野县的计划，是陆军独自决定，并擅自开工的。直到宫内省得知消息动向以前，迁移大本营和工程开工的事一直也没人对天皇讲过。

其后，写着“大本营”收的参谋本部的货件陆续到达松代。陆军高级军官前来视察，喝醉了酒，竟说要把当地的“松代町”改为“大本营町”，因而广泛传开。进入4月，海军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中将向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追问，才知道陆军已准备将“大本营”向长野县迁移，连海军的房间都给准备了。海军方面为此大为懊恼，表示不承认松代大本营，并未做丝毫迁移的准备。

也是4月，在皇宫御文库的特卫官值班室里，陆军武官和侍从闲谈中说出了此事。这时，虽未传到天皇耳中，但没过多久，藤田侍从长从女官口中听到了。其后，松平宫内大臣把陆军在松代山中修造大本营，以及正准备搬迁的传说报告给天这时，天皇已从皇后处得知此事。

“奇怪呀！还是派谁先去工地看看吧！”天皇说。

然而，陆军已于3月23日发出“陆亚密第2474号”秘密命令，在松代

的白鸟山地下开始建造“临时皇宫”。同时已经在白鸟山腹凿掘好的坑道中，修建了天皇、皇后、皇太子、皇子，秩父、高松、三笠宫和皇太后的住室，分别起名为1、2、3、5号舍。

4号舍是将附近民宅平房改修增筑而成。这是打算在1、2、3、5号舍完成之前，如天皇必须来松代时，把此处当作临时行宫。

此外，陆军还在2月份，为天皇一家以及直系的秩父、高松、三笠三宫家和皇太后特别准备了六辆坦克车，准备在迁往松代时使用。天皇用的坦克，已被陆军特从武官尾形大佐和近卫师团参谋沟口昌弘少佐试乘过。车里铺以灰色地毯，有一只低靠背的褐色沙发，有待从长用的小坐椅和一张小床。车体涂上黄绿的伪装色，内部装饰是由横滨市的一家大厂商高岛屋完成的。

6月13日，宫内省总务局长加藤进和侍从小仓库次，在大本营参谋井田正孝中佐的引导下，来到松代。

到白鸟山一看，地下已经用最高级的山茶木和秋田杉木建成了六个房间。

井田指着各房间说，这是于皇陛下住室，这是皇后陛下住室，这是会议室。他一一作了介绍。房门上部的横楣都作了雕刻，有拉门，隔扇是银地，绘有菊花底纹，山茶木造的浴池也已完成。

“那么，贤所在什么地方呢？”

看过一遍之后，小仓侍从向井田中佐发问。每当天皇变更住处，在皇宫的三种神器——八咫镜、剑和勾琼都必须移动。贤所是供奉八咫镜的神殿。

“什么？贤所？”井田中佐疑惑地问。

陆军对应设置贤所，一点也没想到。井田中佐又急忙说，马上在附近山里建造。

其实，天皇听到这类传说以后，曾说过直到最后也不离开东京。

天皇因陆军没向自己请示就擅自在松代修建地下大本营，表示非常愤怒。在御文库政务室，天皇对前来拜谒的木户内大臣说：

“我是坚决不去的。”

木户第一次看见天皇如此发火。

6月6日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铃木贯太郎首相从木户那里事先听到了天皇的本意，主张“固守帝都”，但因陆军反对，没有被采纳。第二天，铃木召开内阁会议，把它定为阁议决定事项了。

御文库北侧的吹上附属室一带，拉起几千张伪装网，在下边每天都有数千近卫兵夜以继日地不停地赶着工程。十几台水泥搅拌机、起重机和卷扬机在轰鸣，行驶钢轨上的轨道车也发出隆隆的噪音。

夜里，照明灯光闪耀，一遇空袭警报立即熄灭，作业中断。为此，在防空室上部推轨道车的士兵几次掉下来。

天皇也几次身着大元帅陆军服，到工地视察。

有一次，他站在一角纲心看地上的草，然后对身边的侍从说：

“已经告诉他们注意，还是给踩坏了。”

天皇感到很可惜。

极密的外务省意见书

“兹授予步兵第453联队军旗一面，尔等军人应协力同心宣扬武威保护帝国，昭和20年（1945年）6月19日。”

天皇用独特的语调读完敕语，在莲沼侍从武官长左侧站立的侍从武官清家武夫大佐拿过一面崭新的军旗，确认旗下缝制的联队号后交给武官长，武官长再呈给天皇。

旗竿顶是金色的菊花纹章，红日旗的周围有紫色的穗。分量不轻。

因为是在室内，全员脱帽，所以只见天皇一人留着长发。

联队长有些紧张，迈步向前，在天皇面前立正站好，用双手接过天皇交过来的军旗。

联队长后退几步，将军旗交给联队旗手，然后再次西向天皇立正，发誓道：

“臣等竭尽全力，誓保帝国，以安圣心。”

接着，天皇又向另一个联队授旗。

为了本上决战，军部进行了寸草不留的动员，陆续编制了许多新的联队。军旗仅授予步兵和骑兵联队，今年以来已授予军旗一百二十七面，从1月到5月，进行了三次总动员，已有男丁一百五十万人被召集来。

这一次，天皇将十二面军旗亲授予各联队长。已经大量编成新的联队，新联队长都是中佐，其中也有些是陆军士官学校第41期毕业生，年仅三十六、七岁。在明治宫殿被烧以前，亲授军旗的仪式是在宫殿的正殿举行的，现已改为在宫内省大楼二楼的拜谒室举行。

为了亲授军旗，天皇须从吹上御文库来到宫内省，如遇到空袭是很危险的，所以要求尽量缩短仪式的时间。每次总是在前一天，联队长和旗手们先到拜谒室集合，进行预演。授一面旗须在两分钟以内完成。

在拜谒室的亲授军旗仪式一开始，联队长和旗手们便先来到走廊等候。亲授军旗的仪式是军中最神圣的仪式，特别是年轻的旗手尤为紧张。

这一天，天皇面容憔悴。本来这次亲授军旗的仪式预定在三天前举行，因为天皇那时正泻肚，所以延期。天皇刚刚得以恢复。

十二面军旗在二十五分钟内授完了。

天皇立即返回到御文库，稍事休息，梅津参谋总长便前来上奏战况。前一天，被追赶到冲绳摩文仁洞窟的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向大本营发来最后诀别的电报。梅津在报告完战况之后，又上奏了日本国内各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变更情况，得到天皇的裁可。新编的“突击师团”——军部这样称呼陆续布置到海岸地带。

天皇在梅津面前，也使用“突击师团”这种叫法，但在和木户及侍从武官谈话的时候，就改叫“粘贴师团”。意思是硬贴到那儿去的“这些新编师团每十人才有一支步枪，但都被派去死守海岸阵地。

军部不但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动员，还将全国民都当成了战斗员。4月份，阿南惟几陆军大臣为本上决战公布“作战训”时说。

“皇军将兵必须死守皇上。皇土是天皇所有神灵镇护的地方……皇国将兵应成为一亿战友的先驱。一亿同胞皆为保护皇国的战友。”

另外，大本营陆军部在同一个月里发表的“国土决战教令”上命令说，必要的时候，军队可毫不犹豫地杀死国民。

“敌人为消耗我方的战斗意志，有可能把我居民、妇女、老幼放在前面进击。此时，我同胞应不惜自己生命，坚信皇国之必胜，市毫不踌躇击灭截兵。”

不用说，军部是不会把这命令给天皇看的。

军部夸耀他说，敌如登陆可在岸边将其击灭。并主张打一次胜仗，能有利于和平谈判。但即使在海岸被打败，军部也不准备投降。原来军部的任务是保护帝国，如今从军部看，帝国既不是国民也不是天皇了。他们打算让天皇呆在松代的山里不出来，一任他们打到底。军队玉碎，天皇战死后，松代将成为“天孙上天”（天孙指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这里是指天皇——译者注）的地方。

两天后，天皇在政务室面桌而坐，在阅读一份文件。

白色封皮上写着“极秘、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书、昭和20年6月”。掀开封皮，只见在白色信纸上用毛笔写有许多字。直到最后，也没有署名。

意见书是这样写的：

“一、帝国的战局表明，冲绳之败局已定。而军部犹扬言将骄敌引来本土，一举歼敌扭转战机。试回想‘中途岛，以来之战局，虽几度高喊决战，却全部败退，结果招来丢‘塞班’、陷‘莱特’、失硫黄岛的悲况，今又将冲绳委于敌手。今后之发展，亦不难推知……”

“以吾人之见，胜败之局因‘塞班’之挫折已定，尔后之战斗，亦属无益之杀戮。今日之事态，欲挽回战局，非出现奇迹，但已不可能。继续下去，徒使国破民伤。故收拾时局正是燃眉之急。”

这份意见书还说，此次战争在首次战果的基础上，拟筑成“不败”的态势，但“不败之态势未能筑成，我防壁遭美军反击已脆弱地崩坏”，所依靠的德国已向联合国屈服。

“三、……德国既已溃败，今日帝国以独自之力量与倍加之敌势相抗衡，其决心同属悲壮。但其结果之悲惨实洞若观火”“四、巷间或云，敌坚持我方无条件投降，企图灭亡我国。因此除一亿玉碎外决无他策。夫敌倡导无条件投降虽属事实，但如帝国在现阶段希望结束战争虽只有屈服，恐不致甘受无条件投降之惨境。”

“然而，高唱焦土抗战继续无把握的战斗，消耗国力其利益何在？不过使帝国徒陷德国之覆辙。帝国虽暂时尚有继续战争之能力，然继续战争所得为何？国土虽归灰烬犹思战斗其勇气足值赞赏，然念及祖国百年大计，是否应以此勇气以求邦家之再建？且早日收拾时局或能使停战条件赢得缓和余地。假定退让一步对条件并无差异，早日结束战争对保存国力以资振兴有益，其理自明……”

“五、促进停战并非容易。惟停战乃振兴之出发点，停战方策须照应派兴之设计。幸而停战条件能免干无条件投降，恐在战胜国极为苛刻之干涉压抑下，帝国只能文互科用列国，乘其间隙，以图帝国之振兴，国权之恢复。换言之，实力降低之帝国如不反用外国势力将无以复兴。此点应学习往昔战败之‘法兰西’，利用纵横策略从外交上迅速恢复国际地位之事实。”这时意见书是外务省写的，由东乡外相亲手交给木户内大臣。为防万一落到军部手中，上边没写提出人，用纸也是未印单位名称的普通白纸。意见书分为前篇、后篇。共四十三页。这是用写纷木户内大臣的形式作成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给木户本人看的，因为木户早就认为本土决战是愚蠢的。如果为给木户

看，就不能写“其决心固属悲壮”、“国土虽归灰烬犹思战斗其勇气足值赞赏”等词句。

这是为天皇而写的，是对天皇的呼吁。木户接到后，立即交给了天皇。

意见书对经过苏联、瑞典、英国从中斡旋进行和平交涉的可能性作了细致的陈述。其中特别对利用苏联的方案，是意见书的重点。关于利用苏联，已经由前首相广田弘毅受东乡外相的暗中嘱托，与在箱根的苏联大使马立克开始接触，打算派特使，持天皇亲笔信去莫斯科活动。

意见书的结尾如下：

“十七、综观当前形势，依上述任何一和平路线，都很难缓和投降条件。故政府必须从开始就做无条件投降之思想准备。倘能取得皇室安泰，维护国体不变，则应认为取得成功。早日结束战争，则可保存国力，以图祖国之振兴……朝廷对此时局转变请速下决心，俾吾人竭尽微力以期最善。其他变化，则只能以变应变处理。”

次日，天皇在木户拜谒的时候说，“正是那样！我都明白啦！”他几次深深地点头。

军部没有告诉天皇本土决战部队的装备很差，但天皇心里十分清楚。5月份，高知县知事高桥来京时曾告诉木户说，驻该县军队用木饱和木枪训练，大大影响了县民的士气。木户把这情况立即报告给了天皇，天皇不信。但没过几天，天皇把木户叫来问：“木户，你说的是真的？真是那样，可就糟透了。”这种事实，是天皇从东久迩宫盛厚王那里听来的。

6月22日，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全体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天皇在会上说：

“眼前，对结束战争应不拘泥于以前的观念，迅速进行具体的研究，并希付诸实现。”

对此，梅津参谋总长说：“我别无异议，但我认为实施时，必须慎重地进行。”

“慎重一些是必要的，但能为此失掉时机吗？”天皇反驳道。

“确实应该尽快地拿出方案。”梅津退让了。

没当上少尉的皇太子

冲绳陷落了。到冲绳战斗结束，有约二千架敢死队飞机投入战场，连刚刚能起飞的两翼练习机也被当做敢死队飞机使用了。

敢死队飞机虽在一片欢声中出发，但几乎都没飞到预定目标。即使飞到敌上空，又未被战斗机或对空炮火击落，但因几乎未受过训练，用不熟练的技术去对付航行中的船只也是很难的。虽然如此，在冲绳战斗中，敢死队飞机还是击中了美国十艘军舰，其中包括一艘大型驱逐舰。

不用说，大本营发表的战果常是被夸大了的。每天晚上，天皇都要听陆海军武官的战况上奏。一说到敢死队飞机击沉敌战舰、航空母舰，天皇便高兴他说：“太好啦！”有时天皇竟突然站起来，在地图前，向着敢死队进攻的地点行最敬礼。武官见此情景，也慌张地行最敬礼。两人之间只隔着一张窄小的桌子，有时天皇的头竟碰到武官的秃头上。

进入7月，东京已被烧成平地。由于失去了轰炸目标，空袭的主力已不是B29，而改用少数B29引导的小型舰载机编队。与此同时，空袭开始向中小城市扩展。

对疏散到栃木县日光金谷旅馆的约一百名学习院初级四年、六年生来说，战争还是很远的事情。皇太子在六年班里，他的弟弟义宫在四年班里。

四年、六年生来到日光是去年了月。5月先被疏散到沼津，因为海上有美国潜水艇出没。故又移到日光。当时，学生们还是三年生和五年生，在塞班岛陷落的次日，乘特别编组的专列，通过上野来到日光。到东京过门不入。接近日光的时候，虽是夏天，山风吹来也十分凉爽。孩子们知道因战局不利才逃到安全的山里来的，因而都感到很紧张。

到了日光车站，当地的小学校长率领身穿粗布衣服的小学生们来帮助运东西。皇太子和义宫已经先来到日光。因为是贵人到来，身穿国民服的校长以兴奋的语气说：“这是我们镇的荣誉。”到来的学习院学生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华族子弟。

学生们住在铺有榻榻米的西式房间里，每间屋分住六人左右。除了星期天以外，每天排成队伍走三十多分钟，到植物园去上课。皇太子住在植物园前边的田母泽离宫里，到设在植物管理事务所的教室通学。义宫是从稍远一点的东照宫山里日光离宫到植物园通学，两人都是徒步而行，皇太子需走五六分钟，义宫需走十五分钟。

有时也在田母泽离宫的一个房间里讲课。伴随皇太子的有主管教育的东宫辅育官数人，讲课时都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植物园的教室是两人一张桌，唯独皇太子是在前排一人一张桌。

在学习院的教学，对皇太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待遇。皇太子除被教员和学友称呼为“殿下”之外，一切都和其他学生一样。玩“骑马战”游戏时，他也常当“马”。骑马战是三人一组，两人交叉拉手，一人坐在上面，被对方拉下“马”为败。他的“单杠”常不过关，总被要求重做。

但是，吃饭就不同了。其他学生都是用圆形铝饭盒，装上旅馆给做的饭菜带来吃。皇太子的午饭，是侍卫从离宫送来，用紫纱巾包着涂黑漆的套匣，一直送到教室。然后，侍卫打开暖瓶，往漆木碗里倒上大阪风味的带鱼红酱汤。虽然这时粮食已很紧张，但其他学生的饭盒里好歹也都是大米饭，也能有些什么菜。皇太子的饭盒则是美味的炒鸡蛋和肉。孩子们因为羡慕曾偷看

过。

按照宫内省的教育方针，对皇太子进行著名的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式的斯巴达教育。皇太子学习很认真。每天早晨6时半起床，先到高宫的一个房间，向着墙上挂着的贤所、皇灵殿、神殿这宫中三殿的照片和天皇、皇后的照片行礼，然后来到院子里裸着上半身做体操，再在院子里跑上几十圈，再用竹刀做刺杀动作，最后才能吃早饭。

课后常有骑马训练。他被辅育官、侍医，近卫军官簇拥着，骑马到远处的雾降高原。

然而，平常的时候，他和同学玩得很热闹。他们和别处的小学生一样，给老师起了种种外号。秋山老师的名字发“罐”音，故外号叫“空罐”；铃木老师又高又瘦，给起个外号叫“茶筒”，系井老师教体操，他留着个秃头，外号叫“萤火虫”，意思是说他的头顶发亮光；坪内老师教手工，他头皮多，外号叫“头皮坛”。皇太子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偷着叫老师的外号。

皇太子没有外号，但是班里的其他同学差不多都有外号，什么“猫”、“大猩猩”、“黑猩猩”等。皇太子也这样叫同学：“喂！大猩猩。”

辅育官也常给皇太子一些少年读物看，如《古力姆童话

集》、《安徒生童话集》、《小公子》等，有时，他也借同学的《怪人二十四面孔》、《看不见的飞机》等，并专心地看。看完后，就问人家：“还有别的书吗？”就这样，他看了许多有趣的书。其中有《黑狗参军》、《日东的冒险王》、《亚细亚的曙光》、《铁假面人》皇太子也很关心生物和植物。他常和同学到近处的河湖去钓鱼，他能认出大马哈鱼，也很擅长下将棋。

在日光，经常有父兄从东京来看望这里的学生。每当父兄到来的前一天，学生们都像第二天要旅行似的高兴地等待着。每当这时，皇太子便感到孤独寂寞。父兄一到，孩子们就到父兄住的旅馆去。皇太子却和往常一样，同辅育官呆在一起。

皇太子还时常接见新到任的近卫仪仗队司令官和职员等。接受他们的致敬。这时他常用大人的口气说：“辛苦啦！”

3月10日，东京大空袭的第二天是父兄的会见日。天皇的侍从入江相政的儿子入江为年和皇太子同班，昨天的大空袭入江侍从的家被烧，所以他家没有人来。

这一天，在田母泽的离宫有课，在课堂上，教师走到入江为年的桌前说：“殿下因你家受到战灾，要和你说几句话。”

到了休息时间，为年来到走廊，在与里边相隔的厚木门前等候。不一会儿，皇太子出来站在地毯上。窗外，和煦的春光洒满庭院。

为年行礼，皇太子开口说：

“此次，遭空袭烧毁了你的家，真是可惜。虽然受了许多苦，还希努力学习，日后报效国家。”

为年回答说：“一定努力学习。”然后又行了礼。

在金谷饭馆，把食堂当作自习室，常在这里放映电影。放映的都是《击沉》、《夏威夷·马来海战》等为提高战斗意识拍摄的战争片。也有时从东京来些高级军官，给孩子们讲演。

进入7月，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精三中将从东京来，把学生集合到大房间里，进行了讲演。题目是“因敢死飞行队的活跃日本得胜”。

学生们想像着敢死队飞机向敌舰撞击的样子。

有末中将讲演结束，在掌声中，他看了看学生们说：“有什么问题请举手。”

只有皇太子一人举手。他站起来说：

“不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日本就打不胜吗？”

有末失色，一时无言以对。好不容易他才稳定住神情，回答说：“殿下，敢死飞行队是最适合于日本人的战术。”

皇太子没有再发问。

日光未受到攻击，但有少数 B29 敌机频繁地飞越上空。距此 20 公里的中岛飞机制造工厂的所在地群马县太田市遭到轰炸，从远处传来惊雷般的轰炸声。而日光镇有古河电工公司的制铜厂，也许也将成为袭击目标。所以进入 7 月以后，皇太子、义宫和同班生一齐再登高山，移到奥日光汤元的南间旅馆。这里没有皇太子离宫，他住在分馆。

这时候，人们开始担心美军在九十九里滨或相模湾登陆并向日光进攻。为了保护皇太子，原来派近卫兵一个营当仪仗队，这回又增加了汽车和跨斗摩托车。一旦美军攻来，马上组成汽车队载皇太子撤离。8 月份，皇太子专用的改造后的坦克车也被运来。

这里的近卫仪仗队还是很轻松的。因为是近卫军，酒和粮食都十分充足。司令官是位年轻的少佐，他刚刚结婚，领着漂亮的新娘住在附近的旅馆里。

搬到南间旅馆后，有一天，皇太子对同学说：“我要给父亲做果酱。”

同学们全部出动，在旅馆附近采摘野草莓。采集来的草莓被拿到大厨房加入白糖，放到空瓶里做果酱。皇太子在每个瓶子上都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草莓酱”字样。

草莓酱被装箱，送到东京的天皇那里。

皇太子已经十一岁了。普通国民没有注意到，皇太子虽已超过十岁，却还没当上陆海军少尉。

皇族身位令第十七条规定：“皇太子、皇太孙满十岁时，任陆军及海军的武官。”天皇在明治天皇逝世当上皇太子时，在十一周岁那年，就被任命为陆海军少尉。

这一年（昭和 20 年）3 月，师团长给近卫步兵第 1 联队内部文件说，皇太子任少尉，做联队副。历代的皇太子作“近步一”联队副已成习惯。为此，联队部在营房院内，用白木给皇太子作了一个站立的平台。

但是，皇太子并没当上少尉。1945 年以来，杉山、阿南两陆相几次催促木户内大臣，但天皇始终没有点头。

从春天起，天皇就和木户谈过关于联合国在开罗宣言中要求完全解散军队的事。

直到最后，皇太子也没穿上军服。

“请天皇自决”

从花荫亭通用门进入吹上御苑，郁郁葱葱的树丛使周围一片浓绿。

铺着白河流石的小道直通到院里，近卫公爵在侍从打的伞下，猫着腰往前走。右侧是长方形大箱子样的水泥建筑御文库。面向庭院有凉台，有1米见方的四角柱，象口琴似地排列着。

凉台前种的大波斯菊，被雨淋过后闪着亮光。粗柱间的凉台有些阴暗。近卫看到柱子旁有位身着军服的男人，细一看是天皇。近卫行礼，天皇急忙还礼，然后先回到御文库内。近卫五个月前曾和天皇会过一次面，那时的天皇面容十分憔悴。

近卫在侍从的引导下进入谒见室，天皇已坐在金屏风前面的椅子上。

近卫行礼如仪，把斜放在天皇前的椅子再往前移动后坐

“战争已到了决定性阶段……”

近卫坐好后，天皇急不可耐地先开了口。这次拜谒与往常不同。首先，无人在旁侍立，并且按照惯例拜谒者得先问候天皇玉体健康，可是这回天皇却先开了口。

“时至今日，战争再继续下去，只能徒增国民的痛苦。在此期间，中小城市也要遭受轰炸。这几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合眼，是睡不着啊！……”

近卫没有穿晨礼服，好的是很讲究的国民服。近卫住在轻井泽，他是突然被天皇召见，匆忙来到皇宫的。

他赶到皇宫，木户内大臣对他说，天皇准备让他作委托苏联斡旋和平谈判的特使，而出使莫斯科。

“很遗憾，事态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但无论如何希望早一天结束战争。近卫，你是怎么想的？”

近卫说，陆军方面举出具体数字说对战争前景抱有充分自信，海军则不这样认为。

“国民中间，也抱有两种不同的想法。有人认为依靠天皇总能有个出路，但抱怨天皇的人也在与日俱增。在这种时候，我想有必要快点结束战争。”

“这么说，你也主张尽快讲和。过些天也许派你作为特使去苏联，请做些准备。”

近卫过去当首相的时候，天皇曾说要他苦乐与共。近卫说，现在该苦乐同享了。

“当此之时，只要大命一下，我当舍性命完成之。”近卫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比自己小十岁的天皇。

委托苏联做和平的斡旋人是在5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六人组成。因为政府和军部都是独立的，所以，这是个没有决策人的台议机构。

想让苏联出面做斡旋人的提案是由外务省提出来的。如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结束，苏联和美英将形成对立，苏联将不愿看到日本因软弱而被美英占领，因此有可能为日本而介入。

此次会议对苏联作了重大的让步。承认返还南库页岛，让出于岛的北半部，放弃北洋渔业权，承认对旅顺、大连的租借，使伪满洲国中立，让出北满铁路的权利，开放轻津海峡等。陆军因为在东北的兵力空虚，害怕苏联参战，所以极力赞成。外务省也抱有很大的自信。

会议以七十七岁的铃木首相的最后总结告为结束：“斯大林先生很象西乡南洲，做事果断，一定能理解我们，能理解！”西乡南洲即西乡隆盛，明治维新功臣，东征时曾兵不血刃收回江户城——今东京。

另一方面，海军在5月份也没有同谁商量和联系，就突然以米内海相使者的名义，派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长到苏联驻日大使馆，提出以当时残余军舰的全部即战舰“长门”、巡洋舰“利根”、航空母舰“凤翔”和五艘驱逐舰，兑换苏制飞机和汽油。但是，其后曾向苏联大使馆奔走多次催促答复，也只是被用俄国白酒伏特加款待而已。

同样，首相和外相正等待着通过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让苏联出面做斡旋人的答复。经外相授意的广田弘毅前首相，自6月份以来，已和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接触。但是，无任何答复。进入7月，马立克大使患病，连见广田都不想见了。

天皇也在天天等候苏联方面的答复。6月22日，天皇在御前会议席上下令说：“立即向苏联派遣特使！”并在7月7日那天把铃木首相叫来催促说：“对苏交涉进展如何？即使是先摸摸底，但也不能失掉时机呀！在这种时候，应该直截了当地请他们出面斡旋。你意如何？”

在天皇的催促下，才选任近卫为待使，于7月12日由轻井泽来京拜谒天皇。这一天深夜，外务省向莫斯科的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用紧急电报发出训令说：为了“向苏联传达天皇结束战争的愿望”，已决定派去近卫使节团。电报还说，“天皇的旨意，不仅是对百姓的仁慈，也出于垂念人类的幸福”，并训令与苏联首脑“立即联系面谈之步骤”。

7月14日，为了讨论近卫赴苏问题，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这是因为，虽已决定近卫特使去莫斯科进行和平交涉，但对谈判条件，政府和陆海军之间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会上，阿南陆相气愤他说：“我方还没有战败。”对此，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说，也应考虑“战局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之情况。双方纠缠一番，没作出任何结论。

这时候，近卫因是特派大使，本来应按外相的训令行事，但他想到莫斯科后抛开外相，直接给天皇打电报请求批准。近卫和东乡一样，认为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的唯一交换条件就是维护国体。但是，如果向政府请示训令，政府不能约束军部，不如直接按天皇的旨意行事。这样，根据天皇的裁断结束战争，军部也就不得不服从了。

7月19日，近卫再次拜会天皇，得到天皇同意，可以直接接受天皇的指示。这个决定只有木户内大臣一人知道，对政府保了密。

这期间，在海军军令部供职的高松宫曾推测，天皇也可能去莫斯科，直接会见斯大林。并且在不久以前，他曾对军令部的干部和到他家拜访的人说，对方虽要求无条件投降，但我们也可以不去那么想，虽说无条件，也可能有些条件。

高松宫还担心，在陆军中有许多人可能认为“皇室为本身的安泰而出卖国家”，因此闹出乱子，所以必须留意这种动向。

然而，天皇、政府、军部一直没有等到苏联方面的明确答复。对方只送些暧昧的回信，如斯大林、莫洛托夫已去波茨坦，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确，等等。虽然如此，东京仍寄予很大希望。

近卫已回到轻井泽。他还梦想着出使莫斯科之后，如果有必要，可以再

飞到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进行直接的交涉。

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的时候，近卫正住在轻井泽下边入生田的别墅里。当时，日本政府发表首相谈话，说《波茨坦宣言》“绝非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除置之不理外，我方将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更为牢固”。听到这个声明后，近卫灰心极近卫认为，如再推迟投降，联合国不但要求取消天皇制，还可能像第一次大战的俄国那样，引起共产主义革命。

“到那时候，天皇就得退位了，因此，皇室可能受到保护，但陛下对此次战争仍有责任。陛下最好乘坐战舰战死，能自尽当然更好。这样，国民和军队对无条件投降就都能理解和接受了。”近卫对身边的人说。但这样的话出自藤原镰足起第四十六代、皇室最近的世家近卫之口，应是对皇室深为关心的表现。

在近卫的手头，有内务省警保局搜集的《最近发生的不敬、反战、反军和其他不稳言论的状况》为题的机密报告书。其中，对到5月力止全国发生的不敬事件进行了分析。

“……其言论的内容和动机甚为恶劣。首先将其内容分类为：

- (1) 以必定战败为前提，对天皇的将来作不吉利的猜测；
- (2) 战败后，主张其责任当然由于皇来负；
- (3) 认为战局恶化的责任，在于天皇无能；
- (4) 诅咒天皇将战争惨祸引到国民身上；
- (5) 埋怨天皇游乐于战争圈外，过着安逸的生活。

以上种种，皆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感情，直至埋怨、诅咒至尊。”

到7月末，天皇常常担心伊势神宫的八咫镜和热田神宫的草薙剑落入美军手中。作为皇统证物的三种神器的另一勾琼已在皇宫里。“如有万一，只好由我亲自守护，以同命运。”

天皇一边要求木户把八咫镜和草薙剑拿到自己身边来，一边自言自语他说。

战斗着的皇族们

船在摇动。从黑暗的海上向岸边远望，只见岸上燃烧着的火焰将岸边海水映成橙红色。

来到这里安全的，再往里，海中已无人游泳。

“再往深海去。”闲院宫春仁王对操作渔船的下士官命令道。

天空繁星点点。远望千叶市，地面被红光带覆盖，有两三条探照灯光在上空闪耀。对空炮火炸裂，形似礼花；远处的信号弹红绿线缝织着夜空。有时，在空中飞过的 B29 敌机的银色机腹在闪光。

闲院宫身着军服，睁大细长的眼睛在注视着海岸。直子妃也在用胆怯的目光望着海岸。在船头，蹲着湿透了衣服的两名小学男生。他俩是在往深海游泳中，被警卫的警察拽上船来的。

闲院宫的衣领上佩有崭新的少将级领章。他在一个月前被晋升为少将。他把军刀拄在两腿中间，神态傲然。

脚下放着几只和渔船很不协调的皮箱。皮箱里放有他本人的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一级金鷄勋章和直子妃的宝冠章，以及军服和衣物等。宝冠章是授与有功劳的妇女的。

当天晚上 11 点，闲院宫和直子妃在千叶县新宿租的房子里，刚上床休息，便传来警戒警报声。从广播中得知，侵入敌机甚多，于是慌忙整装。空袭警报一响，上空便马上传来轰鸣声。二人匆匆跑到院内的防空洞里。

周围陆续传来爆炸声，市内多处起火。报告说火已烧近闲院宫的宅邸。闲院宫忙跑出防空洞一看，自家的周围已被避难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

天空通红。闲院宫和直子妃在手提皮包的两名下士官和警察的护卫下，直奔海面。他们事先在海岸备有渔船，如因空袭市内被火包围，则打算逃到海边，登上事先备好的渔船。在船上，下士官和警察三人不断监视着漆黑的海面。虽说是在东京湾之中，但也害怕万一美国潜水艇浮出，把闲院宫俘虏去。

不一会儿，空袭结束，但岸上的火焰烧得更高了。

东方发白的时候，火焰逐渐熄灭，闲院宫一行在邻镇的黑砂海岸登了陆。

在黑砂镇的学校稍事休息后，他们回到自家一看，已被烧成一片焦土。

7 月初的强烈阳光在照射着大地。

闲院宫黯然神伤，看着烧过的残迹。

在千叶市西北 3 公里处的黑砂镇的广阔的松林里，隐藏着坦克车。坦克车的旁边堆有沙袋，上边覆盖有茶色和绿色相间的伪装网。坦克车约有 150 辆。

和平年代，一到夏天，黑砂镇便成为有名的海滨游泳场。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几乎没有人来了。但是，镇民也许不知道，这里驻有日本最强的主力师团。镇里从战前就没有坦克学校，可现在每天都有坦克车从镇上驶过。镇上的人不会知道。虽然挂着坦克学校的牌子，实际上学校已经空空，完全变成实战部队了。

进入 1945 年以来，军部为准备本土决战，进行了全面的动员，已经没有在学校训练坦克兵的时间了。为此，把黑砂、习志野和中国东北公主岭的坦克学校附属的教导队集中起来，新设了坦克第 4 师团。司令部设在黑砂的坦克学校，三个坦克联队中，第 28 联队照旧住在镇子里。

到3月为止，闲院宫曾在中国东北的牡丹江任坦克第5联队联队长。因为老父载仁亲王心脏衰弱、病情恶化，才把他调回日本内地、改任第4师团司令部副。部副位于师团长和参谋长之间，相当于副师团长。

父亲是元帅，在陆军中很有势力，5月19日在静养的小田原别墅去世。一个月后，在丰岛冈，有皇族、首相以下的内阁大臣们参加，举行了国葬，仪式很简略。在主祭闲院宫春仁王看来，老父的葬礼远不如死于1914年的姐姐季子和1923年死于震中的妹妹宽子的葬礼隆重。

闲院宫在皇族中，常以自己是军人为荣，并感到生存的价值。1924年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任骑兵少尉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军务。“七·七事变”后，于1937到1938年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参加了河北作战。但因是皇族，并来到危险的第一线。皇族赴任的时候，有陆军大臣以下高官相送，到任时，军司令官要到宿舍问安。

坦克第4师团司令部设在坦克学校的本部。

这是朝南的木造二层楼房，闲院宫的房间在西侧的一角。他在夏天也不脱上衣，总是以端正的姿势面向办公桌办公。

闲院宫在这里常和幕僚、麾下之联队长大讲“皇军必胜”。他说，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皇族是“国家之重镇”。

他在中国东北在联队长的时候，使满脑子神国思想。他对官兵们说，日本的精神文化比西洋文化“更高更深”，必须在天皇之下建设世界新秩序，打胜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译者注）。他作为联队长刚到任，看到营房里供奉皇大神宫的祠堂被叫做“营内祠”，就大动肝火，马上命令改名为“战捷神社”。他是神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

“神国日本，如不是皇族站在前面，不论有多么伟大的首相、将帅，也不能引导国家前进。总理大臣等，不过是事务长官。国家的经纶之策，发自奉天皇为中心的皇族。”

闲院宫在充满阳光的办公室里，对军官们这样讲。在讲到皇军“必胜”和在作战会议谈“消灭”登陆敌军的时候，在他那日本式胡须上方的眼镜底下，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目光。

他说：“敌军一旦登陆，国民要以一亿总进军的气势，军队则以必胜玉碎的气概粉碎之……”四十二岁的闲院宫不但嘴上这样说，自己也坚信不移。同时，他认为对登陆敌军一次即可击退。如敌军再次登陆，日军可固守山中，“永久不败”。

坦克第4师团的代号叫“钢”，确实可以称为日本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以97式中型坦克为主力，有95式轻型坦克和1型炮坦克。此外还有炮兵、机关炮队、迫击炮队、整備队、辎重队等。该师作为机动兵团，需急驰到敌登陆地点作战。

如果敌军在九十九里滨登陆，将向连结茂原、束金、八日市场、旭的一线迎击。如敌军从相模湾、骏河湾来攻，则通过东京向登陆地点迎击。

该师团因是精锐兵团，士气很高昂。但因燃料缺乏，加上昼间敌之舰载机频繁来袭，部队不能到远处去训练。就是实际到预想的作战地区作行军训练，一次也只能出动少数几辆坦克。

闲院宫是位有才能的军人。在连接茂原和旭的两地之间有块湿地，他到任以前，都认为坦克不能在这里行驶。俱经他实地勘察后，认为可以走坦克。果然如他所说，坦克确可通行。其后，他对防御计划作了较大修改。

他对直子妃特别体贴。也许因为两人没有孩子，他很爱比自己小六岁的妻子。在中国东北当联队长的时代，不光在部队，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妻子。直子妃是五世家之一的一条公爵家出身，长得很标致。闲院宫来到千叶，在工作之余也常惦念妻子，并让值班士兵回家去看望过。

7月6日的空袭，使千叶市的家被烧，直子妃搬到箱根强罗的别墅去住，闲院宫则住在师团干部宴会时常用的船桥三田滨乐园旅馆。他晚上工作完毕，常拿出相簿看，上边有妻子的百余张照片。

7月25日，在东京的第一总军主持召开了幕僚会议。第一总军属下的军、方面军、师团参谋、副首长全员参加。

会上，第一总军参谋长须藤荣之助中将首先强调须在海边消灭敌军。接着由佐官参谋宣读发给与会者的总军通令。

“一、决战思想。乘敌登陆时在海边之弱点，贯彻攻势。二、毫不踌躇坚决进攻。1.高级指挥官对大东亚战争的本意认识不足，缺乏必死之斗志。应采取攻势，坚决击溃敌人，直到战死。剩下一兵也要采取攻势……”

第一总军参谋、皇族竹田宫恒德王中佐，也出席了会议。

闲院宫对总军的决战思想大为赞许。在出席的幕僚和副首长中，有不少人对只强调攻势感到不安。守卫海岸阵地的所谓“粘贴师团”都是由征来的三四十岁的新兵组成，有的师团十个人才发给一支枪。坦克第4师团的上级、36军向总军报告6月份“自造兵器”数，其中记载有“扎枪（红缨枪）一千五百支”。

第36军通称“富士部队”，布署在关东平原的中央，用闲院宫的话说，是“以对敌登陆给以决定性打击为任务的决战兵力”。

虽然如此，就连日本最强的坦克师团第4师团，也不能和美军作势均力敌的抗衡。

主战97型、95型坦克，都曾在攻打新加坡时在马来半岛活跃过。其后，97型坦克主炮改为威力更大的47毫米坦克炮，同时也改造了炮塔，装甲厚度为25毫米，但仍不能和美军的主战坦克M4型相对抗。M4坦克装备有76毫米大炮，装甲厚度是75毫米。

但是，敌坦克如接近到一公里，便能将其装甲击穿。坦克第4师团也打算尽量攻到敌坦克的近处，然后在周围筑土。做成掩体作战。现部队日夜训练，每当停下坦克就用工兵锹添土。并且，根据作战计划，敌人从神奈川县或静风县来攻的时候，要往登陆地点正面迎战。因为全无制空权，只能在夜间行动，到达目的地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

每当东京湾对岸的横滨和川崎遭到轰炸，便有黑烟乘西风刮来，覆盖黑砂镇上空。有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炮击声。虽然如此，直到8月11日停战前，闲院宫始终没有动摇皇军必胜的信念。

要往皇宫扔原子弹吗？

8月6日晨7时9分，一架B29轰炸机出现在广岛上空。

广岛的周围虽被厚云层遮盖，但上空约有直径二十公里的一块是碧蓝的天。这架B29轰炸机在上空只飞了一个来回便返回了。

8时9分，两架B29轰炸机以一万米的高度出现在广岛上空。六分钟以后，广岛全市一下子被耀眼的闪光包围住。几分钟后，广岛数十万市民和军人死亡，全市化为焦土。设在广岛的第二总军司令部立即向大本营作了简短的第一次报告，说广岛受“特殊高性能炸弹”的攻击，受到“极大损害”。在死亡的十几万人中，还包括日韩合并时成为日本王公的朝鲜李王家的李鐫公。李鐫公是李王家继承人李王垠之弟，现在广岛任第二总军参谋，早晨骑马上班途中被炸身亡。

在东京，到了晚上，莲沼侍从武官长向天皇报告说，广岛被“认为是新型炸弹”所攻击，蒙受重大损失。此时，天皇露出和往常一样担心的表情，没有细问是什么“新型炸弹”。

更为严重的是，广岛和东京之间的通信大部分断绝，大本营无法掌握真实情况。晚上，海军省将从吴镇守府传出的情报报告给宫内省楼房里的侍从武官室。报告说广岛受到少数几架B29轰炸机的“特殊炸弹攻击”，市街大部分炸毁，死伤惨重。

天亮以后，广岛仍没有新消息，只是传闻说，受到的损失比原来推测的还要大。天皇每隔一小时便通过侍从问侍从武官室，广岛状况如何。因没接到有关广岛的报告，答复总是“有了报告马上上奏”。

午前，内阁召开了会议。接近正午，才得到信息说，在广岛投下的可能是原子弹，死者达十三万人以上。

在天亮以前，侦听到杜鲁门总统广播讲话说，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内阁会议上，谈到广岛受到“特殊炸弹的攻击”时，阿南陆相强辩说：“什么原子弹，那不过是空想。对美国的伪宣传用不着惊慌失措。”看来军部对国民死掉几千、几万，已经毫不在意了。

午后，东乡茂德外相来拜谒天皇。东乡对天皇说，广岛投下的是原子弹，应该以此为契机，收拾战局。

“确实如此。”天皇点头说，“已经使用了这样的武器，再继续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我想，应该尽快争取有利条件，不要失掉结束战争的时机。”

没等东乡开口回答，天皇又急忙说：

“事到如今，同联合国商量条件已经晚矣！希望尽早设法结束战争。请务必向铃木传达。”

东乡诚惶诚恐地退出后，立即把天皇的旨意报告给铃木首相。

同时，东乡因还等待着苏联的和平斡旋，又马上给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发了紧急电报，说形势紧急，让他尽早得到苏联的答复。

午后，军部紧急派遣的以仁科芳雄博士为核心的理化学研究所调查团报告说，已得出结论，“新型炸弹”为原子弹。报纸总算在这天早上报导了广岛投下“敌新型炸弹”的消息，但只提到“无视人道的残虐的新炸弹”、“我受到相当损失”等。

这天晚上，莫斯科的佐藤大使来电说，当晚日本时间午后11时，终于可以同莫洛托夫外长会见了。

佐藤大使按指定时间来到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同莫洛托夫外长会见。佐藤大使按7月17日接到东京电报的内容，想转达天皇“旨意”，却被莫洛托夫举手制止，并开始宣读苏联对日本的宣战通告。

8月9日早刊报纸上，用整个一个版面的横标题报导已对“新型炸弹”采取了对策。《朝日新闻》说：“例如德国的V1号炸弹出现时，英国在采取对策之前也曾出现相当的混乱和动摇。但在找到对策之后，就平静下来了。”并说，待避在防空洞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同时，这一天的报纸还报导了李鐄公在8月6日广岛遭受空袭时“战死”的消息。朝鲜王公族在日本是按皇族优待的，皇族在国内战死，这还是第一次。但终因是“朝鲜人”，国内受到的冲击并不大。

上午10时，在广岛江波町的陆军机场，一架DC3型运输机螺旋桨开始转动。飞机一起动，在跑道两旁的第二总军的干部军官和在场的军官、士兵都举手敬礼。排列的官兵中，有许多人脸被烧伤，头部和手臂扎着绷带。机场上的草都倒向一面，烧焦成茶红色，几颗枯木孤立。这里离被炸的中心地只有三公里。

运输机从被破坏的建筑物和飞机残骸的旁边起飞，上升到广岛上空。机上载有李鐄公的遗体。飞机向李王家的墓地京城飞去。

9日上午10时半，在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围绕接受《波茨坦宣言》，展开了三个小时的激烈争辩。陆军因为苏联参战，也失去了战争的自信，表示同意投降。东乡外相也坚决主张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河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则要求日本从所占领的地区自主撤兵，对战争罪犯由自己处罚，不进行军事占领等。因为后者不肯相让，会议在双方对立中结束。

接着，午后2时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阿南陆相先摆个架式说“死中有活”，继续打下去，“战局能有好转”。东乡外相重复他在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的主张，其他大臣们也都陈述了悲观的见解。

午后3时左右，内阁会议接到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投下的消息。但会议开到晚上10时，也没有得出结论。因为铃木首相要去拜谒天皇报告会议情况，所以暂时休会。

在御文库，天皇于午后4时从莲沼侍从武官长听到广岛被炸的详细报告。因为损失太大，军部为调查情况，竟用了三天时间。同时，天皇也从侍从那里听到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消息。

傍晚6时过后，侍医小岛宪为“试食”天皇的晚饭，来到御文库。天皇用餐之前，都要由侍医亲口尝过，以防有毒。小岛来到侍卫官休息室，看到小出侍从身穿粗糙的黑棉布防空服，弯着腰在捡桌上的纸牌。几百张鲜艳的纸牌摆放在漂亮的桌布上。

小岛打了招呼，小出停下来，两手高举作喊万岁状说：“小岛君，日本就要这样了。”接着他又说：“现在常用的歌谣有二百多，让我查一查哪个不能用了。”接着，他又从黑色小箱中取出、放进纸牌，继续进行整理。

晚上将近11时，铃木首相来到御文库。他拜见天皇，请求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里增加枢密院议长平沼，同时召开御前会议。

晚11时45分，天皇身着大元帅的陆军军服，佩戴着带有红穗的元帅刀，从御文库走廊的一端向地道走去。走下水泥台阶，天棚上的黄色灯泡照射着地下坑道。在刚能走过一人的小窄道里，天皇跟在莲沼侍从武官长的后面

一声不语地走着。坑道上铺有木板，因为有水，已把天皇的长筒皮靴沾湿。

坑道向左拐，继续向前走一百多米，便来到白水泥墙的宽敞走廊。天皇被沾湿了的靴子，已给木板块地板留下了足迹。厚 37 厘米的铁门面向走廊开启，里边还有木门。

天皇跟着莲沼进入室内，坐在六折的金屏风前的椅子上。提前来到这里的与会者致最敬礼后一一坐下。在约五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有两排桌子摆在两侧。天皇的右侧是铃木首相、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对面是平沼、米内海相、东乡外相、丰田军令部总长。后排则有迫水久常内阁书记官长、吉积正雄陆军省军务局长等，后排人员是为会议联系工作的干事们。

天皇把军帽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脸部有些轻微抽动。

铃木命令迫水朗读《波茨坦宣言》全文。

迫水开始宣读：“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读到这里，迫水已泣不成声。他不忍让天皇听到联合国的苛刻条件。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庞大的陆海空部队，经由西方调来的军队和空军的增援，业已增强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接着，迫水读到了联合国如何占领日本的条款：“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宣言最后说：“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迫水读完以后，铃木指名要东乡发言。东乡说，在“天皇陛下的地位无变化”的前提下，主张无条件接受。阿南紧接着发言，他说：“我反对外务大臣的意见”。他接着说，敌人登陆后，还可以通过本土决战给以“彻底的打击”。但如果能附以维护国体、自己主动撤兵、战犯自己处罚、不占领等条件，也可以接受。

米内和平沼表示支持梅津、丰田的意见，和阿南相同。会议的表决是三对三，大家都在等候铃木开口。

老首相猫着腰站起来缓慢地说：“今天与会者都热诚地交换了意见，然而到现在还无结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真是诚惶诚恐，只好由天皇下达旨意，并作为此次会议的结论。”

铃木离席，走到天皇桌前，行最敬礼。

“接受天皇的旨意。”铃木说。

“坐下。”天皇说。老首相耳聋，他用右手搭在耳后要仔细地听。天皇面部在抽动，他稍稍向上端座之后，又一次对铃木大声说：“你坐下吧！”铃木总算听明白了，他回到自己的座席。

铃木在会前已和天皇、木户商量过，最后要请天皇裁断。东乡也知道此事，但军人们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

铃木老耄耳聋，对日本也是一件幸事。为此，军部到最后也不知道铃木是否主张继续打下去。

“好吧，我赞成外务大臣的意见。”

天皇说，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陆海军的亭前预测和结果总不相符”。虽声称本土决战有信心取胜，但和参谋总长的报告不同的是，连九十九里浜的海防都未搞好。士兵使用的枪和刺刀也都未发下去。这种状态进入本土决战会怎么样呢？“能保住日本这个国家并传给子孙吗？”

迫水看到梅津的眼泪从两颊掉下，落到面前的文件上。室内全员都在抽泣。

“……虽然是难以坚持、难以忍受的事情，我已决心结束这场战争……”
天皇用带白手套的右手擦拭眼镜上和颊上的泪水。

“不用担心我和皇室的事情。”

室内的低声抽泣渐渐变成号淘大哭。有几个人竟像孩子似的大声哭起来。

已经是 10 日的午前 2 时 20 分。铃木站起来一边洒泪一边说：

“以现在的天皇旨意为会议结论，会议到此结束。”

第二天晚上刚过 10 点，值班的冈部侍从正在御文库的侍卫官休息室睡觉，突然警戒警报发出。

冈部叠起被褥，穿好衣服，看见背着铜盔的藤田侍从长走来。每次发出警戒警报，侍从长都乘马车由千鸟渊的官房赶到御文库。为了节省汽油，所以才坐马车。因为御文库地方小，侍卫官休息室也就成了当班侍从的值宿室。

藤田到屋后，电话铃响。

冈部接过电话。是设在宫内省大楼里的侍从武官室的莲沼侍从武官长打来的。藤田马上接电话。

藤田接完电话，脸色都变了。

“参谋本部来电话说，往东京飞来的 B29 轰炸机，发出与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同样的电讯呼号，你说怎么办？”

所说的电讯呼号，实际上出了点差错。但是，陆军中央特殊情报部对 B29 从基地起飞时，试验无线电报发出微弱的差拍，也就是长、短符号，都按每架飞机的起飞作了记录。这天夜里，确实听到了和攻击过广岛的 B29 轰炸机同样的声音。

冈部说应该请天皇到大本营附属室，那里会更安全些。藤田表示同意，打电话给东侧的女官值勤室当班女官，请天皇启驾。

天皇身穿西服，来到御文库大厅。被焚烧的明治宫殿是天皇生活的内宫，这里是禁止天皇以外的男子进入的。有事须找女官。御文库大厅，就相当于连接内外的禁界。

如果是原子弹，御文库地下二层的强度就不够了，所以必须转移到 8 月 9 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大本营附属室躲避。

稍停，天皇和皇后在藤田侍从长、冈部、警卫侍卫护卫下，在坑道里排成一列，急奔大本营附属室。

来到宽敞的附属室走廊，天皇和皇后进入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从外边关上厚厚的铁门。

铁门外备有含乙炔的高压气筒，万一因爆炸打不开门时使用。

皇族没有哭泣

8月，窗外阳光灿烂。

闲院宫在坦克第4师团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同名仓师团长对坐在沙发上。

名仓中将在两三分钟前来到这间办公室。他到陆军省去办事，刚刚从东京回来。名仓一入座，就说了一件闲院宫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政府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但是，闲院宫还是挺住了这一冲击。他只是想，本土决战不一定能战败，能够打下去，因而感到非常可惜。他想，日本内地虽受到强烈的空袭，但胜负并未定局。

在发表《波茨坦宣言》的时候，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也没有细看。他认为只要服从天皇的“命令”就行。

师团长出去以后，稍停，电话铃响。是三笠宫来的。三笠宫说：“有重要事”请午后1时前到高松宫家一谈。”

闲院宫与副官同乘汽车离开师团司令部。一进东京，穿过一片焦土的道路，来到芝高轮的高松宫家。

在客厅里，高松宫、三笠宫、东久迩宫稔彦王、稔彦王的长子盛厚王、竹田宫恒德王、闲院宫几人围着东乡外相入座。各皇族都身穿陆军或海军军服。东乡在用讷讷的语调说，自7月以来，曾委托苏联进行和平斡旋，对方没有答复，却在8月8日突然通告说已向我方宣战。9日，即前天深夜到昨天早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作出决断，对联合国的《波茨坦宣言》“在不要求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谅解下予以接受”。

东乡在说明中，几次把《波茨坦宣言》说成了联合国的“劝告投降”。六位皇族面无表情，冷静恭听。闲院宫则认为，日本还能进行战斗，而这个矮个子老人竟以向联合国投降为当然，各皇族也坦然地听他卑怯的谈话，对此，他感到极为不满。然而，他却没有什么。

这天晚上在皇宫里，陆军侍从武官尾形大佐听到美国旧金山广播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他在日记上写道：

“误信欺诈的和平是最悲惨之破坏，虽刀折弹尽全员战死，仍保大和民族之清白，乃是本望。”

次日（8月12日）晨9时，木户内大臣身穿晨礼服，从宫内省大楼向吹上御苑的御文库急走。

白河流石道旁，几处夹竹桃开得艳红。

木户跟着天皇走进政务室。他想天皇一定是谈有关今早传来联合国的答复的事宜。因为今晨零时刚过，就从广播中听到了联合国的答复。军部指责其中的辞句发起火来。8时半过后，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来个异乎寻常的并列上奏，说这会招致“国体的破坏”和“皇国的灭亡”，强烈反对结束战争。

外务省立即翻译了联合国的答复，其中对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一项，故意口气和蔼地译力昼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下”。而军部则认为，应译成“隶属下”。为此军部和外务省正打开《简明英日辞典》在激烈争论。

于是，陆海军的两位幕僚长为防外务省抢先，大清早便急忙来拜谒。但天皇并未顾及此事，他竟问了木户预想不到的事“在今天的皇族会议上，如

果提出朝鲜的处理问题，我该怎么办呢？今后川李王垠等应该怎样对待呢？”天皇声音颤抖，有些钻牛角尖似地问。

木户反应灵敏地答复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些问题，以后再考虑也不迟。但天皇仍琢磨如何对待朝鲜的王公族，并且又重复地说一遍。但木户坚持说不用担心，天皇才不作声了。

朝鲜的王公族受到与日本的皇族同样的待遇，但最早规定日本投降条件的《开罗宣言》则明文规定朝鲜独立。

11时，东乡外相来拜谒。东乡对天皇说，在占领下实行投降条件的范围内，统治权受到一些限制是避免不了的，但答复中承认天皇的地位“确实存在”。并且，答复中说“日本最后的统治形式”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关于此点，“考虑日本人的忠诚之心，总不至于抱有从根本上改变国体的想法”。经他这样一说，天皇也好像松了口气。

东乡退出后，天皇又把木户叫进来。天皇对木户说，他赞成东乡的意见。天皇还是担心朝鲜王公族的事，让木户听听宫内大臣的意见。

午后2时半刚过，皇族们便陆续来到皇宫。

在皇宫的坂下门，门旁站立的皇宫警察用望远镜观望着，每驶来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就根据车号呼出皇族的宫号。

在紧张的卫兵多次举枪敬礼中，高松宫、三笠宫等十三位皇族的汽车从门下驶过。

皇族们来到设在宫内省大楼里的大客厅，互致问候。这么多的皇族聚集到宫里，从去年4月天皇诞生日以来还是头一次。

贺阳宫来到会客厅时，那里仅有七、八个人。他是陆军大学校长，是从疏散到甲府的学校进京来的。因为人员还未到齐，所以已经来到这里的人都在闲谈，但此刻他们都知道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忽然传来一阵喊声，贺阳宫吃惊地回头一着，来人是闲院宫。

“不能停战，应当坚决打下去，能打胜。皇军的精锐还未败。就是为了维护国体也得打。”

“我也赞成，应该打。”

久迩宫朝融王说。他是海军霞浦航空队司令，中将军衔。

闲院宫和久迩宫极力主张打下去，其他人谁也没开口。

全员已经到齐。皇族们被引导出会客厅。来到正门，分乘宫内省汽车。这次集会是在吹上御苑里的大本营附属室，为了保密，不管是谁去御文库，都得换乘宫内省的汽车。

来到御文库东口，大家直接走向地下室。经过狭窄的坑道，来到大本营附属室，随即进入会议室。

会议室里，前面设有玉座，玉座后面是金屏风，围绕玉座有个弧形和桌。各皇族按照位次就座。左起高松宫、三笠宫、闲院宫、贺阳宫、贺阳宫的长子邦寿王、久迩宫、梨本宫、朝香宫、东久迩宫父子、竹田宫、李王垠、李键公。两天前，曾在这个房间里召开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御前会议，但皇族们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

稍停，身多陆军军服的天皇走进来，全员起立相迎。

东久迩宫和天皇已有四个月没见面了，他看到天皇感到很惊讶。此时的天皇清瘦，面色难看，脸部神经时作轻微颤动。

天皇刚一入座，便开口道：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说说在10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表明的我的决心和理由。在这重大时刻，请各位皇族给予协助。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以不变更天皇的统治大权为条件，向联合国提出接受《波茨坦宣言》。今天早晨，联合国的答复已经到来，我想此点已被承认……”

天皇说，长期的战争已使国力疲惫，最近的几次战斗不但“连续败北”，就连九十九里浜的防御阵地也未能完成，本土决战确定的胜利目标“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连日的空袭也使国民“处于悲惨状况之中”。

“如果照此打下去，帝国臣民的痛苦，世界人类之不幸，更无法估计。不能再打下去了，我愿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像明治天皇对待三国干涉，卧薪尝胆、吞泪忍受那样，下此决心……。希望全体皇族为达成和平目的而给予协助。”

天皇讲的这番话，大约用了10分钟。

稍停片刻，天皇环视一下坐在半圆桌对面的十三名皇族，说道：

“请谈谈各自的意见吧！”

高松宫首先回答了一句：“我赞成。”其他皇族尽管说法不同，但也都表示赞成。

轮到闲院宫，他说：“陛下已下此决心，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担心国家是否能存在下去。”

久迩宫也表示了同闲院宫一样的看法。除了闲院宫和久迩宫二人外，其他各皇族在这之前就认为战争该结束了。只有李家二人未表态了。最后李王垠和李健公则说“谨遵圣命”。

身着陆军元帅军服的梨本宫环视一下大家后起立敬礼。

“我等全体，誓同心协力遵奉圣旨。”

梨本宫现年七十一岁，是皇族中年龄最高者，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代表皇族致答词。

会议结束。没有人激动，也没有人哭泣。闲院宫认为这是皇族们“软弱”的表现，是在“装老好人”，自己很不耐烦，但心里还是没有战败的实感，只想到战争结束了。

着军服的十三位皇族，又经坑道来到御文库东口，分乘汽车回到宫内省。

贺阳宫和久迩宫同乘一车。久迩宫还在唠叨说：“用敢死队飞机还能干，真可惜。”贺阳宫只说：“没希望啦！”

其后，木户见到天皇时，天皇已露出极为满足的神情。

然而，在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危机。午后6时半，东乡外相来到木户这里说铃木首相也赞成平沼枢密院议长的意见。平沼在10日早晨的御前会议曾支持东乡，接到联合国答复后，又改为赞成军部的主张了。

木户在晚上9时半见到了铃木。铃木说，即使军队叛乱，国内发生动乱也要停战。木户本人也同意结束战争，所以听铃木这么一说便放心了。

在军队和以铃木为主和派的对峙中渡过了13日这一天。这天有敌500架舰载机来袭本上，东京又受到很大损失。14日早晨，木户来到御文库的侍卫官休息室，已在这里的藤田侍从长说：“美军飞机扔下许多传单，上边印有他们的答复……。”木户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藤田命当班的侍从“快拿来给内大臣看”。

侍从从装有上奏记录簿和侍卫官日志的小皮包里，取出传单交给木户。木户的于颤动了。这是敌机在昨晚撒下的几张，落到吹上御苑被侍卫拾起送

到侍卫官休息室的。传单上印有两天前联合国的答复。

木户手拿一张传单，在政务空前等候天皇出来。他跟随天皇进入政务室，时间正好是 8 时半。

窗外阳光照耀。木户上奏说，美军飞机把我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联合国军的答复，印成传单散布，这样全国将陷入混乱，应该赶快设法停战。

天皇也害怕军队叛乱，国内陷入大混乱。如果联合国军在叛乱地登陆，日本将不成为一个国家。天皇决心已定。木户说那就应早下办理结束战争手续的命令，天皇深深点头。

五分钟后，木户退出。8 时 40 分，木户又和铃木首相在谒见室拜谒了天皇。铃木是早 8 时来到皇宫等候的。铃木是晨礼服打扮，他说今天午后的御前会议须得到天皇的旨意。这完全是破例的事情。过去的御前会议，都是写成奏请临席的文件，呈请天皇莅临。上一次的御前会议，是由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事先署名提出空白文件，说使用时要先打招呼，而迫水书记官长未打招呼就使用了这份文件，因而军部很不满意，这回不能再蒙混过关了。

十二分钟后拜谒完了，铃木忙乘车回到首相官邸。铃木立即把迫水叫到自己的房间。

“御前会议陛下要下诏书，准备好了吗？”

迫水一听，吓了一跳。诏书须经内阁决定，天皇署名加盖御玺才生效。8 月 10 日一大早，在官邸地下的一个房间里，兼任记者的木原通雄受内阁的嘱托正在起草，还未完成。

实际上，因为铃木耳朵不好，他错误地以为，天皇在御前会议席上，已经命内阁准备诏书了。

迫水坚持说没有此事，铃木慌了。他让迫水马上联系拜谒天皇，然后他直奔皇宫。

大清早，首相两次乘车通过坂下门，连守卫在大门两旁的卫兵和皇宫警察都感到情况紧急。在近卫师团和皇宫里，正传说要召开结束战争的最高会议。在老首相通过之后，又有三辆插着黄色元帅旗的轿车先后驶入。他们是在国内的杉山元、畑俊六、永野修身三元帅。

三元帅的拜谒原打算分别进行。因为召唤紧急，来迟一步的海军永野和陆军的杉山、畑同时进入谒见室。天皇以坚定的语调对三元帅说明了为何下结束战争的决心，并要求军队对此“服从”。元帅何表示恭顺。

这期间，铃木又回到首相官邸。

昨天午后 3 时到 7 时，曾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今天 10 时起还要继续召开，大臣们已经到齐，忽然听说召开御前会议，都严肃地谈起服装问题来。虽然宫中已经通知不必更换衣服，但有的人穿着开领衬衫，所以便急忙找合体的上衣，也有人在借领带，乱成了一团。

铃木向迫水表示道歉他说：“还是你说的对呀！”迫水这边已经接到陆军省打来的几次匿名电话，扬言要杀死他。因为政府又抢先一步，让天皇召集御前会议。

到 10 时半，天气热起来。身穿晨礼服、军服、国民服、西服等各式各样服装的大臣们乘汽车来到御文库东门，排成一列，从东口走向地下室。坑道里很阴凉。

走过狭窄的坑道，来到大本营附属室，被领进会议室。这就是从 9 日深

夜到 10 日凌晨召开御前会议，天皇作出结束战争决断的地方。

会议室门面 6 米，进深 10 米。通常是在参加会议者面前放一张长桌。这回是在六折金屏风前放一个玉座，对面，在红色地毯上放有二十三把椅子，排成三行，仅仅在玉座前，有一小桌苫有红金色织锦缎的桌布。在对向屏风的左角另有一把椅子。

前行右起，坐着穿晨礼服的铃木首相和平沼枢密院议长、穿海军服的米内海相、着深褐色西服的东乡外相、穿国民服的松阪法相、穿加肥军服的阿南陆相，以及穿着国民眼的丰田军需相和梅津参谋总长，左端是穿海军服的丰田军令部总长。

在等候天皇到来之前，室内十分寂静，只有轻轻的咳嗽在侍从武官长莲沼大将的引导下，天皇走进会议室。时间是 10 时 50 分。大臣中有人很久没见到天皇了，今天一见天皇如此清瘦，颇感惊讶。

铃木等全员起立致敬。天皇将军帽放在桌上，然后就座。天皇身穿大元帅陆军眼，佩带一枚大勋位菊花章，面部有些神经质地颤动着。

莲沼侍从武官长坐在天皇旁边的椅子上。全员坐好后，铃木起立，致最敬礼。

铃木把 9 日御前会议以后的经过，作了简要的汇报。

“在内阁会议上，约八成的意见是接受联合国答复的条件，但全员的意见没有统一。因为此事，重请天皇挂虑实为臣下之罪过。但此事甚为重大且紧急，故在此次会议上，再请聆听一次反对者的意见，并请再次赐以决断……”

接着，老首相指名阿南陆相发言。

阿南起立发言，几句话后声泪俱下。他滔滔不绝地辩论说，如果这样结束战争，能否“维护国体”尚不得而知，应该向联合国发出照会弄明白。“如果稍有差异，也宁可死中求活，继续打下去”。阿南说，如果打下去，“军队未必会被打败”，还有“取胜的希望”。

天皇看到阿南在流泪，自己的眼睛也开始湿润，不时用手按住眼镜。

阿南入座后，铃木又指名梅津发言。梅津也以和阿南同样理由，啜泣地说了一遍。

会议室里一片啜泣声和低哭声。看到天皇掉泪，没有人不为之悲伤。在梅津说话中间，天皇用带白手套的手不时擦拭脸颊上的泪水。

会议室里的哭声渐渐停止。

梅津入座后，丰田军令部总长被指名发言，丰田也说，如此下去不能“维护国体”，发个照会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则应打下去。丰田很善讲。但是已经发育的这三名将官对打败仗都没有表示歉意，只是重复他说“死中求活”、“神国”、“取胜”等空话。

在丰田发言中，梅津背后第二排就座的安信源基内相在闭目静思。安信是长期从事警务工作的地道的内务官僚。安信固守神国思想，支持阿南和丰田，并且作为内相，他害怕投降后军队暴动，国内秩序不好维持。内务省在认真考虑制止乘此混乱引起共产革命的对策。

在丰田将要结束发言的时候，安信向腹部用了用劲，稳了稳跳动的的心脏。他手里拿着昨晚抄写好的准备在今天御前会议上宣读的意见书。丰田讲完后，没等安信张口，铃木便站起身来，缓慢他说：

“反对意见就是这些。”

“如果没有其它意见，下面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希望大家都能赞成。”

天皇说话时的抑扬顿挫与其他人不同，有些若断若续。

天皇在哭泣，时而用戴白手套的右手擦拭颊部。

“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种心情我理解，其意义我也清楚。但是，我的想法仍和上次一样。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国内事情和世界现状，认为没有道理再打下去……你们担心是否能够维护国体，但细看对方的答复内容，并没有恶意，主要还是看全体国民的信念和觉悟如何。我认为可以接受对方的条件房间里恸哭之声渐高。”

“对陆海军官兵来说，解除武装和军事占领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事情。关于这点，我是完全清楚的。国民愿意为国玉碎，以身相殉，这我也知道。我个人将会如何已无关紧要，我只是想挽救国民的生命……”

天皇说：“给日本和国民留下生存之路，就能获得复兴和光明。其道路很艰难，也很长。想到死在战场的人、在内地遭受不幸的人和他们遗留的家属，我不胜悲痛。我愿和国民共同努力。”

这时，天皇忽然叫阿南：

“阿南、阿南，你的心情我理解。然而，我有维护国体的把握。”天皇用悲痛的语调告诉这个在十几年前曾任过自己侍从武官的陆军军人。

接着，天皇用平淡的语调又重复了刚才讲的话：

“……想到受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我不胜悲叹。此时，如是我能做到之事，不论什么我都愿做……”

阿南咳嗽一声，呜咽起来。

“如果需要我直接和国民讲话，我将站在麦克风前。现在国民什么也不知道，一听到和平条约，一定会动摇。陆海军官兵将会有更大的动摇。劝说他们是很困难的。希望能理解我。我什么都不嫌弃，干什么都行……”

已经有人离开坐位，蹲到地板上哭泣。呜咽之声渐高。

天皇起立，全员以泪眼相送。

接着，大臣们回到首相官邸，还在不时地拭着眼泪。

正午，天皇在政务室遇见本户，和他谈会议的情况。这时天皇仍在流泪。

天皇不是皇帝

在3月14日的御前会议上，天皇作出第二次裁断，决定终止战争。

这是以东乡外相为首的主和派的胜利。东多作为外交官，对外国比较了解，这和河南陆相等军人不同。军人们完全不了解日本以外的世界，他们在和外国作战时，封闭在日本国内，光考虑着日本一方而打仗。

日本是个孤立的岛国，是使用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一直过着和其他国家没有接触的生活，创立了一个只有自己的世界。孤立的结果是把一个世界当成一切，予以绝对化了。军人们都患有这种“绝对化”病。不用说，直到今天，许多日本人还被这种痼疾所纠缠着。

1945年以来，军人们的心中确有一种维护日本和国体等抽象概念，但他们却没有看到眼前的活生生的日本。为此，他们拙笨地要先牺牲国民，最后自己也全部死去。他们缺少“生存下去”的勇敢，却过多地有“轻易死去”的勇气。

另一方面，从天皇的角度着，国体是由于皇和国民构成的。不象军人所认为的那样，天皇制是和军队结成一体的，所以他能舍开军队。并且，有木户内大臣那样的天皇近臣，力图停止战争挽救天皇制。在他们来看，采取政府和军部投降的方试维护皇室，特别是将天皇制从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使皇室和战争分开是可能的。然后，以天皇的仁爱之心开太平救国民，天皇置身其上，超越战争。

但是，战争的结束并不是靠天皇个人意志所能实现的。的确，在进入1945年，菲律宾等战局连续失利以来，天皇已看透前途，决心宁可付出投降的代价，也要结束战争。然而，昭和年代的日本，是个没有最高决策人的奇妙国家。天皇的国务活动虽由内阁辅佐，但军队由天皇亲自统率，并在国务之外，即统率权是独立的。但天皇对国务、对统率权，都没有坚持自己的意志。统帅军队，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辅弼。与内阁同样，天皇对军部的决定，只有过提问，都是原样批准的。

明治宪法对国务和统帅权采取二元制度。明治天皇在世的时候，天皇曾相当程度地做到了亲政。内阁和军部也都是为明治维新共同献身的下级武士，他们虽身居高位，遇到困难还是互相协力的。但是，从大正到昭和，政府和军部，或者说陆军和海军、今天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像压力团（是以特殊目的组成的团体，向议会、政党和行政官厅施加压力。以影响其政策决定——译者注）那样分裂，不承认对方并互相抗争。不但如此，另一方面，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受当时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的大正民主政治的熏染，为使裕仁皇太子成为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教育。

日本在大正天皇在位的时代（1912~1926年），仅有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向西伯利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是在1918~1922年，以救援捷克为名，日本与英、美、法、意等国干涉俄国革命。除此之外，没有大规模的出国作战。这十五年里，没有出现内阁和军队之间完全对立的势头。大正天皇生来身体虚弱，恩有脑病，铸成了英国式的“虽君临而未统治”的局面。

到了昭和时代，军部开始冒进，政府和军部朝不同方向发展，国家对外当然也就缺乏统一的国家意志。明治宪法第11条规定统帅权独立，这种二元制是模仿1701年在德国东北建成的普鲁士王国的作法，王国需要皇帝，但日本是英国式的君主，形成世界少见的不负责任的体制。

因此，早在 1945 年初，天皇和有势力的文官都希望停止战争，但却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伤。

本书作者在执笔中，曾和直系皇族、旧皇族、过去和现在的天皇侍从、高官、军人等直接会面，从他们那里听到了如上说法。

对 8 月 10 日、14 日天皇的两次决定，天皇周围的人都说，如铃木内阁或铃木首相决定继续战争，天皇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天皇想停止战争，那是天皇的个人意志。虽然天皇的私人秘书长木户把于皇的意志转达给铃木首相，但铃木首相如不提出要求停战，天皇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一来，以阿南大将为为首的军人们，到 14 日早晨还主张彻底抗战，怎么会由天皇的一席话就突然改变了呢？原来日本军人从年轻时起就被灌输了绝对服从天皇的思想。结果，任何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从个人出发考虑的信念，也没有对自己负责的必要。

这是向天皇的归一。15 日以后，全体日本人在一个月以内，就能巧妙地或者说是很自然地适应新的环境了。

再回到 8 月 14 日。前面曾提到御前会议开完，天皇在莲沼侍从武官长的引导下，走出被叫做大本营附属室的防空洞会议室。

上午 11 时 55 分，大臣和军人们啜泣着离开坐位。

大臣们回到首相官邸，其中有许多人还像孩子一样哭泣着。过了一会，大家来到地下的食堂，匆匆吃了鲸鱼肉和粗制面包，然后回到各省厅。

阿南陆相没有去食堂。他在一楼宽敞的内阁会议室，会见了他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竹下从昨天起曾紧逼阿南，要和陆军省的少壮军官一起，为了继续战争，逮捕铃木首相以下的主和派搞暴动。昨天在会谈的时候，阿南采取优柔寡断的态度，没作什么决定。现在竹下来到首相官邸，等候阿南回来。

在地下一个宽敞的房间里，下村海南情报局总裁在热泪直流地会见记者。下村把御前会议的梢形向大家一说，记者们也都抽泣起来。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在哭。这么多的国民同声齐哭，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迫水书记官长走上楼梯，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立即把受内阁嘱托的木原叫来。木原按迫水的指示，正在官邸的一间小地下室里起草停战诏书。

10 日上午，木原接到了迫水给他的在 9 日御前会议上天皇的发言记录。他起草诏书还是第一次，所以他在迫水的记录之外，又以《历代诏敕集》、《内阁告谕集》、《汉日大辞典》、《广辞林》为参考开始动笔。他用钢笔写道：“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

木原曾是《报知新闻》驻首相官邸的记者，当时迫水任首相秘书官，因为两人相处得很亲密，所以当战局不利、报纸合并的时候，木原当上了内阁秘书。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由他自己起草诏书。

他在看迫水的记录，上面写有：“……我已无所谓了。虽然是难以坚持、难以忍受的事情，但也决心结束这场战争。”木原把这段话又重念了一遍，并把天皇的话改成汉语的文言文。

“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他接着写道：“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以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句，是木原自己加的。

到了 14 日这天，汉学家川田瑞穗、安冈正笃也来参加起草。起草工作愈

加紧张起来。一方面，如果对联合国答复过晚，易招来怀疑；另一方面，国内对接受《波茨坦宣言》已经传开，不知何时军队中的反对分子会掀起叛乱，所以必须分秒必争。

草稿同开战诏书的长短差不多。如果说这份诏书也有感人的地方，那就是匆忙之间起草，以及其中引用了天皇的原话。

午后1时，内阁会议开始。桌上放有诏书草稿，这草稿和往常不同，不是用日本纸抄写的，而是用带红格的内阁用笺写成的。

十四名大臣围绕着大圆桌，在讨论诏书的草稿。

阿南和竹下谈过后，曾一度回到陆军省，现又折回到这里。他在陆军省曾被一群主张暴动的佐级军官所围攻，但他明确他说天皇已亲自作出“圣断”，对此“只好服从”。军官们都恸哭不止。

迫水在读诏书草稿。当读到“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日非……”时，阿南开了口：

“这种提法欠妥。如写成‘战局日非’，迄今军方发表的战况都成了撒谎。在历次会战里，虽失利较多，但最后胜负尚未定局。现在不过是尚未好转，应该写成‘战局并未好转’。”

阿南愤愤他说着，大臣们都闷不作声，他们在想，只要陆相满意，怎么写都行。

在日本，用辞比事实更重要。例如，不久以后政府就把“投降”说成“结束战争”、“占领”说成“驻在本土”。在今天，也在使用着大量“日中亲善”、“光化学烟雾”、“物价暴涨”等词汇。也就是说，并不追究事实如何。

米内海相作了反驳。

“陆军大臣说还没有战败，实际上，连续败北的事实谁都清楚。并且‘战局日非’也并未说打败了。应该把实际情况告诉国民，说‘战局并未好转’是虚伪的。”

“也许海军是那样，而陆军则没有战败。”阿南作色而答。

“战败就应说战败。”米内冷语进攻。

大臣们完全没想到两人会如此反唇相讥，都很惊异。

米内很固执。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其间，米内因海军省有事，不得不暂时退席。他走到迫水面前，用很大的声音说：“这个地方很关键，我不在时请不要改动。”

接着，在“义命之所存，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处又出了问题。

“义命”二字，是安冈正笃从中国宋代诗句上引下来的，大臣们对此纷纷议论起来。于是找来《汉日大辞典》、《广辞林》一查，没有“义命”这个词，所以又改为“然时运之所趋”。

这时，因陆相没有被说服，决心暴动的陆军省军务课畑中健二少佐在拼命地蹬自行车，奔向近卫师团司令部。

畑中打算和志同道合的少壮军官一起暴动，推倒主和派政府，由军部组成新政府，以便继续战争。为此必须纠合同伙说服司令官们。他走出近卫师团司令部，又奔向在皇宫前广场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里的东部军司令部。

分秒必争。畑中为了扭转以美、苏为首的联合国的巨大压力，想要继续战争，脚踏自行车奔走着。他虽是军部中枢的陆军省军务课员，却弄不到一辆汽车。

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内阁会议室里，以铃木首相为首的大臣们仍在围着大圆桌讨论停战诏书的字句。

临时退出的米内海相已返回坐位。刚才米内对阿南陆相将“战局日非”改为“战局并未好转”曾表示反对，这回却又同意了。

继续往下读诏书草案。“朕信倚尔臣民之赤诚，常奉戴神器，与尔臣民同在……”读到这里，石黑忠笃农相插话说：“‘常奉戴神器’这一句将使美军知道有三种神器，进驻后可能来夺取。”“相信美国是知道天皇有神秘的影响力的。这样写上，也可能被认为神器具有特别的力量，不必担心什么风险。但是，作为日本人，是知道起草者的用意的，所以，还是删下去为好。”

经石黑这么一说，大臣们都缩着脖子不作声了，石黑的意见被采纳了。

阿南接着说，要在“朕信倚尔臣民之赤诚”处加上“兹得以维护国体”。因为在维护国体上，不管联合国是否承认，也应在我方宣言上写明。

其间，松本俊一外务次官曾几次来电话，询问诏书是否定稿。日本政府提出在不包括天皇的“要求变更国家统治大权”的“谅解”下，接受《波茨坦宣言》，对此联合国已于19日清晨作了回答，现已过了六十小时。如果答复过迟，联合国也许再发表继续战争的宣言。

侍从那面也几次来电话打听。

御文库这边，天皇在焦急地等待着。他几次问侍从诏书是否已经写成。这时，接受天皇旨意的侍从武官来到首相官邸，会见阿南陆相和米内海相说，如果有必要晓谕军队，天皇也可以直接到陆、海军省来。

天皇感到恐怖不安，身体在不停地抖动。

此次停战，是天皇有生以来最大的赌注。如果军队反叛，联合国军登陆，到那时天皇制将不存在，日本国将不成其国家。

3点半左右，侍从武官回来向蓬沼侍从武官长报告说，阿南、米内两大臣都表示自己可以负责约束军队内部的事情。

天皇从木户那里听到此话，有些放心了。原来天皇想在向国民宣读停战诏书的同时，自己准备另向军人宣读敕语。由于阿南和米内的出面，天皇的这种担心也就化为乌有了。

首相官那里，内阁会议仍在继续。安信内相提议把“卧薪尝胆”这句话写到诏书里。此句出自中国的历史故事，意为刻苦自励，立志为国报仇雪耻。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时，日本国民常说这句话。

迫水书记官长说，陛下此次圣断，绝无复仇之意，仅为重建和平之国家，加上那样的辞句是不适当的。经他这么一说，原来持赞同意见的人也都同意迫水的说法了。

在宫内省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情报局职员已做好录音准备。然而，天皇是否亲自播送，是应由内阁会议决定的事情，并已列入内阁会议的议题之中。对此，多数大臣认为，天皇站在麦克风前，直接和国民对话。总有些欠妥。此外，也讨论了由铃木首相宣读诏书的方案，但他又不是播音员，由他播送，军队、国民和右翼分子能理解多少呢？最后，还是同意请天皇宣读。

天皇亲自播送，并非天皇本人提议。8月8日，下村海南情报局总裁在拜谒天皇时曾提出这一问题，得到天皇的同意。其实，情报局请求天皇亲自播送，也不是头一次。在开战的时候，曾问内阁和宫内省可否由天皇亲自宣读战诏书，终因诚惶诚恐，没有实现。

如果天皇亲自宣读了宣战诏书，联合国和国民对于皇制的态度也许会发

生变化。

太阳开始西沉。天皇在侍从的催促下，开始在吹上御苑散步。散步是为了每天的运动而进行的。

天皇走走停停，在茫然地望向远方。

“还未完吗？”

天皇问跟随的侍从。侍从也只好回答说，诏书草稿还未送到。

5 时半，铃木首相暂时中断内阁会议，同东乡外相一起来拜谒天皇。说会议还在继续，诏书草稿还未讨论完，并向天皇表示道歉。

原来预定 6 时进行天皇播送的录音，现在看来要晚一个小时。

大臣们回到内阁会议室，议论之声又起。在会议中，铃木始终弯着腰，以手当耳在耐心地听着。

停战，在法律上并不是由天皇个人决定的。诏书需要首相以下大匠们的副印，否则不能成立。此时，如有一名大臣提出辞呈，内阁将被推倒，天皇的“圣断”也就成了个人的发言。当时的日本，实行的是立宪君主制度。

7 时左右，诏书草稿写成，以铃木为首的各大臣签了字。为了誊清，诏书草稿传到官邸的总务课长手中。草稿的几处被抹掉，填上许多处，填上的几处又被更改。

佐藤朝生总务课长执笔，往印有红格的内阁用纸上用毛笔抄写。草稿约八百多字。佐藤字写得很好。他紧张地一字一字地抄写着。好不容易抄写完毕，课员帮助一校对，在“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和“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之间，漏下“频杀无辜”一句。

佐藤如冷水浇头，他惊呆了。向天皇提出的文件，是绝不许写错改动的。但在这一天里，曾有松本外务次官和侍从多次催问他，诏书写完没有，他真急了。没办法向上级迫水请示，迫水说因为时间紧，可先填上，就不再重抄了。

其间，内阁对天皇插送的时间又展开了争论。如在今夜进行，将招致一夜的兴奋不安，所以全员意见一致地提出明天进行。但阿南说，为了控制军部，主张延长到 16 日。这时，一部分大臣担心阿南为搞暴动争取时间，在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

午后 8 时半，铃木首相手持抄写好的诏书定稿来到皇宫拜谒。

诏书上已有首相以下的各大臣的副印。天皇签上自己的名字“裕仁”。按照惯例，诏书马上被侍从装入一个带有菊花纹章的红盒子里，送到宫内省楼房内大臣秘书官室。等候在那里的秘书官马上取出金玉玺加盖在天皇的名字下面。

在内阁会议室，阿南说接受《波茨坦宣言》像签订国际条约一样，应该在枢密院正式会议上通过。如果不这样，停战诏书不能公布。铃木马上找来内阁法制局长宫村漱直养，让他查宫内省楼房里，人们为停战诏书上有几个难读的字而议论纷纷。因为谁都读不上来，德川义宛侍从只好给内阁打电话询问。

再过一小时零五分，就是 8 月 15 日。

天皇换上大元帅陆军衣服，走出御文库，刚要上汽车，忽然警戒警报鸣笛，他又返回政务室。

已是夜里 11 时 25 分，天皇在侍从引导下，来到宫内省二楼的政务室。这个政务室是明治宫殿被烧后将办公室改装成的。天皇经常在御文库，很少

使用这个房间。

在刺绣着狮子图案的两折金屏风前竖有麦克风，地毯上的电线通向邻室的录音机。

开始录音。房间里有石渡宫内大臣、下村情报局总裁、藤田侍从长。另外还有两位侍从站在一旁。

天皇在御文库已经练习读过几次，这回又怯场慌了神，漏掉了二、三处。

约用八分钟读完。天皇问：“怎么样？”下村回答说：“很好，只是有几处没读清。”

决定再录一次。下村用带白手套的手发出了再录的信号。

警卫侍卫菊池正治身穿深蓝色粗制防空服，佩带着手枪与刀剑，在政务室的走廊侍立着。菊池已听到天皇要进行停战播送的录音的传闻。

天皇来到走廊时，菊池想要豁出命去向天皇直谏：“请不要放送吧！请号令天下，立即奋起，让一亿全死吧！陛下！”

菊池还听说如果联合国取胜，男子都得裸体，被拿掉睾丸。如果耻辱到那种地步，不如彻底干下去。

然而，菊池没有行动。他佇立着，目送天皇走进政务室的背影。

政务室是由办公室改造成的，房门很薄，天皇宣读诏书的声音在走廊都能听见。

第二次录完音，天皇问：“这回怎么样？”下村因听到天皇第一次录音时读错几处，所以他回答说：“这次太好啦！”

先放第一次录音。天皇把“损失家业者之生计”的“之”字念漏了。把“同胞互相排挤”的“排挤”、“笃守道义，坚定志操”的“坚定”都念错了。

接着放第二次录音。放完后，天皇十分高兴他说：

“这不是很好吗？”然后，他笑了。

天皇愉快的笑声，在走廊上都能听到。

菊池听到笑声，感到眼前明亮了。明天虽公布战败，但陛下还绰有余裕，只要陛下健在，日本就不会动摇。

枪口向着陛下

天皇在宫内省楼房录完音后，半夜 12 时 5 分回到御文库。

天皇回到卧室便睡下了。吹上御苑又恢复了宁静。

御文库往西，隔着马路的竹桥地方，在近卫师团司令部的参谋室里，畑中少佐等决心暴动的军官们，在等候师团长森中将的归来。这五人想说服森动员全师团就近占领皇宫。

在红砖结构的师团司令部一楼的师团长室里，森和第二总军参谋白石通教中佐正在谈话。因为白石是森的内弟，所以森穿的是夏季的单和服。这期间，畑中等通过森的副官已催促好几次，好不容易允许在半夜 12 时半见面。

时间一到，井田正孝中佐和椎崎二郎中佐二人来到师团长室。在此之前畑中说有急事，领着准备一同暴动的一名大尉先走了。他是去找阿南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请他去说服陆相。

森把白石放在一边，向二位中佐长谈起自己的人生观来。两人好不容易打断他的话头，并开始辩论起来。1 时 10 分左右，森说：“你们的意思我明白。我现在作为日本人，马上到明治神宫叩拜，聆听神意，可先和参谋长谈话。”

井田表示理解，扔下椎崎先走了。

这时，首谋者畑中回来，与井田走成两岔，进入师团长室。

几乎与此同时，怒吼声和枪声大作。畑中惊慌地拿着手枪和日本刀从室内走出。水谷一生参谋长和井田也已赶到。师团长室已成血泊，白石中佐身首分离，森中将正要逃走中，背部挨了一刀，趴在地上。

副官川崎嘉信中尉队二楼被叫下来，师参谋古贺秀正少佐脸色铁青，直立不动。

“我们下手了！这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干的。”古贺看着川崎说道。古贺也是暴动成员之一。奇怪的是参谋长水谷大佐等，眼看师长被杀，却无一人上前抵制。一看到血都胆怯了。

皇宫里，士兵们手握上着刺刀的枪，以白桦树上划的十字为记号，在搜查宫内省大楼，寻找由天皇播送的录音带。这天，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内大臣止住在宫内省，由于侍从的机敏，二人从三楼的女官库房来到地下的金库室躲藏起来，没被发现。录音带也放在金库室里。女官库房里放着许多艳丽的衣裳。

宫内省一楼有侍从武官室。当天晚上，侍从武官长莲沼大将、陆军清家大佐和海军中村中将都在场。侍从武官是最受天皇信赖的近臣，但竟无一人抵抗作乱部队，无一人试图说服叛乱者，也无一人跑到御文库去保护天皇。都为了自身的安全，躲在侍从武官室里。

只有中村中将手抱电话机钻到值宿室放有被褥的壁橱里，并打电话给军司令部，报告了皇宫里有叛乱者的情况。这时，宫内省的所有电话线都被叛军切断，唯有武官室同军司令部的直线电话还通着，这也就成了通向外部的第一条消息。

这时，近卫师团的水谷参谋长和井田中佐正通过皇宫广场，奔向对过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里的东部军司令部。

水谷来到东部军参谋长室，这里是极安全的地方。为了松弛他那极度紧张的神志，竟躺到地板上。他神志不清，又被抬到沙发上。

在皇宫里，平常被军人看不起、被叫做“长袖者”（只能歌舞媚君之意——译者注）的侍从们，虽然是消极的，但却做了不屈服的抵抗。

3时过后，在宫内省大楼值宿的户田康英、德川义宽两侍从，为了急于向御文库汇报，拿着小手电筒，从红叶山沿濠沟而下。电话不通。户田刚才从内苑门刚要通过宫中三殿，便被哨兵挡住，退了回来。

两人来到吹上御苑的通用门，遇见了几名士兵。德川自报是侍从，请求通过，竟被意外地允许了。

两人来到御文厅的侍卫官休息室，值班的入江相政侍从刚从沙发床上爬起来。他对外边的动乱一点也不知道。在拜谒室铺上被褥休息的另一名值班侍从水积寅彦也被叫起来，他听说近卫师团叛乱，吓懵了。

大家商量先不叫醒天皇，并决定叛军如攻进来就和他们战斗。

在御文库里，还有两名担任保卫而彻夜不眠的侍卫。

因为天热，御文库的窗户都被开启着。侍从和侍工们分工把很重的铁门窗关好。这样，作为防空洞的御文库就象小海螺一样被装到贝壳里。

虽然如此，侍从们仍感到很害怕。保卫天皇和皇后的被称为皇宫警察的侍卫，除自身之外，还持有两样武器。一是吊在扈从服上的军刀，一是常压在值班侍从枕头下面的手枪。手枪被装到茶色的皮套里。值班侍从被许可带手枪，是5.15事件（1932年5月15日，海军青年军官领导暴动，陆军士官候补生等参加。包围首相官邸，枪杀犬养毅首相，结束了政党内阁制——译者注）以后的事。侍从们也曾受过一、二次射击训练。

户田和德川又回到宫内省大楼。

御文库作为天皇和皇后的防空室，是在开战那年（1941年）建成的。军部和担仕设计的宫内省都认为，空战是补助战法，两陛下避难也就是一天左右。所以，御文库建得很小，没有侍医、侍从武官和侍卫的房间。事已至此，就得由这些人来对付叛军了。值班的侍卫们已改在御文库和通用门之间，为天皇和皇后结婚修建的漂亮的西式建筑花荫亭里值宿。

东部军的高嶋辰彦参谋长听到了井田中佐充满激情的主张奋起的话，也知道近卫第1联队、第2联队叛变，占领了皇宫。高嶋说关于东部军的出动，想和主任参谋商量一下。他离开房间，向军司令官室走去。

他向田中静壹司令官作了汇报，然后到参谋室指挥参谋们准备镇压。并命令第1、第2联队以外的近卫各联队紧急集在宫内省大楼里，士兵们继续搜查录音带。这时，德川侍从因和军官争吵，被痛打一顿。

这时，有两名参谋从东部军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

在二重桥旁的卫兵哨所，正在指挥第2联队的芳贺车次郎联队长也渐渐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头。

天空渐亮。5时刚过，藤田尚德侍从长来到御文库。稍停，三井安弥、户田两侍从突破叛军的警戒线，也来到这里。接着，户田说出使全员震惊的消息。

叛军已决定攻进御文库。

藤田静悄悄地将铁窗微微打开向外一看，在御文库和通用门之间的道路上，一队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正在安放机枪，枪口对准御文库。

在花荫亭值宿的侍卫队长即警部跑来，向侍从说，近卫军的大尉命令他解除武装，他已回答需听皇宫警察部长的命令，他问侍从这样回答是否可以。侍从说：“当然可以。”于是，侍卫队长便又跑了回去。

然而，五分钟过后，负责保卫天皇和皇后的侍卫们，从队长起都被脱光衣服，光剩下裤衩，排队站在吹上御苑前。天已大亮，树稍的小鸟在鸣啼。

侍从们决定通知女官，叫醒天皇。

天皇身穿红色长外衣，脚穿拖鞋走出来。

所有铁门窗都紧闭，御文库里点着电灯。

三井侍从行最敬礼，报告说近卫师团叛乱，已经占领宫城。

天皇象未听见。三井正想再说一遍，忽听天皇喊道：

“一定是暴动啦！”

这回户田说明了情况。天皇脸部痉挛，连连点头细听。户田报告完了后，天皇说：

“把士兵集合到院子里，我直接去和他们谈，我要对他们说说心里话。让我去！”

天皇在喊侍从武官长，但为了换衣服，又回到里面。

这时，等候天明来到皇宫的田中东部军司令官在卫兵哨所向古贺联队长说师团部命令是伪造的，森师团长已被叛军杀害，命令他撤兵。

天皇身穿大元帅陆军军装重又走出，三井侍从上前报告说，叛乱已被控制。

藤田侍从长在政务室拜谒天皇。

天皇往常总是端坐在椅子上，这回浑身无力，斜躺在椅子上。藤田头一次看到天皇如此模样，且脸色也很难看。在天皇的背后，朝阳照射着林肯和达尔文的白色胸像。

“藤田，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处境吗？”

藤田闻声落泪，天皇茫然无语。藤田心里想，天皇太累了。

约 10 点半，德川侍从拿着一台美制收音机去大本营附属室。从 11 时起，将在这里召开枢密院正式会议，对停战诏书进行形式上的咨询，由天皇亲临会议。会议室的隔壁是休息室，将在这里由天皇亲听自己的王音播送。

在这同时，烟中少佐骑着自行车，向东京都市民散发号召起来暴动的传单。

正午 12 时，先由广播员括出：“从现在起，天皇陛下对全体国民亲自宣读诏书，敬谨开始玉音括送。”之后，播放日本国歌《君之代》。

韩国皇室第二十七代世子李王垠和方子妃也在离皇宫不远的赤坂离宫的一角，守候在收音机旁静听。

“ 向陛下道歉 ”

“ 从现在起有重要广播。全国听众请起立。 ”

天皇静坐在椅子上，注视着桌上放着的 RCA（美国无线电公司——译者注）收音机。

“ 天皇陛下对全体国民亲自宣读诏书，现在敬谨开始玉音播送。 ”

广播员刚说完，便传出庄重的《君之代》乐曲声。

天皇所在的房间约 20 平方米，因为是地下室，所以没有窗户。除天皇外，有两名侍从在一旁侍立。

“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 ”

天皇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头到尾，全身纹丝未动。

在隔壁的房间里，以平沼枢密院议长为首的十七名身着晨礼服的老人恭身侍立，垂首静听括送。在这个房间里，昨天曾召开决定停战的御前会议，今天的 11 时 20 分起，又在天皇亲临之下召开了枢密院正式会议。枢密院是天皇的永久咨询机关，由元老组成，负责审议宪法和条约问题。此次是为审议停战诏书而召开的。

但这次会议不过是走走形式。

将近正午，会议暂时中断，天皇到邻室的休息室去听播送。

“ ……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

又传出缓慢悲凄的《君之代》的乐曲声。

广播员接着广播说：“ 天皇陛下的玉音播送已经完了。天皇陛下为开万世之太平，已于昨天指示政府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宣言》。

“ 对这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国民诚惶诚恐，一亿均为感泣。我等臣民只有遵奉诏书旨意，维护国体，保持民族荣誉，灭私奉公，谨奉读诏书。 ”

广播员又以平淡的声调重读诏书。读完后说“ 谨将诏书奉读完毕 ”。从开始播送起，正好用了十四分钟。

播送完后，天皇站起身来回到会议室。枢密顾问官们还在拭着眼泪，擦着鼻涕。

在静冈县东北，宫士山东南的御殿场的秩父宫高官里，高松宫和客久子妃围着在寝室卧床的秩父宫，和势津子妃一起在听广播。秩父宫患肺病，从战前就来到御殿场疗养。

坦克军第 4 师团长闲院宫，是在埼玉县浦和市第 36 军司令部听到播送的。闲院宫在三天前荣任师团长。他是为向上级第 36 军司令官上村利道中将述职而来，不巧上村中将去东京出差，没有见到。

听说中午开始玉音播送，闲院宫被引进小会客室。军官拿来收音机，放到桌子上。该司令部原为女子学校的校舍，家具也很粗糙。播送开始后杂音太大，无法听清。

因为其他军官都在别的房间收听，这间屋里只有闲院宫一人，直到听完，他也没什么感受。但他知道日本已经战败，这是停战的玉音播送。

贺阳宫在疏散到甲府的陆军大学供职，他是 3 月份任校长赴任到那里的。他也没有听清此次播送，所以内容如何，他一点也不知道。

虽然如此，括送完了后，贺阳宫也把教职员召集到礼堂，登台训示大家：圣断已下，不得轻举妄动。幸而血气方刚的尉官学员们已经提前毕业，都已

不在学校。

教职员们含着眼泪在听训示。其中有的人已泣不成声。贺阳宫从年初就想到，仗是打败了，这回总算把战争结束了，这也是件好事。但是教职员中也有不这么想的，森义夫中佐便是其中之一。森中佐是贺阳宫的随从武官，他因贺阳宫是战败主义者，打算找机会子死他，所以森中佐的皮包里总放有一支手枪。

这一天东京很热。正午气温超过 27 度，蓝天上浮起几片白云。

东久迩宫在多摩川别墅的一个房间里，以立正的姿势听播送。播送的声音很清楚，他仔细地听着，泪流满面。

昨天晚上，经木户内大臣授意，松平康昌秘书官来拜访东久迩宫，恳请他为了停战，出任总理大臣，但被东久迩宫辞谢了。东久迩宫的父亲朝彦亲王，曾受到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信任，参与国政。因为赞成开国论，排斥攘夷论，维新后受到明治政府的冷遇，在广岛隐居数年，穷困潦倒。从那时起，就有一条家训，不要伸手搞政治。松平说请东久迩宫再考虑一下，就退了出来。

别墅楼顶有凉台，可以远望。隔窗可以看到多摩川。东久迩宫听完播送后，深感日本战败已成事实，今后必须重建道义文化高尚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东久迩宫曾于 1920 年到 1927 年、1934 年到 1936 年两次留学法国，过着放荡的生活，他是个世界主义者。

播送完了后不久，皇宫前广场上陆陆续续地来了许多市民和下级军官。

已经有几百人——身穿国民服、女劳动服、军服的瘦弱的人们。头上缠着头巾的男工、女工。青年、中年男女及老人……这些人当中，有的站在那里默祷，有的俯伏在地把头额触到白石子上，也有的在行最敬礼。还有一些人一边哭一边同唱《君之代》。这几百人有排队而来的，有几人结伴同来的，也有独自一人跑来的。

大家都面向皇宫。其中有人举起双手，高喊“天皇陛下万岁”。阳光下，人越聚越多。

突然，在中央一个身穿国民服的男子喊起来：

“诸君，我们对不起天皇陛下！请求宽恕吧！请求原谅吧！”

其后，声音中断。细一看，他佩带着《朝日新闻》的袖标。

没有人离开。站着的人也曲膝叩拜。

哭泣声忽高忽低，犹如波浪在广场上起伏。

以往，在明治天皇、大正天皇病重的时候，这里也聚集很多人。他们有的站立，有的坐在白石子上祈祷。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摇铃，有的吹螺号，有的喊干噪子，祈祷病愈。

但是今天，既没有铜锣，也没有鼓和螺号，人们只是哭、叫，用哭声唱《君之代》。

此情此景，1945 年 8 月 15 日的《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

“手握白石子，遥拜宫城长流泪——泪流不止，热泪长流。今天，昭和 20 年 8 月 15 日，我走到皇宫前停步观看，眼前的情景使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从两颊流下，我曲膝伏在白石子上。我大声地哭了。

“尽情地痛哭，把所有的泪水都流出来吧！我攥拳紧握白石子，喊叫着‘天皇陛下……请原谅’，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耳边传来抽泣声，距我数步前方，有人头额低触白石子，向主上

申述自己的不忠。

“我站起来高喊：‘诸君！我们对不起天皇陛下……’于是，听到有人说：‘对，是这样！’‘我也是一名赤子！’‘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说到这里，都已泣不成声。日本人啊！可怜的日本人！”

这份报纸在正午 12 时已经印完，到玉音播送完了的时候，已开始被运往外地和都内的各报贩手中。有的地方，到晚上才把早刊送到。昨天的内阁会议决定，今天的报纸要在停战诏书播送完了之后再送。上述原稿，是预先写好的。

在玉音播送完了以后，《朝日新闻》的记者们来到皇宫前广场，他们哭起来，并喊出同报纸一样的心声：“诸君，我们对不起天皇陛下！”

第二天的早刊，又把描述 15 日午后皇宫前广场情景的稿子重登一遍。标题是“二重桥前赤子群，重振的日本民族”，内容说“奉戴圣心”、“日本民族没有败”。

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是军人和新闻媒介。军队已经解体受到处罚，但报纸照旧存在。人们对军服抱有很深的猜疑心，但不知为什么，对报纸却没有警惕之心。

天皇在停战诏书中说“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然而，由于战争结束，有一位王者连自己的地位和欲归的故国全都失去

离皇宫不远在赤坂的高冈上是李王公馆，在一楼的住室里李王垠和方子妃在听玉音播送。

自根据《韩国合并条约》日韩合并以来，“韩国皇族”被称为“朝鲜王公族”，受到日本皇族的礼遇。李王垠是李朝第二十八代世子，1920 年娶梨本宫守正王长女方子，这当然是政治婚姻。

房间里还有十三岁的独生子，名玖。

玉音播送中，李王垠和方子妃都哭了。《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履行《开罗宣言》，而《开罗宣言》规定朝鲜独立。李王垠几次和方子妃说：“我已经不是纯粹的朝鲜人，但也不是日本人。”

两人对坐哭了一会儿，李王垠站起来走上凉台。眼前一片焦土，只有赤坂离宫未受到空袭，尚完好无损。方子妃跟在后面。

“殿下！”方子妃朝着他的背影喊道，“殿下，请你不要为我的事苦恼……”

李王垠转过身来扶住方子妃的两肩，劝她不要哭，但他自己也哭了。不知什么时候，身穿学习院制服的玖跑到凉台上来。

“今后，为这个孩子活下去吧！”李王垠说。

在赤权离宫后面的防空洞的地下二层，有一个 9 平方米的日本式房间，贞明皇太后在这里刚刚听完天皇的括送。听说有天皇播送，皇太后让从隔壁的房间把收音机拿过来。这个小日本式房间里挂有大正天皇的画像，皇太后让侍从和女官们都到地下一层去，自己和“御影”一起在这里听玉音播送。

地下二层有侍从和侍医的值宿室和皇太后使用的两个日本式房间。这里很潮湿，走廊有积水。5 月 25 日皇太后住的大宫御所被烧后，她移住到这里。稍停，侍从来想说点安慰皇太后的话，进屋一看，她反而很稳静。

“皇室也不过是返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样子吧！”皇太后毅然他说。皇族首相上任

东久迩宫稔彦王身着陆军大将军服、佩带军刀，走上首相官邸的中央台阶。

他走进二楼的总理大臣室，摘下军刀，先面向大办公桌坐一坐试试，然后站起来，在地毯上来回走动。他刚参加完在皇宫举行的首相亲任式，第一次来到总理大臣室。楼房正面，8月的阳光在强烈地照射着，室内却有些阴暗。他于上午11时在宫内省楼房的临时御所拜谒天皇，呈上内阁成员名单。11时45分，参加了为自己举行的亲任式，在休息室稍事休息，午后1时半到御文库的谒见室拜见了天皇、皇后和碰巧来访的皇太后，做了就任首相的礼节性拜会。

从午后2时起，又在宫内省大楼里，在新首相侍立之下，举行全体内阁成员的亲任式。

东久选宫出了皇宫，来到陆军省，在大臣室召集高级军官做了训示。然后，来到首相官邸。

三天前的8月14日，内大臣府的松平康昌秘书官来访，动员他出任首相。当时，他说声“实在对不起”便给谢绝了。15日晚松平又来到多摩川别墅说这是“天皇的意见”。这回他同意了。天皇和身边大臣因实现停战，都十分害怕军队的叛乱，所以想派天皇的“分身”皇族任首相，以便控制军队。

8月16日，东久迩宫在御文库的谒见所拜谒天皇，被命令组阁。他上次会见天皇是12日天皇召集皇族说明停战决心的时候。这回天皇说：“命卿组织内阁，希尊重帝国宪法，以诏书为基础，努力统辖军队，维持秩序，以收拾时局。”所说“诏书”，就是停战诏书。

这天上午，东久选宫来到作为组阁本部的赤坂离宫，但是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只有几辆汽车，无法和阁僚的候补人联络，没办法只好先让已定下来的阁僚兼任，以后再联络。在这样的困境下，军方还要继续战争。

17日，他刚参加完亲任式，没有直奔首相官邸而先来到陆军省，就是为了先控制住军部。他兼任陆相，原因也在于此。

午后4时起，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他传达说，天皇特别关注“控制军队和维持秩序”。接着，他和铃木前首相交接之后，在官邸进行广播讲话：

“……鉴于世界大势及我国现状，对大东亚战争已以非常之措施予以结束。事已至今，对陛下深为歉疚，同时深感我国体之可贵，不禁感激零涕……”

这是东久迩宫广播的第一段，读后令人糊涂。战败了，因而投降。天皇希望打胜仗，因战败臣下才“深为歉疚”。如果说天皇下令停战就意味着维护“国体”，难道这就令人“感激零涕”吗？

这里也没说战争失败。广播讲话共用十五分钟，并且不断反复他说：“每个臣民都要深体大诏之精神、之训诫，不许有违背其本意之言行。”“对此不能有些微之疏漏”。

从下午8时起共用两个小时，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为了接受联合国的投降条件，要求向马尼拉派遣日本政府代表，需商量派去的人选和停战的有关事宜。

东久迩宫完成了首相的第一天课程，回到麻布的住友公馆。4月份空袭时把他的官邸烧了，于是他的家分住在多摩川别墅和住友公馆两处。

他回到家中入浴后开始写日记。他是从昭和初期把日记中断的，1941年元旦开始，又开始每晚记日记。

这一天的日记约有3,600字，但是其中60%是记首相官邸和对总理大

臣室的印象。在停战第三天，作为首相的第一天，东久迩宫最关心的是首相官邸的内部。

“……来到首相官邸，迄今我做梦也未想到来到总理大臣室，开始做总理的工作。在陆军中开师团长会议的时候，当时的总理曾招待过各师团长和陆军首脑，我曾任过师团长或者说军事参议官，所以曾来过几次。但此次作为首相进入官邸，真是感慨无量。首相官邸为了对付从战争到停战的混乱，官邸的各大门及其周围都由警官、宪兵、军队从严警戒。在正门前的建筑物里，有许多警官值宿，官邸的大房间里也有军队驻守，几名警官在正门前值勤，对出入者一一讯问，真是严密得插翅难飞。官邸的西式建筑曾被燃烧弹击中，幸抢救及时未被烧毁。从正门起，内部杂乱得很。

“总理大臣室很宽敞，两侧是房间，对面是走廊，南面是窗户。窗户很小，而且也不多，为防空袭时的冲击波，窗玻璃还贴着纸条。因灯火管制，窗户被黑布帘遮得严严实实，室内十分阴暗。

“总理室的隔壁是秘书官室，秘书官室的隔壁是休息室和一个大房间，中央有个大圆桌，召开内阁会议时，各大臣在这个大桌前团团围坐。

“我命令秘书官，从今晚起解除灯火管制，取掉室内的黑布帘和窗上的纸条。于是首相官邸的灯光又重新照射到外面。内外都明亮起来了。

“从总理室的阳台向外看，官邸的正楼安然无事，后边的日本式楼房已被烧，黑焦的木材散落各处。院内树木也被烧，情景十分凄惨。房边修建的书记官长、书记官、秘书官用的西式住宅也全部被烧，只剩下外墙残破不全地立在那里。附近的百姓家也遭到战灾，仅仅剩下石头、砖瓦、水泥墙壁和楼房的外墙，样子十分凄惨。隔着贮水池，对面的高岗斜面，可以看到白色的美国大使馆，房顶已被烧掉，四壁还严然在焦土中挺立着。

“下町方面，有许多楼房林立。从六本木到赤坂烧得一片净光。我曾当过联队长的近卫步兵第3联队的红砖营房也被烧，黑焦的败垣残壁象骸骨在岗位上直立。放眼一看，战争的灾害和战败的痕迹映入眼帘。白天，久坐在这阴暗的房间里忧悒得无心工作，有时走上阳台，望着蓝天，一沐阳光，想提起精神，但眼前一望无际的战败后留下的废墟令人不堪忍睹，没办法又回到阴暗的室内。

“我虽不懂建筑，但看总理室的设计及采光，在使人心情愉快、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是很不理想的。”

这一天，在东久迩宫的日记里没有提及，另向陆海军人下达了敕语。敕语虽短，但直到午后1时左右，宫中其中包括三笠宫一直在争论是否需要天皇亲自播送。敕语要求军人“坚持巩固团结，出处进止严明”。从14日内阁会议开始，就争论是否由天皇亲自播送，但是连三笠宫也反对，于是，这个“第二玉音播送”未能实现。

从此，在东久迩年阁的领导下，日本很自然地成为了和平国家。

虽然日本还未在投降书上签字，但是东久迩宫在8月30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说，今后“我民族以共存共荣为主旨”，“和全世界共走和平繁荣之道路”。他说，日本的战败如“患脑溢血暴卒一样”，“军官与国民生体应彻底反省、忏悔”。他号召：“全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振兴的第一步”。

其后过了五天，即9月4日，天皇亲临第88次临时议会开幕式，朗读敕语说：“……朕昼夜軫念，希伴随停战克服几多困难，发挥国体之精华，布信义于世界，以确立和平国家，寄与人类之文化。”在会场玉座前站立的天

皇，此时身着陆军军装，胸前佩带着大勋位菊花章和功一级各略章，并佩带着带红穗的元帅刀。身穿陆军大将军服、佩带军刀的东久迩首相捧持敕语，由天皇接过朗读。

在会场的旁听席上，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真理报》为首的身着土黄色军服的联合国军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约五十人入座。其中有位名叫詹姆斯·威纳的加拿大记者写道：“我在想，德国投降后希特勒没死，他身穿总统服以认真的面孔说，‘今后要走向和平’。”

开幕式结束后，天皇乘御用车，在左右各两辆近卫军官乘坐的摩托车护卫下，回到皇宫。

这是天皇由近卫军官护送下的最后一次外出。

9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到达厚神奈川县中部美空军基地厚木。美占领军已进驻日本各地。9月2日，在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投降书的签字仪式。

军旗被烧光

陆军 100 式轰炸机向着所泽机场在徐徐降低高度。

机下稻田和早田在展开，几处绿色高岗和农家散在其中。闲院宫已感到快要降落在几次看手表。

坐位窄小，很不舒服。机舱上没有窗户，越过驾驶员的肩部，透过机首的防弹玻璃，可以看到白云和蓝天。闲院宫又在看表。

4 时 50 分。机内除有尉官机长及乘务员，还有闲院宫的陆海佐级军官的随行人员。离飞机降落还有十分钟。他很后悔，没在富山改乘汽车。

根据联合国军的指令，从 8 月 24 日午后 5 时起，日本的飞机禁止飞行。其后起飞，可能被美军击落。

闲院宫于 8 月 16 日接受天皇的命令，到西贡和新加坡（当时被日本改名为昭南）向当地军队传达停战。因为担心当地军队不肯放下武器。原来还打算回来时顺路到泰国和菲律宾，因为害怕耽搁过久，联合国军进驻后，成其俘虏，所以又改变主意直回东京。

飞机几次跃动滑走后停下。他一看表正好 5 时，他弯腰走向机舱的后门。

后门很小，必须解下军刀用手拿着往外走，并且门框上有许多油污，用手扶会把白手套弄脏。他怕下机时会有许多人来迎接，如果姿势不雅、手套很脏会有失尊严。

他下机后，从机上卸下皮箱和约 50 厘米见方的硬纸箱。皮箱、硬纸箱和其他小箱都被装到他的汽车上，一直向千叶县船桥公馆驶去。

闲院宫在西贡和新加坡，受到南方军总司令部和第 10 方面舰队司令部的隆重接待，接受了英国洋服料、威士忌酒、香烟等许多礼物。威士忌酒很重，没用飞机载来。装到汽车上的硬纸箱装有一万支英国香烟。

8 月 24 日半夜 12 时。

在被苍翠的树木围绕的吹上御苑西边，近卫第 1 联队的庭院里号令大作，军靴声起。拔刀当肩的渡边多粮联队长走在前头，联队掌旗官少尉被军旗卫兵围着，捧持着光剩下旗边和穗的军旗前进。后边跟着军旗中队。

部队正步走，经过吹上御苑外方的乾门走向皇宫。

他们沿着高高的城墙，经宫内省楼房、明治宫殿被烧的残迹，跨过铁桥。铁桥和皇宫前广场方向的正门石桥，组成二重桥。

越过铁桥，背着土堤，是守卫队司令部楼房。

部队排列整齐。军旗在下士官手上提灯的光照下，隐约可见。

“举枪！”

联队长渡边大佐高声喊道。

司号员在缓缓地吹奏《足曳山曲》。

手握军刀的联队长、手举军旗的掌旗官、举枪的士兵都流下了眼泪。

《足曳山曲》的原歌词大意是：“足曳山房响枪声，枪声阵阵硝烟浓。举起军旗诚惶诚恐，大君亲授我手中。此旗即是我军神，神祐我军保殊荣，仰望军神向前进，前进前进逞英雄。”

号声停止。

“枪放下！”联队长喊出号令，枪托落到地面的白石子上。

军旗被放到司令官室。

接着，在军旗卫兵的守护下，第 2、第 6、第 7、第 8 联队的军旗也相继

到达。

25 日清晨 3 时刚过，排列在司令官室的军旗都被拿在各自联队长的手上。

在近卫师团参谋长石川晋大佐的引导下，五名团长手持军旗向司令部大楼后面走去。

在后边空地上有晒衣服的立柱和树木，在立柱和树木之间挂起深蓝和白色相同的布幔。进到布幔里，地上挖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坑，里边架上了木样。下士官往上倒汽油、点火。火焰腾起后，石川大佐低声说：“奉烧。”于是，围在坑边的联队长们将军旗放在火里烧。

只剩边穗的第 1、第 2 联队的军旗，也是军中最早的联队旗，不一会儿就被烧黑了。明治 7 年（1874 年）明治天皇创立自己的亲军近卫团时，亲授了这面军旗，迄今已七十二年了。稍候片刻，其他军旗也都烧完了。军方说“实际上军旗是军队精神的集中表现，看见官，就像看见大元帅陛下的尊影一体”，和天皇同样尊重。接着，又把天皇的照片和文件等投入火中。

向着蓝白色的火焰，联队长们举手敬礼。自明治建军以来，作为军队的象征军旗被烧成灰，说明天皇的武装被解除了。作为军人的天皇，或被武装的天皇已被烧完了。

天亮了。

在守卫队司令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摆放着烧黑了的旗竿头。军官们正在用铁锤砸着。军旗竿头上有金色的菊花皇室徽章。单调的锤声响起，菊花徽章被砸碎了。

7 时，军官们把碎片收拾起来，埋在皇宫南侧建安府前挖的一个小坑里。建安府是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地方。

午后 1 时半，闲院宫晋谒天皇。陆军大将朝香宫鸠彦王、陆军中佐竹田宫恒德王也是为了传达停战诏书分别被派到中国关内和东北的，于 8 月 22 日这天向天皇汇报。

闲院宫来到御文库，正赶上古拉满型等许多美国小型飞机编队在皇宫上空超低空飞行，轰轰作响。他满不在乎地向上看，清楚地看到了星徽。

在谒见室稍候，天皇着陆军军装走来。

闲院宫向天皇汇报西贡和新加坡的情况。天空不时传来飞机忽大忽小的轰鸣声。

“新加坡极富于南国情趣，气候并不像想像得那么热。”

天皇在静听。

“你辛苦啦！情况还好，那里没有什么混乱。”

“寺内元帅的身体不太好。”

在闲院宫到达西贡机场的时候，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是由参谋长搀扶着到机场迎接的。

拜谒中掺杂着闲谈，共用了十五分钟。当天，高松宫、久选宫、竹田宫交叉看来到皇宫。他们曾被派遣到国内各部队传达诏书。

晚上，天皇换上西服，到院子里散步。

他手拿喷壶，在给自己种的鲜花和野草浇水。

空中，美国的小型飞机组成编队在上空盘旋。然而天皇并没有在意。他时而停步注视着闪光的机翼成队飞去。

昨天，曾有几架机翼上画有红日的战斗机在皇宫上空像示威似的低空飞

行。天皇看了很不高兴，几次告诉侍从让侍从武官调查所属部队。那是厚木海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当晚，该部队被说服，并被解除了武装。今天这是美国飞机，天皇也就放心了。

星期六是侍从们交接班的日子。按照惯例，有些侍从要“陪食”，即和天皇、皇后共进晚餐。御文库餐厅很小，搁架上摆放着一些白瓷动物。这天晚上来的有藤田侍从长、保科武子女官长和陆军侍从武官。宫中把这叫做“御相伴”。天皇和皇后在就餐中不时他说笑着。

第二天，8月26日下起了小雨。美国占领军第一批，即先遣部队原定在今天到达厚木机场，因台风而延期四十八小时。此外，预定在相模湾、东京湾也有美国舰队驶入。在美军预定登陆地点，几千名妇女都背着锅灶到山里避难去了。

28日这天也有美军小型机编队，终日在东京都市中心上空飞行。上午8时，美军先遣部队到达厚木机场。午后，木户内大臣收集到从厚木来的通报，向天皇报告说，美军已到达，并很“和气”。天皇听后很高兴。其后，以高松宫、三笠宫为首的为传达停战诏书而被派遣到各地部队去的皇族纷纷回来，聚在一起开了个茶话会。天皇身穿军装，被皇族们围在中央。此时，天皇愉快地露出了笑容。

8月29日，木户被天皇叫到御文库的政务室。天皇显得很消沉。木户问：“还是必须退位吗？”

“那样一来，不是就可以不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国军了吗？我是不忍引渡给他们的，我实在不忍。我自己一人退位，把事情压下来不是更好吗？”天皇说。

木户回答说，圣虑宏大，深为感激。但如果提到退位，就会动摇皇室的基础，其结果会引起联合国中“建造民主国家之议论”，希看看对方的意见再说。“民主国家”事实上就是“共和制”的意思。

晚上，东久迩首相拜谒天皇。他上奏说，军方正进行这样的计划：不解除近卫师团的武装，把它保留下来。

次日，麦克阿瑟将军到达厚木。同时，主力部队进驻横须贺和横滨。木户还向天皇报告了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到达的情况。天皇很有兴趣地听着。木户报告完后，天皇提出自己的住处问题，征求木户的意见。

“我想暂时仍住在这里，情况稳定以后，想搬到赤坂离宫去住。木户，你看怎么样？”

木户说马上研究一下。赤坂离宫是在明治39年（1906年）建造的东宫御所，这是皇太子的住处，是仿照法国的凡尔赛宫修建的壮丽的西式宫殿。天皇在皇太子时代，曾在这里度过新婚蜜月。但是，木户听东久选宫说，那里在战争中没有使用，内部搞的很乱。东久这宫曾利用赤坂离宫做过组阁本部。

8月31日上午10时，陆海军的皇族们都来到宫内省大楼内的皇族休息室聚会。很久未见面的秩父宫也从御殿场来到东京。东久迩宫首相因有内阁会议没有出席。

皇族们各着陆海军军服，一边吃着茶点，一边交换情报。不知道是谁提出，决定今后定期聚会，为了皇室和自身的未来，互相凑集和交换情报。并给这个会起名叫“情报恳谈会”。

9月2日上午9时，在东京湾停泊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书

签字仪式。这天一大早，天皇就在任命投降签字代表的诏书上签了字。这本来应是昨天做的，因出了点差错而被耽误了。

午后 1 时 15 分，从密苏里号战舰签字仪式上回来的全权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由东久迩宫首相陪同晋謁天皇。

天皇身着大元帅陆军军装，接过东久迩宫呈上来的投降书正本，仔细地看起来。

首席代表重光报告了签字仪式的概况和麦克阿瑟上将演说的内容。

“日本自有史以来，首次败北，极为遗憾。但重光以为，陛下的圣意是日本以自由与民主主义为基础重新起步、故挺起胸来完成此痛苦的使命。”重光讷讷他说道，他有些口吃。他抬头一看，天皇在用白手套擦拭脸领上的泪水。

向皇祖皇宗道歉的陛下

这年夏天的7、8月很凉爽，但到8月末一下又热起来。

宫内省二楼的侍从武官府里，因停战侍从武官们无事可做。这几天偶然和军方取得一些联系，有的干脆就在通信室的榻榻咪上睡午觉。武官府里有很多名叫“惣花”的清酒。一到晚上，侍从武官们便痛饮起来。“惣花”是兵库县“滩”地方产的上等清酒，也叫“滩酒”。因明治天皇很爱饮，所以就成了宫中的专用品了。

陆军侍从武官尾形大佐在8月29日的日记上写道：“武官府无事，武官们都在贪眠午睡。”

战争中，每晨8时侍从武官要到天皇那里，报告当日的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能左右空袭和作战。这是海军收集到的气象情报，所以由值班的海军侍从武官担任传递。

侍从武官每天早上还要上奏前一天的空袭被害情况，晚上上奏战况。这回由于停战，已经不进行了。只有天气预报，因已成为习惯，还在继续通报。

8月30日夜，海军方面是今井秋次郎大佐值班。因为没有空袭，他睡得很香，次日7时半才醒。海军军令部也报来电话通报天气预报。并且8月15日以后每天向天皇报告天气预报时，天皇总是毫无表情，他感到这种报告好象是给天皇增加一份无意义的负担。

因此，今天早晨今井大佐好象把此事给忘了，到了时间也没去御文库。不料在8时15分左右，侍从打来电话说天皇在等着听天气预报的报告呢。

今井慌忙给军令部打电话，收集来气象预报后，马上奔向御文库。

来到政务室前稍候，天皇身穿西服走出来，他跟天皇走入室内。窗外在下着小雨。

今井按照军令部的预报，说这几天是阴天或下小雨。天皇像往常一样静听，听完报告后点了点头。接着天皇向窗外看了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稻田不要紧吧！”

今井愕然。他想，停战以后天气预报已经没有用途了，谁知天皇仍惦念着稻田的事。

回到武官府，今井哭着把此事告诉了值班的陆军武官吉桥大佐。吉桥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天皇经常惦念农业的丰歉。天皇既是政治权力者，也是日本国民祈祷和平繁荣的神官。历代天皇从来就祭祀皇祖，为民求福，所以当今天皇也不例外。这已成为天皇家的传统。

天皇在吹上御苑东南的宫中三殿，每年要进行24次遵循古式的拜礼。以元旦的四方拜为始，有神尝祭、新尝祭、大祓以及每月一日的旬祭等许多祭日。此外，每天早晨还派侍从为敕使进行代拜。

天皇还在吹上御苑东南有一小块水田，自己插秧育稻，这也是根据天照大御神在高天原斋庭，将稻穗授给皇孙命他耕种的神敕而来的。多年来，皇室也是为祭祀以皇祖为首的诸神，祈祷国民安宁而存在的。

因此，在战争中因空袭激化，侍从武官须将每天空袭受害情况在第二天晚上上奏战况的同时向天皇报告。后来，经天皇抗议，在晚上上奏战况之外，每天早晨还要将空袭受害情况，由武官单独报告。由此可以看出，天皇重视民间损失，远远超过对军事设施的关心。

说来，天皇诞生于神话，天皇是由神话造就的。日本人今天谈天皇即位诏敕、纪元 2600 年诏书、开战诏书、停战诏书，其中一定提到“皇祖皇宗”。听来也许感到空洞，但对天皇来说，皇祖皇宗——天照大御神为首的天皇历代祖先——则是活生生的存在。

日本战败，天皇必须到宫中三殿，向皇祖皇宗诸神报告。

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的第二天，决定举行“战争终息亲告仪式”。

9月3日阴天，天气闷热。

当时，由宫内省掌典职起草的文书是用粗纸印刷的。全文如下：

“战争终息亲告之仪

在贤所举行，

上午9时拜殿装饰完毕，

上午9时30分，亲任官、原亲任官仍享受其待遇者、贵族院正副议长、众议院正副议长、勋一等代表一人、亲任官待遇代表一人、公侯伯子男爵各代表一人，各厅高等官及受其待遇者各代表一人、贵族院代表五人、众议院议员代表五人，到集合地点集合。

服装规定：男子为便服、国民服或军服；女子为便服。有关人员亦同。

亲王、亲王妃、王、王妃、王族公族到集合地入席。男子为便服或军服，女子为便服。

其次，天皇、皇后、皇太后到绫绮殿。

为了祭祀，头天晚上天皇不与皇后同床，须单独休息。这是为了忌避不洁。

早晨，天皇起床后与皇后共进早餐，然后天皇到专用的浴室沐浴洁斋。洁斋不用凉水而是使用温水。其后到更衣室，在侍卫的帮助下换上大元帅陆军军装。侍卫从勋章盒里选出大勋位菊花章给他戴上。

天皇佩军刀，穿长靴。在穿晨礼服的石渡宫内大臣和穿扈从服的藤田侍从长及其他侍从的跟随下，走出御文库，徒步向宫中三殿走去。到宫中三殿需走五六分钟。

看见天皇到来，在宫中三殿大门旁白石岗哨的近卫兵立正，举枪敬礼。

天皇来到绫绮殿。

在绫绮殿有天皇、皇后、皇太后更衣的地方，共三个房间，都是日本式房间。此外，还有皇后、皇太后洁斋沐浴的浴他。

天皇的居室是两间，中间用隔扇隔开。天皇在这里更换祭服。战前，主管皇室祭祀的祭事课长星野辉兴解释说：“绫绮殿是陛下成神的神圣无比的殿堂。”

天皇在三名侍从的帮助下更衣，把军服挂在屋角的衣架上。

天皇更换内衣。上身穿和服并系白带，脚穿布袜。下身穿红色和服裤裙，裤裙之上再套上一条裤裙。

两名侍从在天皇前后帮助更衣，一名侍从一一取出衣带和裤裙等交给另外两名侍从。

接着穿袍戴冠。这种日本古代正式服装叫作衣冠束带，也叫黄栌染御袍。冠上边的纓，普通神主戴的从中间起向后垂，天皇戴的也同样是黑色，名叫御立纓，一直向上伸展。

天皇换完祭服，侍从把《御告文》放到祭服的衣兜里。《御告文》是天

皇对神祖的祭文。

其后，两名侍从拿来水桶和耳盆。

天皇朝耳盆伸出两手，另一名侍从从水桶里舀出温水倒在他手上。耳盆涂着黑漆，两旁有耳用手拿着故叫耳盆。天皇净手完毕，侍从给他一张日本纸擦手。

侍从呈给天皇一个银色的嗽口碗，这是个濑户瓷的大碗。天皇用两手端起嗽口，将水吐到耳盆里。

然后，天皇坐在椅背镶有菊花徽章的椅子上。侍从们则坐在榻榻咪上，在等候祭祀开始。

外面传来神乐的旋律。

“一切准备完毕。”主管皇官祭祀的官员名叫掌典长，他来到这里通报说。于是，侍从捧着一个剑匣——里边装的是草剃剑——走在前面，其次是天皇，再次是手提天皇下襟的侍从。他们一同出回廊走向贤所。

贤所前庭丙侧各有一排建筑物，在建筑物前放置着的涂有黑漆的折叠凳上，以皇族为首的百官代表在坐等。贤所前边有神乐殿，乐师们在缓慢地奏神乐。所说神乐殿也不过是地面铺上白砂，几根柱子支撑着屋顶，乐师站在那里奏乐而已。

掌典向外开启贤所正门，供上供物。

继续鸣奏神乐，祭场上的人们仿佛从现实世界被带到另一个世界。

衣冠束带的掌典长开始念祝词。

掌典长以缓慢、平稳的声调念完祝词后退下，主管皇官仪式的式部官向参加者喊“起立”。

这时人们看见了高松宫、三笠宫、东久迩宫首相、近卫公爵等。

捧剑的侍从走在前头，后边是身穿黄土色束带、手持笏板的天皇。

在贤所回廊台阶前，侍从帮助天皇脱下刚才穿上的“御插鞋”。

天皇走进贤所，提下襟的侍从紧跟在后，捧剑的侍从在门外平伏，将剑用两手高举到头部之上。

贤所里也有供奉着天照大御神的神镜——八咫镜的正殿和侧殿。给天皇提下襟的侍从只能到侧殿。掌典来到正殿前打开帷幕也俯伏在地，等候天皇的到来。

天皇自此膝行——以膝着地向前行，向供物前盛有神体的神柜行两拜礼——站立行拜礼和俯伏行拜礼。

然后天皇站起来取出《御告文》朗读。《御告文》就是天皇的祝词。

正殿四面不透风，里边很闷热。

贤所外面，可以听到天皇读《御告文》声。此外除了蝉鸣声、野鸟啼声外，再无其它声响。天皇用语尾不落的平声朗读。模仿古文起草的《御告文》称颂神明，对虽有诸神庇护的战争败绩表示歉疚。最后陈述了自己战战兢兢的态度。

读完《御告文》后，天皇又俯伏在地。身穿白和服、外套火红裤裙的内掌典拉正殿天棚垂下来的绳子鸣铃，铃声“铛！铛”作响，听说是鸣一百零一下或一百零八下，这时内掌典已神灵附体，所以鸣多少下都已无关紧要。

铃声鸣完，天皇抬起头来，膝行退出正殿。

天皇退出后，皇后右手持“御桧扇”，在女官服侍下出场。

这一天皇太后没有来，是派侍从代拜的。

读完《御告文》，如果铃声清朗，就是说神明俯允所奏，否则便是没有俯允。

天皇在正殿俯伏时，一定侧耳恭听了。但是，其后谁也没说当时的铃声是否清朗。

“陛下被绑架……”

十六天前曾是陆军少佐的桥本贤次身穿黑制服，佩带军刀，从吹上御苑穿过西侧的原近卫步兵联队的营房向前走去。

天空晴朗，几朵白云飘浮在蓝天上。

桥本来到原师团司令部，登净长

皮靴上的尘土，然后走进楼内。桥本的制服和旧时代的军服一模一样，只是帽徽和领章略有不同。

走廊上还有身穿黑制服的队员在来往行走。近卫团师在十六天前的9月10日已经解散，全日本的军队已被解除武装，只有这里是别有天地。

近卫第1、第2联队继续存在，只是改名为第1、第2卫士队。其上则有名为“总队本部”的师团司令部。到9月10日为止，桥本曾任大队长（营长），如今中队（连）已改称寅，他是寮长。

桥本是被总队本部的藤吉诚之通过电话叫来的。到9月10日以前，藤吉是师团的中佐参谋。藤吉在电话中告诉桥本：“有内密要事相商，请速来。”

进屋后，藤吉让他坐下。

“有事和你单独谈一谈。”

“什么事？”桥本很惊讶。

“明天早晨，天皇要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去。准备让你去警卫。明天早8时到宫内省门前，接受总务课长的指示。”

桥本正要回答，藤吉继续说：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们的部队首长，也不要告诉家属，就是对你的妻子也不要说。需要绝对保密。”

今年二十五岁的桥本感到很紧张，仿佛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传闻说美军进驻以后，要逮捕天皇，并带到美国去。

藤吉还命令说，服装可穿适当的西服，不要带任何武器。

“没有武器用什么警卫？警卫的任务……？”

桥本有些急了。藤吉答道：

“那就看你的啦！”

第二天早上8时，桥本因没有西服，借朋友一身国民服穿上，来到宫内省正门前。前一天晚上，他和新婚的妻子说，也许有重要任务，也可能有什么万一。但关于天皇的事，一点也没提。

桥本想，反正弄不好得剖腹自杀，也许自己也被带走。他在宫内省门前远望，日丽风情。他在紧张地恭候。

在正门前，停放着一辆黑色敞篷汽车。

桥本被告知，要和皇宫警察川越宪雄警视二人乘坐在这辆前导车的后部护卫天皇。此次“行幸”极其保密，所以不使用御用车，陛下也乘黑色轿车前往美国大使馆，途中也不进行交通戒严。

9时50分，在御文库的台阶前，排列着侍从、侍从武官、侍医共七八人。

他们在送天皇外出。大家都知道天皇是去会见敌将麦克阿瑟。侍从小出英经在想，陛下一定能平安归来，但同时也感到不安。他担心会出现交付“国际审判”或要求“隐退”等情况。

在御文库，身着十分考究的晨礼服的天皇在皇后的跟随下从里边的房间走出来。

皇后手持天皇的大礼帽，女官们排列在大厅行礼。

来到正门，皇后放下大礼帽，递给天皇一个鞋拔子。天皇穿上皮鞋。在宫里把这种皮鞋叫“宫内省牌”。皮鞋没有鞋带，两侧有松紧带，穿脱方便。

“请多保重”。皇后说。

天皇坐到黑色汽车的后面，藤田侍从长和他对坐。司机的旁边坐着警卫侍卫柴传吉。

第二辆汽车里坐着石渡宫内大臣和德大寺实厚侍从，两人都穿晨礼服。德大寺手中捧着一大束鲜花，这是皇后为赠给麦克阿瑟夫人，特地从新宿御苑的温室取来的。

关于皇后向麦克阿瑟夫人赠花，事前在宫中曾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对一位司令官夫人没有赠花的必要，而怀柔论者认为应该以此给对方留个好印象。结果后者的意见被采纳了。

黑色汽车缓缓开动，恭送的人都低头敬礼。此刻，吉桥大佐想起明治24年（189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心潮起伏不安。那年，来日本访问的俄国尼古拉皇太子遇刺受伤，明治天皇也曾在人们的恭送下到神户港停泊的俄国巡洋舰去道歉。当时俄国是个大国，大家也曾担心怕明治天皇被留下……

天皇的汽车从吹上御苑的通用门驶出，桥本和川越乘坐的敞篷车驶在前面。

车队驶出半藏门。看到敞篷汽车驶来，皇宫警察都立正敬礼。从十天前开始，也肩美国兵在皇宫的备门站岗，他们在嚼着口香糖看热闹。

天皇访问麦克阿瑟，是9月17日继重光任外相的吉田茂事先征询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意见，对方表示同意后才由宫内省抓紧安排的。总之，麦克阿瑟上将是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是日本现实的“统治者”，天皇不能因忽视而不见他。

9月20日，藤田侍从长曾身穿晨礼服头戴大礼帽，作为陛下的使者去拜会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设在面对皇宫前广场护城壕的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内。到了司令部，藤田等了约十分钟。在他正感受着陛下的使者也需等候的屈辱感时，方被领到上将的办公室。

藤田通过翻译说带来天皇的话，然后做了转达：

“上将自开战以来，转战于备战场，此次又进驻日本，十分辛劳。您的健康情况如何？在炎热的南方诸岛，没损害您的健康吗？日本正是夏季的残暑，请注意身体。”

麦克阿瑟回答说：

“承蒙关心不胜感谢。请向天皇代我致意。”

麦克阿瑟很郑重。大概他事先调查过，知道藤田是海军大将，所以称他为“提督”，并请他吸雪茄烟。

藤田归来后，向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相汇报说麦克阿瑟很有礼貌。

在麦克阿瑟的幕僚里曾有不少人提议，为了显示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权威，应该把天皇叫来。但麦克阿瑟说天皇一定会自己来的。

天皇的汽车在向樱田门前进。自从美军于9月8日进驻东京以来，天皇今天是第一次出皇宫。

来到警视厅前遇到红信号，车队停下。天皇的车队因交通信号停车这还是第一次。桥本通过反射镜看到天皇的车旁停着一辆市内电车。但是，乘客谁也没注意到。往常天皇外出总是坐褐色汽车，并由近卫兵乘摩托车在侧面

警卫着。

来到白垩色的美国大使馆，但没有进正门，而是由对方指定，车队沿着大使馆的坡道驶上去。到了房门前，受到手持步枪的卫兵拦阻，车队停下。

川越慌忙去最后的车辆叫翻译。这时从门里跑出一位高级军官模样的美国军人，把车队接到院里。

在门前，天皇走下汽车。副参谋长波纳·弗拉兹准将和副官方宾·帕瓦兹大尉出来迎接。天皇有些不知所措，但看清两人后，便郑重地行礼。

藤田、石渡、德大寺、村山同天皇一起进入馆内。

走进大厅，麦克阿瑟穿着不系领带的开领军衫，在会客室的门前等候。日本方面没有注意到，在帷幕后边有金·麦克阿瑟夫人和其子阿萨，在约定“绝对不许出声”的条件下，在偷看着天皇。

一看天皇走进来，麦克阿瑟大步走向前称“陛下”，并以手拍天皇肩膀，天皇向他行更深的礼。天皇不论见到谁，都郑重地行礼。

天皇向上将一一介绍自己的随员。

麦克阿瑟和天皇、翻译三人走进客厅。

接着，麦克阿瑟向天皇让坐，自己取一支香烟向天皇敬烟。

天皇用颤抖的手接过香烟，用麦克阿瑟递过来的火将烟点着。天皇是不吸烟的。

关于这次会见，麦克阿瑟日后在回忆录上写道：

“天皇说，‘我是唯一因推行战争而对日本国民的政治、军事决定和行动负有责任的人。我是为了接受你所代表的联合国的裁决而来的’——我深受感动。这是生与死的责任。这种明知不应归于天皇的责任也主动承担的态度，使我想到坐在对面的天皇，作为一个人，应是日本最高的绅士。”

这期间，石渡宫相等被让到客厅旁边的书房等候。弗拉兹准将和帕瓦兹副官在接待。因为没有翻译。大家都在难为情地沉默着。德大寺侍从不会英语，连说带比划地把准备好的花束交给副官，也不知能否交给麦克阿瑟夫人。

桥本和川越还在门前等候。天皇一行进入馆内后刚过五、六分钟，外边的马路上便传来几十辆汽车通过的声音。桥本一惊，只见门外围上来一百多人。

是新闻记者，不知从哪儿听到消息跑来的。这些记者一半是外国人，一半是日本记者。吵吵嚷嚷的记者和摄影师们把正门前的空地站满了。日本的记者客气些，站在后面。

外国记者开始向桥本和川越采访，但是两人都不会英语。一名日本记者走到前面来。

“我是同盟通信社的，这些人想问问，今天早晨陛下吃的是面包还是大米饭？”

桥本和川越说我们是侍卫，但外国记者的吵嚷仍没有停止。

两人开始注意时间。天皇曾说到里边十五分钟就出来。总之，“行幸”的时间是不能搞乱的。

二十分过去了。桥本的心中被一种不吉利感笼罩了，他生怕天皇遭到诱拐。两人望上空，也许用直升机把天皇绑架走

两人对了对表。

“怎么办？”

“再等一等吧！”

三十分过去了，天皇还没有出来。随从人员也一定被监禁

“干吧！破门闯进去。”

“好，干吧！”

两人心情悲壮，已听不到记者吵嚷的声音，心里只是在想闯进馆内，打倒敌将，救回陛下。正要行动的时候，正门开了。

天皇微笑着走出来。

记者们骚动起来。

麦克阿瑟的副王

再回到美国大使馆里。

客厅门开，先走出身穿晨礼服的天皇，紧接着是穿土黄色开领衫、略式军服的麦克阿瑟，最后是翻译奥村。

在旁边书房里等候的石渡宫相等四人，一看天皇走出，也紧张地站起来。天皇微笑。麦克阿瑟亲切地和等候的人们握手。

“藤田提督！”

麦克阿瑟在一星期前见过藤田侍从长，此时在用英文打招呼并和他握手。

在这里，副参谋长弗拉兹准将和副官帕瓦兹大尉也掺和进来，大家闲谈了几分钟。

四人看到天皇和麦克阿瑟此时的表情，感到有些放心了。虽不知道谈话内容，但看得出一定谈得很好。原来预定十五分钟，实际延长到三十五分钟。

麦克阿瑟让天皇来到大厅。他伸出手来，天皇也将手伸出和他相握，并微微低头。握完手，天皇郑重地行礼。

麦克阿瑟只送到大厅。弗拉兹准将和帕瓦兹副官推开门出来一看，门前有一百余名摄影师和记者被卫兵向后推着，在墙边上排成几层，在喊着什么。

天皇登上旧的英国产高级轿车，跟在警卫的敞篷车后驶

和来时同样，敞篷汽车在前，石渡宫相等的两辆车在后。天空十分晴朗。在回皇宫的途中，可以看到两侧烧焦的楼房和遍地瓦砾。此次战争使东京被烧的房屋，为东大地震的两倍，死者为其一倍半。来往行人都现出茫然若失的表情。

天皇回到御文库，侍从们来到天堃的车前迎接。

天皇显得格外精神。下车的时候，步履也很轻松，

天皇走进御文库，皇后在里面迎接。

皇后说：“您回来啦！一切都很顺利吧！”“看到天皇愉快的表情，她似乎放心了，并微笑行礼。天皇也向她问好、回礼。

天皇利麦克阿瑟上将在9月27日的三十五分钟会见中都说了些什么，在麦克阿瑟送天皇走出客厅时，曾要求不要对任何人讲，天皇也同意了。

1963年，麦克阿瑟曾写了一本《麦克阿瑟回忆录》，其中有关和天皇的第一次会见只写了一页多。“开始时，天皇有些神经质，很紧张，向他敬香烟时两手有些颤动。自己曾努力设法安慰他，但天皇说战争的一切责任都在他自己，为了接受联合国的裁决才来到这里。为此，自己很受感动。”只写了这些。

麦克阿瑟将军和天皇的会见，对于和占领军同来东京的外国记者们——这时还叫随军记者——来说，是一条大新闻。为了弄清麦克阿瑟和天皇都谈了些什么，记者们对总司令部进行了全面采访。

英国广播公司在几天后的10月1日，曾撰稿说：

“麦克阿瑟上将和天皇在下述问题上意见一致。这就是如果继续战争，联合国军以武力进攻日本，则联合国军和日本的死伤必将更大，日本将完全被破坏。

“接着，麦克阿瑟上将和天皇谈到联合国军占领日本。天皇对前一段的占领表示‘极为满意’。

“麦克阿瑟上将对天皇说：‘陛下对重建日本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只要陛下的意见符合联合国的政策，我将尽快予以实行。’”

在会见后的第二天，藤田侍从长从翻译奥村那里收到一份关于会见时发言要点的追忆记录。藤田和往常一样过目后交给了天皇。

藤田看的时候虽然没有抄下来，但是有两点他记得很清楚。记录上写道：

“……陛下向上将说：

‘因为战败，将被追究各种责任，责任全在我。文武百官皆受命于我，他们没有责任。

‘我一身如何，在所不计，愿委于你处置。此外，希不要给国民生活造成困难，希联合国给予援助。’”

他披沥了舍身为国民而殉的决心，这种天真的流露使麦克阿瑟上将深受感动。

“战败国的元首，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我向陛下表示感谢。占领军之得以顺利进驻，日本军之得以顺利复员，都赖于陛下协力。今后推行占领政策，也多赖于陛下的协助。请多关照。”

奥村的回忆记录，用宫内省便笺写了五页。平素呈给天皇的文件阅完后，都返给侍从长整理保管，只有这份文件没有返送，一直在天皇手中。

帕瓦兹大尉送走天皇的车队后回到馆内。后来他回忆说：

“麦克阿瑟夫人和犹在等上将开口，稍停，上将说：

‘我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然而，当我看到如此身居高位、集权威于一身的人物，今天如此降低身份，我感到很可怜。’

接着，他就上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

不一会儿，我们这些副官们通过宫内省请天皇签名留念。不久，收到了天皇好象用发颤的手写来的罗马字签名。”

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日本投降，是接受了联合国的“天皇及政府的统治权限从属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联合国军在《波茨坦宣言》的各项条件被接受之前，驻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最终统治形态，按照《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国民自由表决”而“无条件投降”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意味着什么？联合国还要做什么，完全难以预料。

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的9月2日，成立了一个停战联络事务所。这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曾把预定第二天发表的《告日本国民》的布告转给联络事务所。其中有三条。1.天皇置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之下；2.日本纸币禁止流通，使用军用票；3.关闭日本法院，在美军法庭进行审判。这等于否定日本政府的存在。重光外相大为震惊。他马上赶到横滨进行交涉，结果得到了总司令部“不实行军政”的诺言。

9月8日，美军进驻东京。17日，麦克阿瑟上将进入设在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内的总司令部。占领军开始逮捕战犯。被逮捕的有东条英机原首相、贺屋星宣原藏相、岸信介原商工相等。关于占领日本的时间问题，占领军东京地区司令官罗巴特·爱凯尔伯格中将说是“短期间”，总司令部的校官们说是二十年，空军的卡特斯·鲁梅中将答记者问说是一百年。完全不可预料。

虽然联合国军已开始逮捕战犯嫌疑者，但东久迩宫首相说，不要等候联合国指示，日本自己处理战犯，并成立了“搜查委员会”。美军已开始使用B型圆单位的军用货币，名为军用票。大藏省声明该军用票与日元等价流通，可以随意兑换。

关于天皇制，在日本投降时曾以“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大权”的前提下，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对此，联合国方面采取了“无条件投降”的形式，前面引用的回答，对日本的条件是否同意，也是很暧昧的。

使形势混乱的是，为了达到联合国军的占领目的，决定利用天皇和日本政府，但在日本上层，哪一级算协助者，哪一级算敌人，还不明确。并且，在日本国内没有个人责任的概念和契约的观念，因而谁是战争责任者，也没有追究起来。但是，以美英两国为首包括中国、澳大利亚、苏联都已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

从9月17日起，美军派遣岗哨警卫皇宫，在各门站岗。皇宫里传说这是软禁天皇，因而恐慌起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藤田侍从长事后写的那样，“设置岗哨实为禁止外国人随意进入官城而设，占领初期说宫城成为软禁状态纯属杞忧”。

8月21日，为防美军夺走三种神器之一的草薙剑，派遣小出侍从去热田神宫；指示如有万一，可由神主携带逃跑。剑是御神体，欣在一个很大很重的拒里，被敕封着，只有敕质才可以开启。

由于天皇访问麦克阿瑟总司令官，得知联合国军对天皇的态度并不严厉。如果全面接受会见当时所提出来的条件，天皇就成了麦克阿瑟的副王。

两天前的9月25日，天皇会见了《纽约时报》记者库鲁库宏。这次单独会见是在宫内省大楼年的临时谒见室进行的。天皇身穿晨礼服坐在椅子上，背后是金屏风。这次采访因是总司令部涉外局提出来的，所以不好回绝。

天皇回答了事先提出的问题，并说希望日本能变成一个和平民主国家。当对方提出“东条大将欺骗地利用宣战诏书偷袭珍珠湾，您是怎么想的？这是陛下的主意吗”问题时，天皇仅仅回答说“东条使用宣战诏书，并不是我的主意”。

从美国大使馆回来两天后，天皇在御文库的政务室对木户说：“美国报纸对我的舆论，使我深感遗憾。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把我的本官通过新闻记者讲明白，或者向麦克阿瑟上将谈谈也无妨。木户，你的想法如何？”

木户说，现在美国舆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言论。从两大前麦克阿瑟上将的发言看，他并没有那种想法。因此，应该暂时“隐忍”，保持沉默为好。

“但是，舆论认为我好象信奉法西斯似的，这我实在受不了。实际上，因为我过分采取君主立宪制，才弄成这个样子。战争中也曾有人希望我进一步发出命令，可我仍按立宪办事。对于战争，我曾极力设法避免……。”天皇凝视着木户。“过去上海事变，白川大将真是遵守了我的命令。大将死时，我赋了一首和歌给了他夫人。在‘七·七事变’时，又发生芦沟桥事件。那时，我找来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让他们和蒋妥协，两人一开头就回答说解决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今天想起来，真是遗憾。”

白川义则大将在昭和7年（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时，任日本派遣军司令官。他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后，遵守中央命令停战了。白川在这年4月天长节在上海举行庆祝仪式时，被朝鲜人投来炸弹炸死。天皇为此曾赋一首和歌：“少女喜迎女儿节，切望战争到此停。”

芦沟桥事件当时的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陆相是杉山元大将，蒋指的是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秋晨和煦的阳光，在照射吹上御苑。

本户回答说，如我将来赋闲在家以度余年，我想把天皇自“九一八事变”的经历写下未，以“显扬御圣德”。

近卫师团变样了

停战还不到二十天。

与皇宫只隔着一条马路的西侧的近卫师团营房里，几千套军服堆积如山，旁边排列着二十个四斗装木桶（盛酒的木桶，1斗 = 18.039 公升——译者注）。

在军官的指挥下，土黄色的军服陆续被扔到木桶里染色。木桶里向上冒热气。光着上半身的士兵们一边擦汗一边用木棒搅。从里边捞出来时还在淌黑水，其中也有裹腿布、帽子。

在晒衣竿上，挂满了染黑的军服，也存染得花花达达的。晒衣竿不够用，在营房的院子里新竖起立柱，拴上绳子。

士兵们用水桶提来热水，往里加黑染色。

士兵的整个身子都被溅黑了。

这项作业一直持续到9月10日。

自9月10日起，从二重桥正门到皇宫各门、皇宫内部贤所岗哨、各岗哨的卫兵都换上黑色制服，手持上有刺刀的枪在站岗。帽徽也变了。以前近卫师团的帽徽是樱花围绕黄星，如今是樱花围绕菊花的黄帽徽。并且是用黑呢绒地印制的，看上去也很粗糙。

10日当天，一百八十名军官身穿染黑了的制服，在宫内省大楼的前庭排成三列。这里不应该称为军官，已改叫卫士监。这些人当中有勋章的，都在胸前佩带着略章，并且戴白手

稍停，在藤田侍从长的先下，天皇身穿西装从正门走出来。

“立正——”

到昨天还是师团长的后藤光藏，今晨起已改称长官了，他在喊口令。

天皇站在中央，后藤再一次喊口令：

“向天皇陛下敬礼！”

卫士监们左手按军刀，一齐举手敬礼。

天皇原地立正，微微低头答礼。

阴天，浓云密布。

后藤长官回到红砖造的师团司令部。门前“近卫第1师团司令部”的牌子已被改成用白木牌写的“禁卫府总队本部”了。

后藤来到师团长室，联队长和参谋交替着走进来。从今天起，师团长室改叫长官室，队长改叫皇宫卫士队长，参谋改叫总务部员。

近卫师团到昨天已被取消。为了保护天皇，新成立了“皇宫卫士队”这个“亲卫队”，在近卫师团的一万五千人将兵中，选拔了上等兵以上的志愿者共四千人。

日本投降后，以梅津参谋总长为首的陆军首脑决定，军队虽解除武装，为了作为将来重整军备的核心，要将近卫师团保留下来。但这是需要联合国同意的。为此，以河边虎四郎中将作为联队长的投降使节团，在去马尼拉和联合国牟联系时，提出要求保留近卫师团，却被一口回绝了。

21日河边中将一行归来，宫内省和政府听到这一汇报十分狼狈。既然联合国对“维护国体”已经有所谅解——事实上并未明确答应。

由于战败，木户内大臣、宫内省和政府的上层都担心引起共产革命和暴动。万一发生意外，仅靠皇宫警察是守不住天皇和宫城的。原来任近卫师团

参谋又留在禁卫府的沟口昌弘回忆说：“当时比左翼还可怕的是，右翼爱国团体有可能闯进皇

8月末，东久迩宫首相和梅津参谋总长进宫拜谒天皇，上奏“事实上”保存近卫师团的政策。

另一方面，以外务省为母体新成立的停战联络事务所，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进驻东京之前，在横滨时就与其交涉，要求在近卫师团解散后，新组成“轻装备”的警卫队。此事不知为何竟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轻易地批准了。

于是，在宫内省决定新成立“禁卫府”，把近卫第1联队、第2联队改名为“第1、第2皇宫卫士队”，队员由近卫师团将兵中选优组成。“禁”是“天子住处”的意思，名称均出自平安朝的旧制。“禁卫”意思是“近卫兵”，卫士队分为“右近队”和“左近队”两个营，营由名叫“察”的两个连组成。素也是古代的一种官制。

在禁卫府之下，把皇宫警察也编进去了。

随着近卫师团被取消的日子逐渐临近，各联队曾募集愿意留下来的人。说募集，不如说是以中队为单位，由中队长选表现好的进行半命令地劝说。考虑到要作为重整军备的据点，联队长原地任卫士队长，大佐级当上了营级的左近、右近队长，营长当上了连级的夸长，连长当上了排级的班长。阶级使用，集中精锐。

军官叫“卫士监”，下士官叫“卫士长”，士兵叫“卫士”。卫士长由尉官和选拔优秀的士官学校学员充任。卫士由上等兵以上构成。

就这样，禁卫府诞生了。

9月10日的《读卖报知新闻》以“守护宫城新成立禁卫府、首任长官后藤光藏中将”标题下报导说：“由于守卫宫城皇宫的近卫师团复员，宫内省警卫局被取消，决定在宫内大臣管理下设立禁卫府，从10日起公布官制实行……皇宫卫士是我唯一之光荣武人，明年以后将从由地方长官推荐二十至二十三周岁之地方青年中选拔之。”

黑制服的现代“平安朝”士兵，住在皇宫后面近卫第1、第2联队的营房里，装备有步枪、机枪和掷弹筒。

美军于9月8日已经进驻东京，从17日起为防联合国军士兵侵入，在皇宫各门已有美军站岗。皇宫卫士队员守护门内，外面是看不见的。

卫士队从起床、熄灯到内务活动，都和旧军队一样。每天早晨要高唱从“一、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开始的军人敕谕。寮长、班长进行军人精神上的训话。军官中也有许多人坚信，卫士队继承了七十二年来“国军的传统”。他们照常使用着皇宫正门里面的守备队司令部，吹上御苑通用门的双岗哨、贤所仪仗队勤务、巡回警戒等，都和近卫师团时代一模一样。

但是，没过多久，大家便有一种让占领军看不起的感觉。制服染得不好，摘下帽子额头上有一道黑圈，裤子掉色把大腿染黑了。所以每当有卫士队员上街的时候都尽量让他们穿便服。就是穿制服外出时，也不许带军刀和刺刀。

刺杀和射击训练在兵营内进行，在庭院里只做体操。这是为了防止“麦克阿瑟的飞机”（美国空军飞机）在上空侦察、照相所采取的方法。在士兵的住室里，把床堆放在一边，中间可以空出四十平方米的地方，在这里和走廊使用空包弹进行射击训练、匍匐前进和突击训练，但是没有进行小队、中队的战斗训练。

这期间，士兵们竟自嘲他说是“玩具部队”。

卫士队还被派遣到各处去。有的到皇太子疏散的奥日光的南间旅馆，有的到皇太子的弟弟义宫住的日光别墅，有的到8月20日皇太后搬去的轻井泽，担任警卫工作。

派遣到日光去的是一个大队。在战争中，如果美军登陆追上来，就得领着皇太子逃跑。现在停战，每天只是警卫，过着安稳的日子。

原来，为了准备领着皇太子逃跑或蹲山沟，部队带来很多大米、罐头、调味料和酒，所以每天吃得都很充足。日光市有许多湖，有时可以投手榴弹，炸到一些大马哈鱼、鲫鱼和鳊鱼。

进入9月，由于部队换班，卫士监佩带军刀，卫士长和卫士们带着枪，全副武装乘上普通列车上连挂的专车。人们看到车站上这些和旧军队一样穿黑制服的军人，都说这是“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走近一看，帽子上有菊花徽章，再一打听，才知道是新成立的皇宫卫士队。

在南间旅馆门前，立了一块英语写的“美军不得入内”的牌子。旅馆周围有卫士站岗。有时美国兵乘吉普车跑上坡来，侍从告诉他“这里是皇室重地，到此须经联合国军司令部批准”。这样一说，对方也就退去了。

这期间，皇太子常到旅馆近处汤之湖上，和同学们乘船钓鱼。日光所在部队长村上稳夫带着卫士在岸边各戒。有时皇太子钓不到鱼，就焦躁地用竹竿击打水面。特别是总是同学们钓到鱼时，他就一个劲儿地敲打人家的鱼漂儿。这时，警卫的卫士就喊：

“殿下又打人家鱼漂啦！”

有时皇太子因自己的鱼竿钓不到鱼，就搅混周围的水大声喊：

“我父亲是日本第一伟人，所以鱼才不上我的钩。”

当天晚上，在卫士队本部的木屋旅馆里，卫士监们议论，皇太子虽尚幼小，但战败不屈，仍知道天皇陛下在日本最伟大，真了不起。

在奥日光，只发生过一次和美军的交涉。

进入10月，村上已回东京，美军宪兵乘两辆吉普车来到南间旅馆。

新到任的指挥官桥本贤次卫士监出去迎接。接着后边又开来一辆带拖车的吉普，拖车上装着货物。

因为素无联系，美军不了解卫士队，看到身穿黑制服并持着枪的日本兵，很是惊讶。

美军中一名混血且又傲慢的翻译，用说不清的日语问：“穿黑制服的士兵”是怎么回事？由于翻译翻不上来，桥本慌忙把镇上的邮政局长请来。他会点英语，总算弄通了。

之后，从车上卸下一个箱子，箱子上目片假名写着“火药”字样。战争中如受美军袭击，为阻塞旅馆通路，在各处安装了火药，停战后已全部撤下。这一箱一定是忘下后被美国宪兵发现的。

桥本怕出麻烦，急中生智他说：“羊羹，这是日本点心。”

邮政局长照样翻译。

桥本取出一块，剥下油纸塞入口中，边吃边露出笑容。

接着，美军宪兵指挥官也拿一块要尝尝，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火药。

宪兵发了火，把桥本带到宇都宫美军宪兵司令部。卫士队因队长被带走也乱了阵脚。幸而已被占领军接收的日光市金谷旅馆经理托住在他那里的美高级军官说情，才被放出来。

翌年 4 月，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禁卫府和皇宫卫士队都被解散了。

朝鲜王族的流离

走出走廊，眼前的庭院里是一片秋阳照射下的结满果实的柿子树。

李王垠和方子妃以熟悉的脚步来到一个房间前，跟随的事务官打开了门。

这是东京都立松泽医院的中三病室。进屋后，一女护士恭敬地行礼。事务官放下带来的包袱。

“带来点水果。德惠夫人怎么样啦？”

“今天早晨太太很安静，还拍皮球玩来着……”

方子妃和女护士在谈话。在铺有榻榻米房间的一角，一位漂亮女子盘腿大坐，嘴在嘟囔着，用无焦点的眼睛在看着进来的人们。

她像用朝鲜语在说着什么，并小声哼着小调，细长的眼睛看上去十分动人。

窗上镶有铁柱，向南而明亮。这是特等房间，约二十平方米，只住一个人，还有壁龛。

李王垠什么也没说，他脸色苍白，在凝视着妹妹宗伯爵夫人。经方子妃催促方一同离去。

宗伯爵夫人——对李王家的世袭人李王垠来说。应叫德惠翁王——看着很年轻，实际上已三十三岁。她在这所松泽医院已经住了七年了。她嫁给日本旧对马藩主的直系宗武志伯爵后，患了早发性痴呆症。他是李王垠同父异母之妹，庶出的王女，韩国的宫里叫“翁王”。

自德惠入院以来，李王垠常来看望她。

但是，医院对皇族的到来并没有什么举动。松泽医院里也来过“皇后陛下”、“天皇”和“大总统”。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来看望家属，如过分迎送，反而会感到不方便。

李王垠和方子妃乖上黑色汽车向赤坂的官邸归去。医院周围有菜园、树林和旱田。

李王垠不安地望着窗外，日本投降后的两个月里，他变得憔悴了。虽然还受着日本皇族的待遇，但联合国已约定让朝鲜独立。美军从9月起进驻朝鲜，和苏军以38度线划分南北分区占领。到10月份，逃往美国三十年的李承晚亡命政府又返回故国，左右各民族党派为准备独立在激烈地争夺领导权。

朝鲜王公族的开销，本来是由朝鲜总督府的李王管家交付的。进入9月份，却不见一文，李王家断了收入。李王管家设在朝鲜总督府下，长官是日本人，他管理李王家在朝鲜的王宫山林和巨大财产，每年都获得很大收入。

二十五年前。日本以武力威胁强夺朝鲜，实行了日韩合并。李王垠就是最后的皇太子。垠生于侧室，父亲李太王是李朝第二十六代国王。日俄战孝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为了恢复独立，向国外派密使发密信被日本发觉，由当时的朝鲜统监——事实上的总督——强令退位。垠的哥哥李坻继承王位，号称纯宗皇帝。纯宗皇帝在日韩合并时曾发布最后诏书说：“服从日本命国文明之新政。共受其幸福。朕今日比举，非遗忘尔众庶，实出于救活尔众庶等之至意。尔臣民等其克体朕意。”

日韩合并条约第一条规定说，韩国皇帝陛下将关于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元全且永久让与出平国皇帝陛下。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保留韩国皇族之尊称、

威严、荣誉及“供给充分的年俸”。

李王垠现已失去应旧的故国，车窗外看到的日本是异乡。如果朝鲜一独立，他就失去了被当作日本皇族待遇的根据。

在欧洲各国皇室间互通婚姻是常有的事。日本多年闭夫锁国，从明治以后，才学习欧洲各国成为殖民帝国。日本皇室和韩国皇室开始联姻，是在1920年。

这一年，李王垠和梨本宫守正王长女方子结婚。垠刚被带到日本时才十二岁，两年以后，朝鲜被合并于日本。这时他还是王世子，即皇太子。垠既是人质，又被施以“日本人化”的教育。

垠从学习院，经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作为日本军人到近卫步兵第2联队、参谋本部勤务，同时作为派遣军出征华北。停战前在日本国内任旅团长、师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官等。

他和方子女王的结合是由日本一手包办的。宫中曾传说，天皇当皇太子和久迩宫良子女王订立婚约之前，方子曾是皇太子妃的有力竞争者。方子在十六岁的时候，从宫内省发表的文件上才知道根据大正天皇的旨意，决定了她与李王世子的婚约。在这以前，母亲也说过宫内省曾非正式地来探听意向，当时方子如果想辞退这门亲事也未尝不可。方子在战后回顾当时她知道这一决定的情形时说，她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悲伤，曾大哭一场。

但是，定婚后两人十分和睦。每逢李王垠乘马车来到麴町3番町的梨本宫官邸时，两人不是在广阔的庭院里散步，便是打网球，或者玩扑克。因为李太王去世，结婚晚了一年。

正因为如此，却有一位韩国王女，不得不一生过独身生活。

这就是闵闰秀。在垠九岁时和她订婚，当时王女是十一岁。在韩国的宫廷里，女子一旦定婚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不能结婚，就只能一生不嫁，抱恨终年。

李王垠和方子妃生活在赤坂的官邸里。但作为日本皇族的一员，李王垠仍属“外姓人”。在皇族中也有不少人李王家从李王管家得到巨大的收入而过着豪华的生活表示嫉妒。

在皇族聚会的时候，李王垠从不开口，在家里涉及政治问题也很少讲话。日本方面害怕李王垠彼朝鲜独立运动者所利用，曾让在官邸警卫的警察对来访者作记录。事实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垠对朝鲜问题像是有些漠不关心。但也是有原因的。关东大地震时，朝鲜人搞独立运动，到处宣传发动暴乱，数千朝鲜人被虐杀。当时也有流言说日本暴徒要袭击李王邸，因此，他不得不逃到皇宫里，在宫内省楼前支上帐篷生活了一个星期。只有在这时垠才为“朝鲜人受到这样误解真是不幸”而感到愤慨。昭和2年（1927年）李王垠夫妇赴欧洲旅行，船到上海港时，有消息说上海的韩国亡命政府要绑架他俩，吓得他俩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

赤坂的官邸里有西式房间和日本式房间，没有韩国式房间。李王垠在饮食方面喜欢吃西餐和日本饭菜。韩国的王室菜谱少辣，也很少用大蒜，所以他不爱吃大蒜和辣的东西。但据方子说，李王垠曾说过想吃朝鲜辣白菜。有时事务官夫人送来朝鲜饭菜，他也吃了。

结婚以后，方子曾学朝鲜语，但两人谈话时几乎全用日语。

李王垠十二岁那年动身去日本的最后一天晚上，父亲李太王把他叫到身边。在日俄争夺朝鲜霸权的时候，李太王的正室闵妃由于和俄国结盟，所以

被汉城日本守备队和一股大陆浪人给残杀了。

“到了日本，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心敞开。不然，生命和安全都将没有保障。”

接着，李太王用笔写下一个“忍”字。

李王垠在方子妃面前从未表现出喜怒哀乐，即使上中学时跟同学打仗也从不变脸色，只是回到寝室或浴室独自啜泣。

有时，他还与方子妃谈这样的话题：

“我已经不是朝鲜人了，但也未完全成为日本人，结果是两边都不靠。

“李王家受日本的皇族待遇，受到周到的庇护，也就和朝鲜民众越离越远了——想缩短这个距离，就得扩大与日本的距离。

“就算我能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不用说，有王族应受的限制。但因我是朝鲜人，不论是会见外国贵宾或是看电影，首先得考虑有无政治影响。并且一提朝鲜问题我就感到窒息、难受。日本方面已经定型，我一碰就是禁令。这种二重人格的存在，真令人难过……”

但是日本战败，朝鲜独立，他也不能从这痛苦中解放出来。

朝鲜光复——重见光明——后，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王垠还是拥有朝鲜名字的少数朝鲜人之一。战争中，日本对朝鲜实行“皇民化”、进行“创氏改名”，强制要求改成日本名。日本还同时禁止使用朝鲜语。殖民地支配国改变殖民地人民的姓名和语言，这也是别处所没有的。

太平洋战局对日本不利，李王垠几次对方子妃说：“早点结束战争多好。”

1945年初，一名叫尹弘燮的人来访赤坂官邸。他是纯宗皇帝妃尹大妃的哥哥。

在一个房间里，李王垠和尹会见，尹说，朝鲜京城的人们都很担心身处空袭频繁的东京的李王垠，并转达了尹大妃的口信。

“现在朝鲜国内传言四起，什么内鲜一体啦，皇道宣扬啦！这仅是一部分亲日分子的所为，一旦美军登陆，大家都会手持太极(八卦)旗去迎接的。”

他是用朝鲜语说的，只有“内鲜一体”、“皇道宣扬”是用日语说的。

接着尹说，为了以朝鲜皇太子的身份迎接独立，希望找个借口回来，不然独立的时候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李王垠表情未变，一直在沉默。他身着中将军服。

“殿下，我很高兴，实现大皇帝崇高德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大皇帝就是垠的父亲。他的哥哥李王垠(即纯宗皇帝)已于1925年病死。

“我有军务在身，不能离开东京。”李王垠冷淡他说。他用的是朝鲜宫廷的语言。

“再一次拜托您。为了朝鲜王室的将来，需要您回去。”

李王垠再次拒绝。尹只好一个人回朝鲜去了。

垠走出房间时哭了。这时，方子妃走来。

“大妃殿下的身体不舒服吗？”

“不！不是那么回事。”

方子妃没有接着往下问。

如今，日本战败了。

李王垠夫妇乘坐的车已来到东京市中心。他们在看着火烧后的断垣残壁和临时搭起的木板房。

李王朝和天皇制

名望很高的李王垠自停战以来住在赤坂宏伟的官邸里。他有些心神不安。

近来，在皇宫的宫内省大楼里，每周都开一次皇族情报恳谈会。李王垠每次都出席。

皇族情报恳谈会是为了应对今后多变的形势，正确掌握信息，而随时要求有关官厅干部出席，以听取情况的说明。

开会时，李王垠总是坐在一角，面色苍白，静静地听讲师的讲解和皇族们的争论。他的身份和其他皇族不同，不是根据《皇室典范》，而是根据日韩合并后制定的《王公家规范》。准确地说，他不是皇族而是日本的王公族。

然而，李王垠在皇族里，除了方子妃的娘家梨本官家外。再没有什么亲人。皇族间虽然互有礼貌，但别人对他总是像对“外姓人”似的而冷眼看待。并且李王家在朝鲜各地有庞大的财产，总督府每年都送来巨额年俸，他因此过着豪华的生活，但同时也受着其他皇族的嫉妒。因为李王垠是朝鲜王族这一微妙关系，在皇族会议席上，几乎是从不发言。

1945年10月召开了一次皇族情报恳谈会。

在闭会之前，宫内省的一名部长走进来，说这回要制定“天皇服”。

部长用毕恭毕敬的语调说，过去正式场合的天皇服，就是陆、海军服。因为军队解散，从11月起取消军服，所以有必要讨论、制定新的“天皇服”。对于各殿下也准照“天皇服”制定“皇族服”。说着他把画好的天皇服样式给大家看。

皇族们接过图案在兴致勃勃地看着。图案上画有菊花徽章的海军士官样的帽子和海军士官服样的上衣。

“上衣是黑褐色立领，边上镶有刺绣。衣领上的黑领章以及胸部和袖部都有带枝的菊花刺绣。帽子上的帽徽是金色的。不带佩剑。”

“取消军装后，穿这种新御服仍可以佩带勋章。”

这种“皇族服”的帽徽菊花是十四叶。部长补充通知说，服装店将派人到各官家官邸去给量尺寸。

部长一回头，看见坐在一隅的李王垠，顿然失色。

会后，他到走廊等李王垠出来。部长小声而又惶恐他说，“皇族服”只给皇族，不包括王族。

李王垠听后面无血色，踉跄欲倒。

“请到屋里休息一下！”

李王垠被扶回皇族休息室，在长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

……

朝鲜经过三十五年后，从日本统治下获得独立，举国沸腾。

这是一个令人久盼的日子，只有少数亲日分子除外。为了这一天，几万爱国者为反抗日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朝鲜以38度线为界，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这是为了受降日军的方便，由美方临时划定的。在本年里，朝鲜将何时用什么方法独立，还没有一定。38度线南侧美军已宣布实行军政，也讨论了在联合国中，由美、苏、英、中四国委任统治的方案。并且为了准备独立，从右到左民族各派纷纷组成新政党及团体，开始激烈地斗争，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然而，苏联支配下的北朝鲜暂可不提，南朝鲜的领导人也没有一个要求最后的皇太子李王垠回国。不但如此，国民在饱受异民族统治之苦时，李王一族作为日本皇族的一员而过着奢华的生活，很多人都把他看作“叛徒”。伴随着解放，舆论界正在提出如何处置殖民地时期的“亲日派”问题。

日本和朝鲜之间的通信已经断绝，在东京的李王一族，只能零星地听到些关于朝鲜情况的信息。

在日本的朝鲜王族有李王垠和方子妃，朝鲜公族有李键公和诚子妃。还有1945年8月战死在广岛的李键公之弟李鏊公。此外，还有垠的同义异母妹宗伯爵夫人。

在京城的还有韩国第二十六代国王李太王第二王子李垠、李垠妻金妃、韩国最后的第二十七代国王纯宗皇帝李王的遗孀尹大妃、李公的遗孀赞珠妃等。

但是，在朝鲜的李王家族情况如何，是不得而知的。总督府和李王管家都已被取消，听说由李王家族组成旧皇室财产管理委员会继续进行管理。

同时，在南朝鲜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十分活跃，已传出消息说要求美军把李王垠引渡回国，以便作为民族罪人进行处罚。这时司法权掌握在美军手中，李王垠听后战战兢兢，惶恐不安。

正在这时，自称麦克阿瑟上将副官的一名美国军官打电话来说要求会见李王垠。这名军官按约定时间来到李王官邸。事务官一通报，垠和方子互相激励着假装平静，来到正门房的会客室。

副官很礼貌地起立称垠为“殿下”，经让座他才坐下。接着他转达麦克阿瑟上将的话。1905年，麦克阿瑟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便随着日俄战争的观战武官、父亲阿萨·麦克阿瑟将军来到朝鲜，受到垠的父王高宗皇帝——即李太王——的亲切接见。上将还记得父亲曾赠给一个高丽瓷器的花瓶。此刻副官来此是为了代替上将表示敬意的。接着副官说，上将精心保存了这个花瓶，不幸的是在菲律宾和日军作战时弄丢了，十分遗憾。

虽然如此，垠也害怕在朝鲜恢复独立后，把他作为“亲日派”而被审判。新闻报导已提到多次，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为首，亲日派的许多要人有的被捕，有的自杀。

垠和方子已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在日本的朝鲜人中，有的经国人授意，在劝垠回国担任领导工作。事实上，在朝鲜农村还有不少人在崇拜着延续了五百年的李王朝的王世子。但垠仍是拒绝。

“我不愿再参与政治。无论如何要躲开悲剧……”垠常和方子这样说。

“无论出现什么事情，只要一家三口在一起，就能忍受过去。现在就三人共同渡过难关吧！”方子回各道。两人在互相激励。这期间又传来一个消息，在朝鲜李王家族中的一部分人向美军申述说，李王家的正当王位继承人不是垠而是李垠。的确，按王位继承顺序，比垠大二十岁的高宗皇帝第二王子李垠应在前面。但是根据日俄战争后缔结的日韩协约，韩国成为保护国，因为高宗皇帝还在背后反对，所以被日本强迫退位。日本在第一王子李垠即位为纯宗皇帝，并定第三王子垠为王世子为李太王晚年所生，受到溺爱。日本主张立他为皇太子到日本留学，一为怀柔，二可留作人质，垠但是被夺走似的来到日本。到停战为止，为了庆吊事宜，他曾四次回朝鲜，但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就回来了。

韩国宫廷内部极为复杂。拓的生母是李大王的王妃——闵妃，垠的生母是侧室张妃，垠的生母是侧室严妃。一族分成亲日派和亲俄派互相争斗。闵妃因参与亲俄活动，1895年被日本守备队和大陆浪人闯进后宫杀死。方子还说，李太王1919年之死，也可能是被日方毒死的。

但是，1910年日本强迫进行日韩合并的时候，韩国王族没有一人反抗。不但如此，被封为日本王公族后，享受着三十五年间的荣誉和年俸。

虽然如此，李王垠一族仍认为自己是这惨酷历史的牺牲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朝鲜解放前夕，在一族之中以尹太妃为中心曾试图复辟李王家。不用说，这是不可能的。李王家已经结束，日本天皇一家虽经战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延续下来了。李王家作为王朝延续下来，但未能渡过三十五年间的殖民地难关。

同是亚洲的两个皇室，却有着不同的历史。日本天皇家在日本有文字历史以前起，就是统一国家的皇家。如果说天皇有政治权力，不如说他是统领诸地方氏神的天照大御神的后裔，作为最高祭司起着宗教的作用。

而朝鲜李王朝的太祖李成桂则是用武力推倒受到元朝重压、倭寇、女真族袭扰、田制混乱国家疲弊的高丽，于1392年建立新王朝的武将。李王朝成立后，奠都汉阳——今之汉城，以儒学力国学。李王朝与朝鲜土著的宗教无任何联系，是以武力掌握权力的皇室。也就是说，它不像日本的天皇家，而是像日本德川家建立的王朝。

李王家被日本这个强国所铸成的历史所愚弄了。

日本对朝鲜政策的要点之一是使李王家混进日本血统。李键公也是和广桥真光伯爵同族的松平诚子结婚的。

李王垠结婚后，早年订婚的闵闰秀遵守朝鲜王家的规矩，一生独身，战后写了一本自传，名《百年恨》。

我在汉城旅馆里，遇到了幼小时代和德惠姑娘订婚的一位老人。德惠是李太王最小的女儿，比李王垠小十五岁。李大王看到垠被日本人强迫结婚，就在德惠六岁的时候，让她和侍从的儿子订了婚。他想，已经订婚的人，就不能再搞政治联姻了。虽然如此，日本人在德惠七岁的时候，为了和垠一样“日本人化”，也让她到日本留学。并且在德惠十九岁时，强迫她和宗伯爵结了婚，停战后，和德惠在朝鲜订过婚的人来到日本松泽医院访问德惠。

“一到东京马上来到医院。大房间里有几十人，其中有老的，有年轻妇女。她也在里边。”

老人说到这里停住了。因为朝鲜不给送钱来，她已经住不起单间病房了。

“于是她就发起疯来，扔东西，乱喊乱叫。……她是因包办婚姻而发疯的。冬天屋里也没有暖气，只穿一件浴衣，用线绳当衣带，我痛哭流涕……”

皇族内阁垮台

1945年10月5日午后1时刚过，东久迩宫首相来到皇宫，在宫内省大楼的谒见室拜谒天皇，提出了辞呈。

天皇身穿晨礼服，站在金屏风前。在东久迩宫和天皇之间，有身穿黑色扈从服的藤田侍从长在侍立。

东久迩宫躬身行礼后，从晨礼服的里兜取出辞呈。他在辞呈里说遵照大命于停战当初人心不安中组阁，现最大任务之陆海军人复员和联合国军进驻均已告一段落，组阁任务已经完成，故请准予辞职，乞保骸骨。

天皇点头，大声说“可以”。

接着，东久迩宫呈上全体阁僚的辞呈。窗外在下雨。

“继任内阁希任命与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希望相一致的人选。组阁的时候，要得到麦克阿瑟上将的承认，为此须和美军保持紧密联系。”天皇说。东久迩富则回答说，后任内阁以了解美国，能主动而不延迟地推行最高司令官要求的政策的人选为“好”。天皇又说声“可以”。

东久迩宫回到首相官邸，仍穿晨礼服，马上会见美国记者，他说天皇已指示后任内阁必须是麦克阿瑟上将能同意的人才行。他说：“希望能理解天皇的心情，即任命能与最高司令官希望相一致的人。”

东久迩内阁的垮台，是因为两天前八总司令部接到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对以山崎严内相为首的内务省干部、道府县警察部长、特高（国家安全部门——译者注）关系人员约四千人进行免职，释放政治犯人，实行言论自由，并取消相关法律条文。见到这份指令，东久迩宫和内阁都惊呆了。原来东久迩宫想，联合国军进驻后，只要按照《波茨坦宣言》去做，日本国内政治可委诸日本政府，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只是来做监视。

事实上，东久迩宫于9月29日到设在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的总司令部会见麦克阿瑟上将时，麦克阿瑟曾说“对现内阁的政策表示满意”。这次会见，从东久迩宫9月忧日去横滨总司令部访问麦克阿瑟算起，已是第二次了。东久迩宫说：“我就是封建残余——皇族。由我组织内阁从民主主义角度看，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上将认为不适当，请坦率地指出来，我明天就可以辞去总理大臣。”

麦克阿瑟说，民主不民主不在家庭出身，而在其人的思想和言行。东久迩宫还说，“现有大臣中，如果有不适当的人请告诉我，可按您的希望更换。”麦克阿瑟说现在的大臣没有必要更换。

东久迩宫自8月17日组阁以来，就生活在一个脱离现实的世界。他没想到进驻的联合国军会直接干预日本改革。他在辞职前半个月，以书面答复新闻记者采访时曾写道：“美国公民诸君，请忘掉珍珠港事件吧！我们也忘掉原子弹惨祸吧！美国战胜，日本战败了。互相拭去憎恨吧！这是我组阁当初的主张。”五天以后，他在首相官邸会见美国牧师时说：“拭去战争中的互相仇恨是先决问题。”

东久迩宫是军人，战争中任本土防卫总司令官这个有职无权的职务。担任首相后他想要在解散军队、一扫军国主义之后，修正宪法，给妇女以参政权，取消贵族院改为“上议院”，他以为采取这些措施就可以把旧体制原样保存下来。至于辞职的直接原因，就是山崎内相发表的谈话。他说主张改变政治形态，特别是主张废除天皇制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并继续进行取缔危险

思想的警察活动。迫就是说，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仍是“天皇的政府”。

东久迩宫是位善人，也兵些天真。在停战后五十多天的重要时期里，他如此脱离现实是有些滑稽，但也反而助了占领军一臂之力。

另外，麦克阿瑟总司令部于8月30日进驻日本，9月17日刚由横滨移到东京，因此也未能全部掌握现实情况。日本和德国不同，德国是在国内体制完全瓦解后投降的，而日本则是在完全保有国家秩序的情况下投降的。虽然装备低劣，国内还有几百万的武装兵力。所以，东久迩宫和阁僚们未能理解占领军都想做些什么。同样，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对日本也不够了解。东久迩内阁时代，对于日本和占领军双方，都是很微妙的时代。

这个时代可以说由天皇访问麦克阿瑟上将之时就结束了。到天皇主动访问麦克阿瑟为止，日本有麦克阿瑟和天皇两位权力者。由于天皇身着晨扎眼，走出皇宫访问麦克阿瑟听取指示这个屈辱的经历，就在两位权力者当中，有了明确的上下序列。

麦克阿瑟见到天皇后也许放心了。天皇也一定感到自己的权力将不会受到威胁。当时太平洋各岛曾夸大了“天皇士兵”的顽强抵抗，也夸大了天皇背后的魔力。当时日本方面并未注意，麦克阿瑟方面把日本看成可怕而又神秘的存在。美国对日本的研究水平很低，对日本缺乏必要的知识。

天皇从美国大使馆回来后，和原来判若两人，显得更精神。停战以后，美军进驻、军队解除武装，天皇的日常工作明显减少。东久迩内阁时代，首相还常来拜谒、上奏，但比战争中是少多了。

天皇和麦克阿瑟会见回来，政府和侍从们都放心了。他们害怕把天皇当作战犯嫌疑而交付审判。既然麦克阿瑟答应会见，就不至于把天皇当成战犯逮捕。后来听说麦克阿瑟只要求天早对占领政治给与协助。大家都放心了。

然而，天皇和侍从们对天皇是否能被当作战犯拘留，仍放心不下。因为战犯问题比日本方面所想的要严重得多。

联合国军逮捕战犯嫌疑者，由9月11日的东条大将开始，接着于15日拘禁了贺屋前藏相等五人。此外主要是虐待俘虏者，并开始涉及下级军官。9月中旬后，由联合国军指定为战犯要求出庭者中，小泉亲彦原厚相、桥田邦彦原文相等相继剖腹、服毒自杀了。

此外，东久迩内阁还抢在联合国军的指示之前，决定由日本指定战犯并进行处理。9月20日首相会见外国记者，对此事做了说明。原来，《波茨坦宣言》规定“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但并未说由谁动手。同一天，日本政府还发表说，在仍进行复员工作的陆军省内设“虐待俘虏调查委员会”，对虐待俘虏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主动地严肃处理”。

在一星期前的9月12日，东久迩宫在御文库的谒见室拜谒天皇时，商讨了设立“战争法院”，由日本方面逮捕战犯并进行审判的问题。在这天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由日本方面进行审判和处罚。天皇在注意听首相的说明。

这是天皇访问麦克阿瑟以前的事。

东久迩宫上奏完后，天皇脸颊的肌肉有些痉挛，他开口说：

“敌方说战犯，特别是战争责任者，当初都是竭尽忠诚的人啊！”

“明白吗！用我的名义来处分，说什么也不忍哪！没有再商量一下的余地吗？”

东久迩宫说：“我们认真地商量一下，尽早再来上奏。”说完，他便退了出去。

在宫内省大楼里的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紧急召集了东久迩宫、下村定陆相、米内海相、重光外相、岩田宙造法相和国务大臣近卫公爵、木户内大臣开会商议。

会议结果，由东久迩宫、重光、岩日午后再一次来到御文库拜谒了天皇。重光首先说，如果这样下去，肯定会走德国的老路，由战胜国组织国际审判。如果由联合国审判这些战犯，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也许会涉及到国体问题。接着，岩田谈了内阁会议决定的产生经过和新设战争法院的法律手续等问题。

天皇只说了一句“可以”。就这样以天皇的名义，决定审判停战前政府和军队首脑中的战争责任嫌疑者。

然而，重光外相到总司令部，说明不须联合国插手，由日本主动审判战犯并请求理解，却被一口回绝了。

到9月中旬，日本方面大致已能推测出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对天皇制的看法，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在天皇和麦克阿瑟会见之后，可以先判断为麦克阿瑟个人并无把天皇当作战犯处理的意向。在美国舆论中和其他联合国成员中，也有要求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这是疏忽不得的。

天皇在停战前就想过，在战争结束后，承担责任而退位。到8月末曾向木户征求过此意，木户说退位将危及天皇制而表示反对。

的确，日本是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条件而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但这是一方提出的条件，并来得到联合国的确认。即使联合国表示理解，也仅是保留天皇制，并不是说天皇个人的安全有了保障。

这时，高松宫已经做好万一天皇作为战犯被逮捕时的准备。那时天皇将退位，皇太子即位，当然由高松宫摄政。秩父富的病情在9月中一度见好，从疗养的御殿场回到东京，但他的健康状况是受不了摄政的烦劳的。

到9月末，报纸登载了关于天皇制的海外的发言、论述。其中有退位论，有一定期间的“空位论”，还有对是否继续保留天皇制进行国民投票和战犯论等。

这期间藤田侍从长每天早上拿到早刊，看到“天皇”字样就感到难受。藤田一时曾想不每天给天皇看报纸，但又作罢了。

10月6日币原喜重郎男爵被指名组织下届内阁。同一天，长期被投狱的共产党干部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十六人，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被释放。

东久选首相和负责治安的大臣在听到总司令部免除全国警察干部、特高人员四千人职务的指令时说，国内治安没有保证啦！

这话，天皇也听到了。

高松宫家的宴会

10月中旬的一天，皇宫里的宫内省正门，驶进一辆吉普一名美国军官走下车来，通过随行的日本人翻译说他是理查德·莱安中尉，要求见“主管天皇马匹”的人，态度很强硬。

在会客室里，主管天皇用车马的官员城户俊三会见中尉。中尉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这一天要在神宫外苑举行美国式的牧人竞技表演会，慰问联合国军官兵。说着他取出纪念日活动主持人大校签字的介绍信，要求在那一天借“天皇的白马”一用。

城户是懂得美国的牧人竞技表演会的。他惊慌失措地说“那需要宫内大臣的许可”。接着，中尉要“会见宫内大臣”。城户摆出许多理由，好说歹说，答应几天后给回信，才算把中尉打发走了。

几天后，莱安中尉来到世田谷日本赛马会的马棚，看到有几匹马拴在那里。其中有一匹名叫“初霜”的白马，曾是三里冢御用牧场里御用马的种马，三年前因为老龄，转到了赛马会。

天皇一次也没骑过这匹白马。

养马技师说，“初霜”不是天皇的乘马，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翻译翻成“是天皇的乘马”。年轻的中尉高兴地说：“好！皇室用的。”然后便给牵走了。

赛马会的人十分恐慌，来到宫内省道歉。宫内省因天皇坐骑“吹雪”和“白雪”没被牵走而感到放心，并没有斥责赛马会的人。

天皇的权威动摇了。日本国内还有天皇制政府，国内还装作有权威的样子，但中枢部能有什么变化，是完全无法预料的。

连天皇都难免被绑架。虽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总司令官对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并不热心，但在本年内即将开始的审判桌上，把天皇当作证人传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以木户为首的侍从和政府首脑十分担心天皇被当作证人传问。

10月20日，总司令部担当追查战犯工作的军法处长阿鲁巴·康贝塔大校说，战犯审判即将开始，大约需两年多时间。“迄今为止，未对天皇进行个人调查。但如果需要，也一定要调查。”18日，在德国柏林审判法西斯德国首脑的第一次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成立，并审理了在纽伦堡开始实际审判的手续。

天皇如果被传讯出庭作证，站在证人席上被讯问，将在国民面前大大损伤皇室的权威。天皇如要保护天皇制和皇室，就得逃避战争责任，把责任转嫁给东条大将等臣下。虽不情愿，但又不能说责任全在自己。侍从们和政府担心如果天皇被传讯，很可能由“证人”变成“战犯”。

进入10月，皇宫里增加了一名新人。这是国民所熟悉的近卫公爵。在停战时，近卫曾作为东久选内阁的成员活跃过。10月9日，币原内阁诞生。两天以后近卫以“内大臣府天皇高参”的头衔，在天皇身边出谋献计。从此，在皇宫里常见一位高身材稍有些曲背的人出入。

9月13日，近卫曾去总司令部访问麦克阿瑟上将。在第一次会见中，麦克阿瑟谈话较多。他对近卫说：“你可以指导日本的自由主义运动。”不管怎样，近卫至少是通过翻译听到他这样说的。

第二次会见是在10月4日。参加这次谈话的除麦克阿瑟外还有萨扎兰多参谋长和安奇逊顾问。麦克阿瑟说，“希望公爵能召集自由主义者修改帝国

宪法。要尽可能快一些。这也是公爵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公爵了解世界，是世界知名人士，又年轻。”同行的翻译奥村曾是天皇访问麦克阿瑟时的翻译。他后来证实说，麦克阿瑟确是这样说的。

近卫拜受大任，欣喜若狂，马上拜谒天皇，上奏说麦克阿瑟上将让以他为中心修改宪法。于是，他成了与木户内大臣并列的天皇侍从，被任命为“内大臣府天皇高参”，不但是天皇的献计人，也是宪法修正案的准备人。

近卫是五豪门的领头公卿，除皇族外，是日本最高贵的家门出身，虽名望很高但性格软弱。然而，在与麦克阿瑟第二次会见以后，俨然以自己为新日本的领导人自居，对天皇制的未来、新宪法问题等积极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0月12日，近卫接见美国广播记者采访时说：“陛下对退位问题，抱有很大的关心。”他还几次会见外国记者，谈到退位问题。10月23日对美国专刊通信社特派员明确他说：“天皇作为大元帅陛下，对战争是有责任的。负战败的责任，是应该退位的。如果不这样，联合国的一部分人也许会指定他为战犯。天皇在位中被指定为战犯，将不能维护国体。不如现在退位隐居京都为好。”

木户和宫内省对近卫的退位论十分气愤。天皇在停战前确曾想到过退位，并且也和木户与近卫谈过。但是遭到木户强烈反对。他说天皇一退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舆论可能会进一步要求或指定天皇为战犯，或作为证人传讯。现在看来，木户的判断可以说是正确的。如果天皇退位，至少会当作东京审判的证人被传讯，并站在证人席上。

10月24日，木户实在憋不住了，他追问近卫，要求他更正23日的谈话。近卫说是把他谈话的本意传错了。他争辩说：“陛下接受了《波茨坦宣言》负有履行的责任。在宣言执行前退位是有失国际信义的。”

近卫是皇室最近的世家，和天皇个人也很亲密。然而，和皇室保持了一个多年关系的世家，对于皇家的感情反而更深。他想，为了天皇家的延续，对天皇个人残忍点儿也无可奈何。虽天皇退位、甚至作为战犯被逮捕，只要皇室安泰就好。

就在近卫说麦克阿瑟让他准备宪法修正草案的新闻发布不久，总司令部声明说，并没有委托近卫准备宪法修正草案，声明日期是11月1日。这下近卫被动了。

这些天，以麦克阿瑟为首的总司令部和迎接美军时的日本一样，错误百出。近卫垮台的原因是《纽约时报》登载了批评麦克阿瑟的文章：“如果近卫成为起草日本宪法的恰当人选，那基斯林格就可以当挪威国王，拉伐尔就可以当法国总统，戈林就可以当联合国领导人了。”基斯林格和拉伐尔都是与法西斯德国合作的首相，戈林则是希特勒的副手，空军总司令，战犯。

在宫中，一方面越发不信任近卫，一方面同去访问的奥村翻译证实麦克阿瑟确实说了那样的话。如今感到总司令部对天皇战犯问题的态度有可能发生变化，因而深为不安。

但是，日本方面对总司令部也不是一点努力也没做。

从10月中旬起，在芝高轮的光轮阁，常常在黑天后有乘高级轿车的总司令部高级军官到来。光轮阁是高松宫的官邸。轿车停到门前，在军眼胸部佩带略章的军官们以紧张的神情匆匆入内。

主人是高松宫。虽然没有邀请军官们的夫人，但高松宫妃也常出来应酬。

每次晚宴招待十人左右，餐桌上的高级菜肴和酒类在外国也极少见。总司令部的大多数高级军官们不但未受外国的王室、皇室招待过，连美国上流社会都未出入过，好像是些乡下佬，进会客室后，有的偷看高松宫，现学着样子动作。

这些高级军官是外务省私下里请来的。从10月到11月，已经有副参谋长威路比少将，军法处长堪培他大校，麦克阿瑟的高级副官菲拉兹准将等来出席晚宴。

高松宫是海军军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侠便吸引住了这些美国军官。他一笑，客人们便跟着笑。接着，不断有客人问他，对占领政策有什么意见。在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中，还有人悄悄地对外务省说，能不能请请我呢。

虽然如此，在美国报纸上正在发表许多天皇是战犯的文章。

在11月11日的停战纪念日那天，神宫外苑的棒球场上聚集了几万美国兵，召开了“牧人竞技表演会”。莱安中尉骑着“初箱”、站在运动场中，对着麦克风大声说：“这是夺来的战利品，天皇的乘马！”场内响起雷鸣般的喝采声。

11月13日，天皇穿上了新制定的天皇服，到伊势神宫参拜，报告停战。

15日，以天皇的“提议”发表了取消内大臣府的消息。实际上，是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撤消的。

12月6日，总司令部指令政府逮捕近卫、木户等，引渡给联合国军。

10天以后，近卫自杀身亡。

天皇听到近卫自杀的消息时说：“近卫太软弱了。”

近卫临死前，在遗书里留下了记述日美交涉概况的笔记。几天后，两份笔记的抄件被送到天皇手中。

记述日美交涉的笔记，对天皇作了强烈的谴责。近卫首先写道：“回忆日美交涉这段历史，痛感统帅和国务的不一致。统帅独立于国务之外是历届内阁苦恼之所在。”他引用东久迩宫在开战前的话说“除陛下亲自裁决之外”，别无他策。而陛下只能经常“说批评家那样的话”。“特别是统帅权问题，政府毫无发言权，得以控制政府和统帅部双方的，只有陛下一人，如果陛下仍消极处置，在平时尚可，在主战主和的生死关头，则可能引起障碍。”

天皇在御文库的政务室，阅读了近卫的最后笔记。

为了保管好文件，他阅完后交给了侍从。在交给藤田侍从长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

“近卫总是说对他自己有利的话。”

皇太子回京

列车在单调的轰鸣声中前行，驶上铁桥，轰鸣声更大了。

“殿下，这是荒川河，过河以后就到东京啦。”

身穿黑扈从服的东宫侍从，来到坐席靠背处说。听话的少年把脸紧贴到窗上，在看外边的风景。

过了铁桥，眼前敞亮起来。远远望去，一片焦土。一处处烧焦了的断垣残壁在竖立着，在瓦砾中有用拾来的白铁皮和木板搭起的小屋。

“啊！烧得这么利害！”少年用大人的语调说。他的脸蛋胖得溜圆。

这就是父亲从皇祖皇宗继承下来，将来要由自己治理的国家。

快到东京都中心时，天黑了下来。皎洁的月亮升到天空，月光照到没有路灯的遍地烧残的街道上。

这是由蒸汽机车牵引，四辆客车组成的专用列车。机车喷着带火星的烟雾，向终点站驶去。

皇太子坐在二人向对坐席的前进方向的左侧，看着黑下来的窗外，在和同学们谈着话。

专车上坐着学习院的4、5、6年级学生。战争中，他们被疏散到奥日光，现在就要回到东京了。

上午11时列车从日光站发车，出字都宫沿东北本线南下，途中，看到了都宫市中心被烧毁的惨相，专车几次追过了在途中等待的普通列车，会车时看到客车、机车、煤车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孩子们看到如此悲惨的情景心里很不平静。

孩子们已经知道日本战败了。皇太子是六年级学生，关于战败是怎么回事，他也许不完全明白，但从老师和大人的谈话、广播和报纸以及到旅馆里来的美国军官的样子中，可以模糊地理解一些。到停战日为止，皇太子常写“国民”、“日本”、“胜利”等练习书法，写完贴在教室的墙上。现在，他再也不写“胜利”二字了。

因为皇太子的同班生中华族和高官的子弟居多，自然关心东京发生的事情。学生中80%是华族子弟。报纸说天皇访问麦克阿瑟，登上了两人并列的照片，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胜负已定”，“麦克阿瑟不懂礼节，这领带都不系”，“麦克阿瑟不懂礼仪”，“一步登天的乡下佬”，“美国是那样的国家吗”，“日本是礼仪之邦”等。那一天，天皇穿着晨礼服，麦克阿瑟穿的是开领军衫。

专车停在原宿的皇族专用车站。这里是终点。皇太子、义宫和同学们下车后，坐上接站车向赤坂离宫驶去。

次晨，也是个大晴天。上午7时前，天皇从御文库寝室的矮床上爬起来。这房间约有二十六平方米，地而铺有红地毯。他穿着茶色的睡衣，走到窗前，自己打开绿色带花的厚窗帘。天皇身穿睡衣，穿过走廊，到斜前方的洗脸室。侍卫已经作好准备在那里等候。天皇用温水洗完脸，自己在刮胡须。因为有些漫不经心，总是在下巴底下剩下两三根。

睡衣是用棉布做的，上边有菱形图案，并用同样的布做成一条带子系在腰部。侍卫给他拿来特别的头油，天皇自己梳头分发。头油是天皇理发师为他专门调制的。

侍卫也看得出，这一天天皇很高兴。洗完脸，侍卫帮他穿好西服，又穿

上大衣，然后走上阳台。他接过侍卫拿来的喷壶，往花盆和苗床箱子里浇水。然后，到杂草覆盖的院子里散步。天皇散步后回到御文库，在早饭前看报纸。这里有各种东京发行的报纸，包括英文的《日本时报》，天皇一一浏览。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登载美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日本宣战诏书是在攻击珍珠湾以前由天皇签字的，并且从海底打捞上的军舰“那智号”上的机密文件得知，开战的时间是预先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进入1945年10月，暗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的记载和海外议论，对天皇制的未来，在纸而上频繁刊登，并自由论述。前些天，在重庆方面的战犯名单里，已把天皇的名字列在里面，这是木户内大臣听到的消息。这种情况，木户还未和天皇说，但天皇已经知道，在联合国中有根强的指名他为战犯的动向。

天皇一边微微点头一边读报，有时还自言自语地说：“是这样”。今天，11月8日的早刊登载说，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涉外局搜查三菱公司，发现东条首相在任中居住的漂亮住宅，是三菱公司修建并赠给他的。此外，还暴露曾赠给他一千万日元现金。

天皇浏览了一遍报纸后，到餐厅和皇后共进早餐。通常是吃西餐，有燕麦片粥、烤面包片、水果、红茶等。

今天早晨，天皇和皇后都很高兴。因为已经一年六十月未见面的皇太子和义宫马上要来此问安。

上午9时稍过，皇太子和义宫乘坐的汽车开到御文库门前。

东宫侍从打开车门，十一岁的皇太子和九岁的义宫脚步轻松地下车，直奔御文库年。

天皇和皇后正在御文库大厅站立等候。皇太子和义宫向天皇和皇后行礼问候，然后脱下编织的鞋，换上大人用拖鞋。御女库没有孩子用的拖鞋。天皇叫皇太子为“东宫”，皇后叫“东宫君”。叫义宫为“义宫”。

皇太子年虽十一岁，说话很像大人口气。他自疏散以来，常有县知事、地方的军队干部来“拜谒”，他已习惯于说几句慰劳的话。

天皇笑容满面，皇后高兴地和两个孩子谈话。四人向里边的住室走去。

10时左右，天皇一人从住室走出来。因有政务，和侍从徒步向宫内省大楼走去。

这一天，皇太子和义宫住在皇宫里。按宫中习惯，皇太子是不住在皇宫里的。今天是根据天皇的意见留下的。因为没有寝室，临时使用了御文库通用门正中间的花荫亭。

花荫亭在吹上御苑当中，是个漂亮的西式平房。是为了纪念今上天皇即位，全国官吏捐款献上的，仅有两个房间。战前，在号称江户城名苑的吹上御苑里，为了天皇和皇族游览时，有一吃午饭和用茶点的场所而修建的。由于战局不利，天皇和皇后移到御文库。因为御文库很小，放不下东西，就把从明治宫殿运来的家具、杂器具类堆在这里，成了临时仓库，空的地方成了警卫的侍卫的值宿室。

这回为了皇太子和义宫来住，昨天就已收拾好，并运来了床和椅子。

皇太子和义宫在这里住了三夜后，又回到赤坂离宫去了。

11月30日。帝国陆海军被撤消了。明治元年（1868年）成立了兵部省的前身陆海军事务科，七十八年的历史在战败的耻辱中被关闭了。

第二天上午，天皇交替着换穿陆海军军服，和皇后一起在宫内省大楼三楼临时设立的拜谒室站立，最后一次向辞退的陆海军侍从武官告别。这是天

皇最后一次穿军服。

天皇胸前佩略式勋章，没有带军刀。皇后穿西装。武官们也没有带刀。自 9 月 12 日起。佩刀已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禁止。

陆军武官中，最后拜谒的是吉桥大佐。

天皇、皇后站在主屏风前。莲沼侍从武官长在旁侍立。吉桥行最敬礼后，无皇简短地说：“长期奔波，辛苦啦！”紧接着皇后说：“长期奉公，辛苦啦！今后仍希望继续为国家效力。”

午后 1 时半，全体旧陆海军侍从武官换上国民服，到赤坂离宫去向皇太子告辞。

皇太子小小身材，穿学习院制服，端坐在宽大的房间中央的写字台前。武官们进来行最敬礼。他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辛苦啦！”

吉桥把这些情况写到今天的日记里。

“陆海军省被撤消……13 时半，在赤权离宫拜谒皇太子殿下。他很像皇后陛下，体格很好，看上去也很聪明，令人叹服

另一名侍从武官尾形，在日记中写道：“皇太子殿下赐与我们郑重的慰劳……本日结束侍从服务，脱下军服，记录于此……我之公的生涯以此告终，今后将度此无望之余生。”

“ 第一号战犯是裕仁 ”

1945年12月5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的“再刊第5号”，报道了在代代木党本部召开第四次党大会的消息。

10月9日，市原喜重郎接受了组阁大命，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指令，以德田、志贺为首，在府中监狱被夫押的共产党干部十六人获得释放。十天以后，《赤旗报》的“专刊第1号”出版。第1号与其说是报纸，不如说是小册子或打字印刷文件，在“向人民召唤”的题目下说：“横扫天皇和宫廷、军事行政官僚、贵族、寄生的土地所有者及独占资本家的结合体”，号召要建立“人民政府”。其后，专刊号每星期或每十天发行一次，从第5号起，改成报纸。

第5号在“具有历史性的第四次党大会开幕！打倒天皇制！人民政府成立万岁！”的通栏大字题下，做了如下叙述：

“日本共产党第四次党大会开幕——1945年12月1日，日本的工人、农民、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在这历史上已刻上最大记录的暴虐的镇压和野兽般的白色恐怖中，只有用热血和尸骨保存下来的我党，现如灿烂的太阳，在人民群众前显现其全貌……”

被迫成为非法的共产党，为避开天皇官吏的耳目，于1926年曾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召开第三次党大会，算来已经十九年了。

1日召开的党大会，德田因病没有出席，黑木重德代表“中央筹备委员会”致开幕词。

还是引用《赤旗报》的话吧：“静静的会场里，同志们心地恬静，五百与会者回忆充满苦难的斗争足迹，真是感慨万分接着，黑木提到天皇制。

“共产主义者谴责天皇为最高战争罪犯，攻击其为军事警察官僚制度的最高代表，是忠实执行最高司令部方针的行动大会第二天，德田出席，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12日的“专刊第6号”上，在“只要天皇制存在，生活就不可能安定和提高”的大标题下，登载了“德田同志”的报告。

“展现国际形势，德、意法西斯已经崩溃，以彻底打倒它为目标民主革命正迅速发展。像法国那样先进国家已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日本的大皇制虽正濒于崩溃，但还未被完全打倒……”

“联合国军并非敌人，它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强有力的伙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解放军。我们之所以公然现身于合法舞台，在农村、工厂得以展开活动，全是联合国军的功劳，对此我们必须深深铭记。”

不仅如此，德田在谈到“横扫天皇主义者”后说，保护皇宫的近卫师团把军服染成黑色，改名为“禁卫府”，打算继续存在下去。“禁卫府”拥有完全的武装，使用小型坦克，从战败中编纂新步兵操典训练士兵。然后将这些士兵交替配置到全国，使其成为“皇军”，成为反革命军队的主力……”

12月6日，共产党在东京都内各处举行了“打倒天皇制”的示威游行。从新桥出发的游行队伍，打着红旗和标语牌，高喊“将杀人、强盗、欺骗敲诈的元凶天皇交付审判”、“把天皇和军阀、官僚、资本家仓库里积存的大米拿出来”等口号，向有乐町前进。过路人都有其鼓掌喝采。

12月8日，共产党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召开“追究战犯人民大会”。东京都的会场设在神田一桥的共立礼堂，参加者达数千人，挤得水泄不通。

黑木被选为主席，他高喊“打倒天皇制”，提问“第一号战犯是谁？”

听众齐声喊“是裕仁”。

这次大会发表了“战犯名单”。首先是裕仁(现天皇)、良子(现皇后)、然后有河野密、浅沼稻次郎、还包括东条英机原大将之妻东条胜子等。

社会党已表示支持天皇制。

上月，NHK(日本广播协会)曾广播“对天皇制是支持还是否定”的座谈会。接着，日本舆论调查所对天皇制进行了舆论调查，在回答总数3,348人中，有95%回答支持，5%回答否定。

12月8日，是太平洋战争开战日。四年前的今天，全国曾为偷袭珍珠港成功欢腾过。以后每到这一天，都叫“大诏奉戴日”，在全国奉读开战诏书。

吉桥戒三和尾形健一两名原陆军大佐身穿国民服，怀着无限感慨，朝着皇宫方向，走在白砂石路上。宫城前广场有些日本妇女，有的和美国兵挎着胳膊走，有的在一起拥抱。尾形真想给那些女人扇个大嘴巴，但忍住了。过板下门再往前走。看到宫内省大楼。铜色的屋顶被涂成黑白相间的保护色。

宫内省大楼左侧是在空袭时被烧毁的明治宫殿的残迹。地面上，烧焦了的花岗岩石块像围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整齐地排列着。两人再往前看，有几十名不熟悉的青年男女在拾碎瓦，整理烧过的残迹。他们穿的衣服有军装，也有女劳动服等。

这些青年是由宫城县栗原郡自愿来到皇宫的。他们听说皇宫很杂乱，就由六十三人组成“农民陆奥服务团”，为清扫皇宫，整理残迹来到东京。陆奥是宫城的古地名。

这一天是星期六。每逢星期六，即使在战争中，都有侍从数人交替受到招待，在御文库的餐厅里和天皇、皇后共进晚餐。

这天晚上在吉桥和尾形之外，被招待的还有今井秋次郎。11月30日陆海军被解散。三个人在人天前都是大佐、侍从武官。为犒劳他们，才来“陪餐”的。到了餐厅，还有一位侍医在那里等候。

天皇显得很精神。在“陪餐”席上，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是不能谈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在战争中天皇也总是爱谈些生物方面的话题。

天皇一边夹日本菜一边说，战前在海边采集环节动物，观察触角时看错了，险些看成另一种动物。说着，他笑起来。

这时候，他说了很多专业名词，旁人听不懂，只是跟着笑。

天皇又谈起食用蛙来。在皇宫的濠沟里，不知从哪里来的食用蛙在这里安了家。

“这种蛙总是勃、勃的叫。”天皇说。

在“陪餐”席上，上下一直都很融洽。虽然如此，吉桥一想到这是最后的“陪餐”，便感到紧张。吉桥是1944年12月任侍从武官的：之后的十一个月里，正赶上同本前所未有的危难时期，通过上奏战况等，他服务于天皇身边。关于天皇，吉桥说：

“完全是普普通通的样子，普通人很难看出他的伟大。这样说也许不恭敬，他真是‘大智若愚’。”

吉桥等临走的时候，皇后赐给他们自己亲手做的炸面饼圈。使用的面粉是伪满洲国皇帝傅仪访日时带来的，上面涂满了白糖。

天皇又可以分出时间来研究生物学了。1944年夏秋，天皇每天都呆在生物学研究所里，因战局失利，不得不中止。但是近期以来，从早到晚去里院，一心搞研究或观察植物。11月，皇太后从轻井泽送来草苗，被他种上了。

吉桥等“陪餐”的两天后，木户来到御文库。

11月22日，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取消内大臣府后，本户和家属一起回到离东京都不远的多摩郡多摩村，租了一套房子住下。木户自1940年以来，是天皇最近的侍从武官，前后五年，当天皇的谋士。木户的名声不太好，当时在日本中枢的许多人都认为，木户权力欲强，利用内大臣的地位，在人事和政策方面给天皇的判断造成些错误。

12月6日，作为战犯嫌疑，对木户发出逮捕令。同时，联合国军发出向令要求引渡的人员还有近卫、前驻德大使大岛浩等八人。天皇听说发出逮捕令。就指示藤田侍从长在木户进收容所之前邀请他在晚饭时来“陪餐”，以示安慰。稍停。藤田回答说：“木户已经成为战犯嫌疑，陛下还是避讳一下为好。”天皇十分不悦地说：“从美国方面看也许是犯人，从我国看则是有功之人。如果说避讳，就把饭菜送到他家里去吧！”

实际上，经联合国指定为战争罪犯，天皇又赐“陪餐”。并不是自今日才开始的。10月24日，梅津原参谋总长和丰田原军令部总长曾被招待午餐，对战争中的奉公给予慰劳。这时，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已被取消，但军队仍存在，天皇是穿大元帅军装出席的。

木户走进政务室，天皇让坐说：

“这次真过意不去。请注意身体。正像过去互相之间所谈的那样，你很了解我的心。”

木户听到“互相之间”深为感激、眼镜底下细小的眼睛湿润了。

“誓奉圣旨，以宣扬圣德。”

两人在屋里谈了三十分钟。木户将要退出时，天皇从桌上拿起一块砚台。

“这是我在政务室使用的砚台，作为永久纪念吧！”

木户接过砚台，抑制着声音哭了。木户想，今后再不可能拜谒天皇了，便下定决心地说：

“陛下，请为建设新日本，坚持努力到最后。这是陛下的立场。万一有退位那样的事情，也请预先做些思想准备。”

天皇只是“嗯！嗯”地点头。

在木户拜谒皇后告别的时候，天皇穿上外套，步行走出通用门。

门前的马路上，“农民陆奥服务团”的男女们正排成两行站在白石子路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二、三岁。

天皇在侍从引导下站在前面。大家行最敬礼。

“大家干得很好，辛苦啦！”天皇说。

四周寂静。

这时，忽然响起歌声，团员们在齐唱《君之代》。唱得有些走调。人们的脸颊都湿了，是哭着唱的。

从午后六时起，在御文库的餐厅里开始“陪餐”，也可说是给木户开的送别会。木户之外，有藤田侍从长、莲沼原侍从武官长、甘露寺原侍从次长和侍医们。他们围绕着天皇和皇后。吃的是正式的法国菜肴。

木户在临走的时候，皇后也赐给他亲手制的烤面饼圈。

梨本官被捕

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东京青山约四万平方米宽阔的梨本宫官邸的庭院里，已盖上了一层白雪。这所宽大的住宅，在5月大空袭时被烧毁，庭院里烧焦了的山毛榉在秃立着。

这里的主人守正王已七十一岁，是皇族男子中年岁最大的，他以雪白的大八字胡而闻名。他又是皇后的叔父，自1932年以来是陆军元帅。

因空袭住宅被烧以来，他和伊都子妃住在庭院一隅佣人住的房间里。

梨本宫这天起得很早，先到浴室里去冷水浴。这是他多年的健康法。脱光衣服后，舀两、三盆水往身上一倒，然后用于毛巾擦皮肤。身子一动，白胡子也眼看摇晃起来。

从浴室出来，女佣人帮助换上皮裤，上身换上土黄色的国民服。其后对着镜子，用小剪刀剪他的八字胡。

然后，和伊都子妃、李王垠、长女也就是李王妃方子公主一同走向早餐桌。早餐是咖啡、烤面包片、鸡蛋等。

7时50分左右，松平庆民宗秩寮（宫内省的一个部、局，主管皇、王族爵位事务——译者注）总裁和停战联络事务局的中村公使等来接他。梨本宫并不感到介意。他身穿任元帅时的外衣，戴着皮手套和有星星徽章的战斗帽，走到正门前，向着送他的伊都子妃、李王垠、方子妃轻轻点了一下头，便上了汽车。中村公使也同乘这辆汽车。

第二辆汽车由接他的人乘坐，第三辆是 본가 职员随从，带有被褥及日用品，还拿着一个印有中国唐代花草的大布包袱。

本家的事务官和佣人等排列在正门旁。最前头的汽车驶过时，大家都深深地行礼。他们抬起头时，脸上差不多都流下了泪水。

到巢鸭羁押所只不过三十分钟的路程。三辆汽车沿羁押所的水泥墙前行，马路干燥又未修整，汽车一来尘土大作。水泥墙被美军用漆涂成乳白色。

在黑铁栅栏的门前，国内外的新闻记者、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围了好几层，有几百人站在路上，也有人来到临近的高处在观看。

梨本宫下车后，摄影师们围上来。跟在梨本宫后面的是中村公使和拿着大包袱的本家职员。梨本宫以失望的表情把头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往前走。他跨进门去，中村公使和随从的职员则被门旁的美军士兵挡住。除了梨本宫本人以外，别人不许入内。

中村说梨本宫是“宫殿下”，几次提出抗议。但宪兵仍不许可。中村向着站立不解的梨本宫说明情况。

梨本宫从职员手中接过大包袱抱在手上，然后跟在宪兵后面，向前面三层的水泥楼房走去。

风很凉。到今天午后1时止，在梨本宫之外，有畑俊六元帅、丰田前军令部总长、大川周明博士（国家主义者，曾建立法西斯组织，与军部关系密切，甲级战犯——译者注）、乡古洁三菱重工业总经理、正力松太郎读卖新闻社主等二十七人，作为战犯嫌疑者来报到并被收容。这一天，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定这些“战犯嫌疑”报到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对逮捕梨本宫论述说“天皇也不例外了”。

为什么逮捕梨本宫，在宫中、旧军人和皇族中，因不知原因都感到奇怪。但是，12月2日，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指令，逮捕包括梨本宫和各界人士五

十九人，宫中和政府感到，皇族也不免被“追究”，而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自1945年5月，八十一岁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病死后，梨本宫是在有军籍的皇族中最年长的一员。与1931—1940年长期居于参谋总长要职的载仁亲王相比，他的人字胡在元帅府里虽很有名，但实际上只担当些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等与中央不沾边的职务。

把梨本宫作为战犯嫌疑逮捕，可能是总司令部要加上一名皇族。也许和梨本宫是神宫祭主、大日本武德会总裁有关。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战犯嫌疑名册也不一定准确。大日本武德会是剑道、弓道等振兴武道的团体，经总司令部那位混血翻译一翻译，变成了“大日本军国美德振兴会”了。

总司令部最先拿来的名册里有中野正刚、原文相冈田良平等已故去的人，以及文部省次官菊池丰三郎等。这些人何为被列入名单，令人不解，右翼团体的“黑龙会”，是从黑龙江取名的，原来叫：阿穆尔会，总司令部因战前外国记者译成“黑的龙的会”，当作美国电影城好莱坞影片中的国际大阴谋团而高兴得不得了。

逮捕梨本宫使皇室拥有的绝对权威受到了巨大的损伤。特别是老元帅在拘留所里，一个人手拿大包袱向前走的照片，动摇了皇族的神化。使人们意识到由于战败，天皇制也变得软弱了。

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确实动摇了天皇制的权威。麦克阿瑟和天皇会见时拍摄的照片，对天皇制的权威是一个大的打击。并且取消了保护天皇制的特别高等警察，将许多内务省干部免职。进入11月，总司令部还撤销了内大臣府，削减宫廷职员，冻结皇室财产，禁止下赐内帑金（天皇自有的钱——译者注），取消作为国教的神道特权，并发布了一系列指令。其结果，天皇周围原有的十名侍从减为八名，十七名诗医减为六名。此外，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美国代表还准备把价值一亿六千万美元的皇室财产充作赔偿之用。

另外，总司令部还指导报纸和广播发表海外对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制的是非及未来等论述，使对天皇制的议论活跃起来。

对此，进入到11月，政府还在议会里由岩田宙造司法大臣和松本蒸治国务相警告说“不敬罪”法律还有效。这时，因《赤旗报》登载攻击天皇的文章，检察院欲以“不敬罪”起诉，但因总司令部介入，不得不作罢了。宫内省参照海军军服和扈从服的式样，新制定了天皇服，想继续保护权威。天皇于11月起穿上天皇服，佩带大勋位菊花章等勋章，去亲拜伊势神宫、靖国神社，并亲临第八十九次临时议会开幕式（但没有带金鷄勋章，即武功勋章）。

几年前我（本书作者）去访美时，美国摄影师曾拿出一张照片。天皇身穿天皇服，站在黑色的御用车前，对着一名美国摄影师行举手礼。这是在天皇向摄影师举手行礼的时候，后边的摄影师在身后照的。天皇的表情很认真。

给我看照片的摄影师，曾于1945年作为随军记者团成员来到日本。他在皇宫里托另一名摄影师向天皇敬礼。但是，意思未说通，那个摄影师刚一比划，天皇就端正姿势，举起带白手套的手敬礼了。

他急忙抓起相机，按了快门。正好他军服的衣兜里有块巧克力糖，他就跑到天皇面前说“谢谢，谢谢”，要给天皇巧克力。天皇一时不知所措。他没有接巧克力，而是郑重地行礼。天皇去美国大使馆访问麦克阿瑟上将时，也曾对麦克阿瑟深深行礼。不但如此，天皇对自己的理发师、给他试衣服样的裁缝师也都郑重地行礼。

说到天皇的行礼，使人想到天皇1971年访欧时，在伦敦胜利女神车站和

伊丽莎白女王握手时，两人笑法的不同。伊丽莎白女王笑得很直接。她的笑不是对旁边的人笑的，而是对来访者一个人的，也就是说个人对个人的微笑。相反，天皇的笑则没有焦点，表现暧昧，着不出是为谁而笑，是一视同仁的微笑。

再回到 1945 年 12 月的东京。宫中和政府都没有绝对认为天皇制已濒临危机。所以，天皇也没打算发表民主宣言，对皇室财产和宫中制度等也没有试图改革。只是屏着气息，在观望着总司令部的意向。

同样，政府为了不把战败的事实暴露在国民面前，把战败说成是“停战”，“占领军”说成“进驻军”，这是日本独特的抵换现实的办法。

四年后的 1949 年，是伊势神宫新修迁宫的年头。按规定每二十年迁宫一次，虽在战争中也未停止修建准备。但因皇室财产冻结，政府下令延期迁宫，停止修建。

在发表的文告中说：“圣上陛下念及国民之现状，指示将神宫和迁宫延期，将目前进行中的建宫工程暂行停止……对此圣虑，臣民等不胜感激。”

因接到将神道由国家分离的指令，宫内省立即着手修改以《皇室祭礼令》为首的皇室各令。迄今为止，皇室的祭礼都是按国家公事举行的。

天皇的战犯、证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日本的“国际战犯审判”将于来年 1、2 月正式开庭。

这期间在高松宫官邸里，高松宫和喜久子妃继续频繁地招待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作为客人，国际法庭的基南首席检察官也来了。喜久子妃对高松宫和亲近的人把基南称为“红鼻子尖那位”。高松宫和妃过去见过的外国人，都是外交使团或王侯贵族，这回见到总司令部的干部和军官，觉得很新奇。

也有的客人请高松宫夫妇去他们家回访。客人们住在过去没有住过的接收来的大房子里。高松宫和喜久子妃说：“现在是乱世，到他们那里回访也是出于无奈。”总之，是为了帮助身为兄长的天皇。

这一年气候不好，大米的收获量仅为往年的 60%。皇宫中的吹上御苑西侧、生物学研究所旁天皇亲自种植的稻田，10 月份进行收割，稻子长得不好，掉穗的甚多。

全国每天都有人饿死，同时伴有恶性通货膨胀。日本银行的日元发行额，停战时为 286 亿日元，12 月末已达 500 亿日元。

10 月份，黑市大米价格为规定价格的一百三十倍，白糖是二百五十倍以上。

社会陷入不安之中。

再过一天，就到了 1946 年了。高松宫向侍从们说：

“美国的对日政策常常动摇，很难掌握其真意，并且麦克阿瑟的力量还很弱。”

这是指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影响力。同时，高松宫也很担心共产党。

“人的宣言”内幕

秘书官们慌忙跑进总理大臣室。

七十三岁的币原老首相躺在椅子上。刚才因眩晕而倒下，现已醒来，眼望天棚，在嘟囔着什么。

秘书官以为他在念经，走到近前一听，原来在说英语。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稍停，币原又把它译成日语说出来。

“刚才我背的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第二幕，有漏掉的没有？”

秘书官不会英语，当然不懂沙翁剧作的台词。他回答说：

“很完全，很好。”

“这么说，我还不要紧”。

说着，他站起来，他害怕患上脑溢血。

币原是在十九世纪将要结束的明治 28 年（1895 年）来到外务省的。他对英语很感兴趣。币原是英美派，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年，四次任外相，他的以协调英美为基调的币原外交很有名。“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也是先用英文写议会演说的草稿，然后让外务省的部下译成日语，自己再划红道道。

从开战起到停战止，币原作为外务省的元老，常给在任中的外相写信，用的也全是英文。币原很顽固，不容易改变信念。他为人严谨，在外务省和首相官邸里，他写东西从来没脱过上衣。反之，他在任外相期间疏于内政，不用说和军方，就是和政治家、阁僚们也没有保持应有的默契。在昭和初年，仍力主协调与英美的外交，确是颇有见识，但因脱离现实，币原外交在国内屡受挫折。

东久迩内阁倒台后，根据战前经历，币原被选为继任首相，这是他本人完全未想到的。虽说是首相，日本政府不过是占领军的“承包单位”，币原也能胜任得了。但考虑到以后的和平宪法，这个时期由币原这样脱离现实的人任首相，也许是一个不幸。

12 月中旬那次因眩晕倒下时，币原正在总理大臣的桌上，用铅笔又写又擦地写什么。还是在用英语写，有时还翻翻辞典。

务边有用打子机打的英文字条，短短的两页。英文字的意思是：

“现在是新年，也是日本新的一年。与其说是为了国籍，不如说是为人类的最大目标，即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接着，他写道：“天皇和国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其纽带不是根据神话和传说，也不是基于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而优于其他民族、负有支配使命的错误信仰。这纽带是由于几千年来的献身和热爱而产生的信任和感情。”最后又用英文作了结束语：“陛下全面否定了对其本身的神化或神话化。”

币原的眼睛在无框眼镜的后面眨动着，他写了上面的话。英文字条是做过学习院中等科英语教师的英国人写的。这位英语教师战前受文部省邀请教农村高中，战争中被扣押，释放后又被学习院雇用。他和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处长戴克大校很熟。

戴克作为民间情报教育处长，负有摧毁作为“国教”的神道和忠君爱国思想的责任。12 月发出“神道”从国家分离的指令，但对天皇所具有的“神性”如何处理，感到很头痛。总司令部已取得一致意见，最好让天皇自己发出否定自己“神性”的诏敕。

恰好这时，普莱斯（英语教师）向戴克建议在新年时让天皇发出否定自

己神性的诏书。戴克听后立即表示赞成，普莱斯就起草了上边两段英文，交给了山梨胜之进学习院长。山梨进宫。把这事向宗秩寮总裁松平庆民说了。松平将此事报告给天皇，并说这是总司令部的意思。

在此前提下，山梨经松平授意，把普莱斯的英文草稿送给吉田茂外相，吉田于12月20日前后，交给了币原。

于是，币原像往常一样用英文写起来。老首相对英文是很有把握的。像他这样明治年代出生的人重视英语决非轻薄。他们学外语，目的是作为保卫日本、不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一种手段。在憧憬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抱着反省自己国家、吸收外来文化的强烈愿望和热情。

把英文草稿译好后，币原子持译稿于12月24日拜谒天皇，把抄好的原稿交给天皇看。

“于兹迎接新年之际，朕誓去旧来之陋习，畅达民意，官民悉贯彻和平主义，以筑起丰富的文化与教养，以国民生之改善，而建设新日本。

“惟长期战争终于败北的结果，使我国民动则流于焦躁，有沉沦于失意之渊的倾向，诡诈之风渐长，道义之念日衰，致有思想混乱之兆，深堪忧虑。

“然朕与尔等国民同在……”

天皇看完后说，日本的民主思想并非自战后开始，在明治天皇时代就有。他希望把“五条誓文”（1868年明治天皇宣布明治新政的基本政策——译者注）也加在内。

币原回主后，在原稿开头填上“回顾明治天皇在明治初年，作为国家基本政策下达了‘五条誓文’……”后面是“五条誓文”的内容。接着写“睿智光明正大何以复加”，在“欲开启国运”之后插入“须按此主旨”。把以上内容填进英文稿后，提交到总司令部。总司令部一字未改，全文通过。

12月28日诏书定稿，由天皇交给首相代理岩田法相。币原自年末患感冒，现正卧床。

诏书是用片假名写的。开头部分和币原起草的一样。在“以国民生之改善。而建设新日本”与“惟长期战争终于败北的结果”之间、新加上下列两段：

“大小城市之所蒙战祸、遭灾者之艰苦、产业之停顿、食粮之不足以及失业者增加之趋势等，真令人痛心。然而，我国民面对当前考验，彻头彻尾追求文明和平之意志愈坚，实现其结果，不仅对于我国，亦将为全人类展开光辉前途。”

“夫爱家之心与爱国之心，在我国甚感热烈，今实扩大此心，以向完成人类之爱做献身努力之秋。”

在“惟长期战争终于败北的结果”的后面紧接着就是有名的“人的宣言”。

“然而，朕与尔等国民同在，常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以相互信任和敬爱相连结，并非单纯产生于神话和传说，也非基于天皇是观御神、且日本国民党越于其他民族，继而可以支配世界命运的架空观念。”

接着说，朕已命令“朕之政府”克服“考验和苦难”，实行产业立国。国民要“互相团结，相倚相扶，兴起宽容互谅之风”。结尾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朕切望朕信赖之国民与朕同心自奋自励，以成就此大业。”

迎接昭和21年（1946年）元旦的日本国民，从报纸上看到发表的诏书。高松宫事先知道要发表这个诏书，拿来一读，总觉得有些奇妙。细一看才知

道，这是用英文起草，又被译成日文的。

但是，这份诏书的文体和写法有几处与往常不同。因为原文是英语，读起来很不通顺。“始终以相互信任和敬爱相联结”象圣诞节卡片上的话；“朕切望朕情赖之国民与朕同心”则和英语学习参考书的例句差不多。片假名上有浊点（旧式公文中无浊点——译者注），还有标点符号，这是头一次。并且过去诏书称国民为“尔臣民”，这回却改叫“尔等国民”了。

这份诏书说它是“人的宣言”，不如说是在巧妙地号召国民拥护天皇制。连否认天皇是“现御神”的部分，也主张战争中军阀强加给国民的天皇制是一时的现象，与本来的天皇制不同。并且说，日本是以天皇家为顶点的家族国家，“夫爱家之心与爱国之心”在我国“甚感热烈”，号召“扩大此心”。还告诫说，败战之结果，国民动则流于“焦躁”、“诡诈之风渐长”、“道义之念日衰”，最后要求“朕与尔等国民同在，常利害相同，休戚与共”。

休戚就是苦乐。军阀和战犯虽被逮捕，皇室和国民仍为一体。虽叹战败使道义衰落，并未提道义颓废引来战争败绩。在这里，假使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也不会提到。诏书把天皇对战争的责任间接地予以否定，并说今后与国民同在。

这个诏书一发表，总司令部十分满意。麦克阿瑟上将在元旦发表简短谈话说：“天皇的新年声明，使我非常欣快。天皇以此诏书的声明，将对日本国民的民主化起指导作用。天皇坚决地将今后天皇的立场置于自由主义道路上。这种行动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健全信念对其的影响。健全的信念是抑止不了的。”

新年刚过，总司令部不但处分战犯，还指令日本政府从公职中消除一切军国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其目的是想把明治以来构筑的天皇制国家予以解体。总司令部在对新闻记者团谈今后的远景时说，被清除公职的将达几万人，天皇快成光杆司令了。

战后首次大选的日期还未定，各党在热心地准备选举。

《赤旗报》的新年号刊登出题为“我党的选举口号”几个大字，其内容为：“1.打倒天皇制，成立人民共和政府 12.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提高；3.由人民制定民主宪法；4.彻底追究战争罪犯；5.给劳动农民以上地；6.大幅度提高工资。”下边还刊载出一大标题——“以最大的欢喜迎接野坂同志”。野坂参贰预定1月12日由延安归来（归国同时改名为野坂参三）。

每年1月22日，都要在天皇的参加下举行宫中的年初诗歌会。今年的主题是“松上雪”，这是为表现“眼下国民忍耐苦难勇往迈进之英姿”而选定的题目。

天皇已经为22日的年初诗歌会准备好自己的诗歌。

瑞雪积更深 压松松挺身
苍青不变色 更有胜松人

“天皇统治之”

有一万多人挤满了首相官邸门前的马路，在齐唱《赤旗之歌》、《欢迎野坂同志之歌》和《国际歌》，并摇晃手中的红旗。

勇士凯旋，野坂还乡，革命之日已近……

在齐唱的间隙里、领队人带头高喊口号：“反动首相出来！”“打倒天皇制！”“币原内阁总辞职！”

正门前，群众像雪崩一样向里边拥，佩带短剑、警棒的警察队迎上去互推互拥，总算堵住了。

共产党中央委员黑本领着男女代表七人走进官邸，要求会见首相。

这些群众是在日比谷公园参加“欢迎野坂参三国民大会”之后，走过皇官城壕旁，来到首相官邸的。警视厅的警察们曾组织入墙阻挡。约有3万人参加了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的大会。

野坂是在两周前的1月12日从延安回到日本的。作为合法后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隔十五年，终于回到了日本。

大会在寒冷中开始，先唱《国际歌》。在野坂演说前后，有荒畑寒村、德田球一、片山哲、神近市子等十七、八人先后登上讲坛，欢迎野坂归国，然后号召说，要迅速结成“人民民主战线”，建立“联合政府”。

野坂和德田的演说达到高潮时，也有人奚落嘲笑地喊。“马上革命啦！”“把天皇拉出来！”演说人的阵容也很凌乱。复员将兵“代表”，原陆军中尉肯定了“5.15事件”和“2.26事件”（“2.26事件”是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军官领导袭击首相官邸的事件，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杀害。暴动29日被镇压，事后以肃军为名，军部政治统治力显著加强——译者庄）。

为提高战斗意识而拍摄的影片《夏威夷、马来海战》的主演藤田进称颂共产党，连战前和战争中鼓吹皇国思想的评论家室伏高信也提倡起民主主义来，被称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没有到会，但他捎来祝词说“旧政党和旧政治家已无拯救日本的力量”，他“欣然赞成人民战线”。

游行队伍代表走进首相官邸，见到石黑武重法制局长官，会见首相的要求遭到拒绝。

在官邸里，币原首相正在处理比游行队伍更重大的问题。

游行队伍来到的时间是午后5时，天已经黑了。在地下室一层的会议室里，以松本国务相为核心的宪法修正调查会的第十五次会议刚刚结束。去年10月，币原会见麦克阿瑟上将时，上将指示他修改宪法。币原当时说没有必要修改宪法，为了使各种制度“自由主义化”，修改有关法律就行。对此答复，麦克阿瑟没有理睬。所以10月中旬，以松本为主务大臣新设调查会，进行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

草案的第一条至第四条的内容是：“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第三条略）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此宪法之条款行之”。第三条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中，只将“神圣”改为“至尊”，和明治宪法完全一样。日本的国名，也继续用“大日本帝国”。币原和吉田外相等在给麦克阿瑟和总司令部写信时，还在使用印有“大日本帝国政府”的信纸。日本在去年曾被麦克阿瑟嘲笑说“已降为四等国”，但仍称“大日本帝国”。

明治宪法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中的“陆海”二字被删除，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反正还不知道占领何时结束，只要美国人一走，日本一切仍可照旧。调查会的成员们认为恢复·独立后，军队的兵力可能缩小，但完全没有想到军队会被全部撤消。

政府的宪法修改草案原定于2月初向总司令部提出，松本等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两天前，币原到总司令部会见麦克阿瑟时，麦克阿瑟曾强迫老首相在新宪法里写进放弃战争和军备的条款。在游行队伍前锋到达时，散会的调查会成员们还不知道这件事。

币原从年末起患感冒一直未好，在卧床休养。经总司令部给些当时还很珍贵的青霉素，用后很快痊愈。他前往致谢时，倒领回来一件大事。麦克阿瑟一口咬定说“放弃战争条款”是币原突然提出并且自己赞成的，而币原向几位知心朋友说，乃是麦克阿瑟先提出的。但在公开场合，币原则始终说是他自己对麦克阿瑟提出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谜。事实上，还是麦克阿瑟对币原施加了压力。关于这一点，不仅是总司令部直接担当的民政局次长凯德斯大校，在总司令部方面进行宪法修改工作的干部当中，也有许多人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只说币原因受压而为也许不大准确。因为币原是自由主义者，又是那个时代的尊皇主义者。

币原搞“放弃战争”也许是因为麦克阿瑟威逼他说，这是维护天皇制的最有效方策，可能是这种“放弃战争”的信念在起作用。因为到停战为止，特别是在任外相时代，币原因受横暴的军部排挤而简单地引起了共鸣。日本如不是那样与世隔绝的岛国，而是拥有象英、美军那样民主军队的国家，就不会对废止军队感到如此震动。

这期间币原和日本方面都不知道，总司令部正在起草对天皇和日本政府进行强制的宪法草案。在占领日本时，麦克阿瑟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指令，为图日本的“民主化”，必须修改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关于宪法的修改，考虑到其性质，要求必须采取日本方面自主修改的方式。

于是，为了“民主化”，从华盛顿发出了解除武装、清除公职、解体财阀等重大指令，而日本几乎完全被置于麦克阿瑟的自由裁夺之下。

并且日本方面还不知道，日本政府不得不于2月初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的原因是，麦克阿瑟要把总司令部的宪法草案于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的誕生日交给日本，并于2月22日乔治·华盛顿誕生日予以确定。

这期间，麦克阿瑟常与身边的人和来访者说：“我有两位谈话伙伴，那就是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

也许麦克阿瑟是迄今为止给战后日本以重大影响的人。但他却是位狭隘的理想主义者。由于高傲和过分的自我欣赏，使他处处从自己的立场考虑事情。后来他被杜鲁门解除了职务。其后杜鲁门曾对记者说：“我解除他的职务，是因为他不尊重总统的权威，而不是因为他头脑不清。”但当时的日本几乎把他奉若神明。

麦克阿瑟虽被杜鲁门免职回国，却为日本留下了几百万个麦克阿瑟，这就是今日的社会党和护宪派的所谓“和平主义者”们。这是现代的麦克阿瑟。

1月24日，麦克阿瑟在总司令部六楼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币原会面。这个不太大的房间，墙壁是草绿色，一角上有一个小桌，上边放有五十多个玉米

杆做的烟斗，旁边有个书橱，上边有他的“谈话伙伴”林肯和华盛顿的胸像。

在这里，币原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要求在宪法里加入“放弃战争”的条款。后来他写道：

“关于军备，对日本来说，拥有小规模军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与外国开战，是战则必败，那谁也不会当军人，去拼命打仗。如果是半途而废的不起作用的军队，倒不如积极地全部取消军备、放弃战争更好些。

“我还想到一件事。比军备更强有力的是国民的一致协力。虽然是没有武器的国民，但只要精神上团结一致，是比军队还要强大的，譬如现在的麦克阿瑟上将的占领军推行占领政策，日本国民正在努力给予协助，所以在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都进行得很顺利。反之将会怎样呢？作为占领军可以把不合作的人抓起来杀死。可是将八千万人全部杀死，怎么说也不可能。数量在说明问题。所以，国民各自要有统一的信念，坚信自己正确、虽徒手空拳也是无所畏惧的。”

不知是什么原因，币原从总司令部回来后，对谁也没说“放弃战争”的事。虽然在五天后的1月29日的内阁会次上发了言，也只是说关于军队的规定若出台，会引起联合国军不必要的猜疑心，有给维护天皇制带来困难的可能，所以要求取消。但遭到松本国务相的反对。

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要求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美、英和中国的一部分舆论也提出强烈要求。

共产党和工会的游行队伍来到首相官邸的事，也一点不稀奇了。

在野坂归来之后，共产党说：“停战前的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小宣传团体，如今已渡过儿童、青年时代，长大成人，应该成为开动日本政治的强有力的政党。对此，诸君要改变看法。要将旧时代的非法的共产党之观念从记忆中抹掉。”为此，提出了“成为可爱的共产党”的方针。“打倒天皇制”虽仍保留在纲领之中，已改为由“人民的意志”决定了。

1月中旬，天皇和皇后在设在宫内省大楼的大礼堂里，参加了禁卫府卫上队召开的文艺晚会。

到去年来为止，禁卫府卫士队中辞职的人很多。到11月，定员由4,000人减为3,700人。但是，现员已不足2,000人。

文艺晚会是为了慰问天皇，由卫士队组织的。有一百人左右的卫士监（即军官）身穿旧军服染黑的制服参加。天皇被身穿黑“军服”的“军官”们围着，每看完一个节目都鼓掌。特别是听完曾任中尉的一名卫士监讲的滑稽故事时，天皇愉快地笑

这时，卫士监中的多数人在想，卫士队将成为日本重整军备的基础。从天皇愉快地观看舞台演出，也联想到近卫联队初建时，明治天皇在吹上御苑观看近卫兵体操表演时的情景。

2月7日，松本带着政府的宪法修改草案前来拜谒天皇。

天皇翻阅了修改草案和修改要点说明，提出两、三个疑问后，满意地点了头。

大日本帝国的终止符

2月11日，是日本的纪元节。

至少战败的第二年即昭和21年，是过了纪元节的，以后就改为建国纪念日了。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禁止挂国旗，但在全国各学校，象往常一样进行了庆祝。

2月9日，文部省指示可像往年一样举行纪元节仪式，也可唱《纪元节之歌》。这歌的第一句是“高千穗高耸云间”。但给各学校的指示说，“第三、第四段歌词尚有讨论之余地”，令人感到含混不清。

这一年正是纪元（即从神武天皇即位之纪元前660年算起——译者注）2606年。全国各学校举行了纪元节仪式，奉读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但校长和教师对纪元节的意义如何讲解，都感到不知所措，从去年起，学校已经没有历史教科书了。

东京帝国大学正在安田礼堂举行纪元节仪式，南原繁总长面对挤满礼堂的学生们讲演。他说：“今天也许不是2606年，或者说也许不是建国日。但是，我们重视的既不是纪元2606年这件事，也不是神话，而是神话和历史中所包含的意义。几乎所有人类没有不回顾自己的发展路程的。”

两天前（文部省为纪元节发出通知之日）外电说，“天皇的坐骑‘初霜’”在哥伦比亚电影上。与哈尔兹提督共同演出，并登在报纸上。“初霜”是去年被占领军一个尉官帝回美国的。

在皇宫的宫中三殿，天皇于9时半身换黄栌染御袍，头戴御立纓，以认真的面孔前往贤所参拜。

纪元节是纪念神武天皇在大和的原宫即位的日子，即纪元元年正月初一。明治以来改用阳历，定为2月11日，这是宫中重大的祭日，若在往年，允许参拜到午后3时半，从总理大臣、文武高官到有爵位的和受优待的都威仪堂堂前来参拜。去年11月，总司令部命令禁止以神道为国教，参拜者已限为皇族和宫内官僚。在天皇亲拜后，要招待参拜者，在宫中举行庆祝宴会。现在，这个宴会也被取消了。

天皇进入贤所叩拜祈祷，他在向皇祖皇灵祈求什么呢？这天是阴天，很凉。门外的侍人也俯伏地面，两手将草薙剑举在后头部。他身上几乎被冻透了。从里边传来天皇读祝词的声音。

天皇走出来，经走廊又去皇灵殿和神殿参拜。之后，在绫绮殿换上天皇服，乘坐在宫中三殿外边路上停放的奔驰轿车。在门旁的卫兵岗楼里，身穿黑制服的贤所卫兵举枪致敬。

到了晚上，天皇又走出吹上御苑的御文库、和早晨一样换上衣冠束带，到南侧的宫中三殿参拜皇灵殿。在纪元节之夜，要举行神乐的仪式。在天皇离去后，神乐要演奏到半夜12时以后。这期间，天皇和皇后回到住处也不能就寝。

停战后，宫中的祭祀和战前一样继续进行（如今祭祀已成为皇室的私事，但仍进行）。天皇从元旦的四方拜起，一年二十四回，直到除夕，到宫中三殿或在宫里自行祭祀。其它的日子由侍从代表天皇，每天清晨到宫中三殿代拜。

宫中的祭祀如此频繁复杂，是起于明治时代。明治新政府实行王政复古，将皇室作为权力和权威的源泉。为了向原来的武将政权“幕府”强调朝廷的

政治权威，复活了古律令时代太政大臣、右大臣、左大臣等官制（相当于正副宰相——译者注），建成了新的天皇制国家。明治维新是“欧化的时代”，也是“复古的时代”。

明治新政府规定以神道为国家的宗教，在全国废佛毁释（1868年发布神佛分离令，引起神让佛寺之争，使寺院、佛具、经文遭到毁坏——译者注）。同时在宫中整顿祭祀，使之复杂化。明确了天皇是全国最高司祭的地位。在宫中也增加了许多大祭、小祭。

说起来，四方拜是宽平2年以前由宇多天皇开始实行，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在春分那一天举行的春季皇灵祭可追溯到更久远一些，从纪元节祭到1月3日的元始祭（天孙降临，天皇在位之元始——译者注）、神武天皇祭、祈年祭（祈祷丰收——译者注）和每月旬祭，都几乎是明治时代新规定的，或长期中断后又恢复的。

在此次纪元节，天皇向仁科芳雄博士、岩波书店的岩波茂雄总经理等六人授予了文化勋章。此外，向民间七百三十七个社会事业团体下赐了奖励金。这时候，还根据天皇的“指示”向下颁发着勋章。所有这些都是皇室为适应日本成为“新的文明国家、和平国家”而进行的努力。

天皇还在对自己是否被强迫退位，而深为不安。

还是1月份的事情。总司令部对参与军国主义或侵略战争的责任者、旧军人，发下广泛地开除公职的指令。这时，天皇看到藤田侍从长呈上指令的译文说：“很严厉，也很残酷，他们都是为国家工作的呀！这等于是让我退位吧！”

藤田回答说：“不会有那样的事。”天皇又说，“麦克阿瑟将军是怎么想的，让币原去问问吧？”

藤田回答说，如果让币原首相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退位的问题，回答只剩下“是”和“否”了。由我方追问是不高明的。

同时，天皇又问占领何时结束，到那时候日本就将恢复主权了。

这期间前来拜谒天皇的币原说：“美国不会在日本永远实行占领政治，还请忍耐一下”。并且，总司令部已指令币原内阁修改宪法，政府已准备了一个与明治宪法出入不大的修改草案。

对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言论，不仅是联合国，就是国内的共产党也猛烈攻击天皇为“战犯”。此外，在保守派的有识之士中间，也有这样的窃窃私语。近卫在遗书里也说，由于天皇优柔寡断而招来战祸。这已被天皇看过。

天皇显得很苦闷。纪元节前后的一天，藤田为晋谒来到御文库的政务室。天皇沉默片刻，脸上露出苦恼的表情。藤田感到很紧张。天皇说：

“坐下吧！”

藤田坐到椅子上。日后他回忆说，天皇前后摇动着身子，平常总是朗朗大声说话，这回却小声他说：

“不用说，不应该有战争。我曾想尽办法避开这场战争，该做的事我都做了。但终于未见效果，仍卷入了战争的漩涡，真是遗憾。”

御文库里虽然通着暖气，但因供给不足，屋里很冷。天皇的桌旁放有小火盆，里边的炭正冒着红火。

“藤田，关于这场战争，最近有人说是因为我要停下来才得以结束这场战争的。他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开战前不把它阻止住呢？诚然，这话好像有道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六十九岁的老侍从长在纹丝不动地洗耳恭听。

“谁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严肃的宪法，我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事……根据这个宪法，在国务上有委与权限，即负有责任的各国务大臣。在宪法明定的各国务大臣的责任范围内，是不容许以我的意志随便发话、干涉和掣肘的。”

已经是傍晚时分，冬天的夕阳照人，在桌上反射。

“所以，宪法上的责任者提出好的建议，制定的政策，按规定提出，然后由我裁可。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满意不满意，只能裁可而别无他策。这和专制国家不同，是立宪国家的君主，我没有别的办法呀！”

天皇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谈了三十多分钟，最后还说，“结束战争和开战时的情况是不同的”。在战争派和主和派对立之时，铃木贯太郎首相曾问我倾向哪一方，那时我想，“空袭严重，加上原子弹落下，再勉强打下去，将使皇国灭亡”。

天皇辩解战争责任问题这是第二次。去年9月和木户内大臣曾谈过自己的心里话。

纪元节之后过了两天，在麻布的外相官邸，日本方面和总司令部方面就政府的宪法修改草案召开了联席会。经政府修改的草案，已提交给总司令部。

这一天是个晴天，特别暖和。在院子里放着桌椅，吉田外相和修改宪法的主务大臣松本国务相正在等候。总司令部的惠托尼准将和凯德斯大校带领两名佐官来到这里，惠托尼是民政局长，凯德斯是局次长。

惠托尼入座后开口说。

“最高司令官说，你们前些天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里面丝毫没有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让随行的校官向日本方面出席者分发了有二十页厚的文件。

“这是最高司令官认为能满足今天日本各项要求的原则而予以承认的，他命令我交给你们……”

文件上打印有号码，吉田外相等每接到一份，都在收单上签了字。

文件的第一页清清楚楚地打印有英文字。从前言开始，共十一章九十二条，是一部完整的宪法草案。前言中有：“日本之安全和生存委诸热爱和平各国的公正和信义”，第一条说天皇是“日本”的“象征”，其“地位”“基于民意”。往下看，日本没有军队、没有交战权，议会是一院制，土地全部国有化。

日本方面看完草案，各个脸色苍白。惠托尼说：“在联合国，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压力日益增强。如果接受这部宪法草案，可以认为天皇是安泰的。”同时还补充说：“如果日本政府拒绝这个草案，最高司令官认为也可以自己直接公告给日本国民。”

这一瞬间、从8月15日延续到今天的大日本帝国崩溃

“陛下，请向这边”

五辆汽车从三田经过热闹的品川火车站，沿京洪国道驶向川崎市。这五辆汽车被前后的美军吉普车夹在中间。

天皇乘坐在第二辆黑色旧奔驰轿车上，他身穿灰色西服、深灰色外套，戴着灰毡帽。天皇和穿黑色立领扈从服的藤田侍从长对坐，表情有些紧张，在看着窗外。

途中时常和美军的载重汽车、吉普车交会。在大森、蒲田等处，遍地瓦砾，中间搭些小棚。马路上坑坑洼洼，汽车不断地上下颠簸。当行人看到美军吉普在前后保护高级轿车鱼贯而行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天皇的汽车上没有菊花徽章，行人中有的看出是天皇，穿旧军服的复员军人在立正行最敬礼，直到车队走远。

这是战后的首次巡视。今年的元旦和纪元节，报纸上登载了天皇身穿西服的照片，但穿西服出皇宫，这还是第一次。警察方面听说天皇要深入民众中视察吓了一跳。他们认为现在正是有人提出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时候，必须加强护卫警卫工作。但是宫内省认为天皇是亲自看望为复兴祖国而勤奋努力的国民的，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因而要大大减少警卫人员，服装也不要太显眼。因此，这次的警卫方法和过去比有些“冒险”，采取简单的“身边护卫”。

如果在战前，行人一看到天皇车队，直到车队走远，必须行最敬礼或俯伏在地垂首致敬。路两旁每隔几米，要有警察或无兵站岗。不用说，谁也不许从高处往下看。

然而，以今天这种方式深入国民中巡视，是根据总司令部的示意。去年12月，松平庆民宫内大臣曾问总司令部要使皇室“民主化”应该做些什么？回答说走出皇宫直接和国民接触。总司令部通过“人的宣言”和冻结皇室财产等一系列措施，降低天皇的权威，想把他从神龛上拿下来。借总司令部一位高官的话说：“把那戴眼镜、近视眼又猫腰的小老头给大家一看，国民对天皇的信仰也许会荡然无存。”

9时45分，车队来到昭和电工公司川崎工厂。这里在战争中曾生产硝酸和硫酸等，因受空袭，设备的70%以上受到破坏。战后生产化肥硫酸铵，到去年末已将战争中的生产能力恢复到10%。但是，在四十万平方米的厂区内，铁筋被烧弯，天棚破漏，窗玻璃飞散，到处散乱着破机器、管线和废铁。

车队驶入正门，停在办公室前。天皇在江边川崎市长、森晓昭和电工公司总经理迎接下走下汽车。并在美军和联合国摄影记者包围下，走到事先挂好的帐篷里。

在帐篷中央，放着一张临时制作的白木桌，上边蒙着乙稀树脂的白桌布。桌上放着插有白梅花的花瓶、工厂示意图、生产流程说明等。当时还没有加工办公桌的地方，白木桌是工人现动手制作的。

帐篷周围是事先进来的工人，身穿作业服整列恭候。天皇刚要走进帐篷的同时，恰巧路过这里的美国士兵和宪兵也都想看看“神人”，便不客气地拨开干部和工人的队伍，挤到近处

森总经理开始汇报。此时的森有一个秘密。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水，却有一个微型麦克风。推也没有注意到，花瓶上有一细细的软线通向外边。这是NHK（日本广播公司）搞的。接到宫内省通知陛下巡视后，NHK要求安装录音

装置，并请示宫内省，答复是绝对不允许。森很年轻，他想，“陛下好不容易来到我们中间，不许听他的声音是没有道理的。”因而甘愿承担罪责，自做主张地答应了NHK的要求。

森现年三十九岁，虽比天皇只小五岁，但是，向“神人”对面汇报工作，他确实感到有些怯场。

在森汇报中，天皇不时地点头说：“啊！是嘛！”在汇报中，联合国的新闻社，通信社记者，还有手持照相机的美国兵挤进来，大声叫喊，要天皇向这边、向那边，有时还拉他、推他。占领军是胜利者，天皇也无可奈何。

森感到紧张，他板起面孔来。天皇几次被推揉，有的往这边拉，有的往那边拉，像玩具一样被推拉得不像样子。但他全不在意，一点也没有厌烦的样子，一味任人摆布。

森汇报完了的时候，相也基本上照完了，折腾劲儿也过去了。

天皇向森提出几个问题后，江边市长接着汇报市里的情况。森看到天皇毫不介意，坦然而听的样子，他在想，“这伟大的耐性，真是令人钦佩”。

担任警卫的金子坚次侍卫在想，天皇的胸襟是“多么伟大啊！为了日本的复兴，为了国民，他在忍其所难忍”。刚才金子看到天皇被美国记者拉着袖子而没有生气，他认为这不是大软弱了吗？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眼流热泪，虽用手擦拭，脸上仍湿润着。

金子又想，此次巡视幸而规定穿西服没穿扈从服。为了使警卫不显眼，穿便服，在上衣里边藏着勃朗宁手枪。

天皇几次问江边市长：“粮食很紧张吧！”

接着，他来到帐篷旁整列的工人面前。这些人的年龄都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其中也有女事务员。

天皇的语音犹如女性有些尖细，听来不太流畅，但很温柔。

“工作几年了？生活怎么样？”

最先被问的中年工人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好。好容易他才用颤声回答说：

“眼下的生活还可以。”

天皇听到答复，又挪动了一下不灵活的脚步来到下一个工人面前。

“吃的东西充足吗？”

其中也有的人惊慌失措，不知所答。天皇问：“有地方睡觉吗？”“有房子住吗？”每遇到答复他就说：“啊！是嘛！”

森一看天皇竟问些切身的问题，立即感到十分亲切。虽然不知道天皇生活上有无困难，但如无实际体验，这些话是问不出来的。他想宫中也一定不会那么容易。

天皇在身着国民服的厂长引导下，参观了变电所、整流车间、电解车间、氢氮合成车间、产品仓库等，共用了三十分钟。各车间工人都排队迎接。无论走到哪里，弹痕和烧焦的残痕都历历在目。硫酸在发出刺鼻的气味。

工厂里有几处设有麦克风。天皇每走到工人队伍前都要停下来，用不习惯的语调问话。最后来到仓库，看见从天棚的管道口硫酸像雪一样落下来堆成小山，被装进草袋里立即装到货车上。

以后，天皇又到债滨市鹤见日产重工业的工厂访问。这里生产载重汽车。天皇在山本惣治总经理引导下，参观了占地四万平方米的厂区和组装、机加、锻造、铸造等作业。天皇走到几处停下来问工人：“工作几年了？”“生活很困难吧！”，这时天皇除点头外，还几次重复他说：“希望你们努力干。”

来到一台自动机械前边，当被介绍说：“用一个手指头即可操作”时，天皇笑着说：“这个机器真方便，女性也能操作，”

在厂里走过一巡之后，在公司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天皇又在听取山本的补充汇报。他发问：“工人们健康状况如何？”“思想很稳定吗？”

正午 12 时刚过，车队走出日产工厂，又来到县政府。天皇在这里吃过午饭，听取了神奈川县内山县知事的战灾恢复情况汇报，然后走上屋顶凉台，观看了街道和港湾风景。

从这里又乘车，并透过车窗观看了因去年 5 月空袭成为废墟的横滨神社和伊势佐木町大街新盖起的临时商店，观看了美军用机械在市街正中修建的小型飞机场和半圆锥体兵营。然后来到稻荷台国民学校，这里已全被烧毁，在原地又新建成受灾者的共用宿舍。

天皇的车队驶来，沿途排列的居民都脱掉外衣取下围巾。看到天皇在车内微微点头致意，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惶恐。因为头一次距天皇这么近，人们的反映是千差万别的。天皇的车队过后，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唱起《君之代》来。人们都在哭泣。

来到一栋木造的两层楼前。这是很粗糙的共用宿舍，门敞开着。天皇身穿外套，没有脱鞋（走进日本家庭都要脱鞋——译者注），走进狭窄的板墙走廊。他一只手拿着毡帽。

这栋房里住着受灾户三十三户共一百零三人。听说天皇要来看望，虽然很贫困，但内外都打扫得一干二净。

面向走廊的各家门都已敞开，各户住屋铺有九张榻榻咪，另有四平方米的地板铺地。人们都在房门前跪坐等候。天皇走到每户门口，都往里看看，并停下来问话。“在哪儿遇的战灾？”“这屋冬天冷不冷？”“生活很艰苦吧！”“你丈夫在做什么？”榻榻咪没有边，有的已刮破。因为没有玻璃，有的窗户被钉上木板。烧剩下的家产、弄脏了的衣服、锅、勺、碗筷，因为没有地方放，都胡乱堆在一起。

几乎所有的受灾者，没俱到天皇会站在自己的门前，因而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来回答天皇的提问。

天皇走出宿舍，小学生们已排好队。天皇问其中的一名学生：“学校的教具没被烧吗？”回答说：“没被烧。”天皇说：“那太好啦！”

车队驶入勉强能通过的狭窄的神奈川区大口街。这里商店林立，行人拥挤，天皇从车窗向外观望。车队驶向东京，午后 3 时 50 分回到皇宫。

一个月后，采访天皇巡视的美国记者马克·葛因写他看见天皇当时的样子说：“以不如意的声音、表情和四肢动作，在挣扎着、绝望着。”并且说联合国的记者们，对天皇的一举一动都感到滑稽而不时发出笑声。为什么日本百姓见到天皇都感动得流泪、拜礼，这是他们永远不能理解的。

游行队伍走向皇宫

1946年2月19日，天皇身穿西服离开皇宫，以川崎、横滨为主要目标，开始了地方巡视。皇室也有了新的起色，将国民俯伏叩拜、“不许看”变成国民“可以仔细看”了。这是个革命，国民可以站在那里看天皇了。

20日，是天皇巡视的第二天，去到浦贺、久里浜、横须贺，看望从国外撤回回宋的人和复员军人临时居住的一个“援护所”。

2月28日，天皇巡视了银座、京桥、神田、小石川、新宿、世田谷等东京旧市区，在各地曾做短暂停留。在京桥，登上第一相互大楼屋顶观览了市容。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电梯。所到之处，人们都以紧张的表情迎接。他们看见天皇，有的感动得哭了，有的合掌，有的拜礼。到新宿伊势丹的时候，在挤满道路的群众中，不知谁带的头，竟齐声喊起了“万岁”。

第二天，到郊区三多摩看米的供应情况。3月份巡视群马、埼玉两县，到农村、纺织厂、开荒地、学校等转了一圈。无论到哪儿，天皇都迈着不灵活步子，和农民、女工、学生用不顺畅的语调讲话。

巡视赋予天皇以新的使命，在联系国民和天皇之间的关系上取得很大成功。1月1日的“人的宣言”诏书，就是从皇宫评处发出来的。自从开始巡视，人们从报纸上、新闻电影上，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天皇，感到更亲近了。

在报纸上还时常看到“卤薄”、“王音”、“拜见”、“驾临”等词汇，但是人们在评论天皇的讲话时说：“确实很和蔼，好像女性谈话的口气。”也有的说：“天皇一一脱帽答礼。”

2月22日，日本NHK播放了三天前天皇在川崎市昭和电工工厂的谈话录音，这是用藏起来的麦克风录制的。向全国插送十五分钟，国民都听到了天皇的这段录音。

2月22日，晚上，天皇在御文库的居室里，和皇后一起听广播，当时播送的就是这段节目。直到听NHK播送之前，天皇还不知道昭和电工工厂进行了录音。天皇知道后，把当日行视的主管官员宫内省的笈素彦总务课长叫来，做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批评。他说：“若是播送给全国国民听，我还有别的话要说。今后应该注意。”

3月6日发表了政府的宪法修改草案。人们惊奇地看到第一条中的规定，“天皇基于日本国民至高之总意，而为日本国民及国民统合之象征”。迄今为止，半月前出台的社会党宪法草案和去年末报纸登的民间组织的宪法试行草案，都把天皇说成是单纯的“礼仪代表”。“象征”这个词不但很稀奇，也从政府的宪法草案中夺走了天皇的所有实权。看来，时代是大大地改变了。

日本的国名已改为“日本国”，新的天皇正在诞生。

麦克阿瑟上将在政府公布宪法草案时发表声明说：“本人对日本天皇及政府起草、经本人完全同意提交给日本国民的新而又开明的宪法，深为满意。”天皇也发表简短的敕语说：“朕于接受《波茨坦宣言》时，曾同意日本国政治的最终形态，应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志决定。”然后又说：“对宪法加以根本改正，以期奠定国家复兴之基础，政府当局其克体朕意，以期达成此目的。”

对日本的改革，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曾逐项发布命令，但形式上尽可能让日本人用自己的手去进行。而天皇从来不反抗，反而带头协助实行。其中很多改革项目，是用天皇的名义发布的。

由于“人的宣言”和巡视，天皇制反而被加强了。当时，天皇制是因为总司令部承认的（实际上是总司令部制造的）宪法修改草案，保证了其延续。但是，何时对天皇个人当作审判战犯的证人予以传讯，或强令其退位等都是个未知数。用这种形式损伤天皇制的可能性则是大为存在的。

住在皇宫里的天皇，现在穿着西服。走出皇宫的时候，在民众和天皇之间，既没有宪兵的队伍，也没有警察队。看来天皇制已岌岌可危，特别是不知道日本政府已完全成了占领军的“转包”单位的人有这样的感觉。

另一方面由于粮食不足，通货膨胀，失业者猛增，社会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去年是明治末年以来的大荒年，肥料不足，再加上战争使得土地肥力减退，各城市粮食不足，呈现危机。已经开始定量供应高粮、小麦、薯类，但也时常发生迟延几周甚至供应不上的情况。在城市里，有的开垦空地，有的去黑市买粮，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着。

通货在无休止地膨胀，物价每天都在上升。从2月17日起，流通中的五百日元以上的纸币被取消，所有的银行存款都被冻结。每月支给的现金，户主三百日元，家属每人一百日元，工资最高发给现金五百日元，剩丁都作为存款而冻结。

还有，国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企业，约四百万人丢掉工作。加上外地撤退回来的人、复员军人等，4月份失业人数已达六百万人以上。

4月10日，举行战后首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有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社会党、共产党、各派、无党派的候选人2782人参加竞选。有选举权的，首次包括妇女达3,600万人。在美军监视下，在全国的投票地点举行投票。结果，鸠山一郎的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共产党取得全国总投票数的3%，即170万票，当选者仅五人。

因为哪个党都不能单独组阁，只好尝试各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一个月间政局毫无进展。

天皇和皇后在总选举的十天之前，到叶山离宫夫休养。他们自1944年11月住到防空洞的御文渾以来，这是首次夫出皇宫，在外边居住。在高官的住室里，通过听广播，知道了总选举的开票情况。4月12日，乘列车返回东京。

4月5日，宫内省发表了关于天皇照片（已经不叫“御真影”了）的办理要纲。其中规定“今后商店可以将天皇陛下的照片和一般演员的放大照片一起出售”，“不强制要求向天皇照片行拜礼”，在宫厅、学校悬挂时，“可挂在日常易于仰望的地方，不必用帘遮盖”，“避免安放在奉安殿、奉安库那样特殊的地方”等。

比起宫内省原打算的将穿军装的“御真影”换成穿天皇服的“御真影”下赐给各级政府、学校来，这回确是有了很大的进4月29日是战败后的第一个天长节——天皇的誕生日。文部省事前向全国各学校发出通知说，“在不‘神化’的前提下，可以举行庆祝会”。

天皇已四十五岁了。麦克阿瑟上将却选定这一天发表了交付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起诉书，起诉对象是东条原首相为首的二十八名甲级战犯嫌疑人。

起诉书提出以“对和平的犯罪”、“违犯军事法规罪”、“对入道的犯罪”为主要内容的五十五项，对各被告的主要起诉理由是：“侵犯国际法及各条约，计划、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并犯下了无数次违背人道之罪。特别是为了实现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支配全世界的目的，与德意志、意大利

合谋，作为侵略战争的阴谋计划者、发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犯而行动。”

天皇这一天呆在皇宫里。宫中没有宴会，也没有什么活动。天皇只是在上午在宫内省楼房的谒见所接受了各皇族和币原首相等高官的祝贺。

这一天全国各学校都举行了庆祝仪式，奉读敕语，齐唱奉祝歌。东京帝国大学也举行了天长节仪式。

在仪式上，南原繁总长向学生讲话。他谈到于皇与战争时说：“在政治上、法律上天皇没有责任。但是我拜察到，建国以来，首次完全败北，使国民陷于悲惨之状态，陛下对祖宗、对国民深感其道德、精神上的责任。今日，诸臣不识臣节，不承担责任，而仅陛下自觉担承，此我国至高道德之表现，亦我等尊崇皇室为国民之中心的原因，今后祖国振兴的精神基础，即在于此。”简而言之，就是催促天皇退位。

1946年5月，为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开庭而来日本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在热心地搞审判活动。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支持者正在搞革命活动。

5月1日是阴天，宫前广场风雨交加。在二重桥前设的讲台上，野坂、德田等共产党最高干部背向皇宫站立，社会党干部加藤勘十等和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都站在那里。

眼前一片火红。大约有三十多万人。身穿工作服、军服、女劳动服、西服的男人女工人们，高举横幅标语和红旗在排列着。横幅标语上写着各式各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立即结成人民民主战线”，“男女同工同酬”，“天皇是战犯”，其中以关于粮食问题的为最多。

上午10时，在讲台前占据阵地的大日本印刷厂的铜管乐队奏起《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歌》，接着开始了大台唱。

“解放人民战线的前卫我们工人阶级……”

在“第十七次国际劳动节”的大字横幅下，讲台上的代表们相继发言。到了德田发言的时候，他高喊：“让人民吃饱饭，官僚机构已无能力解决吃的问题，只能由我们人民大众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并要求成立以社会党为中心的民主人民政府。

大会通过二十二项决议，提出十九项要求，通过了致联合国军的感谢信。共产党曾要求取消天皇制，但因国际劳动节活动的领导权掌握在社会党手中，所以未写进决议和要求里去。大会结束后，共产党干部去总司令部，呈交了感谢信。

第二天，《朝日新闻》对国际劳动节活动曾作如下报道：“是红旗的海洋，是红色的彩带，越过宫廷的翠绿看见了‘红场’，我宫城，沉没于克里姆林的表情中……”

《赤旗报》（专刊第10号起，报头改为片假名）5月6日，报道了国际劳动节特辑，当时该报是五天一刊，在报头的左上角写着：“从根本上说，解决目前的粮食问题，必须走向取消天皇制。这是绝对必要的，一丝也含糊不了的，否则解决粮食问题，终归泡影。”这是德田讲的话。

共产党提出“由人民监视配给”、“由宪法保证民食”的口号，在东京准备召开区民大会，围攻粮食配给所长，揭发隐藏物资等。5月19日，还计划在全国各地组织“粮食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

5月12日是星期天。宫内省的岩濑主一运输课长作为值班高等官，坐在宫内省一楼的值班室里。

午后2时，桌上电话铃响。是皇宫警察打来的。说警视厅来紧急电话，共产党在世田谷召开“给我大米区民大会，区民代表上你们那里请愿去了”。三十分钟后，电话铃又响，还是皇宫警察。

“大会参加人员要袭击宫城，已分乘两辆载重汽车出发岩濑放下电话，感到十分紧张。

又有情报说，从大会会场乘两辆载重汽车经社会党本部，已向宫城驶来。电话说：“摇晃着红旗，口号声不断，义愤填膺。”

这一天是星期天。宫内省业务分“表”、“里”两种。“表”包括待从、掌典，“里”，包括天皇周围的服务。在假日，“表”的一切工作都由值班的高等官负责。

岩濑给坂下门打电话指示说，游行队伍到了来电话，如有什么要求，只可派“一名代表”进来谈。

宫城前二重桥一个石桥的正门，只许天皇出入和公事时使用，其他人都走权下门。

“给我大米世田谷区民大会”从午后1时起在下马公园举行，有一千人参加。有几名工会组织者进行演说之后，野坂参三乘载重汽车来到。他站在车上高喊：“我们吃不上，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就在此刻，我们的兄弟因营养不足而纷纷倒在地上。请看，在这大会上的吃奶婴儿和母亲的苍白面孔，婴儿连要奶吃的力气都没有了！”

野坂举拳高喊，群众掌声四起。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理会币原和官僚们了，他们什么也办不成。你们就应该找任命无用的币原和官僚的天皇，现在就应该直接去。游行队伍的目的地是天皇的皇宫！”

野坂演说到此，旁边站着的工会组织者喊：“我提议，要把世田谷区民大会的声音，作为人民的声音直接让天皇听一听，现在就奔向宫城吧！”

“对！对！”“赞成！”“向天皇提要求！”“走！去宫城！”群众中喊声此起彼伏。

接着提出了大会决议“宣言”和对天皇的要求书。然后，约有一百人乘坐两辆载重汽车，唱着《赤旗之歌》和《国际歌》向皇宫进发。

5月16日的《赤旗报》在一版刊出大字标题：“向天皇要饭吃！”“红旗进宫城，天皇何以答！”“听吧！天皇，我们的决议！”

5月19日，共产党组织的“争取粮食人民大会”在宫城前广场举行，参加者有十万多人。面对广场的皇宫各门，警视厅派来大批警察防守。在堤坝旁的松树林里，有几处美国兵安放机关枪监视，枪口面向群众，而广场上的群众是看不见的。大会通过了“上奏文”，决议和致联合国军的感谢信等。会后，共产党的干部很快就到总司令部去，向最高司令官面交了感谢信。

“上奏文”由听涛克己等十二人走进皇宫，交给值班高等官大丸，要求天皇回答。双方又进行一番争执。

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发表声明说：“不允许共产党游行。”共产党对此也发表谈话说：“我们相信，麦克阿瑟将军的本意，并非否定我们组织的有秩序的群众活动。”

5月24日，天皇发表第二次玉音播送，号召“继承国家的优良传统”，“同胞互助”以克服粮食危机。

战败皇帝的“阅兵”

“我，我想去看看。”天皇说。这位战败的皇帝自皇太子时候起就身穿军服，从当时的军事最高权威者那里学习作战用兵。这回想要看一下战胜了自己的敌军。

宫内省二楼政务室的窗口，传来兴高采烈的军乐声。

侍从久松定孝顿时感到胸中堵闷。

久松退出后，有人打电话问，向濠沟外看，从什么地方看最清楚。

然后，天皇出来散步。

皇宫警察已进行警戒，宫内省楼前庭院无人通行。天空几处浮起白云，在初夏的晴空下，侍从和侍卫陪伴着天皇往前走。

军乐声越来越大。天皇跟着侍卫登上防火了望楼，再走到堤坝上，隐身于松树的枝叶之中。

这里是皇宫的右侧，从此越过濠沟，可以一眼看清从坂下门前到二重桥前的广场。

现在已是夏天，在七月骄阳的照耀，头戴钢盔的美军部队正排队向这边行进。无数星条旗和小队旗在摇动。美军一律轻装，不像日军那样背着背囊。部队在离天皇站立的堤坝约三十米前方向左转。看来，他们不知道天皇在这里偷看。

二重桥前排列着约有五十人的军乐队，吹奏着爵士乐似的轻快的进行曲。这里正是在宫城前举行阅兵式时，天皇骑白马站立的地方。最后一次站在这里，是1945年1月8日的陆军阅兵式。

乐队指挥上下挥动着指挥棒，黄铜色的乐器不时反射出亮光。

在队伍的对面，是带台阶的观礼台，上边坐着高级军官和夫人，也有孩子。

每逢国旗走过，观礼席上的人都起立致敬。

和着军乐的拍子，军靴踩着白石子喳喳作响。

天皇从松树枝叶中一言不发地观看了五六分钟。然后，从堤坝上下来，回到御所。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再过一个多月，停战就一年天皇的地位逐渐稳定。他已习惯了新的职责和使命。

在议会，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讨论占领军硬塞给的日本国宪法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天皇将获得新的地位。当然，这个新宪法草案是占领军起草、并强硬要求施行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知道，其中也包括天皇。

5月31日，天皇到美国大使馆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是第二次会见。

天皇身穿西服，没有警护车，只有一辆扈从车去大使馆跑了一个来回。因为清除公职，藤日侍从长已经辞职，由大金益次郎侍从长和松平宫相陪同。这次和上次一样，天皇在麦克阿瑟的住室，通过外务省派来的翻译，和将军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此次会见的内容，始终没有发表。

天皇回到宫内省大楼，从衣兜里拿出几块根纸包着的巧克力糖高兴他说：

“给我巧克力啦！”接着向来迎接的侍从说：“还对我说，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可以告诉他。”

作为回赠，天皇把京都的老点心铺、若狭屋特制的菊花模具的日本点心

赠给麦克阿瑟。

从6月6日起，因为局势缓和，决定继续进行天皇的地方巡视，地点是千叶县的桃子、佐原、千叶市、习志野。

这一天，是乘宫廷列车前往的，当晚因住宿不便，就宿在列车上。此列车是战前造的，里面很豪华。由六辆客车组成，御用车的侧面有闪光的菊花徽章，前半部是西洋式的住室，墙上贴有绢布，列车里还保障供应开水。

日本国铁在宫廷列车之前，先开一列先导列车，这是从战前就采取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线路破坏。

但是，有一点和战前不同。天皇在皇宫外住宿时，必须按照日本“书记”，所传，带着草薙剑和勾琼。三种神器中的两种草薙剑和勾琼必须“同床共殿”，即放在天皇的卧床上。但这次没有带出来，因为怕被占领军抢走。

在千叶县，所到之处农民和渔民都喊“万岁”或向天皇行拜礼。

天皇还是用不太流畅的语调，和大家无拘无束地搭话，鼓励他们。

6月1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基南首席检察官发表谈话说，把天皇当作战犯审判是“错误”的，直到战败“他不过是高居日本国民之上的傀儡”。

皇宫里十分寂静。在新宪法公布之前，日本在纸面上还是大日本帝国，天皇还握有统治大权。但新宪法公布在即，天皇虽过问政务，首相和大臣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上奏了。

去年11月，根据总司令部指示冻结皇室财产，结果宫内省简化机构，精减人员，皇宫里的工作人数也突然减少。到去年末，宫内省在全国有官员、勤杂人员五千多人。这个数字不包括被改编为禁卫府皇宫卫士总队的两个近卫联队，也不包括皇宫警察部。

皇宫卫士总队定员三千七百人，持有原来的步枪和机枪，驻屯在吹上御苑西边的旧近卫第1、第2联队的营房。但由于日本在改变为“民主、和平的国家”，离队回家的人增多，到3月已减少为五百六十人。宫内省限3月末前，在全国招募卫士一千人，虽已到期，报名者还不到二百人。

根据新宪法，皇室财产将被国有化，因此皇宫卫士总队所需经费难以维持，所以在4月1日将禁卫府撤消了。

停战时的皇室财产十分庞大。皇室所有土地达135万町步（1町步=99.2公亩——译者注），占日本本上面积的3%以上，相当于神奈川县的五倍以上。其中的林区由帝室林野局经营管理，拥有木材蓄积量五十六亿立方米，是日本总蓄积量的8%。此外还拥有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邮船公司、王子造纸公司、关东配电公司、满铁（1906~1945年在我国东北横行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译者注）等二十九家公司的股票、公司债券、国家债券、地方债券等有价值证券，停战时包括现款约三亿四千万日元。停战时日本银行券的总发行量为二百八十六亿日元，可见其拥有钱数之庞大。

到停战为止，皇室的收入是保密的，但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宫翁之一。到明治维新为止，皇室只有小诸侯的收入。当时皇室很拮据，传说天皇喝酒吃生鱼片都不随便。实行维新后的明治政府，在扩大天皇的权威和权利的同时，把神道定为国教，逐渐使皇室财产扩大到如今的地步。

总司令部在否认天皇是神的同时，逐步采取了剥夺天皇政治权力的措施。1945年9月，在决定解散财阀的同时，要求提出皇室财产清单。结果，由宫内省统计报告，不算美术品、宝石、金银块，共为十五亿九千万日元。

总司令部采取了对“财阀”和“皇室”同等看待的方针。政府为减弱这种势头，想把一部分皇室财产下放。10月份发表先将箱根、浜、武库三处离宫“下赐”给神奈川县、东京都和神户市。接着又发表把那须等两处陆军演习地“下赐”给农林省。但是，总司令部的意思是通过收财产税和国有化将其没收，所以提出备忘录，使政府决定归于无效。

1946年11月，总司令部在冻结皇室财产的同时，发出指令说对从来不课税的皇室，也和普通人一样征收财产税。当时的币原内阁曾对这样处理皇室财产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将皇室财产的主要部分以“下赐”给政府的形式处理，总司令部没有同意。

1946年1月，木户幸一前内大臣作为战犯嫌疑已被捕，作为退职津贴，天皇想下赐给他十万日元内带金，也没有得到总司令的许可。

由总司令部起草的、经议会讨论的新宪法草案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所有的皇室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皇室费用须列入预算并经国会表决”。

快到8月15日了。

8月的一天，天皇在永积寅彦侍从陪伴下，在吹上御苑散步。

眼前一片葱绿，几处的白色、桃红色大波斯菊正在盛开。

天皇看到有自己种的野草，便蹲下来仔细看。

这一天，天皇到大本营附属室所在的御苑的北侧散步。大本营附属室是御前会议用的地下防空洞，去年8月14日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以来一直空着。像砍下半面山似的，露出厚厚的水泥墙，下边是铁门。前边长着茂盛的灌木，水泥上爬着常春藤。

天皇停住脚步说：

“在那儿养点蝙蝠吧！一定能养住。”

皇宫里有许多鸟类，也有成群的蝙蝠。冬天冬眠，一到春天，晚上便都飞出来觅食。

根据天皇的意思，宫内省的木工组在大本营的附属室天棚上，钉了些把手，以便蝙蝠吊在那里。

转瞬来到8月15日。

《朝日新闻》以“接受《波茨坦宣言》一周年”为题，发表了如下的社论：

“这一年间，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伟大功绩，是人人都不胜赞叹的。我们对将军表示衷心的感谢。将军有对日本和日本人深加爱护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日本人民心服。如果没有这种感情，无论怎样利用天皇和日本政府，也是收效甚微，绝对创不了今天的伟大业绩的。”

当时便是这样的时代。不知什么原因，蝙蝠没有来大本营附属室栖住。

被叫作“基米”的皇太子

1946年3月，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詹姆斯·司徒达多校长为团长的、由二十多人组成的教育使节团来到日本。这个使节团是总司令部为改革日本教育制度使之民主化，而邀请来的。

这一时期，为了改革各项制度，从农业到警察，曾由美国派来各种专家组。当教育使节团在宫中接受茶会招待的时候，天皇突然对司徒达多团长说：“想给皇太子请一位美国家庭教师，您能帮忙吗？”这件事日本方面事前一点也没有打招呼。

这个美国教育使节团向总司令部提出，日本应效仿美国采用六、三、三、四制（小学、初、高中、大学的学制——译者注），在义务教育中应学习罗马字等。为迎接使节团，《读卖新闻》在4月发表社论说：“为了日本的民主化，需要取消汉字，采用罗马字，我们迄今为止已在本栏发表过两次这样的主张。美国教育使节团在报告中提出采用罗马字问题，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国民中间，必须把罗马字运动十分重视起来。……这种群众运动兴起，就能以三年至五年的计划，把日本文字完全写成罗马字。开始学习罗马字的孩子们，正象我们当年不愿学汉字那样，也不喜欢汉字和假名……把缠绕在头脑中的封建观念统统除掉吧！”

然而，直到今天《读卖新闻》也没改成罗马字真是一大幸运。因为是那样的时代，天皇通过占领军从美国给皇太子请家庭教师，也就无足为奇了。

司徒达多回国后，选出两名妇女作为家庭教师人选，并给宫内省寄来了简历。宫内省从两人中选定了勃宁古夫人，她在美国基督教教友派的福利团体中工作，另一人的经历也无可挑剔，名叫加布林夫人。勃宁古四十多岁，丈夫是大学教师，因交通事故去世。

为了给日本皇太子当家庭教师，勃宁古于10月乘军用船从美国出发。船舱里，挤满了从南洋撤退回来的日本人家属。

4月，皇太子进入学习院中学班。

皇太子已十二岁，3月末高小毕业，利用春假到叶山别墅，因患了百日咳，5月才回到东京。

在叶山呆到5月，还有别的原因。皇太子过去一直住在赤坂离宫，因为占领军指示皇室财产与一般国民同样课税，所以不得不交出，他没有住的地方了。宫内省曾在东京都内为他寻找住处，皇太子住处附近的学习院中学班（当时归宫内省管）也得搬迁。于是找到在武藏小金井的文部省教员训练所，这里曾是对学校教员进行皇国教育的地点。

从4月到5月，把叶山别墅扈从员宿舍的木造平房后拆下来，运到小金井重新组装成皇太子住所。皇太子的新住所是在十多万平方米的旧训练所场地的一角，用木板隔开修建的。训练四校舍成了中学班。

皇太子分在一年一班，这不像小学分为东班、西班。中学班也有新生，分为三个班，一班里加上皇太子共二十人。

宫内省原打算不让皇太子进中学班，让他像天皇当皇太子时一样，在东宫御所单设学问所，选几名学生和他一起进行帝王教育，但因总司令部反对没有施实。天皇是念完小学就在学问所受教育，没有上过别的学校。

4月份，中学班的学生们在粗糙的小金井木造校舍里开始了新的学期。

皇太子却迟迟未到校。

5月末，听说皇太子要到校，学生们在小金井田地里一块像运动场似的地方排队等候。没过多久，一辆黑色轿车在美国宪兵的吉普车护送下驶过来。皇太子到了。

原来小学班的同班同学，像千家崇彦、桥本明等已两个月没见到皇太子了。这回见了面，显得十分亲热。

来到中学班，班级的气氛也为之一变。

孩子们已经意识到国家战败了，皇太子和天皇同是“人”而不是神，成为“同伴中的一人”了。大家也都知道天皇的“人的宣言”。

皇太子的书桌在正中央，桌子和大家的一样，只是稍干净些。皇太子到校后，仍和以前一样参加各项活动。

进入6月，一天下课后，桥本明在皇太子书桌盖的背面写道：“和大家一样了，请你多努力。和大家一样搞卫生值日怎么样？”第二天桥本来到教室，皇太子正站在桌旁，面色有些苍白。书桌盖底朝上翻着。

皇太子看看桥本，又看看一同进来的几名同学，声音发颤地说：

“光说卫生值日，是谁把我的桌子弄脏的？”桥本说：“是我。”皇太子又说：“这是我的书桌呀！”他几乎要哭了。

但是，这件事过去之后，皇太子和桥本却成了好朋友，虽然以前他们并不那么亲密。

按照当时同学们的说法，皇太子仍是皇太子。当时华族的孩子们已失去权威，皇太子仍是天皇的继承人。虽说皇太子和大家在一起，周围也形成了向皇太子谄媚和反对他的小集团。

皇太子很聪明。在小学班的时候，虽说有很多华族子弟，把他放在这些孩子当中，没有得到皇太子应有的待遇，对此他曾提过意见。当侍从和向导领他到风景区时，他能一眼发现那里不清洁。和同学一见面，他首先看出谁头皮没洗掉，谁耳后有污垢。这时候，同学们对皇太子的冷眼有一种凉冰冰的感觉。

教员们都管皇太子叫“殿下”。一回到注所，侍从和侍卫便围上来。一天还要学几小时的日本史、东洋史、民主主义、和歌等，都由权威人士讲课。每星期还教一次弓道。弓道是日本武道的箭术。

然而在学校里，他和其他的学生却没有任何差别。一样的听课，就是在玩“骑马战”的时候，他也被毫不客气地推倒在地。

但因校外的社会风气不佳，有些下流话会传到教室来，也有的高年级学生在校舍后边的树林里吸烟。同班同学中，有的买来当时街上泛滥成灾的杂志，上面登有刺眼的裸体女人画和照片。

这些都未拿到皇太子的一班来，而是被放在二班和三班的教室里。不知什么时候，皇太子知道了这些杂志的所在，到休息时间，他就悄悄地到二、三班去找，然后贪婪地读着。

放暑假的时候，皇太子指名桥本和山本五十六元帅的儿子山本忠夫、草割刘宽和他本人，同到沼津的公馆一同度假。晚上，四人睡在一顶蚊帐里。反正有吃不完的肉、鱼和点心，三个小同学也过上了“天国”似的生活。

10月的一天，一位头戴黑色宽沿帽，身穿一色黑洋服的高个子美国妇女走进来。学生们已经听到原来教英语的青年教师菊他说过，要来一位勃宁古夫人教英语。

勃宁古后边跟着一位日本女助手，再后边是戴眼镜的菊池。

“全体起立！”班级委员在喊口令。

“孩子们！早安！”勃宁古用英文说。

“早安，先生！”

学生们按照菊池事先的安排，也用英语做了回答。

白宁古一惊，说：

“同学们！你们应该说‘早安！勃宁古老师’。你们的问安是对男人说的，错了。”

一旁的菊池听了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在第二次讲课的时候，勃宁古说“今天我给大家起英文名字”。勃宁古在后来著书说，日本人的名字不好记，所以她想了个变通的办法。

勃宁古从讲台右边的学生起，给起名叫阿达姆、比利等。其中有几名学生想，这好象是《冒险旦吉》故事里给土人起名“第一号”、“第二号”似的。来到皇太子眼前，勃宁古说：“你的名字叫基米。”

“我不叫基米，我是皇太子。”

皇太子用英语愤然反驳。接着，勃宁古解释：“是的，你是明仁亲王。那是你真正的名字。但是，在这个班级里都得起个英文名字，你叫基米。”

此外，勃宁古还每周到临时公馆教皇太子一小时英语。地点是临时公馆里的光华殿。在宫前广场纪念纪元二千六百年的时候，曾当作天皇的居室。宫内省还感到皇太子和这位外国妇人在一起有些不放心，另请秩父宫妃的母亲松平信子同席，以便“监视”。

勃宁古的薪金由宫内省支给。她住在被占领军一度接收又返还的豪华住宅里，身边有一位翻译兼助手和一名司机，有自用轿车，还有很多佣人。使用的家具是从赤坂离宫搬来的，床是1922年英国皇太子访日时使用过的。当时在皇太子身边任东宫侍从的黑木从达说，她过的是“高于皇族”的生活。

勃宁古在日本呆了三年，正如她自己所写的是“天皇亲自任命的家庭教师”。事后她写了一本名为《皇太子之窗》的回忆录。虽然作为皇室的家庭教师工作三年，却一点也没想学日本文化和日语。

但是，勃宁古在东宫御所内，并未单纯被当作英语教师看待。黑木侍从日后说：“勃宁古虽然写了那样的书……对皇太子进行全部人格教育，不是一周教一次英语所能解决的。”

直到今天，勃宁古还依靠卖《国王和我》（指其回忆录《皇太子之窗》——译者注）过活。她在《皇太子之窗》的最后提到了皇太子性格上的缺陷说：“开始认识殿下下的时候，感到他缺少主动过问事务的精神，以后有了较大的克服。殿下生就具有的威严，又和自尊与腼腆结合着。他具有宽宏的气质，但对比自己愚拙的人，缺乏主动宽容的能力。”第十章

“象征”天皇的诞生

在宫内省的大会议室，坐席摆成正面、左侧、右侧三行，身穿晨礼服的老者们在等候金屏风前小桌的主人。不一会儿，右边的房门开启，同样穿着晨礼服的天皇走进来。二十几位老者行最敬礼。

最后的御前会议即将开始。

出席的有清水澄枢密院议长、吉田首相、金森德次郎国务相、美浓部这吉枢密顾问官等。这次会议是枢密院的正式会议。二十二天前的10月7日，众议院已通过了帝国宪法修改草案，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准这个草案，以便从法律上埋葬大日本帝国。

会议桌上铺有宫中会议使用的绿蓝红三色织的桌布。去年8月15日咨询投降决定的枢密院正式会议在吹上御苑的大本营附属室召开的时候，屏风和会议席也是这样摆着，也铺着同样的桌布。

玉座前的小桌上，也是罩着金红色织锦桌布，枢密顾问官也都穿着晨礼服。不同的是玉座前的小桌上没有军帽，并且天皇也和那天不同，穿的不是军服。

早晨和煦的阳光照射到室内。在以议长为首的十八名枢密顾问官中，参加过去年8月15日会议的只有六人。剩下的十二人中，当时的枢密院议长平沼正在甲级战犯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其他因被清除公职等也换了新人。

天皇容光焕发。一年零三个月前憔悴不堪，如今体重已增加了约七公斤。

清水议长起立，毕恭毕敬地致开幕词，宣布会议开始。接着潮惠之辅副议长报告枢密院对宪法修改草案的审查情况。潮副议长是由全体枢密顾问官组成的宪法修正草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只有议长一人不是委员会成员。

“……宪法修正草案的第一条，已明确维护了国体。”

在简短的报告之后，清水再次起立，要求顾问官们提问题或发言。

枢密院表决宪法修改草案，这已是第二次。这个草案于6月20日由政府提交第九十次临时帝国议会。在此之前，于6月8日在天皇亲临之下，在枢密院进行了表决。当时，只有美浓部一人表示反对，但在表决时被否决了。

但是今天谁也没发言。清水只好要求以起立表示赞成、不起立表示反对进行表决。除美浓部一人外，全都起立表示赞成。

“帝国宪法修改草案现在经多数同意通过。”

从此，以天皇为“象征”的日本国宪法诞生了。

宪法草案是在第九十次议会审议的，这个议会被称为“宪法议会”。负责修正宪法的主管大臣金森国务相说出一句名言，“天皇是国民向往的中心”，因此，人们都管新宪法叫“向往宪法”。金森在会议期间共解答问题一千三百六十五次。

然而，议会对政府提交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未作什么大幅度的修改。从总司令部把用英文起草的新宪法草案交给日本政府到新宪法通过，共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对译文作了较大的修改，改成了日语的笔法。

1946年11月3日，在宫前广场召开了新宪法公布纪念仪式。在天皇、皇后的亲临下，内阁成员、代议士、东京都认员、区议员，区市町（镇）村长、町会长、街道干部、各团体长官、学校校长、大学、高中生等十万人参加。

这一天发表了两份诏书。一份是恩赦诏书，是天皇称“朕”“命令”政

府的最后一道诏书。另一份是出席这次庆祝会前，在贵族院正式会议上宣读的新宪法公布诏书，诏书开头说“本日，公布日本国宪法”，没提主语。

天皇在贵族院正式会议后出国会议事堂回到皇宫，脱下黑色立领的天皇服。午后，换上晨礼服，和身穿浅绿色宫中服装的皇后一同乘敞篷马车，过二重桥走出皇宫。

和煦的阳光在照射着。

看见双马的马车，在广场等候的群众立即欢声四起。天皇挥手示意。身穿黑色带金辫子礼服的两名驭者坐在前面。

马车来到红白色帐幕前的杉树叶牌楼旁停下。天皇和皇后慢步登上台阶，天皇头戴礼帽。

天皇和皇后并列站在台中央的菊花丛旁。

会场一片寂静。

此时宫前广场的光景，可以借用看台边上记者席中美联社东京分社长布莱因兹的笔，做一番描述：

“广场顿时平静下来。当天皇表情轻松地举起帽子在头上摆动时，广场上的群众又活跃起来，并以欢声相呼应。欢声稍停，天皇像是怕静下来似的，又举起帽子摆动。看准时机，首相为天皇喊万岁，群众也像过去疯狂年代一样，放开喉咙拼命高喊……”

几分钟后，天皇和皇后乘马车返回皇宫。

布莱因兹报道说：“新的欢声又起，从宫城石墙传出回声。欢声似乎要将《星条旗永不落》的乐曲声淹没。”

我（本书作者）读了当天的美联社新闻，对是否真的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感到奇怪。警视厅和皇宫警察乐队都是几年后才会这支歌曲的。当时东京都吹奏乐团曾在场。数年后，当采访该乐团的一名成员时，他说虽无记录，但好像没演奏那个曲子。接着，他又补充说：“当时，只要是美国的东西，认为什么都好，也许是真的演奏了。”

美军机关报《星条旗报》的记者，则做了如下的报道：

“虽然不能说裕仁入了神，但从天皇的表情上几乎是见不到高兴的样子。皇后则不断微笑，像是感到很幸运似的。

“天皇和皇后在主席台上走了不足一百米，然后乘上马车。欢呼着的群众不断向前拥挤，把马吓得几次僵在那里。”

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因新宪法草案是由总司令部参谋临时起草的，为了解释这一缘由，他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新宪法的制定和议会的各种进步措施一样，将成为新日本建设的坚实基础。像人类所有的努力一样，新宪法也难免有些缺点。但从大局看，自停战以来，可以看到我们要走的路是多么遥远。新宪法是迈向世界和平的巨大的一步。”

《朝日新闻》也以“在新宪法公布之际”为题发表社论，主张将来认为有必要修改宪法时，应该毫不犹豫。“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是不应该频繁修改的。但是，既然是为人民谋福利而存在的法律，就应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同时还说：“当然需要慎重，国民也要对修改宪法不断予以注意。”

另一方面，这期间东京正在进行两起审判。一起是5月3日开始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已有原首相东条、平沼、广田、小矶四人和陆海军将领、大臣等二十八人入狱，接受审判。另一起是5月19日，以共产党为核心在宫前

广场召开的“粮食请愿”，因手持对天皇“不敬”的横幅，6月份逮捕了公司职员松岛松太郎，将对他进行审判。这一审判于8月2日开始，在东京地方刑事法院进行。

恰好在众议院通过新宪法的那一天，在市谷原陆军士官学校大礼堂设立法庭，开始了东京审判。苏联检察官提出起诉说，日本侵略苏联，已到立证阶段。从审判开始，几次牵扯到“天皇”。二十六人被告中，大川周明因经神失常转到医院，松冈洋右原外相病死，其他人都决心誓死保护天皇。

总司令部已决定不追究天皇。

1946年10月12日，国际审判首席检察官基南发表声明说，对三天前苏联检察官开头的陈述，新闻报道曾说“包含着告发天皇的要求”，这是错误的。迄今为至，检察官们无告发天皇的意思。

另一起审判，即在议会通过新宪法的次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一篇长长的“见解”说：“新宪法所体现的……基本概念是，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在日本无论任何个人——包括天皇——给予的法律保护也不能超越普通人。”“在新宪法中，天皇天生的政治权力和尊严已被除去，而成为‘国家的象征’”，“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有政治权威这种身分”。

松岛所拿的横幅上写着“国体得到维护，朕已吃炮喝足，尔等人民饿死吧！御名御主”。由于麦克阿瑟的“见解”发表，11月份地方法院决定不适用不敬罪，而以“毁坏名誉罪”，从重判8个月的徒刑。

新宪法使天皇的地位稳定了，同时，也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天皇制”。

十一家皇族被取消

在停战一个多月的时候，宫内省给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等十四宫家和朝鲜王族各发来一份文件。

除了上述直系三宫以外，还有东伏见、伏见、山阶、贺阳、久迩、梨本、朝香、东久迩、北白川、竹田、闲院十一宫家。还有虽非皇族，但受皇族待遇的朝鲜李王家。

由宫内大臣签发的这份打字文件，日期是1945年9月26日，题目是“关于取消军籍后皇族殿下职务问题”。

文件正文说：“希望取消军籍后皇族殿下，大致能从事下述一项或二项以上的职务”。并把认为适当之职务分列为四项。

“一、教育、文化、学术、体育、产业、社会事业、国际事业等有关公益团体的总裁及其他荣誉之职位。

二、神宫或适当神社的神职。

三、适当的宫内官员。

四、根据经历和专业，在适当学校和研究机关的职位。”

这时候，皇族们谁也没想到，两年后除直系皇族外，都被剥夺特权而成为平民。

皇族们在停战后，仍和战前一样，从天皇那里领取高额的年薪和特别赐金，生活有了保障。各皇族自己还有股票、债券、山林等财产，每年还有大量收入。宫内省还给各宫家送粮食、肉和黄油。还特别供应汽车用的汽油。

但在日本投降、美军作为占领军登陆后，因为担心日本将会发生变化，所以每月在宫内省开几次“皇族情报恳谈会”。皇族们聚在一起，请讲师讲内外形势，交换意见和信息。

各皇族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都是穿军装，以后逐渐换上西服。开会时，有时皇后也来参加。

进入10月，东久迩宫稔彦王辞退首相以后，秘密地通过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相向天皇提出，请求将自己改为平民。理由是作为皇族，感到了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10月10日，东久迩宫在会见《朝日新闻》记者时，谈到了此事。他还说，除了天皇亲骨肉的三位直系皇族外，其他都应改为平民，华族也应辞去爵位。

听他这么一说，宫内省慌了手脚。石渡宫相对记者团说，东久迩宫本人请求改为平民，也不是不可以的。但东久迩宫家改为平民，是不可能的。

贺阳宫恒宪王也认为皇室应负战败责任，除三位直系皇族外，其他都应改为平民，并且也提出了申请。

其他皇族都因东久迩宫和贺阳宫突然提出这个奇怪的问题而迷惑不解。在开皇族情报恳谈会的时候，一见到他们二人，大家都尽可能少接近、少谈话，以免被卷进去。

闲院宫春仁王在苦苦思索两人是否是轻举妄动。停战的时候，闲院宫是主张继续打下去的急先锋。他认为皇族对上“辅佐”天皇，“对下”居于指导国民之地位，这是生来便具有的使命，“改为平民，就轻视了这使命，妄自卑下，对形势随声附和”。其他皇族也都这么说。

10月22日，宫内省发表说关于皇族改为平民问题，天皇不予批准，这就给这场争论打上了终止符。

于是闲院宫放心了。12月1日，他身穿陆军少将军服，胸佩功一级金鷄勋章和大勋位菊花大缓章的略章，乘汽车来到六本木。根据占领军的命令，从9月起禁止佩带军刀，他也只好割爱了。他走进被烧剩下的照相馆，照了一个相。这是取消陆海军的最后一天。

在宫内省发表皇族不能改为平民的同一天，总司令部指令冻结皇室财产，也包括皇族的财产。

另一方面，为适应“民主化”的潮流，宫内省在着手修改华族令。

10月20日，宫中传闻说近卫公爵将发表声明，号召直系皇族以外的皇族改为平民和取消华族制度。木户内大臣也慌忙打电话给近卫确认此事。近卫当时是内大臣府的天皇高参。但是，近卫否认说，只有他本人请求辞退爵位，并在26日口头提出申请。10月29日，有马赖宁伯爵号召全体华族“奉还爵位”。

这时，政府和宫内省都想把华族制度做些修改，并未想全面取消它。

对于华族，宫内省根据爵位每年支给年薪。此外，有一部《华族世袭财产法》，为防华族因事业失败失掉财产、损伤体面，对主要财产定为“世袭财产”而予以保护。

进入11月，宫内省在担当华族问题的主管机构“宗秩寮”里设审议会，研究修改“华族令”。宗秩寮审议会由枢密顾问官、公、侯、伯、子、男爵各爵代表、宫内官员组成，于1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和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对今后的华族是袭一代还是袭三代。并提到今后应允许返还爵位，应该取消华族世袭财产法等。

12月7日，根据审议会回答咨询，将华族令做了部分修改，并予以公布。

所说部分修改，其实是只对其中一条稍做调整。原第二十六条规定，华族的爵位“不能保持其体面时”应作为丧失处理，改为“有特别事由时”。在这一条上又增加“对前项请愿，宫内大臣在宗秩京审议会审议后报请裁裁之”内容。

在京华族们听到修改华族令实质上是一点也没动，都放了心。

在公布新修改的华族令的前一天，币原首相在议会答复社会党议员的质问时说，为了取消华族的“政治特权”，在研究修改贵族院令。贵族院创立于1890年，由皇族议员、华族议员和敕任议员组成。但是，贵族院虽以华族为中心，即使取消贵族院，也不能改变华族制度。

迄今为止，正式提出辞退爵位的只有田中光素伯爵、佐竹敬治郎男爵、福原基彦男爵三人。近卫公等几人虽“表示”拜辞，但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不能算正式申请。修改后的华族令公布后，华族们一时放了心。他们每一见面都弹冠相庆他说：“这回可好啦！”

但是，总司令部打算强制进行的日本改革，比日本方面想的要剧烈的多。总司令部在发表的声明和指令中，已表明了这种意向。于是，政府决心取消华族世袭财产法，于12月27日向日下届议会提出了取消的议案，第二天，总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要“除去形成天皇制的支配网”，“用一个接一个的指令剥开旧体制的躯壳，相继去掉封建制的触手”，并举出军队、国家神道、警察、“封建官僚”等是“邪恶之根”，但没提到皇族和华族。

1946年一开始，修改宪法便成了重大话题，而皇族改平民和取消华族制度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然而此时，粮食告急，共产党要求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并要求“废除天皇制”，还在全国各地组织“给我米游行示威”。

2月，战争中日本陆军曾把在南方缴获的“战利品轿车”赠给各皇族，也被总司令部没收了。闲院宫气愤他说：“连这种无意义的事都要干涉。”

对十四家皇族第一次的沉重打击是在1946年5月23日，总司令部发布指令，剥夺皇族在经济上的“包括免税的各种特权和免除义务”。至此，从宫内省支给的年薪完全停止，对财产照章课税，并把在各宫家当佣人的宫内省职员完全撤回。

宫内省虽接到总司令部的指令，但并未和大家讲明皇族们对指令应取何种态度，只是在5月28日和31日的皇族情报恳谈会上，加藤进宫内次官出席并做了解释。

在为期两天的座谈会上，皇族们十分气愤。他们说即使是总司令部的指令，但有关皇族的重要事情也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不应独断决定。对此，加藤次官几次无言以对，又几次平身低头认错。一位皇族指责说：“你们真不中用，应该撤职。”

闲院宫后来回忆这两次座谈说，加藤被“各皇族激烈责问，这一天加藤次官的态度是毫无诚意的”。

闲院宫认为总司令部要使日本软弱，以至灭亡，而多数日本人反而把美国看成救世主，为此他非常生气。他在想，占领政策在暗地里强制日本政府，表面上让日本装成自愿改革，使日本“走向自灭”。

但这是总司令部的命令，谁也没有办法。

各皇族虽然还保留着称号，但收入来源已绝。不仅如此，还要缴纳庞大的财产税。各皇族家的佣人已减少，并不得不放弃不动产。还得和飞涨的物价抗争。

十四官家中，官邸未被战灾烧毁的只有高松、久迩、朝香、竹田四家。秩父、东伏见、北白川三宫只剩下一部分。

秩父官原先就在御殿场疗养，三笠宫、东伏见宫住在叶山，闲院宫在小田原，久迩宫则把涩谷正宫代町宏伟的官邸贴上封条，搬到常盘松町狭窄的房间里。

各皇族先后卖出别墅和土地。以前就少有不动产的三笠宫家交上财产税后，因为所剩无几，和李王家一同在馆林买进山林，雇些受战灾的人，在搞开垦业。

各皇族因受战灾，日用品受到很大损失，因为没处买，在各皇族间开过几次闲置物品的交换会，拿到交换会上的有咖啡茶杯，花瓶、毛巾、茶壶、牙刷、女扇等。

进入9月，由于总司令部施加了压力，除直系皇族外，其他十一家皇族改平民问题不得不由宫内府着手具体落实。

闲院宫说这是“缩小皇室方针”的一部分而表示反对，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1月29日，应天皇的召唤，各皇族来到宫内省大楼内的谒见室。李王垠和方子妃也来了。大家已经知道，集会的内容是取消皇族问题。

皇族们坐在排成两行的椅子上，正面有个金屏风，前边有一把带金色菊花椅背的椅子。

天皇走进来，坐在金屏风前。他穿的是西服。

除了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直系皇族以外，到会的还有闲院、东伏见、伏见、贺阳、久迩、梨本、朝香、东久迩、北白川、竹田宫。还有宫妃、有

封号的孩子们等。山阶宫因常年患病，没有出席。此外，李王家的户主李王垠和方子妃也在其中。

天皇发言：

“根据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要求，除了秩父、高松、三笠三宫外，其他皇族全部改为平民。实在是对不起，请大家谅解。”

天皇只说了这么几句。室内一时沉默起来。

“什么时候开始？”

贺阳宫小声问邻座的敏子妃。敏子妃摇摇头，没有回答。贺阳宫想问天皇，但欲问又止。

平素，天皇在皇族的集会上讲话时，总是由最年长的梨本宫致答辞，但今天却没走这个过场。梨本宫身穿晨礼服仍留着白胡子，在静静地坐着。去年12月，他因战犯嫌疑被捕，4月才被放出来。

天皇起立走出谒见室。他从进来到走出，只有两三分钟。

高松宫目送着天皇的背影，心里在想，恐怕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啦！皇族们也没有交谈什么，相继离去。

闲院宫曾认为皇族是“国家之重镇”，反对改为平民。这次陛下发了话，也只好抛弃个人意见服从了。

正好一年前，贺阳宫表态说作为皇族的一员，深感战败之责任，决定“拜辞皇族身份”。这回他好像很痛快。他的晨礼服空袭时被烧了，这次穿的是西服。

李王妃方子在想，陛下的处境也很困难，和天皇相比，我们的困难便不算什么了。李王垠仍和往常一样无表情，在等候汽车。祖国朝鲜已经独立，无论怎么说，作为日本王族留下来已是不可能了。

贺阳宫问何时改平民，是因为未明确规定时间。新宪法在本月初已经公布。预定在来月初向议会提出的皇室典范修改草案，对于宫家数和皇族数也未做规定。新宪法仅仅对华族在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不承认华族及其他贵族制度”。

据说十一家皇族改为平民是在来年初。

12月24日，为十一家皇族改为平民召开了皇族会议，天皇为议长，皇族的成年男子全员为议员。清水枢密院议长、松平宫内大臣、木村笃太郎司法大臣、细野良长大审院（明治宪法下的最高法院——译者注）长等参加。议题已经明确，很快就被通过了。

1947年1月16日公布了新皇室典范和皇室经济法，两者都有很大改变，在大日本宪法时代，皇室是不受议会干涉的，这回是完全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皇族会议被改名为皇室会议，首相任议长，在此外的九人议员中，皇族议员只限两人。关于年号，旧皇室典范第十二条规定“即位后，更新年号……”，这次没有规定。

去年末，对向议会提出的新皇室典范，三笠宫在答复《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天皇如不得重病，不承认其自行退位；皇族男子结婚，须经皇室会议同意。我认为这两项侵犯基本人权。对皇族男子的婚姻，三笠富强调说：“新宪法规定，婚姻由两性的同意而成立。如果审查充当妃殿下女性资格，皇室会议将以什么为标准、怎样才算合适呢？”

最后他说：“迄今为此，没有对皇族进行性教育。担当皇族教育的人，认为性不洁，是坏事，极力避免之。对于皇族也不应特殊，希给以正常的教

育。”三笠宫住在叶山，从去年3月起，常乘满员电车去东京。2月，公布了对皇室和各宫家适用于财产税法的皇室令。在明治宪法之下，对皇室和各宫家免征租税。1945年12月，总司令部指令政府对皇室和各宫家实行课税。

根据政府发表的数字，天皇家的财产定价总额为3,710,716,336日元，其九成即3,338,260,702日元作为财产税以实物缴纳。同时，也发表了十四宫家的财产定价额和结余。头一笔是高松宫家，财产定价额1,253万日元，税金1,002万日元。接着是朝香宫家，财产定价额1,067万日元，税金844万日元。最少的是三笠宫家，财产定价额113万日元，税金63万日元。这是个一份报纸只需两角五分时代。

4月份，根据新选举法举行第一次统一地方选举、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第二次的第二十二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在4月5日统一地方选举之前，选举的总管内务省对此

三个选举，除天皇、皇后外，给三十三名成年皇族寄去了参选的门票，因而与宫内省发生了争执。

港区政府给贞明皇太后送去了参选的门票，因为内务省的选举人名册里有贞明皇太后的住所和名字。

内务省的理由是，新皇室典范并未规定皇族无选举权。旧选举法规定，仅“帝国臣民”有选举权，新选举法“帝国巨民”已改为“日本国民”。皇族既是“日本国民”，当然应有选举权。但对天皇本人，新宪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无关于国政之权能”，当然不参加选举。但不知为什么，内务省没有提起皇后是否是“日本国民”。

各皇族家接到门票，有些不知所措。其中有的在向宫内省请示。

宫内省感到惊异，向内务省反驳说，在新宪法实行前，旧皇室典范仍有效，皇族是没有选举权的。并且附带说，新选举法未说清楚。内务省又发表谈话说，宫内省的见解是个“大错误”。

由于宫内省向大宫御所和各宫家通知说没有选举权，结果皇族们都“弃权”了。

十四宫家自去年5月以来，从天皇发给的年薪到宫内省给的收入，全都断绝了，并且还得缴纳巨额的财产税，家计十分窘迫。各皇族和宫妃已经尝到缺钱的滋味。在去年4月以前，东久迩宫的年俸是一万两千日元，而被“赐下”的年薪就是十一万日元。

在新宪法实行的两天前，宫内省给将改为平民的十一宫家发来了印好的“请愿书”用纸。

“鉴于最近国情，深察大势所趋，今后愿放弃皇族身份，在皇室之外以辅皇运而全世务，谨请改为平民，以尽微衷。”

改为平民，是以十一宫家自愿的形式向天皇提出申请的。不难设想，当时如有一宫家拒绝签名，政府和宫内省在法律上一定艰难处理。

1947年5月3日新宪法实行。几天后，天皇接受总司令部的请求，会见了鲍尔道因博士。

天皇因总司令部请求（也许说要求更合适）会见，也就只好接受了。麦克阿瑟对新闻记者或从美国来的、自己认为重要的客人，总是打发到天皇这儿来。

鲍尔道因博士六十四岁，是当时美国进步文化的知名人士，是和平主义团体美国市民自由联合会的会长，这次应麦克阿瑟的邀请，来日本做短期访

问。

天皇会见博士时说，“我相信联合国、麦克阿瑟将军和和平。”鲍尔道因博士问天皇：“对占领政策您有什么看法，请告诉我。”天皇回答说：“我对麦克阿瑟将军给予的理解和他的能力给以非常高的评价，并表示尊敬。希望他能一直留在日本，直到占领军的使命完成之日。”

其后，鲍尔道因写道，我会见了日本的“天皇蜂（王）”。

10月，对十一家皇族申请改平民的户主，由松平庆民宫内府长官（宫内省已改为宫内府，大臣改称长官）发来一封打字的通知。正文说：

“根据所请，依照皇室典范的规定，经皇室会议通过，自昭和22年（1947年）10月14日起，和 妃殿下同一，决定脱离皇族序列，已经奏闻圣上，敬谨通知如上。”

不同的是，在宫妃名之处，若有儿子则写成“ 太子殿下”，如有女儿，则写成“ 公主殿下”。

总司令部对改为平民的皇族，还进行了追查。政府对改为平民的皇族，由天皇给各宫家赐金，总额为四千九百万日元。总司令部干涉说，对军人的皇族不得发给。所以对闭院宫。仅给直子妃一百零五万日元。山阶宫因病于昭和7年（1932年）从海军少佐退役，因为只一个人，就犯赐金取消了。

改为平民后不几天，贺阳恒宪从下落合的暂时住处出来。独自一人走了十五分钟，来到中落合的区政府办事处。他的名字已经从“皇统谱”中删除，成了无户籍的人。“皇统谱”是记载天皇和皇族身份的户籍簿。

贺阳来到窗口，向年轻的工作人员说：“早安，我是贺阳，这次改为平民，来报户口。”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申报表，上边有他全家人的姓名，并都盖了印章。

十一宫家改为平民后，国家支给的年薪已被取消，为保持皇族体面，他们已不得不为生活而奔劳。有的在制造、贩卖香水，有的在经营有歌舞助兴的餐馆，有的当上了新兴宗教的教祖。

麦克阿瑟将军回国

昭和 22 年（1947 年）10 月 10 日，东京审判的基南首席检察官发表谈话说，“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

“没有发现日本实业家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证据。有议论说对天皇和主要实业家应作为战犯交付审判，经长期调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些议论并无正当理由。”

基南的谈话发表在十一宫家改为平民的四天前。

美国方面早些时候就决定不把天皇作为战犯起诉，但明确说明不打算起诉，是从基南的这次谈话开始的。不用说，在总司令部制造的新宪法中充当“象征”的天皇，是不能交付审判的。并且，新天皇制正在稳定下来。正像明治维新的时候，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志士们创造了明治宪法的天皇制一样，这次总司令部又创造了新的天皇制。

这一年的 4 月举行第一次统一地方选举、参议院议员选举和众议院议员总选举，5 月实行新宪法，因此，天皇的地方巡视暂时中断。天皇从 6 月到 11 月，又巡视了近畿（距皇宫较近的地方——译者注）四县，东北六县、栃木县、甲信越三县、北陆三县、本州西部的中国地方五县。

从昭和 23 年（1948 年）元旦起，允许普通人到皇宫参加祝贺。因为首次将二重桥向国民开放，来到正门的人如潮水一般。这次对参贺者只进行登记，天皇不出来接见。宫内府原先准备四十册登记簿，因为人数甚多，仅 1 月 1 日那天就用了八十册。

1 月的 1 日和 2 日这两天，有十三万人走过了二重桥。

4 月 29 日是天长节（1949 年改为天皇誕生日）。这一天皇宫也对参贺者开放，有三十五万人走进了正门。天皇独自一人站在宫内府大楼旁的特医室二楼屋顶，向欢呼的群众挥帽致意。

12 月 23 日，对七名甲级战犯执行了绞刑。这七人是东条英机（1884—1948，陆军大将，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陆相。1941 年任首相兼陆相、内相，发动太平洋战争，1944 年因战况失利辞职——译者注）、广田弘毅（1878—1948，斋藤、冈田内阁外相，二、二六事件后任首相，近卫内阁外相）、土肥原贤二（曾任驻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挟持溥仪由天津来东北）、板垣征四郎（1885—1948，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任过陆相，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石根（1878—1948，陆军大将，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还有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七人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后死去（此事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曾用小字报道说他们喊了三声“日本和天皇万岁”）。当天，天皇本打算为了庆祝皇太子生日，全家在一起吃晚饭。他临时取消了这项计划，整天在御文库闭门反省。《朝日新闻》在社论里论述道：“听说绞刑的执行是在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员都不许参加的情况下极严肃地进行的。从受绞刑的人数和执行的方法看，再参照美国最高法院一度接受被告的申述，事情始终处理得很慎重，特别是看不到过去那样憎恶和报复的阴影。”

地方巡视在继续。天皇所到之处，摇晃着曾被禁止过的红太阳小旗，并喊起“万岁”声。人们可以正面看天皇，这还是头一次。因此人们都在狂热地欢迎。每次巡视，都有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担当官员随行，在该地有美国宪兵和美国兵任天皇的警卫，但为了制止涌来的人潮，美国宪兵不得不对空鸣

枪示警，士兵们几次不得不用带刺刀的步枪阻挡。在巡视中，还几次出现了有趣的故事。

昭和 24 年（1949 年）4 月，天皇巡视四国，从香川县来到爱媛县，在宇和岛，指定了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常春藤旅馆”为行宫。“常春藤旅馆”听说天皇来住，花了很多钱把房间和浴室彻底地装修了一遍。天皇来到后，吃过晚饭，也没沐浴就休息了。天皇日常是不太爱沐浴的。

宫中有这么个习惯，天皇有时把自己的衣服类和食物赐给侧近者。天皇洗浴完后，侧近者可以去入浴。这次天皇不沐浴，侍医小岛宪和西野重孝来了，脱光衣服进入浴池后不知怎么，水咕嘟咕嘟地都流走了。

两名侍医在说“怪呀！”，而浴池中的热水很快就流光了。因为是 4 月份，还不至于马上冻感冒，两人慌忙走出，穿上衣服，回到房间里，才弄清原因。原来从决定巡视、“常春藤旅馆”改修时起，就安排好在天皇入浴之后，按照县议会议长、市长、市议会议长、县议会议员、市议会议员的顺序，捡天皇的剩水沐浴，他们正在别的房间身着晨礼服，威仪堂堂地等待着。为防天皇洗完自己放水，事先把浴池的放水栓设在外面。但是，当他们知道天皇没有入浴，而是侍医们来了，他们大为生气，命令从外面把水给放了。天皇听到这件事很高兴，以后又巡视他处回来，侧近者问：“这次旅行怎么样？”天皇笑着说：“没有发生象小岛洗澡那样有趣的事。”

停战四年后，围绕着日本的国际环境起了很大变化。美苏关系自战争结束起逐渐恶化。这一年的封锁柏林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且也给当时被称为“麦克阿瑟的日本”以很大影响。虽然是缓慢的，但对美国来说，日本正在从旧敌国向未来的友好国家转化。

这一年的 7 月 4 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谈话说，“日本是对付共产主义的防御壁垒”。去年 1 月，美国陆军部长发表演说道：“应使日本成为防御共产主义的壁垒。”

昭和 25 年（1950 年）元旦，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说：“日本国宪法并不否定日本国自己的防卫权利。”

1 月，全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指责了日本共产党的“和平革命”路线。日本共产党干部马上做出反应，决定重新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开始了“燃烧瓶斗争”。以此为契机，6 月，总司令部指令政府将共产党中央委员二十四人消除公职。

这种形势起了加强日本保守派地位的作用。

在总司令部消除日共干部十九天后，爆发了朝鲜战争。驻日美军作为联合国军出动。7 月初，麦克阿瑟将军指令日本政府，创建七万五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

还不知道何时签订对日和约，但政府和国会已开始接触有关的具体问题。6 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了研究和约的构思来到日本，和麦克阿瑟、吉田首相举行了会谈。

1951 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声明里，强调了集团安全保障和媾和条约问题。2 月，杜勒斯为协商媾和条约，又返回了东京。人们已经感觉到，占领不久就要结束了。

1951 年 4 月 11 日，杜鲁门总统突然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华盛顿正在打算使朝鲜战争局部化。然而，麦克阿瑟不但主张要轰炸中国东北，还要让台湾的国民党军投入朝鲜战场，因而双方产生了对立。

由于一张电报，便剥夺了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远东美军和远东美陆军最高司令官的地位。在杜鲁门短短的电报里，不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还任命李奇微中将接替其职务。

麦克阿瑟接到电报时，正巧和美国上院议员刚刚进完午餐，因为有客人在场，他表情很镇定。

据美国某新闻记者描述说，麦克阿瑟了解历史，有许多长处，但同时又是“利己主义者”，像装腔作势的演员，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和他人的批评。并有想在日本、美国、菲律宾的教科书里，把自己描绘成大英雄和卓越高官的野心。“麦克阿瑟没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军人，而可能看成是盟军总司令，是从华盛顿半独立的“国际行政官”。在日本，从政府到国民都习惯于把这位军人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因此，杜鲁门总统一罢免他，便受到很大冲击。

麦克阿瑟原打算担任对日媾和条约会议的议长，在给予日本独立后，再离开日本。并计划在东京召开和谈会议。其后，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企图当美国总统。

麦克阿瑟接到解职命令立即开始准备回国，并定于4月16日离开日本。上将的专用飞机（在美国，对上将终身提供专用飞机）上原先涂有“SCAP”（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标记，将涂改为再度命名为“榜样”号。

当天麦克阿瑟来到宫内府，要求天皇到机场送行。因为麦克阿瑟已是联合国的一介军人，说“要求”不如说“请求”更合适。宫内府立即和吉田首相商量。吉田说，如果不久恢复独立，天皇仍是国家元首，到美国大使馆去送别就行了。

第二天中午，天皇身着西服，乘黑色奔驰轿车来到大使馆。他和将军会谈四十五分钟后，回到皇宫。这是天皇对麦克阿瑟的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

16日上午6时30分，麦克阿瑟乘坐的车队驶出美国大使馆正门。警视厅乐队在演奏《星条旗永不落》，美国陆海空、海军陆战队第4军和曹视厅仪仗队在敬礼。

虽然是早晨，但到羽田机场的沿途，已被五十万市民挤得满满的。其中，通过政府和友好团体动员而来的不过数万人。前后由美军宪兵乘坐十二辆摩托车护送的车队通过时，群众摇晃着用手工制作的星条小旗或摆手。还有的用不通顺的英文写着“请你再来”的横幅，有的喊“万岁”，有许多人在哭泣。麦克阿瑟于6时58分来到羽田空军基地。

这里平时不准日本人进入，今天却例外。以吉田首相为首，众参两院议长、执政党和在野党代表等一百五十人排列成行。在陆军和空军的军乐队吹奏《将军进行曲》中，头戴旧军帽，身穿军服式雨衣的麦克阿瑟检阅了飘扬着联合国旗和美国旗的仪仗队。十九响礼炮轰鸣，空中有B29和喷气战斗机在编队飞行。

这是走向总统选举的壮丽的行列。

下边借用《读卖新闻》的报道吧！

“特别是把手搭在吉田首相的肩上，用友爱柔和的衷情长时间握手，惹人注目。其后，感慨颇深地一步一步走近专机‘榜样’号。片刻之间，借别之情猛然爆发，欢送者顿时“哇”的一声离开原位向飞机涌来。自然的感情，无可奈何的感情，形成一股人流，总想接近一步才好。”

麦克阿瑟走到一万田尚登日本银行总裁面前说：‘再见，总裁，要把钱当成宝贝。’上将在金夫人和十三岁的儿子阿萨之后登上舷梯。这时，从日本人的欢送人群中喊起三声“麦克阿瑟将军阁下万岁”。在旁边跟随的总司令部新布尔托大使说：‘将军，今天的日本可以说是您的纪念碑。’”

麦克阿瑟也许仍在作表演，他始终表情严肃。

麦克阿瑟在等着一位日本人，但他没有来。

那位日本人就是天皇。昨天，天皇回到皇宫以后，麦克阿瑟通过副官对宫内府再一次说，仍请天皇到飞机场相送。直到最后，麦克阿瑟还在想，天皇会事先不说而届时来机场相送。

麦克阿瑟和夫人、阿萨站在舷梯上，下边一名美国兵大声喊叫：“将军，干得漂亮！”

还是引用《读卖新闻》的话吧！“再见，祝您平安。在感激的目光和感激的声音相送中，‘榜样’号飞机开始启动。”

7时22分，“榜样”号腾空而起。《读卖新闻》的结尾说：“再见，麦克阿瑟将军阁下。”

这时，天皇在御文库的寝室刚刚醒来，在接电话听侍从报告新发生的事情。

